

JOURNEY TO THE STONE COUNTRY ©2002 By Alex Miller

First published in Australia by ALLEN & UNWI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ing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作者 Alex Miller 授权, 由 The Australia Council 资助,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
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7)第 3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贝尔和博 / (澳)米勒著; 郇忠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366-8586-4

I. 安... II. ①米...②郇...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5348 号

安娜贝尔和博

ANNABEIER HE BO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5 6 7 8 9 : ; < = > ? @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 ^ _ `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 | } ~

~

. / 0 1 2 3 4 5 6 7 8 9

9: ; < 1 = > ? 7 @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 ^ _ `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 | } ~

HI J K L M / N J K 1 O P



QR. / ST
QR. / U . /

QR V W X Y 205 Z [\ ;] 1400016 <http://www.cqph.com>

QR. / ST ^ _ J K ` a b c d /

Q R e f g h i j ` a b c i k

QR. / S T l m n o ` a b c n o

E-MAIL: fxchu@cqph.com [p g q 1023-68809452

r s t L m u v w

x y 189mm z 1194mm 1/32 i { 110.25 | } 1257 ~

2007 • 5 月第 1 / 2007 • 5 月第 1 次 i k

ISBN 978-7-5366-8586-4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reface

中文版 前言

旅程尚未结束，老弟 ——追忆早年间我的澳大利亚石乡之行 亚历克斯·米勒

“我们喜欢在陌生人中间，”她说，“默默无闻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她凝视的目光离开咖啡馆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我喜欢在城市中所感到的迷惘和孤独。城市使我们感到轻松自如。我们害怕灌木地带的迷惘和孤独，尽管我们需要这样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面对的是自己，无法逃避我们是谁的问题。我们说喜欢荒无人烟的地区，其实我们害怕它那种压倒一切的力量。”这话是玛丽娜·戈尔丁说的。她是我的新书《普洛乔尼克之梦》中的主人公——一位非本土的墨尔本当代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她热情、正直，是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玛丽娜的见解的真实性是无懈可击的。澳大利亚虽然是世界上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除了少数著名的旅游景点之外，对于这个国家的偏远地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未曾涉足，也不甚了解。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内陆地区在全球化影响下已经没有了澳大利亚自己

的特点，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把景观看做内陆地区，受到挑战的是幸存的人类个体；而把景观看做荒无人烟的地区，感觉恰恰相反：脆弱而且处于人类介入危险之中的则是景观本身。

我们断定你本人是在内陆地区还是在荒无人烟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可是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生活在沿海大城市里的人，内陆地区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业的营销术语，因此，他们对内陆地区显然比对未曾涉足过的偏远地区更为熟悉。

澳大利亚内陆地区旧时的含意是很明确的，而半个世纪前，正是这种辽阔的、遥远的腹地所需要的冒险拼搏精神才把我吸引到了澳大利亚。我从英国西部地区的一个农场出发，只身前往澳大利亚的时候才十六岁。那时，我自以为自己不是移民，而是一个探险者。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是去探险。我去澳大利亚的决定，既不是受到谋求个人飞黄腾达的愿望的支配，也不是去投机。我对那个年代从英国去澳大利亚的同龄人通常所怀有的目的不感兴趣。我之所以要去，就是因为渴望找到一个我的祖先崇尚的价值观依然盛行的地方。在我看来，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似乎正是实现我这一青年时代就富有的浪漫色彩梦想的地方。

此前，我仅仅从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上了解了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我是在我热爱的一位埃克斯穆农场工人的厨房油灯下看到那张照片的。有一个人——遗憾的是，我记不得是谁了——送给我关于澳大利亚的第一本书籍。那本书的细节依然历历在目。书中的照片之一是一群牧场工人懒洋洋地坐在或站在低矮游廊的阴影里，凝视他们面前的景色。除了

天空映衬下的枯树、断枝之外，牧场工人们凝眸眺望的景色中，没有一个人影。他们仿佛在那里等待能够消除他们紧张心情的某个踪影，或者某种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很快就会出现于远处的地平线上。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是：内陆地区，你可以骑马走几个月，却决不会遇见一道栅栏。

我在悉尼一下轮船就带着我的手提箱沿着公路向北走去。一位卡车司机让我搭车到昆士兰，还帮我在贾伊姆派找到一份工作。那里尽管也有牧场工人和牛群，但我明白，这片富裕的近海岸地区不是内陆地区。于是，贾依姆派那位仁慈而又愿意帮助我实现探求愿望的农民便把我介绍给他在城里澳大利亚地产办公室的一位朋友。他们还为我在昆士兰高原地区的一个养牛场找到一份牧场工人的工作。“那儿就是内陆地区，老弟。”他们言之凿凿地向我保证。在高原地区，尽管有山川河流，有长着萋萋白草的茂密的桉树林，有清晨的白霜，满山的野花和蕨类植物，还有夕阳下变成红色和橙黄色的高耸的悬崖和沟壑，但当我提及到内陆地区时，当地人却摇摇头，然后指着西北的方向告诉我：“这里不是内陆地区，老弟。内陆地区在那边呢。”我在那儿待了两年。虽然他们宽厚、仁慈、富有人情味，他们的家园也壮观而富有异国情调，可是我依然向往着那张照片上的那些牧场工人，憧憬着他们在那片偏僻又充满期待的土地上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对寂寞的坚忍。我知道，我迟早会重新开始我的旅程。在我的梦境中，那些牧场工人们懒洋洋地坐在或站在游廊下，凝望着寂寥的地平线，等待着某一个踪影。

牧场的主人理解我的渴望，于是，他打电话给他的老朋

友——偏僻的卡奔塔利亚湾莱察兹河畔大牧场的总管。“那里是真正的内陆地区，亚历克斯，”他向我保证，“在那里你看不到任何栅栏。”于是，我告别了那个待我如子的家庭，乘上东去的火车，从斯普林肖来到澳大利亚海岸的“肉牛之都”奥古斯塔斯，接着又乘火车一路向北，沿着海岸从罗克汉普顿到达汤斯维尔，然后从汤斯维尔乘坐西去的慢车，穿过景观奇特、布满蚁塚的平原，最终抵达铁路线最西端的小镇克伦卡里。从埃克斯穆尔农场出发，我走过了漫漫长路。可是，我到达内陆地区了吗？

在克伦卡里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我搭乘一辆邮车，穿过红色的尘埃，向北行驶三百英里，到达奥古斯塔斯的唐斯大牧场。那里没有公路，因此，通常情况下司机会小心翼翼地沿着莱察兹河干涸的河床行驶。在牧场，那位牧场总管又开车把我送到大约五十多英里外的牧场工人营地，并把我留在那里。营地坐落在水潭旁边一片奥克桑番荔枝树林里——一个有帆布帐篷和厨房用具的小小居民点。我开始以为这是一个被人遗弃的住所，后来才发现有人睡在蚊帐下面的网眼床铺上，一台紧靠他的收音机正隐隐约约地播放着乡村音乐。我没去打扰他，独自闲荡到日落西山。

三十多位骑士骑着马奔驰进营地，但是直到他们出现在长长的树影之下，并且呈半圆形地几乎把我包围起来时，我才发觉。我站了起来，孤独地暴露在尘土之中。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们戴着宽檐帽，长长的头发飘散在肩上，衣服和马身上落着一层红色的尘土。谁也没有说话。我倏然认出，他们就是北方大牧场传奇式的牧场工人。其中一个人用踢马刺催马走出队列。他对我说话时，其他人都一声不吭地观望着。

“你是英国人？”他态度生硬地问。我告诉他：“是的，我是英国人。”“你的英式马鞍在哪里？”那个人朝我身后张望着。可我没有英式马鞍。我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就哄笑着，掉转头四散而去。他们对我并不感兴趣。他们盼望从地球那边来的有异国气派的骑士。

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后来，为了满足另一个强烈的欲望，我离开那个海湾，南下墨尔本，并且进了墨尔本大学。我相信，在牧牛营地的两年里，我已经深切地体验到了与昆士兰那些土著牧场工人结下的崇高的友谊，而且，把这种情谊珍藏在我的记忆中。四十年后，我去汤斯维尔拜访一位朋友，遇见了她的合伙人博·雷尼。博正是四十年前我在昆士兰牧场结识的工人中的一位。 he 现在是土著部落的领头人，他们部落的文化与信仰顾问。我们谈论多年前由于争取同工同酬而引发的那场土著牧场工人被牧场主赶走的悲剧，谈论在西部辽阔的大草原上漫无边际地漫游的牧牛营地。博说：“有朝一日，你应该写一本有关它的书，老弟。”我说我尚无写书的打算，但他似乎不太相信。他答应带我去看看他的家乡。博言中了，我们一起旅行的最终结果，便是我创作了《安娜贝尔和博》。

我们宿营在土著人心脏地带外面的一片银色的金合欢树林里。这个地区杳无人烟，和能够想象到的任何内陆地区一样荒凉。清晨，我们走进低矮的丛林。地面平坦，丛林稀疏，很容易进入。在欧洲人看来，这里并非风景如画，反而是千篇一律的单调，没有值得旅游者举起相机拍摄的亮丽风景。我虽然不知道博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但我学会了等待真相的自然披露，因而不去问他。在低矮的灌木丛里，我们默默地走了

一个小时，博间或打个手势。后来，他停下脚步，用拇指把帽子推到脑后，掏出烟叶，卷了一支烟，然后点燃。他吸了一口烟，清了清嗓子，做了一个我过去习惯于理解的手势——伸开手指表示地表的平坦与规整，展开手掌表示抚慰或者祝愿。“从这里，他能清楚地看到远处的河流，老弟，”博静静地，没有说明那个“他”是谁，“一阵柔和的轻风向他吹来。他能看到从河那边走来的人。”我们在山坡上停下脚步。穿过灌木林时，我没有察觉到那是一道山坡。对我而言，只是信步停下，没有特别之处，也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感觉。

可是，当我们蹲下来从近处看地面的时候，我发现多石的地面有异常之处。博指点着：“这儿有一块他留下的石核。”博俯身从泥土里抠出一块拳头大小的石英石。他端详着石头，放在手掌上翻看，然后一声不吭地递给我，又从脚边挑选出几片石英石，“你如果有耐心，就能把这些小石片再拼到一起，恢复到原先的模样。”我们正置身于他的祖先打造石器的工地。

我们一起蹲在寂静的灌木丛里，从背后干涸的河床吹来的微风夹带着阵阵凉意。这是一个好地方，一个博的富有实际经验的祖先——石器制作者——偏爱的地方。我也领会到，对他来说，这个地方具有的不是如诗如画的美，而是植根于他的内心和梦中的美。

我回到墨尔本动手写博预言我会写的那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偏僻而人口稀少的内陆地区依然是令我难以捉摸的地方，一个比我们去过的任何地方都遥远的地方。于是，我开始把内陆地区看做白人对地貌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也许从伟大的部落东迁时代，在传说中那些壮丽的史诗、冰岛的

萨迦文学作品以前，就已经存在于欧洲人的文化之中。对博和他的祖先而言，把内陆地区当做一种地貌的看法是毫无意义的。在博的眼里，那片人们未曾涉足的浩瀚的灌木林、那块广阔的多石的土地，是他的家乡。

自从我看见有关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第一张照片以来，五十年来，那些牧场工人未曾迁移过。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人蹲着，头戴宽檐帽，马刺的轮廓依稀可见；另一个人背靠游廊柱；第三个人坐在靠墙的长凳上，身子向前探着，前臂支在双膝上。他们在游廊的阴影里，一动不动地凝望着把辽阔的土地和无垠的天空分割开来的地平线。没有一点声音打断牧场工人的沉思，也没有一个身影出现在他们的视野。对我而言，他们信仰的奥秘依然完整无缺。那是古老的欧洲人的信仰，是人类心灵深处潜在的对冒险精神的信仰。在我看来，那张照片上牧场工人的形象，比我在世界各地任何一座博物馆看到的伟大的绘画和雕刻更能代表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那些沉默的人依然是我想象中的先知。我的生存就是他们的生存，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是分不开的。

博第一次来墨尔本在我家暂住的时候，我把一件古代仪式上用的石头雕刻品拿给他看。三十年前，我在一条小河的河岸偶然发现这件石器。我承认，把它据为己有，使我感到内疚。“它的旅程尚未结束，老弟，”博心平气和地说，“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它一直完好无损。”他的手向旁边一挥，补充道，“它即将到家了，老弟。”对我而言，那件石器是我在内陆地区那些岁月的一件珍贵的纪念品，而对博来说，它是祖先神圣的家用器具。博与我不同，但我们是朋友，我们分享着对那片魂牵梦萦的土地的爱。对某些人来说，那将永远是内陆地区，

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地方。

博、安娜贝尔、道格尔和他的儿子阿尼尔，经过一千多英里的旅途来到悉尼，到米切尔图书馆参加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的颁奖仪式。道格尔还告诉我，我写的这本书给他儿子阿尼尔以自信，使他对自己的目标充满了信心。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得到了土著人的赞美。

2005 年 12 月写于墨尔本

Contents

目 录

1	中文版前言
	旅程尚未结束,老弟
	——追忆早年间我的
	澳大利亚石乡之行
	亚历克斯·米勒
1	墨尔本,1995 年冬天
11	布兰贝煤矿
53	旅途
77	泽米街
98	奇格泽格牧场
124	兰诺牧场
186	泛滥成灾的狗
204	汤斯维尔
224	科隆山
242	梅的小村舍
267	感人肺腑的馈赠
287	石乡最后一个女人
301	沃尔比纳牧场



墨尔本， 1995 年冬天

她一推开前门，走进过道就意识到：他离家出走了。她默默地站在门厅衣帽台前，从斜挂在衣帽台上的镜子里凝视着自己，沉甸甸的公文包从手中垂了下来。过道里弥漫着邻居家做饭的鱼香味。雨又下了起来，外面汽车车轮沙沙沙地响着，驰过马路。上个星期，在卡尔顿她喜欢的一家意大利餐馆里，他们一起庆祝了她的四十二岁生日。那天傍晚，他们以一瓶葡萄酒佐餐。饭后回家，上床做爱。做爱以后，她睡得很香，次日早晨醒来，精神格外爽。那天是星期六，他们开始筹划来年秋天去欧洲旅行。那时，他们各自要去参加学术会议。她参加的是在肯特郡举行的全球化运动史学术讨论会，而他要去利兹参加关于传记文学的研讨会。会议之后，她去萨默尔特拜访亲戚，然后两人在法兰克福会合，在他哥哥家做客一个星期，再一起回家。

她一边顺着过道向楼梯望去一边喊：“亲爱的，在家吗？”在傍晚寂静的楼房里，她的声音显得很微弱。由于确信自己的判断，她的调门定得不太高，因此，她的嗓音在寂静中也变得模糊不清。她嗓子又涩又干，吸了一口凉气，站在那儿倾听楼里的动静。外面的车轮在湿漉漉的马路上沙沙作响，透过墙壁隐约传来吵吵闹闹的声音。她的希腊邻居总是找到生活中一

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大喊大叫。后来，她看见衣帽台上放着一个信封。她也注意到，他的绿色风衣和雨伞不见了。其实，潜意识里，她也许一进门就已经注意到这些东西不翼而飞，而正是这些东西的“不翼而飞”，才使她断定他不辞而别了。因为每个星期四，他总在家里从事传记文学的研究工作。安娜贝尔的丈夫史蒂文·奎恩副教授确实是个品行端正、处事严谨、不会让你失望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他或许有点儿守旧、古板。她一直以为他是个正人君子，并且心甘情愿地保护他，使他免受暗箭的伤害。他比她大八岁，今年五十岁整。他把即将来临的生日称为“大寿”。当他向她承认自己害怕变老的时候，她还开玩笑地说，塞万提斯的不朽之作《堂·吉珂德》是六十岁以后才发表的。她对他说：“如果不是五十岁以后坚持不懈，塞万提斯很可能只不过是历史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不会被誉为近代欧洲文化的奠基人之一了。”她曾经拿“怕老”取笑史蒂文，并且因为自己比他年轻八岁而放心。

她把公文包放在地板上，伸手拿起衣帽台上的信封。信封正面是他亲笔写的“最亲爱的”四个字。那是他们相互之间的称谓。亲爱的、最亲爱的、心爱的，相关的词语悄悄涌上心头，然后联结成：“亲爱的，我们相聚在这里……”可是，这话究竟是在婚礼上讲的，还是用在葬礼上？她记不起来了。她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这两种仪式了。她和史蒂文从来不用他们各自的名字互相称呼。即使在刚刚认识的那段时间也不。不管什么时候，倘若他叫她安娜贝尔，或者她叫他史蒂文，听起来反倒觉得滑稽可笑了。她把信封翻过来，信口已经封上。她倏然想到“第七道封缄”的故事：“当他打开第七道封缄的时候，哑口无言了……”她戴上眼镜，打开信封，然后展开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站在那儿读了起来。她一读完信，就把信纸折起来

放回到信封里，然后把信封放回到原处。好像那封信就应该放在那个地方似的。她摘下眼镜，放在短上衣里边的口袋里。

她从镜子里看见自己显得疲惫不堪，还有点儿憔悴，一个中年妇女的模样。经过整整一天的奔波，已是残妆满脸，但是上车回家前，她嫌麻烦，没有补妆。她双颊绯红，嘴唇薄而苍白，唇纹依稀可见。短发的根部已呈灰色，的确需要重新染一染了。她一直以为自己被他珍爱着，在他们的私生活中，没有责备，只有爱和尊重。和他在一起时，不必刻意掩饰自己的过失、弱点和不得体的污点……谁能想到他竟然抛弃了她。

她知道，她现在如此的镇定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事实上，她早已六神无主。她觉得仿佛由于某种轻率的行动，由于没有恰当地照顾自己，而被玷污。她感到一种耻辱，觉得丢脸。这都是史蒂文一手造成的，是他把她扔在了一边。她觉得自己就像某种肮脏的、不纯洁的、不再值得尊敬的东西被他随意抛弃了。她明白，丢脸的并不是史蒂文，而是她。史蒂文反而会受到赞扬，甚至被人嫉妒，因为他胜利了。史蒂文再也不会为避免明枪暗箭的伤害而需要她的保护了。

她从镜子旁边转过身，沿着走廊缓缓向楼梯走去，然后手扶楼梯栏杆走进史蒂文的书房——展示他勃勃雄心的书圣圣地。书房里散发着他的气味，洋溢着为事业而努力奋斗的渴望。她打开 。每样东西都在原处，他没有 走他的书 或 。日 高的传记手 放在 的 上，用 的 红色 记 出来的 被做了注 。手 上 着一 古色古香的灰色 大 。那是他在 • 马 来的。此时此刻，她仿佛看见他一心想把那 大 作为 品而 塞进 包里的情 。她站在他那张 子旁边， 从书 上 开，回头注视着 子。他的 动 不在文件 上 在

的地方。了史蒂文·奎恩副教授在星期四傍晚地不在书房之外，她他的那重的照相是一不翼而飞的东西。这照相是他四十岁时，她他的生日礼物。他在那个照相吗？在精心明的明暗的下，让这个身体的好，把她的凝在白照上。他，用各种词那的：如的，似的，有子的，色的，像皮的……

着就努力把情意的话语变成切身的体验。老男人趴在年轻女人身上，想到自己的死亡。安娜贝尔感到一阵恶心……她从来没有打开过丈夫的抽屉。他们从不窥探对方，他们没有彼此不信任的由。此刻她却俯身打开书上层的小抽屉，史蒂文就是把右肘倚在这里用手指轻轻操纵鼠的。抽屉里只有一本卷了角的、用有纸印刷的杂志。这本杂志叫《呸！》，好像古代人用以表示不同意见的那种奇特的呐喊。杂志的封面女郎是个身穿三点式泳衣的。撅着圆滚滚的屁股回头张望，她那如似的色的屁股对着照相，嘴唇张开，撩人的紫色眼睛大睁着，黄色的秀发披在上。的年龄可能不会超过十八九岁。尽管她搔首弄，出一副卖弄风情的，但在安娜贝尔看来，天真稚在她身上并未完全消失。她那的身段虽然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是总人一种虚幻的感觉。她的母亲知道女儿在干什么吗？

安娜贝尔关上抽屉，然后下楼走进厨房，站在洗涤槽旁边向外面暗下来的庭院望去。她喝了一杯水，映在玻璃窗上幽灵的影像凝视着她，冷漠而漫不经心，仿佛来自远离此地的遥远未来的某个地方。遮阳伞、子和子那边，他们精心照料的那草坪一绿，挂在翠草上的水珠儿在暮色中晶莹闪。如似的朦胧暮色……安娜贝尔仿佛看见她的丈

夫和《呸！》封面上的那个年轻 在一起，他全身 ，站在 的后与她做爱。当然，他不可能与那个封面女郎在一起。她认识与他鬼混的那个 。她知道，他已经被他的一个得意门生勾引得鬼迷了心窍。那是一个性感的以色列 ，皮 浅 ，热情奔放，自信而放肆，最多二十二岁。在学院的一次晚会上，安娜贝尔看见那个 直勾勾地盯着他看，便取笑他。他笑着吻了吻她，说别犯傻。他曾经在笔记里写道，他为他的 作为感到非 非 遗憾。他还写道，他依然爱着她。他将永远爱她。无论什么也不能改变他对她的爱。她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他都不会伤害她。他写道，他和这个 也许不会有什么结果，作为人妻的她，应该把这种事儿看做一段偏离 规的人生插曲。换句话说，是男人在安定下来、不无尊严与体面地步入老年之前必须举行的一个“简短仪式”。他写道：“我们甚至可以发现，这是遗传决定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与萨拉的这段插曲一旦过去，你我回首往事时，肯定会把这段经历看做是我的灵魂的一次净化。”以前，安娜贝尔从没听史蒂文说起过他的灵魂。他写道，这是他的“中年危 ”，尽管他不喜欢这个术语。不过他发现，这是一个在这种情况下非 有用的术语。他知道，他向她保证，他一定会回到她的身边，也许很快，比他们能够想象的还快。但是眼下，他和那个皮 黝 的 住到了一起。那个 曾经穿过军装，看到过躺在街上的年轻士兵的尸体，她的 宁静、深沉，极具吸引力，她的肉体迷住了他。他并没有打算这样做，他写道——她肯定不会相信他的话——他不打算伤害她。一天晚上，在学校他的宿舍里，他和萨拉干了那事儿，现在他已经无力抗拒。它像一个意外事件，既出 意料，又无法防止，几 像天灾一样不可避免……读信时，安娜贝尔感觉到字里行间都流露出

他对那个 的淫欲，好像他忍不住要夸耀自己炽热的感情，而且随时都有可能 他们做爱的细 。他写道，她也许认为他像受到某种精神上的创伤一样，正在遭受苦难。当她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她可能像他一样感到意外。他最后写道，不管怎么说，他都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一定会宽恕他，他们一定会像以往一样再次生活在一起，彼此的信任一定会恢复……

安娜贝尔把空玻璃杯放到沥水的 子上，用手指擦了擦冰冷的嘴唇，然后伸手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手 。她打开手 ，输入她的密码。荧 屏上现出一张微笑的面孔。密码无误：人类的科技——请检索菜单。她不由得颤抖起来。她挨个儿考虑她的朋友和学校里最亲密的同事，可是，一想到在 话另一端听她诉苦的那些女人，她就明白，此时此刻，她无法向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吐露心中的秘密和感情。平日里，遇到这样令人震惊、令人气愤的事情，她只能向一个人诉说，那个人就是史蒂文，她的丈夫。她突然感到胃部剧烈发胀，于是想到自己要生病了。她从 子下面拉出一把 子，然后坐下。隔壁的希腊邻居愉快地嚷嚷着，混杂着小茴香的鱼香阵阵飘来。她在厨房 子旁边坐了很久，直到夜晚。 暗笼罩的 子被城市夜空的辉煌照 ，烤箱上温度刻度盘的 指示器闪着绿 ，冰箱上的时钟滴答滴答，一秒一秒地走着。 子里 的寂静把她变成这幢非 熟悉的房子里的一个陌生人。有一次，她吓了一跳，以为朝街的门口有什么人，连忙转身向后面的走廊望去……

安娜贝尔的父母亲双双去世了，可是此时此刻，她觉得他们还活在世上。父母非 爱她，这种时候，他们也许会因为她的不幸而受到打击，他们会分担她的耻辱和痛苦，会因为她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丈夫 叛——而受到伤害。两位年迈体

衰的老人住在汤斯维尔^①城泽米大街一幢檐板破损的房子里。他们会意地看着对方，对于这种不体面的事情虽然难以启齿，但心照不宣，默默地忍受。热 地区的北昆士兰，离墨尔本几千公里。那是另外一方天地。她疏远了那里的亲朋故友。自从她姐夫艾伦·蒂姆普利曼在布鲁斯高速公路上的一次车祸中悲惨地丧生以来，她已经有三年没去汤斯维尔探亲访友了。现在，她本来应该 姐姐伊 莎白打个 话，可是姐姐和她的儿子彼得正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旅游。这个时候，在汤斯维尔只有一个人能听她一诉衷 。苏珊·巴斯特是位年 与史蒂文相当的妇女，没结过婚，也没有子女。苏珊不仅是她的好朋友，而且曾经是她在墨尔本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后来，苏珊放弃学术事业，只身前往汤斯维尔，按照“文化备案法”，创办起北昆士兰州首家文化普查企业。可是，她竟然连与苏珊的友谊也忘记了。自从参加蒂姆普利曼的葬礼并与苏珊共进午餐以来，她们再也没有联系过。安娜贝尔查看手 上储存的 话号码，上面没有苏珊的 话号码。于是，她拨 话号码查询服务台，说明苏珊的名字和她在汤斯维尔的街道名称。服务台的录音 话提示她，若想直 话就按1键，想知道 话号码就稍微等一下。她按了一下1， 着就听到拨号声。也许她之 以鼓起勇气 苏珊·巴斯特打 话，正是因为她们之间距离遥远以及近年来没有 触。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知道， 这个女人打 话，就意味着和另外一种现实相连 ，她并没有真的指望和苏珊取得联系。可是， 话铃只响了一声，听筒里就传来一个声音。

“你好，我是苏珊·巴斯特。”

^① 汤斯维尔：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海岸的一座城市。

安娜贝尔说不出话来。

“喂！”

“我是安娜贝尔·奎恩。”她低声说。

“安妮！太好了！前几天我们还谈到你呢。你来汤斯维尔了？来看望我们了？”

“我在墨尔本。”

话停顿了一下。

“你好吗？”苏珊疑惑地问道，“出什么事儿了？”话音中流露出一种担忧。

“史蒂文把我甩了。”

“天哪！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就是刚才。”

“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对谁诉说。对不起，打扰你了。”

苏珊关切地说：“你没有打扰我，安妮。我非常高兴你打电话给我，我们得想一想你应该怎么办。”

“他也许会回来。刚才我还以为他到前门了呢。我受不了，一想到看见他或者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受不了。他和他的一个学生同居了。”她激动得语不成声，接着就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哦，安妮！太可怕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肯定能帮你做些什么。”

“不，你什么也帮不上。对不起，我不应该和你打电话。我好像觉得他在打我，觉得他好像扑过来把我打翻在地。他怒气冲冲，咬牙切齿，什么也不说，不给我任何理由。他使尽浑身力气狠狠地打我——史蒂文。”安娜贝尔有气无力地说，“我简直

不能相信那就是他。他简直像个精神错乱的陌生人。我真想我熟悉的那个史蒂文打电话，那个亲切的、真诚的、有教养的史蒂文。叫他回家帮助我。”她流着眼泪，对着手抽泣，“他还以为我会宽恕他呢。可我连见他一面的头都无法忍受。”她啜泣着，“我害怕他回家，害怕不得不面对他。我真怕，苏。我知道他可能突然穿过前门走进来。我简直不能面对他。”

停顿了好大一会儿，苏珊果断地说：“整一下行装，然后马上乘飞机到汤斯维尔来！马上动身！我这就打电话给你预定班的票。”

安娜贝尔擤擤鼻子，然后用手帕把脸擦净。“你真认为我应该那么做吗？”

“你心里还有泽米街，难道不是吗？你和伊丽莎白还没把那幢旧宅卖掉吧？”

“没有。我们打算一直把它保留下来。有段时间老宅了房客。”

沉默。

苏珊·巴斯特说：“上点行李，从家里打的去机场。你一到那儿就能拿到机票。我现在就和他们打电话订票。马上离开那套房子。”

“他会追踪我的，他能找到我。他一定知道我去了汤斯维尔。”

“不，他不会找到你。我明天要去布兰贝。跟我一起去吧。布兰贝的工作至少也得花费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可以对他们说，你是我的助手。这样就能腾出时间考虑一些问题。他绝对不会知道你在那儿。你再在办公室打个言，就说你病了。现在就办，安妮。我去汤斯维尔找你。”

安娜贝尔说：“我当时完全乱了方寸。对不起。”

“看在上帝的分上，镇静下来。这时候，你必须像 机器人那样镇定。”

“跟你一谈，我就平静下来了。苏，谢谢。”

“挂断 话，立刻打 话叫辆出租车。我去 场 你，好吗？”

“好吧……谢谢。你始终坚强得令人难以置信。”

“废话，马上去办！”

安娜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觉得痛苦的 后夹杂着一缕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好奇。厨房窗玻璃上自己那扭曲变的影像， 着来自未来某一时刻的冷漠超然，观察着她的忧伤。“好吧，我这就去办。你不必去 场了，我直 去泽米街。”

“我肯定去 场 你。挂断 话，然后打 话叫辆出租车。”

布兰贝煤矿

布兰贝是座煤城，位于卡博夫山脉西边偏远的牧牛区北部，离麦凯^①三百公里，从汤斯维尔沿东部海岸向南驾车至少得行驶八九个小时。天前，苏珊和安娜贝尔就把一应用具和物品装到苏珊的三菱越野车上。次日清晨，迎着黎明的曙光离开汤斯维尔，沿着布鲁斯高速公路向南驶去。苏珊一边使劲踩着油门，一边咒骂那些妨碍她们快速行驶的运货卡车和有蓬卡车。她一手握着颤动的方向盘，后视镜紧紧靠住，另一只胳膊伸出窗外，数着路边被汽车撞死的沙袋鼠。她大声说，声音超过公路上的噪音：“你永远都不会看见一只死乌鸦。它们就在离车轮不远的地方啄食，可是车轮从来撞不到它们。自从来到这个地区，我就一直想找到一只死乌鸦。”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穿一条褪了色的咔叽布工装裤，脚登短统靴，一顶汗渍斑驳的褐色旧呢帽扣在剪短的灰发上。“乌鸦！”苏珊不无赞赏地叫了起来，“瞧，那些乌鸦在旁边悠闲地散步呢！”

她们在公寓里迟迟不眠，直到深夜。她们一边喝着红葡萄酒，一边谈论着史蒂文·奎恩和男人们的恶习，重温往昔在墨

^① 麦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海岸的一座城市。

尔本共同度过的岁月，还叹息大学文化的衰退和总体文明准的堕落。她们说说笑笑，直到深夜才上床睡觉。睡了两个小时，早晨5点，苏珊端着一杯茶唤醒安娜贝尔。她们连早餐也没吃，便坐进三菱越野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速行驶，那时，安娜贝尔的梦境尚未在 海里退尽。现在，坐在朋友身旁的安娜贝尔越来越忐忑不安起来。表面的焦虑与内心的期待交织在一起——过去四十八小时里发生的事情与车窗外一掠而过的物快得使她应 不暇。她大声对年 与史蒂文相当的同伴说：“你还没有向我介绍关于这项工作的任何情况呢。如果我要做你的助手，就得了 工作的进展情况。可是我甚至连你究竟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普查都不知道。谁都会拿我当白痴看呢！”

苏珊大声回答说：“别急嘛。你一定会干得很出色的。其实也没有什么需要了 的。根据租赁合同，煤矿公司开发新区以前，必须对该区域进行普查，以便确认此前当地人和欧洲人是否在这一地区居住过。他们称这种居住为‘有效居住’。”她冷冷一笑。“意思是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不会再毁灭历史遗址。换句话说，普查前，他们实际上就把那些遗址完全毁灭了。现在，这里每一个项 开发前，都必须进行人文普查，得到政府的认可。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的公司。‘鲍温盆地考古普查私营股份有限公司’。那就是我的公司！像夹在三明治中间的那 肉一样夹在传统意义上的 有者和跨国公司中间。他们双方都需要我，也都恨我。”她开心地大声说，“当地原有居民的团体雇我，帮助他们进行普查并撰写普查报告。他们派遣几个被认为是熟悉该地区的文化官员和我们一起 找先人的证据。我把我们的发现记录在GPS全球定位系统上，而煤矿一方支付租用全球定位系统的账单。对煤矿来说，租 虽然微不足道，但他们不能承受的是时间的延误和野外考查团不慌

不忙的工作。土著人不按白人伙伴的日程表工作。真拿他们没办法。”她陷入了沉默。为了超车，她把车驶入邻近的车道，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被超越的那辆双轮拖车上。“快！亲爱的，快！”她加快三菱越野车的速度，超过那辆双轮拖车之后，重新驶回原来的车道。迎面驶来的一辆载货卡车朝她一闪一闪着车。“好了，好了。我看见你了。”她又舒舒服服地坐回到车座上，“我们刚才谈什么来着？”

“你进行普查。”

“我们普查完之后，根据全球定位系统上的记录和我们在该地区发现的其他情况，最后由我画地图、撰写普查报告交土著人。整个过程可能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普查完成前，普查工作涉及到许多人与人或集团与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将以《布兰贝煤城文化遗产研究》为题，提高这次普查的意义。等到有关各方都认可之后，倘若日本人依然要购买煤炭，煤矿公司就将在普查过的地区着手采煤，从地下煤层中挖出色的金子。”她向车窗外挥了挥手，“又一头小沙袋鼠！有十五头了，还不包括你那边的呢。这条公路变成乌鸦提供肉食的屠宰场了。”她的话题又回到情况介绍上来，“普查报告包括对重要发现的考古学评价和我们认为应该加以保护、恢复的若干遗址的处方案。”她把手伸向座位后面，在乱扔的纸张和空饮料罐中摸索。快速行驶的三菱越野车驶入旁边那条车道，然后又很快驶入正道。她抽出一叠螺旋装订的手册。“在这儿！”她把那叠手册放在安娜贝尔的膝上，“看看这份手册，这是去年我们为特尔斯塔尔公司铺设地下电缆工程写的一份普查报告的草稿。他们拒绝了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建议，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是我们参加的一场比赛。在土著人同意之前，他们不能启动电缆工程。这里面牵扯到许多权力的较量。”

安娜贝尔戴上眼镜，打开那份报告，眯起眼，吃力地读着那叠在眼前晃动的手 。

在被白人征服以前，用土著人的话来说，整个澳大利亚都是属于土著居民的，在这一语境下，以汤斯维尔境内的 斯河为界（从相近意义上说），卡特汤尔斯北部的莱古恩斯山谷，本特兰西部的主分水岭——我们西部边界的主分水岭，沿着直到阿尔法，跨过爱默瑞德，横越麦肯兹河和达森河的 合处，然后穿过 克汉普顿北部的马尔波 ，比利古巴人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这一地区传统的主人，他们从来没有把这 土地的 有权转让 白人。这 土地一直是我们的，而且将永远属于我们。

安娜贝尔合上报告，摘下眼镜，然后揉了揉眼睛。由于三菱越野车的颠簸，她读得很费劲。她需要一杯 了。

苏珊朝手 大喊大叫，和当地的文化官员、煤矿代表安排会面的事。她把手 塞进上衣口袋里。“我的工作远远地落在日程表的后面了。六个月前我就答应过完成这项普查。可是太多太多的工作一件 着一件。麻烦就在这儿。”她扳着手指算，“一共有六项普查任务，还不包括这一项。不是完成了一部分，就是还没有开始。你先前在我的办公室里也见过那种混乱的状态。”她朝安娜贝尔膝上的那份文件点了点头。“你是怎么想的？先别告诉我。那纯粹是一派 言。我明白，天哪，在你听来，我一定是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哦，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了，安妮！”她在车里挥了挥手。“由此看来，我需要从 人的政治手段和白人的贪婪中退却一两步，重新审视已显衰老的自己。我今年都五十岁了。”她冒着追尾的危险把三菱越野车开到离一辆载货卡车很近的地方，等 会超车。“加油！加油！”她低声说，“走喽！”

下午3点，她们到达了会面地点。那是镰叶相思树丛中的一片林中空地，离推土机新擦痕终端的煤矿入口二十公里。两个男人站在一辆绿色四轮驱动卡车旁边聊天，车门上有白底色的煤矿标记。一辆福特牌白色卡车停在不远处一片檀香树林的树荫里。驾驶室里坐着两个人，车窗摇了上去。在映着蓝天和树影的挡风玻璃后面，他们面无表情。

在煤矿车辆旁边聊天的两个人转过身来，望着驶来的三菱越野车。一个人头戴一顶有夹的白色安全帽，衬衫口袋上别着一个工地工作牌。他转身望着她俩，阳光照在那张塑料工作牌上。另一个人戴着一顶浅色牛仔帽，帽子扣在后勺上。他身穿条纹衬衫和蓝色牛仔裤，尖头马靴的靴腰向下翻至脚跟。从这个人的衣着打扮，安娜贝尔认出他属于父亲打工的那种人——流动的牧场工人，逗一个季节，在灌木林里赶拢牛群，完工后客客气气地道声再见便骑马离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两年后他或许重新出现，再度在灌木林里赶拢牛群，他问候你，好像他不曾离开过而且时间也不曾流逝过一样。独立的、自由自在、谦虚有礼的骑手，他们多沉默寡言，知晓偏远地区牲畜神秘的癖性。他们默默地干活儿，一旦完成任务，便拿着支票离去。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虽然是雇工，但却在为自己而工作。他们追求比他们崇尚的兄弟情谊更珍贵的东西，总是坚持相互平等的原则。安娜贝尔微笑地看着他。“一位昆士兰牧场工人，”她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了。”

“是的。在这一带，他们这样成长起来的人也难得一见了，”苏珊说，“他是个好人。我们在一起做了许多工作。他们派来的那些所谓文化官员从来不去灌木林里。他们问我，草丛里是否有蛇。我说，哦，有，草丛里有蛇，你们最好提防着点儿。他

们中有的人愿意坐在汽车里，一边喝可口可乐，一边看我们工作，还抱怨天热和飞来飞去的苍蝇。但这位老兄和他们不同。他人很好。”苏珊把车停在煤矿的车辆旁边，然后关掉发动。她转身打开她那侧的车门，又把手伸回驾驶室里放在安娜贝尔的胳膊上，“你拿定主意 我当助手了吗？如果你愿意，还可以以我的客人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不一定非参加普查不可。”

安娜贝尔打开车门。“我已经参加普查了，”她对苏珊微笑着说，“我们就按原来的 划办吧。”她穿着一条绿色新工装裤，还没有因为旅途的奔波而被灰尘弄脏，从商店买来时的折缝依然清晰可见。头上戴着一顶苏珊的宽边旧呢帽。“别为我担心了。”她说，然后伸手把帽子戴好。

苏珊看着她凝视的 ，充满疑虑。

“苏，老实说，我已经几 不去想他了。”

“很好！”

安娜贝尔从三菱越野车上走下来，一股被践踏过的丛林的气味扑面而来。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树木间缭绕的芳香。那香气那么熟悉，令人心旷神怡。哦，生命的气息！没有风，头顶上，薄云在辽远的 蓝色的天空闪着银辉。认出曾经熟悉的风 ，想起记忆中的往事和那些让她感到好奇的东西，她的心被深深地震撼。确实，整整一天她几 没有想到史蒂文，这令她感到惊讶。也许，她甚至开始觉得那个曾经被她爱过，也宠爱过她的史蒂文已经死了，或者那简直就是一种幻觉。那个人依然在什么地方。在她的 海里，在她的记忆中。他不是 弃她的那个人， 弃她的是另外一个人，一个陌生人。眼下，她觉得不需要考虑史蒂文·奎恩或者自己的未来。毫无疑问，她还要回墨尔本，到那时候，再去应付现实生活中遇到的这些麻烦吧。

她发现，现在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暂且摆脱对另一种现实的恐惧。

苏珊说：“安妮，认识一下大卫·奥兰多。大卫，这位是安娜贝尔·奎恩博士，墨尔本大学的老师。安娜贝尔准备和我一起在这里做一个时期的社会调查工作。我刚来这儿的时候，不得不从零开始，而安娜贝尔却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

安娜贝尔走过去和那位煤矿雇员握手寒暄。

他满脸微笑地看着她：“欢迎你到布兰贝，安娜贝尔，你在这儿期间，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请直告我们。你家原来在哪儿？”

“科隆山。”她回答道，感觉到那个牧场工人对他们的谈话很感兴趣，便有意用手一指，“在西北面，离这儿一百多公里。”如果这个牧场工人熟悉布兰贝周围伊萨克河流域的情况，那么她就可以肯定，在过去什么时候，他在她家乡那一的灌木林里赶拢过牛群。于是，安娜贝尔故意补充说：“我的父母亲在休托尔有过一个大牧场，后来他们把牧场卖了，搬到汤斯维尔。”她瞥了一眼那个牧场工人。他正在看她。

“我没听说过科隆山，”大卫·奥兰多说，“但我知道那个地区没有煤层。你见过用长壁开采法采煤吗？”

安娜贝尔说没见过，并且坦率地承认她连什么是长壁开采法都不知道。她能觉察到那个牧场工人正在仔细观察她，并把她放在遥远的休托尔牧场的之下推测她是谁。

大卫·奥兰多指着他们脚下的土地说：“就在此刻，在我们脚下正用长壁开采法采煤呢。”他又指着林中空地的周边，“如果你愿意到那边，我可以把地层下陷的裂缝指给你看。”他自告奋勇地当她们当导游。那口气又像是在披露使他们大吃一惊的独家新闻。“我们正在三百米深的地方采掘七米厚的煤

层，这里的地面下陷不到一米。”他挨个看着她们，准备对她们
的困惑不做出释。“采煤已经今非昔比了，对观的破坏
只有这些下陷的裂缝，安娜贝尔。没有积如山的矿渣，没有
超载运输，没有露天开采。这是一种清洁的绿色采煤法。”他咧
开嘴笑了一笑。“这就是长壁开采法。你在这个地区逗期间，
倘若能抽出一个上午的空闲，我就你到井下看看。那情令人
叹为观止。”说罢，他把一只手举过头顶，手掌平贴安全帽，
然后曲膝，另一只手在裤搭扣前模仿挖掘的动作。“它支撑
起巷道上方的山体，同时把煤挖出来，迅速倒到后面的传
上，然后一边清前面的煤层，一边向前挖掘。”他继续弯腰曲
膝，迈着小步往前走。然后回转头看了看，依旧弯腰曲膝，一只
手放在头上，另一只手模仿长壁采煤的挖掘动作。“采煤过后，
巷道顶便塌了下来。”他直起身，擦了擦手掌，好像他真的是一
台挖过煤的器。“地面下陷的裂缝就是这样造成的。布兰贝
的采煤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采煤。价值八百万元的液
卷扬和传昼夜轰鸣着，穿过下面的煤层。一年三百六十
五天不停！”他的眼睛闪闪发，把脸转向另外那个男人。“对
不起，博！我有点得意忘失了。”

苏珊走过去：“安娜贝尔，这位是博·雷尼。博是土著人一
方的代表。博，这位是安娜贝尔·奎恩博士。”

那位牧场工人走过来，举起手碰了碰帽子。“你好。”他说，
举止拘谨而庄重，声音不大，比嘟囔高不了多少。

安娜贝尔说：“博·雷尼，我知道这个名字。”过去四十八小
时那个仿佛不停旋转的世界突然停了下来。她握住这个人的
手，发觉自己站在弥漫着檀香灌木芳香的寂静之中。他一边仔
细端详着她，一边等待她介绍自己。“我爸爸和妈妈曾经是哈
顿山牧场的主人。”她边说，边松开他的手。

“这么说，你肯定是威廉·贝克那位去南方读书的小女儿了。”

安娜贝尔把脸转向苏珊。“雷尼家曾经是沃尔比纳牧场的主人。我们两家牧场相距二十英里，都沿着古恩河。”

“对，古恩河。”他附和着安娜贝尔说，一双眼睛凝视着她的眼睛。

她觉得自己脸红了一下。“这么说，你是博·雷尼了。”

“嗯，施洗礼时，他们一起起名叫伊恩·博安·雷尼。那是祖父的名字，”他不无幽默地说，“可是祖母叫我博，后来就这么叫开了。”他那有点顽皮的、凝视的 显露出他也算得上是她的一个“熟人”。两个人对对方过去的情况都略有 知，这就使得他们和大卫·奥兰多、苏珊·巴斯特成了“两伙人”。那两个人站在旁边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

苏珊声音里 着一丝倦意或者不耐烦，说：“哦，一到大山西面，世界就变得这么狭小。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大卫。这种偏远地区，人实在太少了，你要么都认识他们，要么一个也不认识。”

安娜贝尔说：“我们出生在相邻的牧场，我当然听说过博这个人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十一岁时就离开家上了寄宿学校，中学毕业后又升入大学。”她把脸转向博，“后来我就出国留学了。”

博平静地说：“我们其实见过面，安娜贝尔·贝克。”

她惊讶地听到，在他低沉模糊的话音里，她的姓和名中间的音 被省略，而把姓和名字连在了一起，好像他 她起了一个新名字，或者从她的名字中察觉到一种秘而不宣的亲密，而他对这种亲密又拥有某种权利。

“不可能！倘若见过，在什么地方呢？”她对他的话提出质

疑。

他从容地说：“在红崖旁边那个游泳的水潭。”

“是吗？”

“我奶奶公开反对你祖父。他不允许我们家的人到哈顿山。可是奶奶一直对我们说，休托尔是我们的家乡，于是她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到水潭那边，专门向你祖父挑衅。伊 莎白从来没有对你讲过那些事情吗？那些事儿发生在你记事之前，可是我记得。我知道，伊 莎白也记得。那时候，我奶奶和你母亲经 一起去野餐。你和你姐姐伊 莎白，还有我和我的姐妹们，就 着身子在水里嬉戏。”

安娜贝尔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不过她知道那个地方，而且记得和家里人一起在那儿野餐过。红崖下，水潭里戏水的儿童们水淋淋的身上珠 闪烁。在那里，至少在一个 世 以前，狂热的探险家路德维格·莱克哈茨曾经歇过脚。他和雷尼老奶奶的祖先们一起盘腿坐在茶花盛开、芳香四溢的茶树荫里吃着烤鹅。

“我们确实见过面。”博说，然后从衬衫口袋里掏出烟叶，悠闲地站在那里，手掌向外一翻，卷起纸烟来。他一边卷烟，一边从帽檐下面悄悄瞥安娜贝尔一眼，仿佛想弄清她在想什么。沉默中，从车窗关着的福特牌卡车里传来阵阵音乐声。他用舌尖把烟纸舔紧，然后收起烟叶，“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回来的。”他说，听起来对她的归来丝毫不感到惊讶。

她莞尔一笑：“哟，我可不知道呀！”他一直在等待着，是她自己的想象，还是他提供了不言而喻的暗示？

他点了点头，似 明白了什么，然后用火柴点燃香烟，把已经熄灭的火柴扔进枯草丛里。

升起。他走过去，一脚踩在火柴上。他看着他们几个人，饶有兴趣地提高嗓门，惊奇地说：“这么说来，你祖母是个牧场主了，博。那可太出人意料了，不是吗？”他结结巴巴地说，希望苏珊和安娜贝尔鼓励他说下去，“我的意思是……”

“我的祖父不是澳洲土著人，大卫，”博·雷尼说，“他的父亲从遥远的苏格兰来到这里。”他转过身，伸出手来做了一个穿过灌木林到西北方向的手势，对大卫·奥兰多详细解释自己的家世。“而我的祖母出生在休托尔，是位传统的土著妇女，是头之乡最后一代土著人之一。她从小被掳掠到布鲁肯河边的兰牧场，在那里与比格斯家的人们一起长大，就像他们家的一个成员一样。正是在那儿，我的祖父伊恩·雷尼与她相识，不久他们就结婚了。伊恩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之后，就把沃尔比纳牧场给了我奶奶。”他向大卫·奥兰多瞥了一眼。“这样，一个土著女人就成了那个地区的牧场主人。这的确是不同的，大卫，你说得完全正确。不过话说回来，真正不同的是雷尼奶奶。因为她的缘故，科隆山地区的商人对待她和我们这些孩子与对待其他牧场主以及他们的孩子没有两样。我们和别人一样，也可以参加网球队。总之，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们和白人从来没有过任何差别。”

安娜贝尔说：“雷尼奶奶是那个地区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是吗？”大卫·奥兰多说。

博凝视着安娜贝尔：“一点也不假。”

他们都在等他继续讲述他的故事，可是他却停下话头，站在那儿一边抽烟，一边低头看着地面，用脚尖踢着银灰色的草丛，仿佛陷入往事的回忆，不再对他们吐露什么。音乐的声浪从停在檀香树附近的卡车里传来，小鸟在山脊上啁啾。夕阳西下，阳光照在脸上，他们不由得眯细眼睛。寒气袭人，他们都沉

默着，仿佛已经不再指望他继续讲他的故事。该是这一小伙人离开林间空地的时候了。

博·雷尼抬起一双眼睛， 闪闪，向林中空地四周扫了一眼。“我们最好走吧，”他喃喃着，把脸转向苏珊·巴斯特，“如果你觉得合适，明天早晨我和你谈谈好吗？”

苏珊略 倦意地说：“好的，博，什么时候都可以，不着急。”

大卫·奥兰多 他们在煤矿招待 安顿下来，临走前，约定第二天上午安排人在艾萨克河边的贮水罐旁和他们会面，然后便离开了。招待 占据着一 长方 的林中空地。布局对称的组合式铝材建筑物围成一个大院，院内停放着 动车和为数众多的集装箱。四米高的链式安全网围在整个建筑群的周围。安装在塔楼上的弧 把大院和餐厅照得如同白昼一

。在安娜贝尔看来，就像她曾经见过的集中营的照 。她猜想还有警卫。她和苏珊分别被安置在承包商临时住的简陋的房间里。

安娜贝尔拉上房间小窗的窗帘，冲了个澡。她想换套装，但转 一想，还是改变了主意，重新穿上蓝色工装裤。她饿了。她的头发还没有干，因为傍晚很凉，于是戴上帽子离开房间。她穿过组合式建筑物两排房间当中宽宽的走廊，敲了敲苏珊的房门。听不到回音，她就扭动门的把手，推开房门。苏珊躺在床上，依然穿着工装裤，一条腿悬在床边，没有脱鞋，帽子掉在地板上，一只手握着一叠报纸，报纸放在胸口上。她戴着眼镜，眼镜滑到鼻尖，张开嘴打着呼噜。那样子看起来像个老太太。安娜贝尔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然后退出来，轻轻关上房门。

22 她走出简易的临时建筑，穿过大院。傍晚寒气袭人。博·雷尼的

身影出现在她前面。他转过身，等安娜贝尔赶上去。

博道声晚安，替她打开餐厅的门。她说了声谢谢，走进餐厅。餐厅里的人们正在用晚餐。博跟在她身后，打开的门在他们身后迎着夜色和寒气来去。安娜贝尔路过餐桌时，一些用餐的人便停下来，看着她走过去。但多数人没有看她。她把帽子拿在手里，走路时，扁平的帽檐轻轻碰着她的大腿。那一头浅色的秀发在下面闪闪发光。她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换上套装，餐厅里没有别的女人。

安娜贝尔把帽子放在台式的长条餐桌上，然后从一叠盘子里拿起两个白盘子。她转过身把一个盘子递给博。博默默地接过盘子，两个人站在一起，低头查看不锈钢焙盘里的食物。食物在加热，下面冒着热气。厨房里有个人对着他们，一边把锅擦洗干净，一边随着收音机唱道：“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把我孤独地留在这里；听说你要离去，我肝肠寸断，你将为此而懊悔……”

他们盛好食物，端着盘子回到两排餐桌中间，坐在离门不远的一张餐桌旁边。现在，餐厅里的人快要走了。餐桌上放着海因茨牌番茄酱、辣椒瓶、英国辣芥末、并排放着的盐和胡椒瓶，还有一个弹簧式餐巾纸夹。博把盘子放在餐桌上铺的塑料台布上，又把帽子的顶部朝下放在盘子旁边，然后拉出一把椅子坐下。他伸手拿过辣椒瓶，摇一摇瓶子，把深色的调味汁撒在牛排上面的褐色洋葱肉汁上，然后又用叉子把调味汁搅拌进肉里。吃完饭的人有的三三两两，有的单独一人，不斜视地从他们身边走过。餐厅的门每开一次，便有一股凛冽的寒气掠过餐桌。

一个年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年大概有十七岁的。小伙子的身高在一米八十以上。他

的胳膊露在外面，和紫色 T 恤衫下肥胖的身躯相比，似 显得太短。小伙子的 头发和 须剪得也都很短。他的眼神超然、冷漠，又神情专注，仿佛在梦想着另外一种生活。

博用叉子指着 台式长条餐 打了个手 ：“你们上哪儿去了？你们会耽误吃饭的！”

小伙子和 没有 睬博。 朝安娜贝尔笑了笑，显得羞涩而又好奇。她饶有兴趣地端详着安娜贝尔。 的 色无袖圆领汗衫胸口上夹着一个塑料身份牌，一顶白色安全帽扣在后 勺上，露出 色的秀发。正在吃晚餐的男人们纷纷抬起 ，一边望着那位 从旁边走过，一边赞赏着她。安娜贝尔看见男人们的 紧紧地盯在 露的胳膊和肩膀上—— 色皮 的纹 ，她那似 的皮 ，她那 色的皮 ，她那像 一样细 的皮 ……

博坐在安娜贝尔身旁一声不响地吃着。安娜贝尔说：“她很漂 。”

“是的，很漂 。”博附和着说。事实确也如此。他的 没有从食物上抬起来去观察那位 穿过属于男人们的餐厅时的情况。

小伙子和 端着饭菜来到餐 跟前，然后在博和安娜贝尔对面落座。他们俩夹的都是鱼和油炸土豆条。小伙子盛土豆条的盘子是特大号的。落座前，小伙子又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三个面包卷，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面包卷放在盘子旁边的餐巾纸上。

他俩刚坐下，博就说：“这位是安娜贝尔·贝克。她不是这个地区的陌生人。安娜贝尔出生在休托尔，小时候她就见过你们的爸爸。安娜贝尔，这是阿尼尔和特 斯·格纳蓬。他们的爸爸年轻时和我一起赶过牛群。”

安娜贝尔把手伸到 子对面和 握手。年轻小伙子没有伸出手来，只是对她点了点头。他宽阔的前额布满汗珠，只顾埋头吃饭， 羞怯地垂下。他是个庞然大物，安娜贝尔暗忖，庄重而漂 ，就像一位神秘莫测的王子，在庄严而孤立的期盼中独自等待着国王驾崩，那时候，他就最终取得王位的继承权了。

吃饭期间，博停了一下，朝对面的小伙子看了一眼，似有话要说，可是最终没有说出来，继续吃饭。

安娜贝尔也许想怂恿博打开话匣子，谈谈沃尔比纳和他知道的自己亲人们的事情，可是觉得博性格内向，只好作罢。

苏珊走进餐厅时，他们都快要吃完饭了。

她走到他们的餐 旁边，委屈地说：“天哪，你们这几个家伙中本来有一个应该叫醒我的，餐厅都快要关门了。”

苏珊端着食物返回来时，安娜贝尔说：“对不起，苏。看见你睡得那么香甜，我想还是让你多睡一会儿好。”

苏珊说：“得了吧。博，你好吗？吃得不错吧？”

“哦，不错，”博有点拘谨地说，“这里的饭真好吃。”

苏珊把脸转向阿尼尔和特 斯：“你们这两个小家伙，是在职的工作人员还是旅游来了？”

阿尼尔对她的问题依然无动于衷，他吃得全神贯注，就像根儿就不认识她。特 斯面 微笑地盯着博看。

博说：“他们是根据合同雇佣的野外工作人员。”

苏珊说：“我想这是道格尔的主意。”

博用一 面包把盘里的肉汁擦干净，又把面包放在嘴里，然后端起一个圆筒 柄的大茶杯，用杯子里的浓茶把面包咽下去。他用舌头舔着牙齿，伸手拿起帽子戴在头上。“明天早

晨我会来见你们的。”说罢，把椅子向后一推站起来，“晚安。”

阿尼尔和特里斯也站起来，跟在博的身后走出餐厅。

安娜贝尔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

苏珊说：“这么说，你们俩认识？”

“博说我们见过面，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他。不过，我对他略知一二。他和道格尔年轻时是那个地区的野小伙子。我父亲一定认识他们。博的爸爸和奶奶颇有名气，如果‘名气’这个词儿用在这儿不为过的话。”

“说下去。”苏珊说。她打了个哈欠，把手捂在嘴上。

“等以后再说吧。”安娜贝尔说。

“对不起，我真的累了。不过明天会恢复的。”

安娜贝尔说：“我得上床睡觉了。”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盼望起临时工棚里的那间没有陈设的小屋了。

“好吧。明天早晨我来叫你。”

安娜贝尔从甜美的睡梦中醒来，觉得很冷，好像是在夜。什么东西打扰了她。她梦见自己变得年轻了，正与史蒂文做爱。只有在梦中，史蒂文才不是史蒂文，而是另外一个人。梦境令人高兴，因而她对梦醒感到恼火。她起身从狭窄的床上拉起一条毛毯披在肩上，然后打开房门朝两排房中间宽宽的走廊望去。在凌晨冰冷的空气中，她闻到一股烟味。博·雷尼站在走廊远处的那端。在清晨红色天空的映照下，他那侧面的影像、帽檐、外套竖起的衣领朦朦胧胧。他的身体越过大院边缘的网围栏，投向被曙光照亮的灰色灌木林的树梢。停在那儿的三菱越野车车顶上、承包商的车辆和海运集装箱上，都覆盖着一层晶莹的白霜。安娜贝尔走向房间，然后关上房门。

我。”苏珊走进 里，站在旁边看安娜贝尔系短上衣的扣子。“看起来你气色很好。”苏珊说。她拿着一 写字夹板，一 照相 和一台便携式全球定位仪。她把写字夹板和其他东西放在床上。“大卫刚才打 话问我，今天早晨是否去会见煤矿管 人员。如果你愿意，可以待在这儿等我。不过，天晓得我多久才能回来！倘若你愿意，也可以跟博和那两个年轻人一起先去艾萨克河畔的贮水罐那边。我已经对博说过了，他说他直 去那儿，开三菱越野车过去。稍后，我和大卫搭顺风车出去。”

安娜贝尔说她愿意和博还有那两个年轻人一起去。

她和苏珊面对面站着，互相凝视。

苏珊说：“你挺会享受生活嘛！”她大笑紧紧拥抱了安娜贝尔一下，“ 上手 ，要不然我们就联系不上了。你知道怎样使用全球定位仪吗？”

“知道点。”

苏珊向她 释了如何在全球定位系统上记录发现物。她又从床上拿起上面装着纸夹的书写板。“要把每一件发现物的坐 记录下来。如果某件发现物值得特别关注，再把它 照。

了 发现物编号以外，还要 照 和胶卷编号。这样，在以后撰写考察报告时，我们才能知道哪张照 指的是哪件发现物。”

外面，阿尼尔开着那辆白色福特牌卡车驶过来，停在三菱越野车旁边。卡车的柴油发动 隆隆作响，前 调为近 。在黎明的曙 中，汽车挡风玻璃后面的两个年轻人显得面无表情。他们在等待着。仿佛先人 下的神秘的 符 了他们启迪，双声道 CD 铿锵有力的音乐，传达出先人的指令：“把白人们打得屁滚尿流，再让他们流血。上帝赐福 那些死者……”

博 对小伙子 and ，站在三菱越野车后面的装货门旁边卷烟。他拢起双手，挡在火柴周围把烟点着。安娜贝尔坐在前排座位上，借助车里的 俯身仔细查看放在膝上的地图。朝阳洒在煤矿公司为 化招待 大院而种植的棕榈树上。博关上三菱越野车装货的车厢门，然后绕到前面，爬上安娜贝尔旁边的驾驶座位，然后发动了汽车引擎。他向安娜贝尔那边看了一眼：“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安娜贝尔把地图卷起来，转身放在后面的座位上。他们驱车驶出大院，灿烂的阳 穿过枝叶扶疏的灌木林照耀着他们。小伙子和 坐在卡车里，跟在他们后面，保持着五十米的车距。车轮后面，梦幻 飘浮的尘雾把清晨的空气染成一 色。与博·雷尼一起开始这种新 的考察，使安娜贝尔在惴惴不安中体验到逃避痛苦的快乐。墨尔本、史蒂文，以及大学统统抛在 后。覆盖着镰叶相思树和奥克桑番荔枝树的山脊上有一条 往煤矿的小道，他们沿着这条小道行驶了一个小时。他们离开多 的山脊，来到黄杨疏落的草原。一头白色的勃拉默牛抬起头盯着从旁边驶过的汽车。博发现一只火鸡仰起头站在野牛草丛中。他伸出手指了指，说：“那儿有一只老火鸡。”安娜贝尔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但没有看见。天空 蓝，连一丝风也没有。他们的车飞驰而过，一只停在黄杨树上的鹰呼地飞了起来。

安娜贝尔表示愿意 博卷支烟，博一边表示感谢，一边把装满烟叶和卷烟纸的小包递 她。安娜贝尔把烟卷好递 他，他俯在方向盘上把烟点燃。

“抽烟的人总是一支 一支地抽个不停。”安娜贝尔说。

“你抽过吗？”

“时间不长，几年以前。伊 莎白现在还抽。”

后一个小时穿过多 的灌木林时，博就把车速放慢，一到野牛草连成一 的树木稀少的草原，便把车速调高一档。黄杨林已经被牧牛工人们污染了。死树一英里 着一英里，阴沉沉地伫立在那儿一动不动。一排排毫无生气的树木好像面对昔日荣耀的无言的士兵，或者像凄凉的路 ，预示着终归要降临的巨大灾难。他们穿过推土 新 下的印迹，博把车停下来，坐在驾驶室里向外看，仔细观察。涂着红白相间的油漆的 子已经钉进地里。他说：“他们已经钉了 子， 出链测长度了。”

“你想用 子作为 记吗？”

“是的，但我不能判定 子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我们能问问他们吗？”

“没什么不可以的。”

她以为他可能用手 大卫·奥兰多或苏珊打 话，可他只是向车窗外面吐了一口唾沫，就继续向前行驶了。

他们从山脊来到开阔的河滩上。河滩那边，高大的桉树的烟灰色的树叶映衬着蔚蓝的天空。

安娜贝尔问：“那就是艾萨克河吗？”

“是的。”

一辆绿色的四轮驱动的汽车停在一个波纹铁皮贮水罐旁边。贮水罐安放在离河岸有相当距离的地方。在冬日的阳 下，汽车闪 的车身宛如神话里的某种甲虫的硬 。离闪 的汽车不远，有人使劲挥手，好像生怕他们看不见似的。他戴着一顶像特 斯戴的那种白色安全帽。挥手时，阳 照射在他衬衫上别着的塑料胸卡上。

他们把车开过去，从汽车上下来。煤矿雇员走过来向博伸出手。表示尊重还是表示欢迎，让人捉摸不定。“你们很容易就找到这条路了？”他握住博伸过来的手。“安德鲁·威尔斯，”他

说，“你肯定是博·雷尼。我是煤矿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负责环境保护的工作人员正在休假，大卫·奥兰多就派我来了。”

“噢，是呀，”博说，“我们找对了路，安德鲁。”这句话流露出一种讽刺的意味，那位煤矿官员情不自禁地朝安娜贝尔瞥了一眼。安娜贝尔走过去和他握了握手，和颜悦色地微笑着。阳光洒在她的脸上，洒在灰色帽子上，洒在染成棕红色的头发和时髦的墨镜上。那位煤矿雇员无法透过墨镜看清她眼里的神情。

“许多年前，博就在这一带赶过牛群，安德鲁。”安娜贝尔释说。

博不转睛地看着她。

煤矿雇员如释重负地说：“哦，我明白了，许多年以前。”他向博转过脸来，急于了解，甚至向博求教那些他们知道而他不知道的事情。似乎这样一来，他们就会相信他们对他们的到来非尊重。“我猜想，从前，这里是个养牛的牧场吧？”

博用拇指把帽子往后推了推，站在那儿凝望这片土地。“那个年代，这里没有这种非洲野牛草，安德鲁。黄杨树还没有被污染。那时，只是把少量的树木剥掉一圈树皮，让它枯死，然后砍伐，树林里的树几乎全都活着。”说罢，他摊开双手打了一个手势，仿佛包括了整个地平线圈定的天上和人间全部已知的世界。“长辈们过去常说，这里曾经养过羊，可是就我知，迄今为止，这儿只是一个养牛的地区。一直就是这样。有短角牛和赫里福德牛，都是英格兰种。”他不转睛地看着煤矿雇员，好像要估一下这个人对这个地区和牛无知的程度。

安娜贝尔问博：“这么说，这个地区都是皮卡迪牧场，是吗？”她一直在察看地图，因此对她眼前的地方并不陌生。她对那位煤矿雇员说：“在我们国家这个地区的悲惨历史中，

皮卡迪占有重要地位。”博再次伸出手来做了一个象征性的手势，动作灵活的手指在空中画了一条线，这条线穿过茂密的桉树林，再穿过艾萨克河继续向北面的某个地方延伸，然后折向南方，最终在他们身后画了个大圆弧。在心灵深处，他的眼睛跟着手指的方向穿过魂牵梦绕的那片土地，寻找走散的牛群。牛群在奥克桑番荔枝树和镰叶相思树林中过夜，然后在枝叶繁茂的黄杨林中尽情地吃草，直到他和道格尔·格纳蓬赶到时才惊慌地跳起来。“皮卡迪地区在这个方向。”博转过身指给他们看，他们也随着他转身看去，好像能看见他记忆中的景物。“伍顿家和莫兰姆巴家在那儿，”他的手在空中停下，等待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那些山岭都是越冬的好地方。”

煤矿雇员环视着周围的树林和低矮的无名灌木林，然后神情专注地盯着狗尾草看了一会儿，好像他能够读懂它那犹如象形文字的草皮。那草皮已经褪成一种柔和的银灰色，宛如黄褐色土地上一幅精美的铅笔画。他皱着眉头，好像以前没有看见过这片土地，好像这片土地向他出了一个值得猜测的谜。他向博转过脸：“博，你认为你们在这儿能找到什么东西吗？”他望着安娜贝尔，“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办法。”

博用靴子踢着泥土，又从舌头上抠下一丝在嘴里的烟丝。他眯缝着眼睛抬头望去，好像在回忆他曾经追过的英国纯种牛更加隐蔽的神灵怪物。“哦，一旦开始寻找，你就无法知道你将会找到什么了，安德鲁。”他挥了挥手——那个囊括万物的手势，包进整个天堂和地狱、人和牛的世界，以及现在不可能被证明的其他东西。那些东西也许永远不会被再次证明，但是，在他离开之后，将变成失传的历史沉积物。

煤矿雇员疑惑不解地说：“我们的人走过这里的每一英寸

土地,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你们这些老兄之所以没有发现,是因为你们一根儿就没有去 找。”博对煤矿雇员说。微笑缓和了直言不讳造成的紧张气氛,“可是这里确实有值得探 的东西。我们会找到的。”

“祝你们好运!”煤矿雇员说。他直视着博的眼睛,好像希望这是男人之间一次印象深刻的会见,一次他离开之后仍然不会轻易忘记的会见。“我相信你们会找到的。”话虽这么说,他依然将信将疑。“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事情,尽管说。”他想象不出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他看了安娜贝尔一眼,然后又把

转向博,希望他们能够 他愿意帮助他们的诚意。“不管什么事情,你们明白吗?”他双手叉腰,等待着他们的反应。

“哦,好啊。”博说。他一副无忧无虑、兴高采烈的样子,对晨雾散尽和无求于那个煤矿雇员感到满意。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烟荷包开始卷烟。他把卷烟纸贴在下唇上,又把烟叶放在手掌间揉搓。“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话,我们一定告诉你,安德鲁。”

安娜贝尔把手伸进三菱越野车,从后座上拿出她先前一直查看的地图,然后把它铺到汽车引擎罩上。煤矿雇员俯下身来,充满自信地把手指放在“贮水罐”三个字上。“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他一边指着地图,一边抬起头,“煤矿巷道正穿过那儿,”他的 又落在地图上,“那是艾萨克河。”

“是穿过那儿。”博指着地图纠正他,就像劝告一个汽车驾驶员把汽车前轮的转向调整一两度一样,“煤矿巷道穿过的是那儿,安德鲁。”

煤矿雇员一边笑,一边看安娜贝尔。“嘿嘿,差不多,”他说,“巷道就是从那儿穿过的。”看起来,就连那区区一两度他也不愿被纠正。

“不能‘差不多’。‘差不多’在这儿没有意义。如果‘差不多’，你就会在灌木林里迷路。煤矿巷道就是从这儿穿过的！”博一边眯缝着眼睛，顺着手指的方向观察，一边十分坚决地说，“巷道真的在这儿。”

安娜贝尔把地图卷起来，放回到汽车后座上，然后关上车门。

沉默。

博说：“如果你有一份链测打桩的平面图，应该 苏珊·巴斯特复印一份。这对她的考察报告非 有用。”

“午饭前我就 你们拿来一张。”安德鲁·威尔斯说。

“今天晚上就行，安德鲁。你可以把平面图 我们 在招待 里。”

“你说定了？”

“说定了。”

“其实，把平面图 到你们这儿也不麻烦。”

“我们今天不需要它。”

煤矿雇员环顾四周，好像无法想象在这个狗尾草丛生、灌木茂密的地方能有什么新发现。“但愿你们能找到你们想找的东西，”他有点迟疑地说，“我想，大卫一定告诉过你们这一禁止烟火吧？”他又四下看了看。“我们已经装好一组炸药，”他

释说，“是为地震测 用的。你们可以看见伸在洞外那些红蓝相间的导火 。那是一个使导火 变得醒 的好主意。”

博擤了擤鼻子，吐了口唾沫。

煤矿雇员笑了笑：“你们知道，你们应该戴上安全帽， 上身份证。”

他们望着他驾车离去。当他消失得只有汽车马达声隐约可闻时，博说：“‘差不多’先生。”然后，看了安娜贝尔一眼，“我

们喝杯茶吧。”

过了一会儿，早晨的空气中便弥漫着檀香木篝火芳香的烟味了。博蹲下身来，把一个洋铁罐放在燃烧的木柴上煮茶。茶煮好后，他转过身抬起头向停在斜坡小道上的白色卡车望去。他伸手指着火上的洋铁罐，做了个喝茶的动作。特·斯把手伸出车窗外，挥了挥手里的可口可乐瓶，接着就缩了回去。

博坐在一棵倾倒的奥克桑番荔枝树弯弯曲曲的树枝上，一边吃从饭盒里拿出来的薄薄的方·香蕉饼干，一边盯着篝火看。他吃完一·饼干以后，就从大茶缸边缘抿一口滚烫的浓茶，接着再吃饼干。安娜贝尔盘腿坐在篝火对面，拨弄着熊熊燃烧の木棍。灌木丛中一·寂静。她勉强控制住自己，没有提问打扰他，因此他们之间显得很平静。篝火的烟尘像芳香的薄雾飘过河滩，笼罩在轻轻摇曳的灌木树叶中间，宛如一幅中国山水画。

博抬起头望着安娜贝尔。“他说他是个负责安全工作的雇员，那么你认为他是干什么的呢？工程师吗？”

安娜贝尔停止拨弄篝火。“我想，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想提供帮助，都想做些好事。”

“我也这样想。”

从不远的山坡小道那边砰地传来一声关上卡车车门的声音。博和安娜贝尔一起向那边望去。他们见那位·绕过卡车走进被污染的灰色黄杨林。此时，阳·灿烂，天热起来了。他们坐在篝火旁边，一边喝茶一边吃着早餐后打包在饭盒里的饼干。

博说：“你老爸有时让你把那些灌木火鸡·回家里吗？”

“你指的是吃吗？”

“适合烤着吃。”

“我记不得了，我想没有。我从小就离开家了，不是在那儿长大的。”

“你老爸在进城的路上，总要到沃尔比纳拜访、喝茶。从来没有耽误过。”

安娜贝尔望着他。“我假期在家的時候，不记得与他一起拜访过沃尔比纳，”她说，“我也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你祖母。”

“一位穿着花衣服的头发灰白的老太太统治着我们。她领我们一帮孩子们进入灌木林的时候，有时倘若孩子们中间有一个问她 我们到哪里去，她就会打我们一记耳光，而且打得相当狠，会打得你趑趄着倒退上一步。”博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老爸对你们那些 管教得很严，我想，去寄宿学校以外，他不会允许你们去别的什么地方。”博越过篝火望了望安娜贝尔， 着咧嘴笑了起来。

安娜贝尔凝视着篝火的余烬。“在科隆山，我从来没跳过舞。”

“是呀，你没跳过舞，也没看过 影。如果你看过，我肯定会记得我见过你。”

“那时我因为害羞而不敢去。”

“我想，是寄宿学校使你懂得害羞的。伊 莎白却不知道害羞，为了看 影，她从不怕羞。”

“伊 莎白和我从小就不一样。”

“伊 莎白从学校回到家里时，从来不误跳舞。我记得，她完成学校学业后第一个晚上就来到科隆山舞厅。她打量着我们这些小伙子，好像我们是一群小公牛。在她拿定主意和我们中的哪一个人跳舞以前，她使我们每一个人感到相 见绌。”博咳嗽着清了清嗓子，然后把痰吐到一边，“那时，她挑选了一

个不起眼的人。”

他们都陷入沉默。

博说：“你爸爸是个可敬的老人。我爸爸 他赶过许多次牛。”

“你赶过吗？”

“没有，我从来没 你爸打过工。”

“为什么？”

“我想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不过是错过 会罢了。我爸爸一旦失去了在沃尔比纳周围修筑庭院和围栏的活 ，那个地区就不需要我了。打那以后，他就凭自己的力量为奶奶管牧牛场。到十七岁的时候，我和道格尔就在这一 人家打工，后来又 到布鲁肯河地区打工。”他那只空着的手朝那个地区挥动着，好像期盼着他的父亲和安娜贝尔的父亲骑着马走过来：“他们从来不是朋友，但两位老人却很合得来。他们俩，谁也不肯让任何一个雇工休息一天。在这一点上，两位老人不谋而合。他们只知道工作，”博俯身拿起洋铁壶，把又浓又苦的茶水又沏满一茶缸，“两位可敬的老人！”他停顿了一下，“我想，他们心中有数。”

安娜贝尔望着他。

早晨悄然逝去了，博似 不急于开始工作。安娜贝尔怀疑他在等待什么。她站起身向敞开的三菱越野车的车门走去。她用清水洗了一下茶杯，再用毛巾擦干，然后把茶杯放在塑料杂货篮里。她一边站着叠毛巾，一边回头向博望去。此时，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开始工作了。“你认为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 找人工打造的 器呢？”

博摇了摇手中的大茶缸，抽着烟瞥了一眼篝火，然后，一边咂着嘴四下观看，一边思考着。“哦，嗯……依我看，我们可

以沿着那边那条小河的河岸继续向北走。小河在那里转了一个弯。”他坐在树枝上扭过身，伸出左手，用手指直指河床尽头的精确方位。“再往北一英里，小河就流入艾萨克河。”他轻声笑了笑，“差不多。”说罢，品味起这个词语的新意来。

“阿尼尔和特 斯与我们一起去吗？”

“特 斯可能去。我看，阿尼尔不会钻出汽车的。”博伸手用木棍拨弄着行将熄灭的檀香木 。

安娜贝尔 不转睛地望着他。

博咳出一口痰，使劲吐在余火未尽的檀香木 里。

安娜贝尔转过身去，走到三菱越野车旁边。她用搭扣把放在 套里的全球定位系统的便携式 收器扣在腰 上，又从前面的车座上拿起上面有纸夹的书写板，然后向博望去。他稳稳地坐在那棵已经倒伏的奥克桑番荔枝树枝颤动的树枝上。一阵轻轻的噼啪声过后，一根死树枝的树梢正从邻近的树上往下掉。一只 色的乌鸦惊叫着从他们营地的上方掠过，翅膀在寂静中沙沙作响，它用白色的眼睛观察着他们。树枝轻轻地落在地面上。

博清清嗓子，把帽子扣紧，然后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把大茶缸放在倾倒的树干上。他转过身，抬脚向山坡小道上的白色卡车走去。安娜贝尔望着他远去的 影。博用口哨吹着《你将懊悔》那首歌的曲子。昨天晚上在餐厅里的那个炊事员曾经唱过那首歌。

博一回来，安娜贝尔就问：“他们去吗？”

“我不知道。”

“你说过他们是写入合同的煤矿雇员呀。”

博走过去，抬脚把松散的泥土踢到仍在冒烟的篝火余烬上。

安娜贝尔把照相 挎在肩上，然后走到他跟前。他把从冒烟的余烬上收回来，扫视着她挎在肩上的照相 、腰 上的 GBS 收器、别在工装裤胸袋上的手 和手中的书写板。“你全副武装了，安娜贝尔·贝克小姐。”

“是的，”她说，“你呢，博·雷尼先生？”

博盯着她的眼睛说：“如果我们的老爸们此时骑马走来看见我们，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安娜贝尔说。

安娜贝尔跟在博身后，保持一两步远的距离，循着他的足迹，绕过树皮剥落的灌木林的边缘，向艾萨克河岸前进。天开始热起来了。“特 斯 阿尼尔吃的都是‘垃圾’！”博回过头来，大声抒发着他的感慨，好像他曾经和安娜贝尔谈论过这件事，好像安娜贝尔真的熟悉与他有关的事情。他的话音中既流露出愤愤不平，又有点迷惑不 ，还 着一丝恼怒，“就是那些讨厌的奶食加上可口可乐，他自己就不能做些吃的东西吗？”他不做声了。“他们学会了应付差事，从哪儿学来的呢？肯定不是从他们的爸爸那里学来的。道格尔在得病以前，一生中只休息过两天。那位老兄呀，只知道埋头干活儿。可是他们整天坐在卡车里，究竟想什么呢？他们配做什么呢？”

“这个年代，也许 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不仅仅是他们。”

“他们已经不是孩子了。”

他们不再说话，默默地继续前进，直到登上河岸才停下脚步。他们并肩而立，眺望艾萨克河宽阔的沙土河床。离对岸五十米，平坦而 延不断的 黄色沙土河床斜穿洒满阳 的树林，宛如古代不知名的大都市中一条被遗弃的公路。都市里的

居民好像在很久以前就被杀害或者赶走了，潜逃了的幸存者梦想他们那个时代的复苏，梦想历史的巨轮将再次转向决定他们命运的另一次不可想象的革命。河，名存实亡，河里没有流淌的地表水。沙土被风吹得四处飘荡，好像在效仿已经失去踪迹的河水。牛蹄印和四轮驱动汽车的轮胎印纵横交错。对岸，古老蓝桉的灰白色树干穿过低矮的灌木丛直刺青天，高出黄色的河床足足六七十米。

博做了个手势，向那边一指，转过脸说：“我们这就上那儿去。”

安娜贝尔跟在他身后。温暖的空气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枯枝败叶腐烂的气味。

走了几米以后，安娜贝尔问：“为什么你一问祖母她要你们上哪儿，她就揍你呢？”

博在布满牛蹄印的陡坡上离她一步之远的地方停下脚步，一边咳嗽，一边喘着粗气。“倘若不知道的地，我们就不会过分意当时正在什么地方。奶奶总是说，到时候，就知道你们要去的地方了。”他转过身去，继续在安娜贝尔前面沿着牛蹄印往上走。“老人们不喜欢问这问那的。”

越过河岸，他们又默默地走了十五分钟或者更久。野牛草干枯了，博在草丛上下一串串脚印。安娜贝尔跟在他后面，离他几步远。他们穿过一稀疏的、已经被污染的黄杨林，着爬上一道乱丛生的陡坡。山冈一侧，非洲野牛草被夹杂在稀疏的檀香树和一露的红色砾之间，长而尖的紫红色三芒草丛和獠牙似的三齿稃^①随处可见。博停下脚步，用鞋尖轻轻地踢着一头，直到头松动为止。他俯身起那

① 三齿稃：一种产于澳大利亚的四季青的丛生草，主要是三齿稃属。生长在干旱地区，叶子呈钻状尖。

头，于是红色砾 被风雨侵蚀的表面上便 下一个镶嵌过那 头的空模子。他翻动着手中的 头，用拇指擦去表面容易 碎的泥土。安娜贝尔俯身凑近观看。博把那 头递她。“燧 石”，博说，“是由于砾 遇热而剥裂下来的。”安娜贝尔从他手中 过 头时，看见博瞥了一眼她的结婚戒指。她在手指间 弄着那 头，仔细观察 头 状的表面。纹 很深的 红色 头表面由于内部有发 物质而泛着 和的红 。

他们一起端详安娜贝尔手掌上的那 含有灰白色蛋白的 。

“你以前见过这种东西吗？”

“学生时期我在南非做过一些考古挖掘和实地考察工作。在那儿我看见过许多敲打而成的 头工具。可是在昆士兰，我从来没有见过。孩提时代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找 头工具。”

他们突然陷入沉默，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好像都希望对方开口讲话。灌木丛的寂静、大气的温暖和芳香包围着他们。碎的野草和盛开的野花使空气充满芳香。

“哦，”博边说边朝周围挥了挥手，“沿着这些山岭，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 状原始工具。你绝对说不清楚那些受热剥裂而 成的是被人使用过还是没有使用过的。”他小心翼翼地 从安娜贝尔手中 过那 头，仔细地看了看，然后扔掉，继续往前走。安娜贝尔似 松了一口气。博仔细观察地面，不时停下脚步 起一 引起他注意的碎 。

博又蹲下来 起一 头，说：“这儿有样东西。”

安娜贝尔走过去看他发现了什么。

他拿起一 已经磨损的木化 球。安娜贝尔从他手中 过化 。化 很重，组成它的物质密度很高，一圈又一圈红色、紫色和 紫色的古老年轮清晰可见，一望而知，“生前”是呈螺

旋状生长的原始古树。安娜贝尔在他旁边蹲下来，把化石还他。“这是什么？”她真想告诉他，如果能这样亲密地、无拘无束地交谈，能与他一起在灌木地进行这样规模不大的考察，她会觉得非常愉快。她望着博把石头放在手掌上掂量它的重量。

“这就是所谓的化石核，”博说，“这儿有球茎，我们的先人就是从这种坚硬的化石上敲下一样锋利的东西来做工具。”在他们查看化石的过程中，博给了她某种信心。那是一样别人可能视而不见或者随意踢在一边的石头。它是这一带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成员”。博用另一只手被尼古丁熏黄的拇指指甲抠了抠化石核，也许想从那上面抠下一块。他把化石核递给安娜贝尔。

安娜贝尔从他手中接过化石核。

“从那位先人把这化石凿下来的那天起，它就被放在这儿了，直到你拿起它，拿在手里，胡思乱想。”博说，“那位先人一定是蹲在我们现在蹲的地方，凿下一块锋利的石头做成工具。凿完以后，便把这石头放在一旁，那正是我们发现它的地方。”他一边把手伸进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包德拉姆牌香烟，一边环视四周。“他在这儿占据了相当有利的地位。”博朝周围的山冈和艾萨克河指了指。“站在这个位置可以看见从沙滩爬上斜坡的任何人，还可以穿过树林向南瞭望那条溪谷。”博拿起一小块石头递给安娜贝尔。“这玩意儿就像七巧板上的一块。如果我们有足够长的时间在这儿精挑细拣，拼到一起，就会发现那是那位先人走的那一块，从这块石头上凿下的东西都还在这儿。”他向安娜贝尔微微一笑，似乎想看到她心里的想法。

安娜贝尔从他的呼吸中闻到一股烟草味，还能嗅到微微的汗味。她说：“我们应该把化石核的位置记录在全球定位系

统上。”她一下接收器，打开它的开关，把它放在化核旁边，然后按照苏珊演示她的方法等待屏幕显示从卫星上找到的坐标。

“我认为那玩意儿并不准确，”博边说边轻蔑地朝放在地上的仪器挥了挥手，“你什么时候想来，我总能把你领到这儿。用不着那玩意儿告诉你位置。”

安娜贝尔说：“这纯粹是为了记录。”

“我知道。”

“我也许应该张照。”

博点燃香烟，单腿用力站起身来，然后走到一旁，绕过安娜贝尔跪在上面的红砂，仔细察看地面——好像安娜贝尔是参加某种宗教仪式的虔诚的信徒，而他是这种神秘仪式的监督人。

“这里的很多，”博轻声对安娜贝尔说，“一定有过一个营地。”他说，好像这寂静的灌木林里经常有幽灵出没，他好像觉察到她祖母的先人在林中走动，而不希望打扰他们，或者不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

她凝视了博片刻，然后俯身在全球定位系统的接收器上方，阅读坐标方格上的坐标数据，把数据抄写在书写板的概要表上。在坐标数据旁边，她用铅笔注明：“零星出现的经过人工打造的工具散落在地上，可能是远古某营地的遗址。”在题为《观》的一栏下面，她写道：“溪谷上方的山冈缓坡上，檀香树依稀可见。”在题为《意见和建议》一栏下面，留下空白。安娜贝尔填写完注释，取出照相，弯腰从化核的上方摄它的照。她按下快门时，手响了起来。她把照相放在地上，掏出手放在耳朵旁：“苏珊吗？”

“是我，史蒂文。你在哪儿呢？”

原来是史蒂文。听起来好像离得非 近，就在附近的树林里注视着她。她惊呆了，一股寒气穿过胃部。

“请讲话呀！亲爱的，千万不要挂 ！萨拉的事已经了结，我向你保证。我正在家里。你不在家，家里糟透了。那是一个该死的错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犯了那样的错误。我们得谈一谈，我们该在什么地方见面呢？”

安娜贝尔缓慢而慎重地说：“我不想和你谈，不要再 我打 话了。我准备好和你谈话的时候会 知你的。”说罢，她按下 话结束键，然后盘腿坐在地上，怔怔地盯着手 。她猛然意识到，他会 二连三地打 话来，索性把手 关掉了。她痛恨他可能打 话来，那无 于向她猛扑过来戕害她一样。她站起身。

博 不转睛地看着她。“你没事吧？”他关切地问。

“没事儿，”安娜贝尔说，“只是起来的时候太快了点。你又找到一些化 ？”

博走过来，俯身拿起照相 递 她。

“对不起，”她说，“ 话不是苏珊打来的。”

“不是，”博说，“我想不是。你为什么不坐下休息一会儿呢？”

她支支吾吾地说：“是我丈夫打来的。”

博点了点头。

“他在墨尔本。”

“你不必向我 释， 非你想。”

“我们分手了。”

他又点了点头，看了看地面，然后又抬起头看着她。“你们分手很久了？”他小心翼翼地问。

“不，刚刚发生的事情。这也正是我来这 儿的原因。对不

起，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拿自己的烦心事儿打搅你。”

“这么说，你们没有孩子？”

“没有。感谢上帝！”

他一时讲不出话来。“我有两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一起住在麦凯。我们分手已经七年了。”

“哦，很遗憾。”

“没什么可遗憾的。天各一方，反倒更好一些。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时，打 是家 便饭。”

“你去看望过儿子吗？”

“偶尔也去看看。我和道格尔有时在那边宿营。”博一直盯着她，“你想继续往前走呢，还是想返回去喝杯茶？”

“继续往前走吧。”

博没有动身。“你怕那个家伙吗？”

“不怕。”她撒了个谎。镇定地迎着他凝视的 。

博说：“我一直有种感觉。觉得你总有一天会回到这个地区的。现在你终于回来了。”

“你已经说过了。”

“是的，”他说，“我可能说过。”

“你怎么能想到我会回来呢？我们并不完全认识呀。”

“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没什么原因，”他说，“真是说不清道不明。”

安娜贝尔向四周张望着，那灌木林，那灰色的桉树和檀香树，那干旱多 的山冈，从她记事以来就一直没有变化。“我一直热爱这 土地，一直怀 着它。”

“好啦，你总算回到这儿了，”博说，“你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并不真正知道我会回来的，可是，如果有人说我永远不会回来的话，我想我一定会心碎的。”

“说得对。”博说。

中午时分，博和安娜贝尔走出灌木林，爬上白色卡车后面的山冈。山脚下、营地旁，没有苏珊和煤矿车辆的踪影。白色卡车里传出的低沉而有节奏的打击乐声不时打破野外的寂静。博和安娜贝尔相随着开始下山，沿着车辙向那辆白色卡车走去。走到驾驶室旁边时，博停下脚步向车里的 和小伙子望去。安娜贝尔没有止步，继续向停在较低处的苦皮树林里的三菱越野车走去。

特 斯把CD 的音量调低，然后打开卡车的车门，咧嘴朝博笑着，牙齿整齐而洁白。她依然戴着那顶安全帽，镶嵌着照 的塑料胸卡别在 色T恤衫的衣领上，一只 脚丫搁在车门把手上。“博叔叔，你们找到很多好东西吧？”

“你戴着那顶安全帽干什么？”博问她。

“我正依照煤矿雇员的吩咐办事呢，叔叔。你为什么不戴上你的那顶呢？”她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的眼睛端详着表情严肃的博， 羞怯而又顽皮，想把他逗笑，“他们一定很生你的气。”

“你们见过苏珊吗？”

“我们谁也没看见过。”

“我和安娜贝尔要去吃饭。你们两个最好下车喝杯茶，吃点什么。”

“我们已经吃过午饭了。” 说。

博隔过特 斯向阿尼尔望去。“你好吗，阿尼尔？”

小伙子慢吞吞地转过头看着博， 呆滞，无精打采，神情冷漠。“是的，很好。”他嘟囔着说。

“你应该下车到处走一走，老弟。”博劝告说。

小伙子垂下眼皮，一声不吭，转过脸望着汽车挡风玻璃。也许他在观察被水器折断翅膀而困在挡风玻璃上的一群昆虫吧。

博迟疑不定地站着，仔细观察破裂的指甲。“我们沿着溪谷两边从头走到尾，发现许多处先人们的营地。”博转过身，然后张开双臂，做了一个被认为是拥抱他和安娜贝尔考察过的那个地方的手势。他放下双臂，朝车里的小伙子望去。特·斯也随着他望去。小伙子不转睛地盯着挡风玻璃。他沐浴着色的阳光，端庄、安详、高深莫测，好像他有一千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等待他的王朝来临的那一刻。

博说：“那儿的地理位置对我们先人非有利，阿尼尔。”

小伙子闭上眼睛，接着又倏地睁开，长长的眼睫毛微微颤动，双手放在大腿上，手指交叉在一起。卡车驾驶室里，空调器吹来的凉风弥漫着烟草、大麻和小伙子身上散发出的浓烈的汗味儿。

博站在打开的卡车车门旁边。身后山冈上的檀香树林里传来食鸟^①告诫入侵者离开的激昂的啼鸣：啊——苦！啊——苦！啊——苦！

博转身下山，向三菱越野车走去。音乐的音量顿时大了，双声道的音乐声追逐着他。“了上帝我谁也不怕，虽然我正在穿越死亡之谷……”的笑声爽朗、悦耳，充满朝气。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欢乐。干旱的植被在博的脚下嚓嚓作响，散发出久远的荒蛮时代那种霉烂潮湿的气味。对先人的遗迹漠不关心，凿下来的头工具默默无闻地散落在艾萨克河两岸干旱的山冈上。博眼见长壁开采造成的地面下陷的裂缝

① 食鸟：生于澳大利亚及其附近地区的鸟类，腓利门属，头部几无毛。也作 leatherhead。

蜿蜒穿过被破坏了的树林，就想到树根下面的泥土干透了，濒临流失。“死亡之谷。”博自言自语着，然后向旁边吐了一口唾沫，“她怕她的丈夫。他可能尾随而来。”博轻声说道，好像说一个走在旁边的亲密同伴听。

安娜贝尔没有对苏珊提起史蒂文打来电话的事。虽然没有仔细考虑为什么要隐瞒这条消息，但她却意识到，如果把自己的婚姻问题当成她和苏珊一人的话题，两位朋友之间可能平添几分尴尬。在安娜贝尔看来，苏珊也有她自己为之郁郁寡欢而又不愿与人交谈的麻烦。这是一个信号，她决定静观其变。

第二天早晨，苏珊、安娜贝尔和博与分包单位的雇员一起在嘈杂的食堂里吃早饭。吃饭期间，小伙子们和博也走进食堂加入他们的行列。大家点头寒暄、互道早安，客气地互相询问睡得怎么样。博戴着白色安全帽和胸卡，边吃边把胳膊肘支在餐桌上左顾右盼。人们面带微笑回过头看着她，互相议论。一个家伙正要走出食堂，用指关节敲了敲博的安全帽：“你好吗，小妹妹？”

博抬起头，那个人微笑着点点头和他打了个招呼。

“很好呀，大哥。”博笑着回答说，接着又飞快地瞥了一眼安娜贝尔，蓝色的眼睛因全然不知左顾右盼一个来的危险而闪闪发光。

吃罢早饭，他们驱车离开招待所大院，穿过一道木栅大门进入环抱大院的灌木林。整整一天，博、安娜贝尔和苏珊沿着艾萨克河河床两边的沟壑，徒步考察由沙砾组成的露出地面的岩层，走遍了煤矿租借的土地，把他们的行程与钻孔一上测链一桩联系在一起。测链一桩经过的地方，推土机已经推过地

面，把 露在砂土 地上溃疡 的擦痕暴露在火辣辣的阳下。在黄杨树已经被牧人们破坏了的河滩上，长得过于密集的非洲野牛草遮挡住地面，他们于是绕过枯死的树木，在多 地找散落的 头碎 ，正在吃草的勃拉曼母牛和牛犊没有受到干扰。

每天早晨，那个小伙子和 都跟他们一起离开招待大院，然后整天坐在白色卡车的驾驶室里，把车窗摇上去，打开空调器。别人奔走在煤矿租用区的山冈和沟壑期间，他们却用音乐把自己与灌木林隔绝起来。每天考察结束后，博就走到白色卡车驾驶室旁边和他们交谈，告诉他们发现了什么，把自己知道的知识传授 下一代人，好像把某种程度的善意和好相处赐予同代的工人一样。

他们在煤矿考察了一个星期，安娜贝尔一直关着手 。她查看短信息，发现有三条来自史蒂文的。她看也不看就把那几条信息删 了。第四天，在一条沟壑风雨侵蚀的陡坡上，她发现一件奇 怪状的 器。苏珊和博在左边，离她有段距离。

她在陡坡上一看见那件 器，立刻意识到，这和她以前见到过的那些 器不同。她把她们唤过来，和她一起下到沟里。

苏珊说：“你能在这儿找到一件 器真是太棒了！人们管它叫柱面锥 器。它是一种人工打造的、不知其用途的圆锥头。”她望着安娜贝尔。“新手运气好。我以前只在照 上见过这种 器，从来没有亲眼 睹过实物。”她向博转过脸去，“你见过吗？”

“没见过。”博说。

他们记录下 器的位置，并且 下照 。苏珊说：“我们最好把它 走，不然的话，一旦开始在这个地区采煤，它就可能掉到下陷的裂缝里，再也找不到了。”她又向博转过脸去，“你

觉得可以把它拿走吗？”

博耸了耸肩，走到一旁，把手伸进衬衫口袋里掏香烟。“谁也没说不行呀。把它在这儿对谁也没用。”

“好吧，那我们就把它拿走。”苏珊说，可是话音中流露出一丝疑虑。她取出袖珍折叠刀，小心翼翼地把那件石器从它嵌入的砂中往外撬。石器顺利地 from 砂里剥离出来。她擦掉石器上的泥土，拿在手里翻看。这是一光滑的圆柱状石器，长约二十厘米，圆柱体沿着一端逐渐变细，在顶端变成了一个尖头，围绕变细的尖端刻着一个深深的圆圈。“灰岩，”苏珊说，“这一有灰岩矿吗？”没有听见博的回音，便四下环顾着找他。他已经走开一段距离，蹲在沟底翻动石头。苏珊把石器递给安娜贝尔。“博害怕了。他们不愿意找到这种东西。”她笑着说，“谁也不知道这些石器的用途。制作石器的意图已经不为人们知道了，也不知它究竟是什么东西。”

安娜贝尔说：“这么说，我们也许应该把它在这里。”

“把它保存起来吧，”苏珊说，“权且当做你乘飞机来布兰贝旅游的一个纪念品。”她嫣然一笑。“你回到墨尔本之后，就把它放在壁炉台上观赏。”她转过身去。“如果我们不再往前走，就完不成这次考察了。”

安娜贝尔看她沿着山沟往回走，一直走到博蹲的地方。博站起身，与苏珊并肩而行，走到他们当初下到沟底的地方。博往旁边站了站，让苏珊走到他前面。他回头向安娜贝尔望去，看见安娜贝尔正端详手里的石器。她感觉到石器的重量，但那重量不在她手里，而在她心中。那不为人知的柱中蕴藏的古老秘密紧紧地挤着她的心。

那一天，安娜贝尔一直拿着那件石器，苏珊和博都没有表示愿意替她拿。那天晚上，为了得到关于这件石器更多的信

息，她恳求苏珊 她讲讲。苏珊说，即使年老的土著人也不知道这种 器的用途。它们犹如一种已经死灭了的语言的词 ，我们现在无法破译它们的秘密。

考察的最后一个夜晚，吃过晚餐之后，苏珊在房间里打开笔记本 ，输入考察记录表上的数据，动手撰写考察报告的初 。

安娜贝尔走进来，从苏珊肩头的上方看她写出来的初 ：

记录的六十八处遗址中，零星散布的 器最为普遍。加上单独发现的人工打造的 器，约占六十八处地址中发现物总数的 85% 以上。这些发现物的位置 沿艾萨克河两岸以及与之相连的由雨水冲刷而成的沟壑。 器分别由硅岩、 硅岩、木化 、砂岩、玄武岩、泥岩、 砂岩、灰岩、水晶 、乳 ，以及其他火山岩和淀积岩打制而成。

安娜贝尔说：“你打算把那件圆柱 器也写在报告上吗？”

苏珊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按摩了一会儿鼻梁，然后又戴上眼镜。头顶上方，固定在墙上的空调器在支 上颤动，吹过她们头顶上方的气流掀动窗户两边的花窗帘。苏珊坐着，望着停在大院里那些因结霜而在弧 下闪闪发 的车辆。“睡觉去吧，”她说，“我做事自有分寸。”她转过脸望着安娜贝尔。“我们可以把你发现的那件 器记在总报告里。这恰恰是让道格尔·格纳蓬和他的同伴们满意的事情。他们也许在一两个星期内不会再找我的麻烦了。”说罢，苏珊把脸转向笔记本 ，键盘在她发红的手指下面咔嗒咔嗒地响了起来。她停了一下。“史蒂文 我打过 话了，”她说，抬起头望着安娜贝尔，“他说，他 你打过 话。”

“你跟他说了些什么？”

“我说，‘这些年，听了你这个话，我没有听到你们两位中任何一个人打来的电话，也没有听到你老婆的任何消息。’”苏珊边说，边往里输入数据。

“谢谢，”安娜贝尔迟疑了一下，“连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没把他打电话的事告诉你。”

“没关系。其实我也不想了。详细情况，我只想知道你何时做出决定。”

安娜贝尔走出苏珊的房间，看见博站在走廊的尽头抽烟。她走到博身旁，博转过身向她道了晚安。

安娜贝尔说：“我喜欢寒冷的夜晚弥漫在灌木丛中的烟味。它使我想起我抽烟的那段日子。”她等待博开口说话，但他一声没吭，“我爸爸和你奶奶恰恰相反。他总想让我和伊莎白向他提问题。他巴不得回答我们的每一个问题。”

过了一会儿博才开口问道：“你又到过你丈夫的电话吗？”

“他打过电话，还发了短信，”她沉默了片刻，“我删掉了。”

博不转睛地看着她。“你认为他会尾随而来吗？”

“可能，我想。”

“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你有打算了？”

“没有。”她向博转过脸，“你奶奶大概不会赞成你没完没了地问这些问题吧？”

“我相信她会听的。”博一本正经地说。说罢，他若有所思地站着，“我见过你爷爷许多次。一位戴着帽檐很窄的帽子的老人。他总是穿着一件蓝色外套，还要配上一件马甲，即使

在夏天最炎热的日子里，也是这副打扮。你们家买我家的阉公牛时，你爷爷和你爸爸骑着马结伴而来。你爸爸和我奶奶在里一边喝茶一边谈生意时，你爷爷就骑在马上，在紧靠庭院围栏外边的一棵黄杨树的树荫下等候，从来不打招呼。有一天，他向我们几个孩子扔下几枚硬币。奶奶立刻从里走出来，吆喝我们不要去碰那些硬币。你爷爷对她一笑了之。我想，那些硬币或许现在依然埋在那儿。”博站着，若有所思。“他，你爷爷，是那些不折不扣的守旧派中的一员。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很怕他。”

“你祖母也怕他吗？”

“即使害怕，她也不会表现出来。”

他们无话可说了。一间子里，电视正在播影，声浪阵阵从走廊传来。一只袅在灌木丛中啼鸣。砰地响起汽车的关门声，着马达隆隆作响。在夜晚新的空气中，安娜贝尔独自与博站在一起，弥漫在他们中间的寂静并没有使安娜贝尔感到局促不安，好像他们知道，在有生之年，不论什么话都可以相互倾心交谈。有这样一个男人陪伴，她似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的感觉。她纳闷，当他说他知道总有一天她会回来的时候，他有盼望她回来的意思吗？安娜贝尔说：“说不定哪天，我会回休托尔一趟。只是去看看。”她说这话并不是她的本意，但是眼下只能这样说。现实太复杂了。她对童年时代家乡的感情完全处于矛盾之中，以至谈论任何事情也许都不是那么真情的完全流露。她等待博开口说话，但博没有反应。“你的亲人还是沃尔比纳牧场的主人吗？”她问。

“不是了，”博说，“我们过去的地盘已经没有了。”

旅途

第二天上午10点，他们离开煤矿大院。博驾驶着三菱越野车行驶在前面，阿尼尔和特·斯坐在白色卡车里跟在后面。车距大约有一百米。驶过一段狭窄的柏油碎石路面以后，他们转向东北，驰上皮克顿斯公路。苏珊因为直到深夜才写完考察报告，一直以盖着从博的行囊里抽出的一条毯子蜷缩在后排座上睡觉。

他们驰过柯帕贝拉，没有减速，在托托拉超过一列向东行驶的运煤货车，然后穿过牛津丘陵地区空旷的草原。数千头勃拉默牛低头啃食着非洲牧草。接着他们又向北，朝尼堡和连的山岭驶去。一路上，博只和迎面驶来的两辆车打过招呼。过了尼堡以后，他们爬坡驶入森林覆盖的皮斯迦山，然后进入康纳斯山，接着又穿过斯宾塞山的迪尼森山谷，埃普索湖冰凉的湖水就在他们的右方。公路沿山的东坡蜿蜒而下，穿过森林覆盖的幽暗的土地直抵海岸。在斯宾塞山口，博举起手朝安娜贝儿一侧的窗外指了指。东边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萨里纳那边的制糖厂升起的团团白烟直上云霄。蔚蓝的科拉尔海向更远处延伸，最终与万里晴空融为一体。

他们沿着旁道绕过麦凯城市中心，又驶过皮奥尼尔河，掉转车头驶入玛·维尔。

博驾驶三菱越野车离开公路，把车停在一幢装有封檐板的小 前面一 磨损了的吉库尤草^①草坪上。他关掉开关，发烫的发动 继续转了一会儿，自动停了下来。阿尼尔把车开过来，停在三菱越野车旁边。

中午刚过，无风而暖和。

从小 里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站在门口的幽暗处，一只手掀开 后的门帘，望着他们钻出汽车后在阳 下伸展、活动着四肢。身材高大的人没有跟他们打招呼。他行动迟缓，身体笨重，一副沮丧的表情，好像不愿意被人从阴暗的房子里吸引到灿烂的阳 下似的。房 坐落在柏油碎 路和一道陡坡之间的一 狭长的土地上，眼前是一 平坦的绿油油的甘蔗田，远处是森林覆盖的峭壁。树叶闪闪发 的杧果树遮住了射向游廊的阳 ，马口铁皮 顶上方一根粗大的树枝被锯掉，腾出来的地方安装着 视天 。门旁的游廊上，并排放着一台 冰箱和一辆运动自行车。一棵老柠檬树歪向一边，沉甸甸的黄色柠檬把树枝都 弯了。柠檬落了一地。没有邻舍，却有一排被推土 铲平的空房，生 勃勃的马缨丹和苏格蘭 的 枝穿过废墟长出来。面对公路，立着一 牌子，上面写着“待售”二字。

博站在三菱越野车的车门旁卷烟，帽子推到 后，发红的前额上黏着几缕头发。苏珊掀开裹在身上的毯子，在汽车后座上坐起来。

“你好逍遥自在啊，来得正是时候。”那个人在门口说。他站在那儿看苏珊钻出三菱越野车，好像有问题要问，但欲言又止，转身走回 里。一辆橙黄色 500 型福特牌汽车在公路上驶

过，低音乐器咚咚作响，年轻人从车窗里伸出手来一边挥舞一边喊叫。特 斯从驾驶室里伸出安全帽高高举起，好像那是来自荒野的一个奖杯。

博点燃了纸烟。

特 斯从卡车上跳下来，走进 子。阿尼尔悄然离开方向盘，跟在她后边，慢慢吞吞地走过吉库尤草草坪。

博望着阿尼尔：“你不把衣物 进 里吗？”

阿尼尔抓住游廊的廊柱停顿了一下，然后使劲一拉，越过两级台阶，跳到游廊下面。他站在那儿喘了一口气：“我待会儿去拿。”声音低沉沙哑，好像自信有天大的学问而不屑与其他人交谈似的。他穿过游廊，掀开门帘，头一低，进到了 里。

苏珊绕过车尾向博走来，博向她扭过脸去：“我们是否应该把那些测 资料拿来让道格尔看看？”

“我这就拿去。”

博站着等待苏珊。安娜贝尔站在博的旁边。两位妇女跟在博的身后，登上台阶走进 里。

那个身材高大的人坐在靠近炉灶那边的一张已经变成深色的松木 子旁边。他双肘倚着木 ，双臂平放在 面上，出神地凝视着自己的一双手。那双苍白的手掌很大，看上去很 ，横七竖八的掌纹像深嵌在苍白掌面上的一道道煤垢。他脸皮浮肿、发灰，面部松弛的 肉 成一道道皱褶。

子上 满了报纸、杂志、佐料盒、茶壶、塑料糖盒和谷类早餐食品，没有洗过的碗盘周围乱扔着 、叉和汤匙等餐具。阿尼尔 靠木 ，坐在一张宽大的绿色低 沙发上，正把遥控器对准靠墙放着的 视 ，迅速地 索着 视频道。 视 屏幕上映出许多奖杯，声音消失了。 里的 子和 子上，到处放着十几个奖杯。两扇窗户之间的墙上悬挂着一排奖状和

照。每张照位于中央的都是特 斯，她一手拿着斟满酒的酒杯，另一只手拿着奖杯，咧开嘴大笑着；一群手握啤酒杯的年轻人簇拥在她的周围。

苏珊走过来，坐在那个人对面的 子旁边，把卷着的煤矿地图和她写的考察报告放在他的面前。“你好吗，道格尔？”

“我很好，苏。”

苏珊抬起头看了一眼：“这位是安娜贝尔·奎恩，她一直在帮助我们。安娜贝尔，这位是道格尔·格纳蓬。”

他既没站起来，也没伸出手，只是转过脸向她点了点头。

博说：“威廉·贝克的小女儿。”道格尔·格纳蓬眯睁了一下，然后用锐利的 盯了安娜贝尔一眼。

“这么说，你是重返故里了？”他说，不等安娜贝尔回答，便把脸转向苏珊，“你们都考察完了？”

“还剩下艾萨克河另一部分有待考察，还得花费几天的时间。不过我得先去查斯尔托斯一趟，然后再回来完成考察。那边的工作再也不能延误了。此外，我还得花几天的时间处 一下办公室里的实务。”

道格尔心平气和地说：“莱斯·马拉来过这儿了。”

苏珊等他说下去。“还有什么消息？”她看着安娜贝尔，“令人讨厌的捣乱先生。”

道格尔端详着他的手掌。“噢，”他直截了当，把他听到的消息说出来，“他和史蒂夫去布里斯班开过会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道格尔？只需把坏消息告诉我就行了。”苏珊说。

道格尔看了她一眼，耸了耸肩，一副无可奈何、表示歉意的表情：“他们与政府和那家公司已经签订了协议，要在兰河谷修建一座水坝。”

“我料想他们希望我放下一切工作去兰 地区考察,对吗?”

道格尔说:“考察工作必须在夏季以前完成。那是一个雨季以后不适合进入的地区。”

“我肯定办不到,”苏珊说,“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她又以责备的语气说,“你们听说这件事已经有许多年了,不是吗?”

“这个嘛,好多年来,政府一直打算在兰 修建水坝,我想谁都听说过。”道格尔说。

“那是纸上谈兵!”苏珊望着博,“谈谈你的意见,博。”

博心平气和地说:“莱斯·马拉是个非 聪明的家伙。他说他是为年轻一代办事,可是,从他和史蒂夫的 作为,我一点儿也看不出会有什么好处。”说罢,他转身走进做饭的地方,打开 冰箱,“老兄,在我们大家饿死以前,总得吃上一顿饭吧。”

道格尔望着 子对面的苏珊:“我这儿没有可吃的东西。”

博生气地大声啧啧了几声,然后关上 冰箱门。“我得去商店里买些食物,你们大家想吃鱼和炸土豆条吗?”

安娜贝尔说:“我跟你一起去。”

道格尔望着他们,问道:“今天晚上你们住在这儿吗?”

博摇了摇头:“我们还得赶路,苏珊必须赶回汤斯维尔。”

博和道格尔互相望着,两人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道格尔说:“我敢肯定艾萨克河那一 的牧草很丰盛,是吗?”

“哦,是的。”

显然,两个男人在对方的 见中发现了属于自己的什么东西。艾萨克河共同度过的岁月潜藏在他们中间。

博说：“那个地区的混合林都被毁掉了。”

道格尔低头望着双手。他触摸着苏珊的考察报告，好像要仔细审查一样。“这就意味着那里将遍地严寒，那些死树会由于寒气的侵入而干透。”

“那里已经变成野牛草和勃拉默牛的天下了。除了山岭之上还有点好地之外，别的地方都成了一处荒野。”

道格尔眯起眼睛端详着自己的手掌，仿佛在端详青年时期那儿的牧区。“皮卡迪也一样吗？”

“皮卡迪也没能幸免，那儿有草丘陵被彻底毁掉了。”

沉默。

博说：“我和安娜贝尔去给大家买些吃的东西。”

谁也没有动。

电视正播放着什么，众人扭过头去观看，是英式橄榄球比赛。阿尼尔转换频道，众人扭头向别处望去。

“既然树木大面积枯死，寻找那些留下先人砍伐痕迹的木化石就不那么困难了。”道格尔轻声笑着说。不过，那是一种无精打采的苦笑，流露出无奈，几近自嘲，好像希望他们，在采煤区的人文普查开展以后，询问有关情况是他最起码的责任。“发现木化石了吗？”

“没有，”博说，“没找到多少东西，只发现几处先人留下的营地。”

安娜贝尔说：“我找到一件有趣的石器。”

众人都转过脸望着她。

她说：“我去把它拿来。”她走出一子，来到三菱越野车后面，打开后车门。石器放在杂物箱里。她把它包在茶巾里了。她从箱子里拿起那沉甸甸的圆锥状石器时，倏然想到，可以把

子里，三个人正等着她，心里都有点忐忑不安。他们一边等她，一边看视。一辆汽车在外边的公路上鸣笛。特斯从卧室里走出来，着跑出一子，砰的一声关上车门，然后在低沉的打击乐声中飞驰而去。

苏珊说：“这么说，道格尔，你确实去过布里斯班了？”

“去过了，昨天才回来的。”

“医生是怎么说的？”

道格尔挺直腰板，把手按在裤的左上方。“他们我做了一番检查。”他低头看着自己那只像盖在伤口上的纱布似的大手，“我装了一个监视器。”他把衬衫拉到一边，让他们看。

苏珊和博看见，在他发黄的皮上，用银色薄膜固定着一个盒子。

博说：“老兄，过苏珊那个全球定位系统收器，我们马上就能了你的情况了。”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安娜贝尔穿过门帘走进来，他们扭过头望着她走近。

安娜贝尔走到木旁边，把器放在道格尔面前那张揉皱的报纸上。她的动作有举行某种仪式的意味，好像那器是她他的献礼，也许是取得他的信任的一种代价。

道格尔不自在地瞥了器一眼，着便把开了。

锥的圆柱器放在他们面前的子上。

他们都在耐心地等待着。

安娜贝尔说：“我们记下了它的位置，还了照。”

博和苏珊不转睛地望着道格尔。

安娜贝尔望着苏珊。“苏珊认为我们最好把它走，以免承包商到来时损坏或者丢失。”她补充说。

道格尔抬起头盯着她，嘴角上闪过一抹冷笑，发黄的眼白

上布满血丝。“丢失？”他干笑着说，“它已经丢失了。”

她意识到一种敌意，因此怀疑道格尔有意嘲笑她。“我指的是丢失在长壁开采时造成塌陷的地方。”她解释说，用手指摸了摸器，慢慢地把它到靠近道格尔的地方。她要保护自己，要显露一点儿自己的学识，让他看看她并不只是一个来自南方、对先人的部署一无知的书呆子。“这器是单独存在的，没有与之相伴的其他材料。你是怎么想的？它不是出现在营地里的。”不管怎样，她的决心正在动摇，她拿定主意要大胆地向他发问，否则就在他的沉默面前甘愿失败。“你猜它是什么东西呢？”

道格尔抬起头瞥了博一眼。“也许，我真的不应该看见它。”说罢，他使劲从子里挣脱出来，对头把脸转向博。“老伙计，能我们买几张马铃薯饼吗？”

安娜贝尔凝视着放在子上的那器。她恍然意识到，那器必定是一件不宜公开暴露的东西，一件不能不加掩饰地谈论而令人尴尬的东西。她真想一把抓起它把它藏起来。她明白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她望着苏珊。苏珊耸耸肩，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鬼脸。

“你还想吃鱼吗？”

“两张酥饼。”道格尔把手伸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你们需要钱吗？”

“我们有钱。”

道格尔把手从后面的口袋里抽出来，然后穿过子向卫生间走去。他走到门口停下脚步，转过头来望着他们。“那一

有的黄杨都被毁掉了，是吗？”他似在努力想象那一的巨变情。

“都死了，老伙计。”

道格尔走进卫生间，关上了房门。

博说：“我们这就去商店。”

“我买一条鲨鱼和一包油炸土豆条。我最好和道格尔谈谈兰水坝的事。”

博说：“他们迟早要修建那座水坝。他们一定要向鲍恩和麦凯供水。”他转过身离开时，向那仪器做了一个手势，“也许我们应该把它拿走。”

安娜贝尔拿起仪器，她又一次被它那出人意料的重量打动了，仿佛那仪器在呼唤人们去注意它。她想起意大利语中的形容词 *Pesante* 有“沉重，繁重”的意思，想起法语中的动词 *appesantir* 有“沉、重”的意思；还有一个英语词，可是她想不起来了。仪器不完全是个重量问题。考虑以后，她得出结论：有一个可以准确地描述仪器重量内在含义的词——*gravitas*——字面上讲，是重量的意思，但实际的词义是沉重，因此，能准确表达仪器重量含义的词是拉丁语。她认定，英语词 *gravity*（重量）不十分贴切。过去，诗人们也许滥用了这个词。其意义超越了纯粹的重量。她认定，仪器那不同的重量和它的状态在意义上是均衡的。她确信，仪器的状态和重量在深奥莫测的物理学准的平衡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她认识到，仪器的作者只有洞悉人类活动奥妙的最高水平才能达到物理学上的这种和谐。换句话说，仪器是件艺术品。这种想法使她非常激动。她把仪器抱在臂弯里，另一只手托着那只手的手腕，好像把一发炮弹入膛。她打算和苏珊或者博讨论她发现的仪器重量的物理学意义。如果她试着和他们讨论，就有可能看到他们的怀疑，看到他们认为她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而他们比她更熟悉。她发现那仪器时，苏珊说过，生手幸运，可是安娜贝尔确信事情远非苏珊说的那么简单，其中肯定有某种关联。这不

是她的 器,永远不是,的确不属于她。她不是对 有权提出要求,只是希望 。她深信不疑,她已经 了那件 器的一些真相和意义,知道 器作者一定是因为他的创作意图被她 ,并得到她的承认而感到高兴。她感到已经把自己的信息传递 了那件庄重 的 器的作者。她觉得这种别出心裁的想法很可笑。她意识到自己有许多年没有独立思考了。许多年来,不论是在大学里还是与史蒂文一起在家里,她的思维一直受到束缚。这次可不同了。她赶在博的前面为他打开门。她的洞察能力支撑着自己去抵御把那件 器放在道格尔·格纳蓬面前 来的那种自惭 秽的感觉。她有自己的秘密。

博在阿尼尔的身边停下来,边站着看 视边说:“你想吃马铃薯饼和鱼吗?”

阿尼尔小声道了谢。“六张。”他说。

博站着看了一会 视播放的影 。“那是阿维·加德纳。”他说,转身和安娜贝尔一起走出前门,走到游廊。

在三菱越野车旁边,安娜贝尔再次把 器包在茶巾里,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在装有大茶缸和茶具的塑料杂物箱里。她关上后车门,绕过车身,然后钻进驾驶室,坐在博的旁边。她盯着博看,等待他开口讲话,等待他讲一些有关那件 器的事。

博正在卷烟。过了一会儿,他说:“老道格尔·格纳蓬不愿装那个 子监视器。”朋友的不幸反倒把他逗乐了,他望着安娜贝尔笑了笑,点燃纸烟,然后发动了汽车引擎。“那位老兄才是个真正的住在低矮丛林里的人,”他兴致勃勃地说,“在这以前,从来没人 他装过那种小薄 。”他把车倒出那 吉库尤草草坪, 着不无炫耀地来了个急转弯,车轮在柏油路上尖啸着沿公路加速向南驶去,好像他在劫持她一样。

说需要更多的时间。一想到返回墨尔本去 决与史蒂文的事，她就感到厌恶。她立即闭上眼睛，努力把这事从 子里排 出去。她睁开眼睛 地审视着博。意识到自己竟然和他单独坐在一起，她心里有一种冒犯之感。这是一种非 隐秘的感觉，一种很难让别人 的感觉， 了姐姐伊 莎白。她肯定会嘲笑她胆怯，但是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对她的 。每当从学校回家度假，安娜贝尔总要与父亲一起骑马在灌木林中旅行。可是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牧场工人交谈过。每当与他们陌路相逢时，他们总是庄重地举起帽子向她致意，而她也只是点点头或者稍微 手表示问候。那是一种朴素的信息交流，一种用严肃的无声手语来传递表示敬意的信息。不管怎样，对她来说，他们的世界始终是神秘的。也许，那时她只是缺乏说话的勇气，不敢超越父母亲保守的价值观 置的无言的禁令。她毕竟没有像伊 莎白那样违抗父母的权威。从学校毕业以后，伊 莎白回到科隆山并且勇敢地打造了自己的那方天地，我行我素地生活了好几年，直到她也厌倦了自己的过火行为，并且由于孤独而郁郁寡欢。

“道格尔得了什么病？”她问。她下定决心交谈，现在可不是缺乏勇气的时候了。

“他们说 he 得了心脏病。”

“检查过了吗？”她盯住他看着。

“检查过了。”他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便不再说下去了。

她担心谈话中断。“特 斯得过 色台球冠军？”

“那个 出尽了风头。只要她一走进酒吧，那些男孩子们就晕头转向了。她有点儿像你那位安定下来以前的姐姐。”

“伊 莎白癫狂了好几年。”

“没错，她可真够野的。”

安娜贝尔没有过癫狂的岁月。

博把车开到 T 岔道口停下，前倾着身子等候车流间歇时 过。

“你不和道格尔一起宿营的时候，就住在麦凯吗？”她问。

博顺着公路向北一指。“我不和苏珊一起去野外考察时，就和姐姐一家住在汤维斯尔。不过苏珊一直忙得不可开交。我和她驾车在这条公路上来回奔波过许多次。”

博开车穿过公路，进入糖厂的停车场。他收拢手动闸，一边坐着抽烟，一边透过挡风玻璃注视着一家外卖餐馆。

糖厂坐落在玛 维尔公路与布鲁斯公路 T 岔道口的对面，高大的铁皮围墙被烟尘熏得一 漆 ，墙南是宽阔的柏油铺的停车场，好像古老要塞的前沿。高耸的烟囱向蓝天吐出一团团白色的烟雾。榨 中的热甘蔗散发出浓烈的甜味。器颤动，隆隆作响，外卖餐馆和奶品店就在停车场前边。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们有的在附近抽烟，有的 着煎鱼、油炸土豆条和可口可乐从餐馆里走出来。

博把烟头放在仪表盘附近。他说：“我们就去这家餐馆吧。”

他们钻出三菱越野车，走进外卖餐馆。

博点了饭菜，然后退到报刊 旁边，等待服务员端来饭菜。看上去他们就像一对情侣。

“你回过休托尔的老家吗？”安娜贝尔问。

博没有看她。“回去过。”他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博把脸转向安娜贝尔，一直等到她开口说话前看他为止。

“我敢肯定，你 想回哈顿山。”

她意识到，对他来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取决于她对这种

看法的认可。他们互相注视着，想起童年时代的家乡。“我经纳闷，我是否能回去，”她说，“对我而言，这是否是一种非分之想。”

他等待她继续说下去。

“爸爸退休前，想让我和伊莎白管那处乡间住宅，可我们拒绝了他。我想，他一定非失望。那时，对我来说，这似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而伊莎白就连再看一眼科隆山的头也反感。”她看了他一眼，“你祖母曾经独自经营沃尔比纳牧场三十多年，是吗？”

他一声不吭地望着她，似想看看她的思维将把她引到哪里。

“我想，也许因为害怕，我一直没有回去探访过。”

“害怕什么呢？”他低声说，鼓励她继续讲下去。

“我不是一个非勇敢的人，”她笑着说，“假如发现休托尔老家对我那么重要，我或许觉得自己以往二十年的生活完全是一场可怕的错位。”

博意味深长地耸了耸肩膀，一句话也没有说。

“更为糟糕的是，”她继续说，“假定发现它对我毫无意义，他们就会说，你永远不应该回去。”

博平静地说：“我不信休托尔老家对你毫无意义，安娜贝尔·贝克。”

“你好像确信休托尔老家对我至关重要。”

“是的，”他说，“我很有把握。”

多年来她没有与任何人谈论过有关这些事情的想法，也从来没有与史蒂文交谈过，因为他对此不感兴趣。与博在一起，她觉得遇到了知音，重温对那段岁月的回忆：与父亲一起骑着马出门，走进寂静的一望无际的灌木林里，午间营地上，

空气中弥漫着篝火中燃烧的檀香木香味、马的气味和父亲烟斗的气味，还有父亲那因她陪伴在身边而十分愉快的眼神。对老家的任何事情，史蒂文从来不感兴趣。正如她在墨尔本的大多数朋友和同事一样，史蒂文也认为，从文化上讲，昆士兰是一个文化根源已经迷失的地区，因而不认真的注意。她把休托尔的一色珍藏在心中，从来没和丈夫分享过。

博朝 台打了个手 。“他们把我们点的饭菜做好了。”

一个服务员正在 台后面看着他们，已经打包好的鱼、油炸土豆条和热马铃薯饼等待他们去取。

安娜贝尔说：“博，我真想回去。”

“我一定 你回去。”博说。

他们走到 台跟前，博付了账单。她为他打开门，两人一起走出餐馆，然后 着热腾腾的油炸土豆条和鱼的浓香钻进三菱越野车驾驶室。博没有立即启动引擎，而是点燃放在仪表板附近的那截烟头，把手臂倚在驾驶盘上，帽子扣在后 勺上，一动不动地坐着。过了一会儿，他望了她一眼。“你能在这一 待上一段时间吗？”

“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今后怎么办。”她说，看了他一眼，“眼下我喜欢呆在这儿，我只能想这么远。”

他又默不作声，望着身穿蓝色工作服的糖厂工人们从外卖餐馆里出出入入。他说：“我们失去了沃尔比纳牧场，但是奶奶从来没有卖过它。”

“我不了 那件事。爸爸 说，雷尼奶奶卖掉沃尔比纳牧场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梅的儿子朱迪·霍利一直散布谣言，说奶奶卖掉了沃尔比纳，可是她从来没有卖过。”博直起腰，伸手指向西北方向，

66 “我要收回沃尔比纳，先人们的历程还没有结束。”他看了她一

眼，点了点头，想弄清她会作何反应。

她没说话，觉得他把他的决定告诉她，是对她的信任，而且担心：倘若说话，就可能使他放弃他的打算。

“先人们走过的那些道路依然在那儿，”他说，“小时候，奶奶曾经强迫我们——我和我的姐妹们，还有道格尔和他的姐妹们——走遍了那些道路。”他伸出一只手做了一个向正前方前进的手势。他的思绪翻越山山水水，在想象中护卫着家乡；他的手指仿佛将往事排成水平线状，又仿佛将历史的画面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一年冬天，奶奶领着我们一群孩子徒步去沃尔比纳河上游，进入那片原始森林，穿过迪塞普申和康威高地。”他的手指向远方。“再往前走，就进入了那片荒无人烟的陆地，直到我们走出那个陆地，到达先人们的头迷宫。然后往南，就是布尔戈奴纳山。我们在丛林里度过一个星期，既没有养料，也没有行装。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奶奶不仅教我们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而且每当我们因饥饿而抱怨时，她就告诉我们，这片土地就是你们的母亲。如果她让你们挨饿，总有她的理由。你们不要怨天尤人。”他看了安娜贝尔一眼。“她从来不说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一天晚上，她只告诉我们跟她走，然后她就钻进了灌木林。我们饥饿、含着眼泪地跟着她艰难跋涉。可是，当我们走出灌木林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哭泣。孩子们都沉默不语。我们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等我们回到出发地点的时候，大家都变得成熟了。”

安娜贝尔等他继续讲下去。

“那就是我们称之为土著人心脏的地方，”他说，“你没听说过那个古老的头运动场吗？”

“没听说过。”

“这次在布兰贝周围，我们四处寻找，但只找到一鳞一爪，

微不足道。我从来没把 头运动场的事告诉过苏珊。”他等待着，似 想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有朝一日，我一定 你到那儿去一趟。”

“倘若能去，那可太好了。”她说，心里明白这不是他需要的回答。她纳闷：是自己 信 疑，还是由于他的什么原因。也许想起许久以前，她的祖父从马 上扔下几枚硬币，想引诱沃尔比纳的孩子们进入他的长鞭 及的范围之内，眼里闪烁着残忍的笑意。她听说过祖父冷酷无情的传闻。雷尼奶奶从 子里走出来大声吆喝：孩子们，到这儿来！不要碰那个老家伙的钱！

“我一定领你去我的先人们的 头运动场去看看，安娜贝尔·贝克。”他说，重申他令人吃惊的提议。

她先说了一声“是”，可是听起来更像“不”。“我当然想去看看了。”她又赶快补充说，但意思完全一样，她没有把握。他

她的太多了，太快了，她没有心 准备。她知道， 头运动场是他最珍视的东西。他提议 她去他的心脏地 ，这就意味着他表达了自己怎样的感情。她明白这一点，但没有心 准备。

想到他们之间的好感转瞬即逝，想到她的闪烁其词可能使他觉得是一种有礼貌的拒绝，她感到很难过。毫无疑问，由于自尊，他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再主动提出 她去 头运动场的事了。

她伸手碰了碰他的胳膊。“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她微微一笑，“不要以为我不懂得感激。”他伸手抓住车钥匙，启动了引擎。“你不必感激。”他有点不耐烦地说，不再提这件事情，好像对他无关紧要。他倒过车，离开停车场。

在回道格尔·格纳蓬家的路上，他们都沉默不语。她肯定 他对自己的提议已经感到后悔了。她本来想 释一下，告诉

他，她需要更多的时间，可是心里清楚，倘若她一定要说点什么的话，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他们之间的误会只能更深，而且这个结今后可能永远不开了。于是，她就什么也没有再说。

他们离开道格尔·格纳蓬在玛维尔的小时，天已傍晚。苏珊爬到驾驶员座位上，博为安娜贝尔打开前面的车门，她却说，她喜欢坐在后排座，兴许还能睡上一会儿。道格尔和阿尼尔走出一子，并肩站在游廊的暗处。他们没有挥手，而是三菱越野车离开，然后转身回到里。在公路的终端，苏珊驾车从糖厂旁边经过，着向北拐上布鲁斯公路。

博说：“什么时候想休息就告诉我。”

“我们将在鲍恩停下来喝杯。”

“还有吃牛排。”博说。

博把一盒磁插进录音里，着就响起梅尔·哈格忧伤的歌声。迎面驰来的车流擦车而过，三菱越野车前的照射着从糖厂锅炉里飘过公路的浓黄色烟雾。迎面驰来的车辆的摇曳不定，宛如在浓雾中迷路的人们探路的笼。

三菱越野车的减震器碰在柏油路破损的路肩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

博连忙提醒她：“开慢点，苏。”

苏珊的脚往下踩了踩。

他们冲出浓烟，在清朗的夜色中飞驰。星高悬在他们前方的夜空。“你在后面行吗？”苏珊大声喊道。

“还行，我在后面挺好。”安娜贝尔听出自己在逐渐熟悉当地的方言。梅尔·哈格唱道：“我很久以后才忘掉你，不再伤心，今天却又开始爱你……”

两个小时以后，苏珊把车开到一条小路尽头、泛光照的加油站。她把车停在 一的汽油加油泵旁边。一位大卡车司机正往贮油箱加油。博下车向男厕 走去。安娜贝尔站在苏珊身旁，注视着那位卡车司 。铰链式卡车底盘的横杆上，挂着四个不锈钢大油箱。司 抬起头看了他们一眼。“你们好吗？”

“很好，你好吗？”

“噢，很好。”

他们一起观看油泵的 量表。

“它能装多少油？”苏珊问。

司 抬起头来。“你们忙着赶路吗？”

“不忙。我们正准备停下来喝杯 。我只是想知道这几个油箱总共能装多少汽油。”

卡车司 打量了一下闪闪发 的油箱，又转回头瞥了一眼 量表。“能装一千一百多升。”

“能行驶多远的路程？”

“能开到墨尔本。”他 开注油嘴，“你们可以等我付完账单吗？”

“当然可以。”

卡车司 把喷油嘴挂在托 上，然后沿人行水泥道走去。她们望着他站在服务部里的 一台旁边，用信用卡付款。他结完账，苏珊拿起喷油嘴 三菱越野车加油。

安娜贝尔 靠三菱越野车查看手 。上面有三条短信，其中两条是史蒂文发来的。她看也没看，随手删掉。第三条是姐姐发来的。伊 莎白告诉她，她正在从 马回家的路上，星期五抵达墨尔本。

苏珊问：“有史蒂文的消息吗？”

“我没看他那些破短信。伊莎白星期五就到墨尔本了。”

“你打算告诉她你和史蒂文的事，别让她去卡尔顿吗？”

“也许。不过我想，她就是碰到史蒂文，也无谓。”

卡车司机返回来钻进驾驶室，然后启动引擎。他把胳膊肘倚在车门上，向下看着两位妇女。“你们几位今天晚上准备上哪儿去呀？”

“汤斯维尔。”苏珊说。

司机挂上挡，然后慢慢驶离加油站。“祝你们旅途愉快。”

“也祝你旅途愉快。”她们回答说，然后站在那儿。他离开加油站驶上公路。色的路面，明月被糖厂锅炉排放的烟雾遮挡着，宛如一个橙黄色的大球。西边天际，利希哈兹山脉幽幽的群峰映衬着朗朗晴空。苏珊站在那儿，三菱越野车加油，她回转头望了望西边高耸的山峰。“你决定怎么办了吗？”

“没有，”安娜贝尔说，“对不起，不过我发现此刻很难谈论这件事。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真的一筹莫展了。”

好一阵沉默。后来苏珊说：“是呀，有你在身边，我也好多了。”她面微笑看了安娜贝尔一眼。“等你走了，我一定会觉得心里空空荡荡的。”

“谢谢，我也一样。”

苏珊把喷油嘴挂起来，然后把油箱盖拧紧。“天哪，这些年来，我真不知道在这条公路上来回跑了多少趟。”

她们把三菱越野车停在服务部旁边，然后进去付了款。博正站在食品台前与服务员聊天。

他们点好菜以后，便面对面坐在靠墙的餐桌旁边，对面立着一个可口可乐广告牌。博坐在旁读着那个广告牌。“买一听可口可乐，”他说，“就有可能中大奖，赢一张往返票，去威尼斯度假两周。”

苏珊说：“倘若能亲眼看一看威尼斯，花费多大的代价我也在 不惜。”

餐 的 腿漆成 色，有荷叶边的红色塑料台布用 V 钉固定在 面上。每张 子上还 着一个透明的塑料瓶，里面插着一束纸质的红玫瑰。一位女服务员走过来，站在 旁，一只手拿着一个瓷杯，另一只手拿着两个。她看了看博：“您要的是茶吗？”博回答说是，于是她把一个瓷杯递 博，把另外两个放在安娜贝尔和苏珊面前。安娜贝尔向女服务员道谢，女服务员声音单调地说：“不客气。”然后她又端着博点的牛排、鸡蛋、蔬菜和沙拉，安娜贝尔和苏珊点的油炸薯条返回来。安娜贝尔在薯条上撒了一些盐，然后从餐巾纸盒里抽出一张餐巾纸。

博切下一 牛排，用叉子叉着，坐在 旁津津有味地吃起牛排和鸡蛋。过往的司 进来付完汽油款后，在货 上 找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道声晚安又走了出去。邻 有两个人，边吃汉堡包和薯条，边喝可口可乐。年 较大的人把身子俯在餐 上方，双手握住汉堡包往嘴里 ，好像生怕有人夺走他的口中食似的。他的胳膊肘子上刺着蜘蛛网似的图案，稀稀拉拉的灰发编成一根辫子，松松垮垮地披在后 上。年 较轻的那个人不时紧张地瞥他一眼，好像有一个重大的决定有待做出。

他们前上方的 视 大声响着。

博一吃完饭，就把盘子推开。沙拉和蔬菜动都没动，白盘的边缘涂抹着蛋黄和牛排干成的 色的血。他说：“在这些地方，他们从来不 你浇肉汁。”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烟丝卷烟，又从烟卷两端把松散的烟丝卷紧，然后点燃，吸了一口，把烟雾向天花板吐去。“你打算在兰 地区进行普查吗，苏？”

苏珊说：“这地方恐怕不准吸烟。不，还没这个打算。”

“普查是非进行不可的。”

“道格尔以为我会向莱斯·马拉的讹诈屈服呢，可是我不会。即使我想搞，也抽不出时间。如果现在就去那儿普查，整个工作都将蒙受损失。”她把脸转向安娜贝尔。“土地委员会已经把他们卖掉的一大块极其肥沃的土地又收买了回来。那块土地非常大，有一百多万英亩。莱斯·马拉和史蒂夫·普纳鲁那些长者们——他们是道格尔的同伴——却签订了一项在山谷里修建水坝的协议。他们声称，把水库里的水卖给鲍恩和麦凯将会为下一代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其实不然。它只会变成另一个宣传材料的来源罢了。”她愤愤不平地说，“人家把他们的乐园归还给他们，他们却要把它淹没了。”她转身向服务员招手。“许多年前，政府就计划在那儿修建一座水坝。在麦凯需要供水以前，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虽然政府计划在整个高原地区的许多小河上修建水坝，但是，倘若像莱斯、史蒂夫和道格尔这样的长者拒绝签约承担义务，政府就寸步难行。道格尔却完全参与了这件事情。”

博平静地说：“你生道格尔的气也没用，他只是在做他认为最有利的东西。”

“我敢肯定，他知道这件事已经很久了。”苏珊吃完最后一根薯条，用餐巾纸把嘴擦净。

博一直观察着邻座旁边的那两个人。察觉到博的注意，那个年龄较大的人把目光投向他，博向他点了点头，说：“你好吗，老兄？”那个人也向他点点头，低声问候了一声便把背开了。

苏珊说：“现在，他们既然已经得到那些长者的支持，能够阻止修建水坝的唯一办法就是看人文普查的结果。如果能找到一处引起文物管理委员会注意的国家级文物遗址，修水坝的事情就只能终止。”

博对安娜贝尔说：“莱斯是个很精明的家伙，而史蒂夫·普纳鲁只不过是个应声虫罢了。就我 知，史蒂夫一生中从来没做过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他只会坐享其成， 出一副老资格的。这些事你们知道吗？”

邻 旁边的两个人把 子往后一推，站起身。博转过头向他们看去。年 较大的人在 台旁边买了一箱可口可乐，先年较轻的人一步，走出餐馆。

“看见了吗？”博说，“我知道他们有 图谋。他们想中大奖，到威尼斯旅游一趟。”

女服务员走过来，开始清 那两个人用过的餐 。博说：“能到那边再 我端一杯茶吗？那两位女士想要一杯 。”

苏珊对安娜贝尔说：“像兰 那样的地区，进行一次严格意义上的人文普查可能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博眯起眼睛，透过他吐出的烟雾看着苏珊：“也许我们可以进行一次初步的普查，或许能提出足够的 由拖延一段时间，就像我们刚刚在布兰贝那样，花费了一周的时间。”

苏珊凝视了他一会儿，一声不吭地思考着。博也 不转睛地望着她，等待她说出她思考的结果。“你离开那个地区多久了？”她问博。

“已经二十多年了。自从我和道格尔 老尼莉·比格斯把那处乡间住宅清 干净以后，再没有去过。”

“你一直没回去过？”

“没有。我想尼莉离开那儿之后，没有人去过从前的兰牧场。”

苏珊把脸转向安娜贝尔。“博的祖母是在兰 的比格斯家长大的。乔治·比格斯的遗孀迁往海岸地区的时候，博和道格尔在那个地方最后一次赶牛群。”她看了博一眼，“你在那一

有过许多往事，博。”

女服务员走过来，把饮料 到他们面前。博向她表示谢意，她说：“不客气。”女服务员走开时，安娜贝尔说：“我祖父认识乔治·比格斯，我相信他们是朋友。”

苏珊说：“你们俩为什么不能搭档去进行普查呢？”

苏珊和博望着安娜贝尔，看她说什么。

苏珊说：“你 系主任打个 话，告诉他，你正在这儿进行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他们告诉我，你永远看不到比兰 山谷更 的地方。不过，我从来没去过那儿。”她看了博一眼，“阿尼尔和特 斯怎么样？他们真的不感兴趣吗？”

“他们会感兴趣的。”

“也许不会。”

“如果我不 他们去，他们也许就更不感兴趣了。道格尔可不想坐在那儿整天盯着他俩。”

“对道格尔来说，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实际上不必做任何事情，只需默默地坐在那儿苦思冥想，然后信口开河，说出别的什么人炮制出的修建水坝之类的 划。”

“自从莫埃去世，他们三人就很不幸。我相信，阿尼尔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不幸。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从这种不幸中恢复过来。道格尔整天坐在那里观望，他话不多，可是心里明白什么样的不幸落在了孩子们的身上。”他吸了一口烟。

“我知道。”苏珊说。

“他现在遭遇到这样的 伤心事，你不能责怪道格尔。”

“我了 这

%

“我可以开车，”苏珊固执地说，“我喜欢开车，”她站起身来，“我想开车，待会儿在那边见。我要上厕所去了。”

苏珊离开以后，博对安娜贝尔说：“你去威尼斯旅游过吗？”

“五年前去过，我在那儿逗了十天。”

“和你丈夫一起去的，还是你一个人去的？”

“和我丈夫一起去的。”

“哦，你已经去过了，”他说，“真幸运。那两位老兄正跃跃欲试，一心想去那儿。”他瞥了安娜贝尔的茶杯一眼。“你喝完了？”

他们起身离开餐馆。苏珊已经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博坐到她旁边的驾驶员座位上。

苏珊看了博一眼。“对不起。”

博启动引擎，转过脸看了安娜贝尔一眼。“你只愿坐在后面的座位上吗，安娜贝尔·贝克？”他伸出手换了一盘录音带，倒车退出加油站，然后转动方向盘，驱车驶上公路。

安娜贝尔透过公路上的噪音，倾听着时隐时现的吉他弹拨声，歌中唱的是《圣经》讲述的渴望胜利的故事，慨叹人生短促，宣扬谓必须遵守的荣誉准则。

泽米街

安娜贝尔起床时，太阳已经升起好几个小时了。她站在窗前，透过窗户开着的活动遮板凝视着窗外。父母亲日久年深的卧室对着人行道和邻居的房子。从窗口望去，安娜贝尔看得见泽米街两旁的黄檀树。为了让道，树枝被剪得乱七八糟。修剪过的临街草坪后面，一幢平房被油漆成白蓝绿相间的颜色。为了遮挡冬天强烈的阳光，白色和蓝色的百叶窗都关闭起来。几只印第安鹌鹑啁啾着，在刚刚修剪过的草坪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从邻居家的房子里，传来轻轻的电视和收音机的声音。隔壁，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风头鹦鹉一声一声地尖叫。没有行驶的车辆，马路上只有一位头戴草帽、身穿红色开襟毛衣的老太太手里牵着一只狗慢慢走着。每当小狗嗅着地面撒尿时，老太太便在黄檀树旁停下脚步。花园里栽种着芒果树和树叶光滑的鲍恩芒果树。红色和橙黄色的木槿花瓣洒落在绿色的野牛草上。食雀在人行道旁的红色向荆花丛中啁啾。糖厂锅炉排出的烟雾在树木和屋顶上方的蓝天下缭绕。在泽米街，时间仿佛停滞不前。她不在意这些，她在意的是独自住在这幢老房里她的精神慰藉。她想象得出，倘若父母亲知道他们在他们的旧居找到一个避风港，知道她依然像孩提时代那样睡在他们的床上，他们会多么高兴啊。她这时才明白过来，

她正站在她家的老 里，她的母亲和父亲不会刨根究底地问她，而是赞同她回到家里，并且用他们那种一贯朴实无华的方式欢迎她的归来。她感激他们，感激他的过去一直坚持的某种精神，在自己的生活中又一次支持了她。自从离开墨尔本，她也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者，也许没有这么突然、这么强烈地意识到，她依然深深地爱着她们。

遛狗的老太太在洒满阳 的马路上、在令人迷醉的寂静中缓缓前行。她痴痴地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手擦了擦脸颊的泪珠，转身离开窗口走出卧室，走进起居室。在布兰贝找到的那件 器放在 子中央的圆 上。那是她在睡觉前放在那里的。她走过去拿起 器，掂了掂它的重量，仔细端详着，倏然想起道格尔·格纳蓬那副不自在神态。面对 器，他那种凝重的沉默堪与 器永恒的沉默相比。对她提出的 器用途的问题，他 下永不回答的评语。她想：土著人也许都痛恨白人，发自内心的痛恨。因为我们的巧取豪夺，因为我们对他们 做的一切。她第一次考虑到这种可能性，而且对这种可能性的含意有点儿震惊。毕竟被人痛恨着，仇恨着。真难以想象，就像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一样。一个人不被他周围的人们宽恕，因为在这里，不管你愿意与否，都得生活在土著人中间。汤斯维尔不是墨尔本。在这里，过去是不可能被遗忘的，它没有因城市的扩张而被淹没或者失色。伤口在道格尔·格纳蓬那样的人们的面孔上，依然清晰可见。

长方 的客厅位于原住宅的中央。沿着客厅两边，有几扇漆成 色的木门，它们分别 向餐厅、厨房和卧室。客厅里没有窗户，暗 的 是透过装有百叶窗的游廊射入的。游廊是他父亲加盖的，游廊与客厅用饰有细木格子的 檀木屏风隔开。客厅里 着几件用哈顿山产的木材制作的家具，家具是笨

重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式样。过去的养牛场在城外的休托尔地区。低矮的天花板装饰着精心设计的几何图案。一盏沉重的铜制链子挂在天花板中央的三角状膨胀螺栓上。厅内弥漫着一股别人的衣服留下的难闻的霉味。那是别人的生活留下的气味，来历不明、已经离去的房客留下的气味。她一定要彻底清扫一番。

她拿着器具走到客厅的尽头，打量着前面的游廊，不知该把它放在何处才好。她知道她应该鼓起勇气接受博的邀请，跟他一起去他们先人留下的圆头运动场。她应该去。她明白，她应该坦然面对知道了这种东西以后产生的后果。那不是——一个不需付出代价就可以自由进入的地方，从来就没有免费搭乘的车。游廊从房子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游廊的百叶窗面向临街草坪和泽米街。游廊一端的转角处，放着她祖父那张又矮又宽的旧式椅子。那是一件既结实又笨重的家具，它伏卧在地上，宽大的扶手和垫脚凳又平又稳。她纳闷：在别的文化中是否也有这样的构思？这是一把为累得精疲力竭的人休息准备的椅子。坐在这种椅子上不能读书，举止端庄、穿裙子的妇女也不能坐在这种椅子上。椅子和它旁边低矮的椅子上放着褪了色的过期妇女杂志、报纸和复印的一本《国家地理》。一

污渍斑驳的波斯地毯铺在已经被磨损了的地板上。她转身环视房间，每件东西上面都有死虫子、灰尘和蜘蛛网。蜘蛛网上还挂着白猫的毛。安娜贝尔把脸转向一件靠檀木屏风着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餐具。大台面上放着一尊但丁年轻时代的雪花石膏身塑像。但丁的塑像前面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面装着她祖父生前最后几个月摄的黑白照。老人站在牧场住宅后面的跑马围场里，身穿三件一套的服装，头戴一顶窄边帽，正像博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他咧嘴笑着，在一

头体格健壮、红白相间的短角阉牛旁边 出一个 。那头牛名叫帕迪，是老态龙钟的牧场主人的伴侣。这时，她听见一辆汽车驶入人行道， 着听见砰的关车门声。她把 器放在祖父的相框旁边，俯身向窗外张望。

她姐姐大声叫喊着：“安妮，你在那儿吗？”姐姐的凉鞋踏在游廊台阶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

安娜贝尔从客厅走到游廊，打开前门。姐妹俩又是拥抱，又是亲吻。

“瞧瞧你这副样子！”伊 莎白说，“他一告诉我你离家出走，我就知道你肯定在这儿。你为什么要关上手 呢？”

“我不打算回到他身边了，贝丝。 以，不要一见面就充当调 人的角色。”她对自己坚决的态度感到吃惊。

伊 莎白说：“他会完蛋的。没有你，他会变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傻瓜。”

“他在操那些可爱的贞女之前，就应该想到这种后果。”

“你变得野蛮了。他是鬼迷心窍。那个女生乳房高耸，大腿迷人，你要他怎么办？他毕竟是个男人。她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他无法抗拒。不管怎么说，事情总算过去了。他只是一时冲动，他现在需要你。你才是他的现实。”

“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安妮！他只是有过那么一段风流韵事而已。人无完人嘛。你也得允许他偶尔开开心。”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他已经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史蒂文了。问题在于我。我突然有了决定重大事情的自由，从二十多岁以来，我就没有过自由。”

伊 莎白怀疑地说：“自由？你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嬉皮

子里端详着自己。她身材瘦削，显得比安娜贝尔老一点。领口下面，皮 呈不健康的菜色，和昂 的亚麻布裙子棕黄的暖色成 明的对照。她戴着一对不太显眼的 耳环，头发染得既时髦又不失朴素，褐色的眼里闪烁着忧郁的眼神，显出一副满腹牢骚的不幸女性憔悴、惆怅的外表。“一进妈妈和爸爸的老 ，”她说，“就想到他们曾经在这里住过。人生苦短，往事让我心悸。这时，我就不让彼得 我 照。一 我照相，就情不自禁想起爸爸、妈妈那些令人难过的相册。”她四下张望，好像期盼看见那本装满全家人快照的相册。“瞧瞧，都快五十岁了，还把自己看成是二十岁的人呢。二十年，真是弹指一挥间。”她用双手轻轻把裙子前面抚平，欣赏着自己扁平的腹部，那动作既轻又充满深情，为衣服，也为自己。有几份快乐就有几份忧虑。

安娜贝尔准备就绪，站着仔细端详姐姐：“你的衣服很漂亮。”

“是意大利的。”

姐妹俩欣赏着那件褐色的衣服。

安娜贝尔说：“我不适合穿褐色衣服，而你穿着就很漂亮。那正是你眼睛的颜色。”

伊 莎白站起来，紧紧抱住安娜贝尔，眼角渗出晶莹的泪珠。眼睛的颜色正是她衣服的颜色。

安娜贝尔说：“我遇见博·雷尼了。”

“那位迷人的老兄！你在哪儿遇见他的？”

“我刚刚他和苏珊去过布兰贝。你了 他吗？我指的是比我更多的了 。过去我只听说过他的名字。”

“许多年前，我和他在科隆山相识。在这个城里我们也不时偶然相遇。在汤斯维尔，不碰到熟人是不可能的。”

必须把妈妈和爸爸的这些旧家具处理掉。它们会贬低房子的价值。”

伊莎白说：“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哈顿山的房子有多暗吗？那个年代，人们总是想办法不让阳光照到屋子里。现在，那个地区的人还那样生活吗？”她摸了摸那张扶手上精工雕刻的图案。“不过，这把椅子不是妈妈和爸爸的，对吧？我是说，它最初是爷爷和奶奶的，一直在我们家里。”

“妈妈和爸爸从来没有换过椅子，不是吗？它伴随了他们整整一生。如果他们想换，早就换了。真让人吃惊。”伊莎白说这番话的时候，既有点卖弄，口气又坚决，仿佛在纠正妹妹对父母亲处事态度的误解。她走出游廊，走下台阶。安娜贝尔跟在她后面，然后钻进伊莎白的栗色卡姆瑞牌轿车。意识到她们的意见分歧，两个人沉默了。早年关系中那种旧模式又在重申自己的“权威”。想亲近的愿望被深深印在脑海中的对立挫败了。安娜贝尔觉得伊莎白一直在维护姐姐的独断专行，她永远是一个人说了算，这使自己成为姐妹俩始终受支配的那一个。安娜贝尔承认，实际上，她一直就觉得，让她喜欢姐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不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她能否与她保持联系就很难说了。

吃午饭时，伊莎白提议在她的公寓里，安娜贝尔加一张床，让她住上一两天。安娜贝尔拒绝了。此后，她对伊莎白甚至更不满。她知道，倘若史蒂文追到汤斯维尔，住在伊莎白的公寓里就可能动摇她的立场，变化她的态度。住在那里，她可能因为觉得自己流离失所、寄人篱下而变得感情脆弱。如果她住在泽米街父母亲的住宅里，她就更有能力抗拒他。午饭后，安娜贝尔独自到超市装了一小车家庭日用品、肉

食、蔬菜和清洁用品。这使她感觉到她完全可以料理自己的生活。回家的路上，她打了一辆出租车。在放置买来的食品之前，她先清理了冰箱，随后又把厨房的食品擦拭得干干净净。抽屉和食品里散落着老鼠屎，到处弥漫着刺鼻的气味。清完冰箱和食品以后，她似进入一种狂热状态，不停地清扫，直到后夜才停息下来。她几把厨房恢复到了母亲活着时的那个样子。她洗了个澡便上床睡觉。她仰面朝天，躺在父母亲的旧床上，肌肉酸痛，透过拉起的百叶窗，仰望热热的天空。她想象着母亲失眠时的样子——躺在这张床上，沿着同样的视野仰望星闪烁的夜空。“我回到我的大本营里了。”她呢喃低语着进入梦乡。

次日将近中午，她正打开房子里有的门窗跪在地上擦洗亚麻油地毯，看到一辆汽车驶入人行道。她认定是史蒂文从场坐着出租车找她来了。如果伊莎白和他同来，她也不会感到惊讶。她站起来擦了擦脸上的汗水。为了应付即将来临的冲突，她努力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她喃喃地说：“妈妈，祝我好运吧。”然后从里走到侧面的台阶上。博正从苏珊那辆三菱越野车驾驶室里走下来。

一看来人是博，安娜贝尔顿时觉得如释重负，欣喜。

博转过身来，咧嘴笑着，一手举起帽子，另一只手提起一个塑料袋让她看。“我几条红狗鱼你做午餐。”

显然，她虽曾没有以恰当的热情回应他她去“心脏地”的提议，但他却没有耿耿于怀。博的出现使她油然想起布兰贝和那些被毁坏的树林，想起和他一起走在艾萨克乱横生的山岭上。她情不自禁地大声说：“你是我的第一位客人。”

博砰的一声关上三菱越野车的车门，从对面走过来。他走到台阶跟前，把袋口张开让她看。他们一起看着塑料袋里灰蓝

色的狗鱼，洁净的鱼 子上闪烁着霓虹 的 。“红狗鱼，”他声音很轻，好像在披露什么秘密的消息，“这些小家伙很新。”他上下打量着安娜贝尔，然后咧嘴笑了。“这可是一件出大力、流大汗的活儿。”

“来瞧瞧，”她 他走进厨房，指着油地毡说，“看见那条我擦洗过的和没擦洗过的地方的分界 了吗？”博赞许地点了点头：“行，你真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工作狂。”

她又打开食品 。“看见了吗？很干净，而且样样齐备。你愿意 下来吃午饭吗？我买了一大 吃的东西，这儿可不像道格尔家。”

“老道格尔储备的食品很快就被他那个身高体胖的儿子吃了。”博把装着鱼的塑料袋放在滴水板上。“我来收拾这些家伙。我们烤着吃。”他朝烤箱做了个手 。“那儿有一个煤气烤箱，正好用来烤鱼。看起来你把它也擦洗干净了。”他挥了挥手，“你继续擦洗你的，我无意打断你的工作。”

安娜贝尔走过来看了看鱼，博已经把鱼从塑料袋里倒到不锈钢滴水板上了。“这些鱼是你捕的？”

他朝门口指了指。“如果弄到合适的鱼饵，坐着船沿 河顺流而下，总能捕到鱼吃。这些鱼是今天早晨钓的。过几天我 你去那儿一趟。”他飞快地瞥了她一眼，“你喜欢吃鱼吗？”

“喜欢。”

“我看见外面的树上结着许多柠檬，你会吃上用柠檬佐料做的鱼了。”

他们的 穿过敞开的窗口，落在窗外那棵高大的树枝断裂的老柠檬树上。

他们沉默了 刻，有点不自然。

博清清嗓子，看了她一眼，好像想表白自己的意思。“星期

“我准备 阿尼尔和特 斯一起去兰 河谷。我想为莱斯·马拉进行一次初步的人文普查。他要 领水坝公司的有关人员乘直升 去那儿，他希望我在他们考察时进行普查。”他沉默片刻，忽然伸出手臂指着擦洗了一 的亚麻油地毡和 子，“你正在清扫 子，还储备了食品，因此我估 你不会马上离开。”

“不会。”安娜贝尔说。她和博一起望着油地毡，“我还不打算返回墨尔本呢。”

“我不知道你是否对几天前苏珊在鲍恩时说的那件事感兴趣。”

“你指的是去兰 普查吧？”

“就是那件事。”

安娜贝尔迎着他的 。

“我倒是想去，可我不想 别人添麻烦。”

博点点头。“你不会添麻烦的。”他等待着下文，“特 斯还跟我打听你去不去呢。”

“真的？”安娜贝尔被特 斯的关心感动了。

“其实，她是个非 聪明的孩子。”博咧嘴笑了，“并不像她故意装出的那副样子，缺乏 情。”

“你是怎么跟她说的呢？”

博摘下帽子，把它底儿朝天放在长凳上， 着用手指搔了搔 袋，转过头凝视着安娜贝尔：“我对她说你打算去。”

安娜贝尔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惊喜的低叫。

他们面面相觑地站着。

“在我碰到麻烦之前，最好还是先把这几条鱼收拾一下吧。”博说。

“我还是把地板擦完吧，”她支支吾吾地说，“星期一以前，

我得买些用的东西。我实在不知道需要买些什么东西。我得准备行李吗？”

“苏珊样样都有，”博说，“她会把行李借 你的。”

安娜贝尔说：“这么说，你已经和苏珊谈过了。”

“她估 你可能去。如果你愿意的话，她准备把你列入在职工人员名单。”

安娜贝尔莞尔一笑：“你们俩比我自己还了 我呢。”

“好啦，”博说，态度变得稍微严肃了一点，“苏珊很乐意请你做客。你来以前，她动不动就发火。她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是我明白，她确实需要一个事业上的合作伙伴，而且你这次来这儿，激起了她的希望。她一个人实在太难了。”他耸了耸肩。“还有一件事，我告诉你也没有什么害处。她希望你拿定主意，不要回到你那个丈夫身边了。”

安娜贝尔把 向窗外。“你为什么做她的合作伙伴呢？”

“在这些人文普查中，我代表我们的家族，”博说，“如果苏珊把我列入人文普查名单，别的家族就不会和她打交道了。他们可能怀疑苏珊只照顾我们家族的利益。人文普查牵扯到方方面面的政治利益，苏珊被弄得很烦躁。可是，如果她完全习惯了，就会明白，这一 家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人人都在为自己的家族着想，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去改变这种状况。苏珊不妨听之任之，顺其自然。”

一只白猫走过来，卧在敞开的厨房门旁，不转睛地盯着他们。

博说：“稍等，‘白先生’，我会 你东西吃的。”听起来好像他和这只猫已经讨论过从鱼身上 它分点 味的问题了。

猫一边喵喵叫，一边对着门框弓起腰，好像听懂了它熟悉

的名字。

“你怎么知道它的名字？”安娜贝尔问。她走过去，弯下腰搔着猫的耳朵。

“凡是猫都有名字。”博说，一副顽皮的神态。他一边站着用磨 钢棒磨快安娜贝尔母亲用过的菜 ，一边低头看了安娜贝尔和猫一眼。“我想，它已经承认你是它的收养人了，”他说，“它肯定喜欢狗鱼的味道。”

吃过午饭，他们从 里走到后面的游廊，坐在她父母亲破旧的藤 上，观看着荒芜的花园。博抽着纸烟。那只猫出现在他们身边，蹭了蹭 子腿儿便离开游廊，消失在花园里。

博慢吞吞地说：“鸟儿们， 神吧，‘白先生’要来了。”

温暖的下午，他们默默地坐在游廊的幽暗处，望着椰子树和杧果树下面的灌木丛。“白先生”就是从那儿消失的。邻居家关在笼子里的风头鹦鹉发出阵阵尖叫，货车的汽笛声响彻汤斯维尔南部各个庭院。

博说：“你们家挑了好地点。”

“这才像在家里的样子。”安娜贝尔说。他们又一声不吭了。过了一会她问：“你祖母去兰 居住的时候多大年 ？”

博慢慢欠了欠身子，藤 嘎吱嘎吱响个不停。他向西南方向指了指。“奶奶一家人来自那边的休托尔地区，你们家的人把他们从那儿赶跑了。”他转过身看着安娜贝尔，“他们对你讲过那件事情吗？”

“没有。”安娜贝尔说。不知道博是否相信她的话，但这是真话。她父母亲从来不在家里谈论和当地土著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童年时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对她来说一直是个谜。

落过去经 出没在那一 。她经 对我们讲，她八岁的时候，比格斯家的人来到那一 ，把她和妹妹梅掳到兰 。起初，他们只是让她洗洗涮涮。后来，等她稍稍长大，便让她服侍他们家的三位 。 们的哥哥乔治不出门买公牛和纯种马，或者不到西部 找工地时，也使唤她。你爷爷、乔治·比格斯和我爷爷埃因·雷尼三个年轻人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他们在一起既是朋友，也是竞争对手。他们喜欢旅行，也喜欢互相拜访。为了相一匹马，他们可以骑马往返布里斯班而毫不在意。”博重新点燃烟头，掀起嘴唇吸了最后一口，屁股下面那把藤 又嘎吱嘎吱响了起来。

凤头鹦鹉尖声叫着，火车的汽笛声划破长空，偶然有辆汽车从泽米街驶过。

安娜贝尔默不作声。这是她头一次听别人对她讲述往事。这些事从博的嘴里说出来，深深撼动了她的心。小时候，她和博曾经在休托尔红山崖下的水潭里嬉戏。他的祖母和她的母亲坐在水潭岸边悬崖的阴影里，一边观看，一边聊天，各自照料着自己的孩子。有那么多往事自己竟浑然不知。对她来说，那些事情像影子一样模糊不清。既然母亲与雷尼奶奶亲密到一起野餐的程度，为什么在哈顿山，家里人从来不提她们之间的友谊呢？博把熄灭的烟蒂弹到灌木丛里，又掏出烟丝包。

“奶奶十五岁时，成了比格斯家的一名正式成员，而且出落成一个漂 。我见过她的照 。她的妹妹梅嫉妒她成了比格斯家的一员，一直耿耿于怀，怨恨不已。人们以为埃因·雷尼会向比格斯家的大女儿凯瑟琳求婚，可是她像比格斯家的 有的女孩子一样，长着一副表情严厉的面孔。于是，埃因·雷尼的 很快就向祖母瞟去。”博向房子挥了挥手。

“我小时候，沃尔比纳厨房的壁炉上方曾经挂着一张照。照上，比格斯家的三个 和奶奶坐在兰 牧场主住宅的游廊上喝茶，梅系着围裙，端着茶盘站在她们身后的门口。我完全能想象出梅当时的感受。你的爷爷和埃因·雷尼身穿衣领竖起的 色套装站在 们坐的 子后面。埃因·雷尼手扶凯瑟琳坐的那张 子的 ，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奶奶。”博俯身向前点燃了一支烟，抽了一口便咳嗽着靠在 子上。

“晚上，奶奶 把照 从壁炉上取下来看。在沃尔比纳的餐 旁边，我们都围在她的周围。她总是 我们讲述往日的故事，讲她怎样过着大家闺秀的生活，讲她怎样学习弹钢琴和学习法语，讲埃因·雷尼怎样以一位绅士追求一位淑女的礼仪向她求爱。”他一口气把话说完，默默地喘了口气，便吸起烟来。

“后来，奶奶爱上了他，而且至死不渝。”博停顿了一下，“我不知道那张照 的命运，它很可能落在梅的儿子手里，就像别的重要东西都被他占有了一样。那张照 是乔治·比格斯 摄的。在那一 ，他用玻璃底板 每一个牧场和它们的主人过照。”

他转过脸看了安娜贝尔一眼：“在哈顿山，可能有他 你的亲人们 的照 。我相信这一点。我奶奶认为，他外出旅行从来没有不 照相 的时候，总有一匹驮着照相器材的马跟他在一起。你看见过那些照 吗？”

“即使有几张我也记不得了，”安娜贝尔说，“如果那些照 还在的话，我肯定愿意看一看。我想，在妈妈和爸爸的遗物中，可能会有些照 。我相信哈顿山牧场住宅的墙上肯定没有挂过任何相框。我应该记得。我还得问问伊 莎白。”

“是的，伊 莎白肯定知道。如果老尼莉没有 走的话，那几箱玻璃底 直到现在肯定还保存在兰 那边的住宅里。我

不相信她会把这些底 走，因为别的重要东西都 在那儿。”他坐在藤 上，一边抽着烟思考，一边凝视着花园那边。

“他们结婚时，埃因·雷尼三十二岁，奶奶十六岁。乔治·比格斯把他 的那张照 作为结婚礼物 了奶奶，奶奶一直珍藏着。埃因·雷尼向奶奶正式求婚之前，先骑马去休托尔 找在泽尔彭廷峡谷与部落一起宿营的奶奶的母亲。他走的就是你小时候和你爸爸骑着马跟在牛群后面走过的那条路，以你可能知道那个地方。埃因·雷尼当面请求那位土著老太太答应他与她女儿的婚事。你听到过有关古老的土著人的各种各样的传说，知道他们有处变不惊的本事。尽管奶奶的母亲已经有七八年没见过女儿，可她还是应允了这门亲事，好像没有什么反 。当天晚上，埃因·雷尼便动身返回兰 。按照埃因·雷尼的名字，他们 我起名叫埃因·博恩·雷尼。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品行端正而且勇敢的人，是那种谁敢挺身反对、谁就得认真对付的人。无论你是土著人、白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他都一视同仁。他以同样的尊重对待每一个人。比他略逊一筹的人可能会为此惹上麻烦，可是埃因·雷尼从来没有让自己陷入困境。因为他有办法使别人 他的观点，并且使他们 受他的观点。不过你爷爷是个例外，我从来没见过他。在我出生以前他就骑马摔死了，可是我真想见见他。有时候，我感觉像是见到他了，而且他也认识我。这种感觉说来可笑，但却是真的。他是一个我无论什么时候见到都会‘一见如故’的人。我想，我们俩不管谁见到对方，都丝毫不会感到吃惊，反而会坐下来，一边抽烟，一边聊天儿。”

说到这里，博笑着看了安娜贝尔一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对从未谋面的什么人有过‘似曾相识’的感觉吗？”

安娜贝尔想不出在自己的生活中，还有谁有过博对素未

谋面的祖父那样的感觉。“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对雷尼奶奶有点儿那种感觉了,”她说,“小时候,在科隆山——,她在我们心中始终属于那类传奇式的人物。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几——到认识她的程度了。”

“好,那恰恰是我——说的意思,”博说,“你要是真的见到她,她肯定认识你,而且会像欢迎每一个人一样地欢迎你。在科隆山及其周围地区,祖父和祖母的婚姻毫无——议地被认可了,正如我对你说过的那样,只有你爷爷是个例外。从那以后,你爷爷再也不和埃因·雷尼说话了。他是——一个从始至终反对奶奶和埃因·雷尼结合的人。别人对待埃因和雷尼奶奶一直像对待他其他人一样,对待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一视同仁。在沃尔比纳——,事情就是这样。埃因骑马摔死后,奶奶和她的妹妹梅继承了那个牧场。城里那些经——人、商人像跟别的牧场主一样跟奶奶做生意。我认为,他们当中谁也没有不择手段地玩弄花招和奶奶作对。因为她和埃因一样,善于同人打交道,大家对她都恭而敬之。”

安娜贝尔说:“你认为我祖父为什么那么与众不同呢?”

“噢,我认为他与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对立到水火不容的程度。他只是不能让埃因和奶奶成为一个例外罢了。依我看,正是科隆山——的其他人同意他们俩的结合是个例外,才使你祖父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不过,我不知道你祖父为什么持那种态度。正像我在布兰贝对你讲过的那样,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怕他。也许是因为奶奶对他的态度使我们感觉到他一定干过什么可怕的事情一样。我不记得他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曾经近得足以用皮鞭抽打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不过他和奶奶一定知道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什么事情。”博陷入沉思,又想起安娜贝尔的祖父骑马立在花园篱笆墙外边的黄杨树

下，而她的父亲却在 里一边喝茶，一边和雷尼奶奶谈买卖沃尔比纳小公牛的事。他摇了摇头：“我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从来没有人向我 释过。肯定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一点我倒相信。”他坐在藤 上沉思着。

“奶奶和埃因·雷尼的婚礼是在基督教长老派的教堂里举行的。教堂的每一张长 上都坐满了混杂在一起的土著人和欧洲人，甚至连警官也坐在那里。我认为那是空前绝后的事，其中必有缘故。奶奶讲的这件事使我们百听不厌。”他嗓音沙哑地笑了起来，“那个凯瑟琳·比格斯那么失落，于是就离开家去了海滨，在鲍恩当了一名中学教员。最终死在那儿，而且终身未嫁。比格斯家的三个 中，没有一个结过婚。我相信，比格斯全家最后都死在外地了。”他看了安娜贝尔一眼。

“瞧，我在喋喋不休地对你讲述我的亲人的故事了。”他

你看。我小的时候，奶奶有时一失踪就是一两天。我们都知道她一定是到埃因的坟墓旁边宿营去了。她会唱歌 埃因和先人们听。对她来说，埃因和先人们没有区别。她 对我们讲，一人得利，人人均沾。因此，不论谁来造访，她都拿出好东西与客人分享。我十岁，也许十一岁那年，有一次悄悄跟在她后面来到那个地方。夜晚她还试着不点篝火宿营。其实，她早就知道我在跟踪她，但没有返回来训斥我。于是我猜测，她必定想让我跟着她，好让我知道她把爷爷埋在哪里，等她过世以后我就知道应该把她埋在那儿了。这是一件我们彼此心照不宣而且一致同意的事情。”他陷入沉默， 晌后才说，“他们热爱这

土地，他们相亲相爱。父亲按照爷爷的名字 我起名。我由此想到，爷爷一定是他最敬佩的人。我知道的有关马和牛的知识，大多数是跟爸爸学的。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有人说他很严肃。从外表看，他的身材并不高大，骑一匹花斑矮种马。那马是为了适应灌木丛生的环境，他在沃尔比纳亲自培育出来的。听说有一次爸爸的几个伙伴在奶奶面前说了不该说的话，爸爸为此训斥了他们一顿。后来他们向奶奶道了歉。可是从我记事以来，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任何言辞激烈的话，他无需用激烈的言辞就能使别人信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对大人或者孩子甚至马大声吆喝过。他只要斜着眼向你一瞥，你就会意识到自己错了，并且因为觉得自己那么愚蠢而咒骂自己，他却一声不吭。我知道道格尔跟他赶牛期间，他要求我们只管往前走，任何时候都不要说话。我们一走就是好几天。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三个人谁都不说一句话，只是相互对视一眼，看看彼此在做什么。我们还能看懂爸爸动作不大的手 传递的信息。那手 会告诉我们一切。那是我们在灌木林中的手语。我们宛如月 下的影子，悄悄穿过沙沙作响的灌木林，胯下的矮种马

也步伐轻盈，好像我们是特地来造访的客人。爸爸的手向右一弯，我马上就明白，他是在告诉我们前面有牛群在宿营，并且让我们离开牛群绕道前进。晚上，等牛吃饱草准备饮水时，再返回来把它们赶走。爸爸从来不喜欢违 牲畜的天性随意驱赶它们。爸爸也从来不痛哭流涕，不纵情狂饮。他总是瞅准时，该行动时就采取行动，既不太早，也不太晚。这样，和爸爸一起在灌木林里时，事情总是一帆风顺，而许多同伴却不知其中的奥秘。因为他看起来轻轻松松就把牛群赶拢在一起了。人们觉得，牛群在等待我们出现，并且努力学习，尽可能像他一样。我虽然学到一些本领，但道格尔学得比我更好。爸爸看在眼里，但从来没对我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人谈及此事。这样，当爸爸不再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道格尔开始自己着手签订赶牛群的合同。之后，我和道格尔终止了伙伴关系，我成了他的‘打工仔’。道格尔做事和我爸爸完全一样，他总是用手交谈。他做出某种手 你就明白，他要骑马到前面去，让你呆在一 檀香树林里准备午餐，然后他在附近兜上一圈儿，过一会儿骑马向你走来。他下马，你就知道他已察看周围的情况了。不过他一声不吭，只是盘起腿坐在篝火旁边。等到他把一根六英尺到八英尺长的木棒往篝火的余烬里一插，我们大家便几 同时喝完了茶，吃完了午餐。他的做事方法和我爸爸完全一样。他从来不愿意在经过的路上惊动任何东西。路上的一切依然如初。

“因此，不了 道格尔的人都无法 他对修建兰 水坝的支持。可这是他的决定，而不是准备与苏珊讨论的什么事情。苏珊不 这一点。对于我爸爸和道格尔·格纳蓬，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在心灵深处对话，而那些事情又直 和他们交流。记得一天傍晚，我们在潘代纳斯河上游莱察兹山脉一

荒凉的崎岖不平的山地宿营。那也是一次凄凉的令人苦恼的宿营。雨下了一个星期，既没有希望赶回家去，也没希望数日内雨过天晴。有的东西都湿透了。于是我们只好用随身带着的一些干东西在一个蚁塚上一起做晚餐的篝火。我隔着篝火坐在道格尔的对面。灌木林漆如墨，只有蚁塚上的火映在他的脸上。我盯着他的眼睛，发现他茫然，对我们说的话‘置若罔闻’。以前，我在科隆山一个被人叫做潘雅的土著老太太的眼睛里曾经看见过那种眼神。现在在道格尔的眼里看到这种神情，确实把我吓了一跳。那个夜晚，他的思绪随着先人离开我们了，我明白这一点。第二天，我连一句话也没说，他也一声没吭。小伙子阿尼尔也学会了这一招。在他身上，有一些直来自先人的东西，你可以感觉到。他听不进我们这些老伙计的话了。”

博笑着从椅子上直起身来：“这把椅子是你老爸的？”他的故事好像讲完了。

安娜贝尔凝视着他，心儿随着道格尔、博和他的父亲回到灌木林里，回到往昔的岁月。她想起牧工们出现在灌木林里的那条路上，赶着哞哞叫的牛群向围栏走去。几没有人说话，只是偶尔响起短柄长鞭缓慢的噼啪声和温和地驱赶不愿进圈的牲畜的吆喝声。博说得没错，他们就像来自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的月下影子。他们生来就属于灌木林，一旦离开，就不可能是原来的他们了。“我不知道，”安娜贝尔心不在焉地说，“恐怕没有一把椅子专门属于妈妈和爸爸。”

博笑着说：“毫无疑问，这把椅子是你爸爸的。这把椅子比你坐的那把得更歪，磨损得更厉害。我记得你爸爸抽烟斗。这把编织紧密的藤上尽是烟灰。”他站起来伸了伸腰。“我得赶紧走了。我答应过我姐姐，4点钟她去游泳池看她儿子游

泳。他们今天晚上举行校际游泳比赛。他是预赛的第一十一名。他们希望他能进入决赛。”

安娜贝尔陪博向三菱越野车走去。

博从车窗探出身子。“星期一早晨见。”

“什么时间？”

“天一 就出发。”

安娜贝尔望着博在人行道上倒车。那只白猫走过来把身子靠在她腿上，和她一起站着。

博驱车而去，安娜贝尔转身走进房里。她收拾完餐 ，然后一边清洗盘子，一边站在洗涤池旁看窗外花园里的柠檬树。她笑着大声说：“你现在认为博·雷尼这个人怎么样，妈妈？”

奇格泽格牧场

星期一，凌晨4点，博来安娜贝尔时，她已经洗完澡穿好衣服，做好了出门的准备。东方的夜空已经变成银白色。那只白猫走出来，看着他们离开。博说：“白先生准备替你照看这幢房子了。”他们驶离泽米街，然后沿着布鲁斯公路向南，朝巴尔迪肯河大桥驶去。右边，斯图尔特连透迤的山岭森林密布，在旭日的辉映下，沐浴着色的霞。被汽车撞死的沙袋鼠四肢伸展，躺在公路边上，仿佛夜行刺客暗中袭击的受害者。录音传来梅尔·哈加尔德的歌声：“如果可能，我要伤透每一颗心；我将变成一个傻瓜。”多切分音的吉他伴奏和飞驰的三菱越野车一起律动。

安娜贝尔透过侧面的车窗向外瞭望，只见灌木在车旁一掠而过。她转过头瞥了博一眼，旅行的激动之情禁不住涌上心头。

博咧嘴一笑：“又在这条熟悉的路上，安娜贝尔·贝克。”

四个小时以后，博驾车离开柏油路，向玛维尔驶去。道格尔那幢有封檐板的房子就在那儿。阿尼尔那辆白色卡车停在吉库尤草草坪上，博把车停在卡车旁边。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在顶缭绕。门帘后面的门上午开着。他们从三菱越野车里走下来，安娜贝尔跟在博的身后走到游廊。博撩起门帘站在

一旁让她先进。阿尼尔和特·斯正坐在桌子旁边吃着鸡蛋、腊肉和香肠。道格尔面对火炉站在炉旁做饭。屋子里弥漫着香肠、咖啡和煎肉的香味。电视正播放着喧闹的卡丁车赛。特·斯的白色安全帽放在一落袋台球比赛的奖品中间。

里的人都向博和安娜贝尔问好。博把桌上的旧报纸和旧杂志推到旁边，腾出一块地方，然后走进厨房，拿来叉子。安娜贝尔摘下墨镜，把灰色毡帽帽顶朝下放在纸上，然后把墨镜放在帽子里。

特·斯不转睛地看着她：“你的发型看起来挺漂亮。”

安娜贝尔举手拢了拢头发：“谢谢，我请苏珊的理发师做的。”

特·斯一直看着安娜贝尔。安娜贝尔和博在阿尼尔和特·斯对面坐下，博卷了一支烟。

道格尔从火炉那边转过头，把手里的夹子在煎锅旁边挥了挥。“你想在饭里加牛排吗，安娜贝尔？”

“不加。谢谢，道格尔。”安娜贝尔说。

“吃的东西很多。”道格尔郑重其事地向她保证。他的声音缓慢而低沉，好像忧虑重重。

安娜贝尔看了他一眼，本来想跟他说几句话，但他态度冷淡，让人敬而远之。他们用疑惑、探究的目光凝视了对方片刻。“非常感谢，道格尔，”安娜贝尔说，“一个鸡蛋加一块腊肉就很好了。”

道格尔回到火炉旁。

“博和阿尼尔爱吃牛排。”他把食物盛在盘子里，然后走过来，把一个盘子放在安娜贝尔面前。他的血流监视器安装在裤袋上方衬衣下面，好像藏着一个小录音机。他用叉子叉起一块牛排放在阿尼尔的盘子里，阿尼尔低声道谢。

博用拇指和食指掐掉纸烟燃烧的一端，然后把发潮的一端向木 上一杵，纸烟就竖在盘子旁边。他把脸转向阿尼尔：“你把卡车都收拾好了吗？我和安娜贝尔一吃完饭就要出发，我们不能耽搁。”阿尼尔只顾埋头吃饭，连头也没抬。“收拾好了。”他轻声回答道，然后神情冷漠，只顾埋头吃饭。 了特斯的 落在安娜贝尔身上之外，大伙儿都看着他，似 等待这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透露一点什么信息。他正用 子切割牛排，全神贯注，仿佛吃牛排也要像举行宗教仪式一样，有条不紊，严格按程序办事。他刚刚把头发 成“板儿寸”，西班牙大公式的小 子修剪得正好一厘米长。早晨烟雾腾腾的 子里，他那古铜色的鬓角和颧骨成了两个 点。

博困惑不 地看着他，然后摇摇头。

“那好，我只是希望该装的东西都装在卡车上了。”

特 斯对安娜贝尔莞尔一笑，耸耸肩，褪了色的绿纯棉圆领T恤衫紧贴着她那 丰满的乳房和双肩。

“又得奖了吗？”安娜贝尔问她。

特 斯看了她一眼，由于激动， 眼睛 闪闪。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得到布兰贝煤矿的一项安全帽。”她咧开嘴笑着说。安娜贝尔的恭维使她局促不安。

道格尔走过来把报纸推到一旁，把盘子放在 上，然后拉出一把 子，坐在博的对面。

博看着道格尔的盘子，“你吃的是什么呀，老伙 ？”他有点不以为然地问道。

道格尔忐忑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不无痛苦地盯着盘子里掺了牛奶的粥。

想再谈这个话题。

博轻蔑地说：“哼，这种该死的粥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一个人总不能只靠喝粥活一辈子吧！”

“这是精制麦麸^①。”

“精制麦麸熬的也是粥呀！”博说，“它怎么能治好你的病呢？”

安娜贝尔的手响了起来。她从一边站起来，从里走到游廊去话。她心里明白，就算是史蒂文她也不在。

他们默默地吃着饭，从游廊上传来安娜贝尔模糊不清的声音。视里迪斯尼乐园里的动物在大声咆哮。

博问：“你和莱斯谈过了吗？”

特·斯端着盘子走进厨房，阿尼尔抬头看了妹妹一眼。

道格尔用汤匙把灰色的粥往嘴里。

“有个国土资源部的家伙要来。莱斯估计他会坐直升。”

“还有谁？”博问。

“汤姆·格拉森。他是个大人物。陪他一起来的还有福尔森和哈宾。”

“他们是干什么的？”

“水坝的主要承包商。”道格尔又舀了一勺粥。“看起来人还不错。”他向放在子上的手点了点头。“前几天我和他了一次话。”

“史蒂夫·普纳鲁也去吗？”

“不，只有莱斯去。”

博把盘子推开，从上拿起香烟，然后点着。

“莱斯说过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去吗？”

^① 精制麦麸：精 过筛 器后， 下的砂砾状的小麦剩余物的粗糙颗粒，用做食用面糊。

道格尔摇摇头：“我想他也不知道。”他朝博旁边的一 报纸做了个手 。“你如果想看，那儿有一份他发来的传真。”

阿尼尔把 子向后一推，轻轻地打了一个饱嗝。他站起身，走过去坐在 视 前的长沙发上，然后按着遥控器，浏览视频道。

安娜贝尔走进来坐在 旁。

“是伊 莎白打来的 话。”

道格尔把盛粥的盘子推到一边。他只吃了一 。

博说：“那些该死的医生对你没用，老伙 。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去兰 ，好好看看病。”

安娜贝尔收拾起 上用过的盘子和 叉，端进厨房。她把盘里的残汤剩羹倒掉，再把盘子和 叉放在洗涤槽里洗干净。

两个男人隔 相望，博 闭着眼睛抽烟，道格尔凝视着博，仿佛在朋友的脸上能看到有关他们未来的深思熟虑的意见。他们也许悄然走进往昔的岁月，两个牧工再次相聚，盘腿坐在迪西普申或者肯维高原荒凉的灌木林里熊熊燃烧的篝火旁边。骚动不安的牛群由于天 而平静下来，从水塘那边，传来驮马铃铛悦耳的叮咚声。篝火映照下，他们互相望着对方的眼睛，等待从 暗中走来的黎明。当星星消隐而去不再照耀坑坑洼洼的道路时，要特别小心，不熟悉的地方很容易让人摔倒，而且摔伤脚再也不可能康复。过去，雷尼奶奶为了让孩子们避免这样的灾难而低声吟唱，保佑她的儿女们在前往沃尔比纳河的源头和布尔古纳泉长途跋涉的道路上一路平安。在先人 下的多 的土地上，世代面对难以 脱的困境。不要丢弃 乡的语言，不让知识从孩子们的心中飘走，从而脱离一去不复返的往事。

博说：“你还记得贝克老爷爷吗？”

道格尔在回忆中轻轻地笑了。

“他有一双真正的养牛人的眼睛。”

道格尔点点头。

“一双牧场主的眼睛。奶奶过去这么说他。”

“如果你没有草场也没有牛群，他有一种把你从那个地区赶走的本领。”

道格尔嘿嘿一笑：“估 贝克老爷确实赶走了一些人。”

“你不打算把这件事对安娜贝尔说吗？”博故意提高嗓门儿说道。

“不对我说什么？”安娜贝尔大声说，洗涤槽里，盘子的碰撞声停了下来。

两个男人抿着嘴 笑了。博把 子向后一推站起身来。
“得赶快动身了，但愿天 之前我们能赶到兰 。”

道格尔没有起身。他盯着博的眼睛。

“倘若看起来要下雨，你们就不要进入那个荒无人烟的地区了。否则，越不过那些水沟，就返不回来了。”

“阿尼尔的车上 着绞盘呢，我们一定会返回来的。”

众人聚集在游廊，然后道别。博和安娜贝尔先钻进三菱越野车，阿尼尔和特 斯也钻进白色卡车。卡车驾驶室里响起持续不断的低音乐器 奏明快的咚咚声， 人鼓手狂热的歌声喊出强烈的复仇愿望。

道格尔一直站在门前望着他们离去，直到两辆汽车在 T 路口拐上公路，从他的视野里 消失。他站了一会儿，凝望着宁静的早晨，然后转身用手抓牢门框，稳住自己的身子。他返回 里，随手关上房门，拿起遥控器，把 视 关了。他坐在 旁，凝视着那部手 ，一双大手放在 面上，肿胀的手指微微颤抖。他的皮 松弛而苍白，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虽然

子里的寂静使他平静下来，但他的喘息声还隐约可闻。

在玛 维尔以西两公里的地方，博驾车离开公路，驶上一条小路。这条路穿过米尔顿观察 和德莫利斯山，向南 往皮奥尼尔河。他们跨过梅利赫顿河，然后向西拐，沿着山谷公路驶向芬奇哈顿。安娜贝尔在车座上转头向后张望。

“他们跟上来了。”

“跟上来最好。”博把他的烟丝包递 安娜贝尔。

安娜贝尔 他卷了一支烟。

他们又一次跨过皮奥尼尔河。这条河刚过奈尼梅就变得很窄，比小溪宽不了多少。车在山 间艰难地穿行，大 的甘蔗地落在他们的后面。再往前走三十公里，他们面前的山谷逐渐变窄，成了没有回旋余地的沟壑。他们从灿烂的阳 下驶入森林的树荫里。刚开始的陡坡向前延伸，一直 到大山深处的悬崖绝壁。现在，泥土路崎岖曲折，车后扬起滚滚的赭色尘土，纷纷扬扬地洒落在悬垂的树叶上。

博使劲转动着方向盘。

“他们还跟着吗？”

安娜贝尔回头向后张望，白色卡车正绕过他们 后的弯路，从他们扬起的尘土中钻出来，就像紧追不舍的追捕者。阿尼尔坐在方向盘后面，冷漠的面孔穿过挡风玻璃上摇晃不定的树叶的阴影，墨镜宛如防护帽外 上的两个 洞。他的妹妹——男人梦中 的、谜一 的少女——坐在旁边。

“跟上来。”安娜贝尔一边说，一边继续回头张望黄尘中时隐时现的白色卡车。

中午时分，两辆汽车冲上陡坡，穿过森林，驶上 头山脉荒凉的高原。博驾车沿着琼杰拉水库输水管旁的小道由慢到

快地行驶，白色的输水管斜穿崎岖的山地。连 的山岭一 萧瑟，沉积岩层向上翻起，好像地球 露的骨骼。树林稀疏零落，树木矮小，歪扭弯曲，生长不良。没有村庄，没有房 ，也没有道路的痕迹。沿着这条土地坚硬的盘山路，他们越过布鲁肯河的分水 ，然后拐向西北，经过他们右侧的琼杰拉水库冰冷的水域，把输水管甩在后面。他们现在行驶的小道，不过是来往车辆在乱 中 找 道时车轮碾出的车辙罢了。他们驶上山坡，经过一大 土地。在这 土地上，史前的禾木胶树和铁树，孤零零地矗立在红木和生长不良的山核桃树中间，宛如 化了的史前期的哨兵。它们那枝条弯曲的树冠在山风中摇 ，好像一见迎面驶来的汽车就会逃离似的。

西北方向，鲍恩河谷延伸在他们下方蓝色的薄雾中。一群群白色的勃拉默牛在高原和河滩上肥沃而宽广的牧场上啃食着天然牧草。东北方向是另一番天地。塞利特 斯山脉和梅西峡谷层峦叠嶂，森林覆盖的荒野上，既没有房 、道路，也没有袅袅炊烟或有人居住的迹象。广阔的丘陵地在他们的下方波浪 起伏，延伸在灿烂的阳 下。博伸手一指，说：“去兰 的路就在那边。”

安娜贝尔瞭望着 而神奇的家乡，惊叹不已。

他们在山脊小道上行驶了一段时间以后，到达小道上的一个岔口。沿着左边岔道，穿过西北方向稀疏的树林，驶下山口的缓坡，进入鲍恩河谷。这个路口旁边的一棵死树上，钉着一 木板，因日晒雨淋而变成灰色，上刻一个箭头，箭头顺着山口指向几个字母已经褪色的红字——布伦亨^①，好像当年马

^① 布伦亨：德国西南濒多瑙河的一个村落，1704 年英军大胜法军于此。

尔伯勒亲王^①决战的战场真的就在这个地区，一万多名战败的法国士兵就长眠在这里。博放慢车速，连 四轮驱动，把三菱越野车调到低速挡。博驾车进入右边 向塞利特 斯山和梅西峡谷的小道。他们的车以步行的速度缓缓行驶，颠簸着驶过布满卵石和被雨水冲刷的沟壑的小道。现在，布鲁肯河牧场就在他们和鲍恩河谷中间。

博努力使三菱越野车平稳下来，他的胸部紧靠方向盘，从座位上欠起身来。引擎罩在突突地跳动着，博一边俯身向前，观察路面，一边驾驶着三菱越野车在陡坡上缓缓行驶。一道临时搭建的大门关闭着，横挡在陡峭的山顶前方五十米处的小道上。博说：“准备开门吧。”三菱越野车 停了下来，蓝天和树梢映入眼帘，被洪水冲蚀的小道从他们的侧面倾斜而下。

安娜贝尔打开车门，走下汽车。她绕到引擎罩前面，紧紧抓住横杆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她弯腰打开大门的搭扣。那是一道用弯曲的粗树枝、灰色 木和篱笆条拼凑起来的五栅大门，每一个结合部位都用方头铁螺栓贯穿着，一段对折在一起的铁丝把大门缠绕在立柱上。门上有一 马口铁皮 牌，字是用蓝色的油漆写的，歪歪扭扭，仿佛出自一个孩子的手笔：奇格泽格牧场。安娜贝尔用力把门推开，然后站在门后 三菱越野车让道。博驱车爬上坡顶，把车停下。安娜贝尔一直等在门后，直到阿尼尔驾着白色卡车出现。卡车缓缓驶来时，特 斯从车窗里探出身来。“哟，您总是那么仁慈，谢谢，亲爱的。”她装出一副高雅的样子，用英国人的口音说话。说罢把手捂在嘴上，免得笑出声来。

安娜贝尔深深鞠了一躬。

^① 马尔伯勒(1650—1722)：英国将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中统率英荷联军击败法王路易十四。

“很高兴为您效劳，夫人。”她关好大门，然后沿着小道从卡车旁边走到三菱越野车旁边，钻进驾驶室，他们就出发了。

“那儿从来没有过大门，”博说。他点燃纸烟，把火柴扔掉。

“道格尔的那个儿子在后面开得怎样？”

安娜贝尔回头张望。

“开得很好。有他开车，特 斯好像很轻松。”

“咳，那个 知道轻松。”博朝小道一侧指了指。那是一个飞快的手 ，指向隐蔽在山腰的一个因玄武岩坍塌而成的暗洞。

“狗老兄正盯着我们呢。”

安娜贝尔张望。

“在哪儿？”

“从那儿溜走了。”

安娜贝尔觉得，自己正踏入一个充满传奇故事的地区，而那些故事她都未曾经历。她凝视着博，很想知道，阔别二十多年之后旧地重游，他会发出怎样的感慨。毕竟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在这里度过。博正专心致志地开车，没有回头看她。

一小时后，他们爬上一座山丘。山下一百米处森林覆盖的山坡上有一 尘土弥漫的宽阔的林中空地。空地上出 意料地坐落着几幢房 和庭院。一群各种颜色的狗飞快地冲上小道迎 汽车。它们吠叫着，蹦跳着，互相厮咬着。两幢用油漆刷成白色的装着封檐板的房 ，一座长长的波纹铁皮 顶的工棚，还有一些小小的附属建筑物，杂乱地排列在小道两边。一

成荫的树木旁边是牲畜棚和菜园。横跨菜地的管式喷水装置滴答滴答地把细小的水珠洒在不太整齐的蔬菜上。阳 下，水珠儿晶莹闪 。沿林中空地的边缘， 放着卵 和被风吹来

的落叶。这是一个刚刚建起的新居民点，似 还没有定型，而且随时可能被拆掉、拖走，再次恢复往昔的荒凉。一个头戴牛仔帽的小伙子正开着一辆破旧的推土机，把 木头、树枝和生活垃圾推走。推土机的排气管突突地冒着蓝色的烟雾。烟雾伴随着灰尘飘向他身后阳光 斑驳的林中空地上方。

博说：“没错儿，这就是奇格泽格。看起来，他们拿定主意先养狗后养小公牛。”他回转头向侧面的车窗外吐了一口唾沫，一群狗围着车轮嗅来嗅去。“我不怪他们，这儿本来就是狗的天堂。”他说。他们把车停在前面那幢装着封檐板的房 子旁边。房子周围的游廊，进深至少有四十英尺。博把帽子向后推了推，一边坐着抽烟，一边观望。“你大概看见那条游廊了吧？”他把脸转向安娜贝尔，“你见过那么长的游廊吗？”

“没有，我没见过。”

他们继续坐在车里观望。一条狗嗅嗅车轮，然后抬腿撒尿。大多数狗失去了兴趣，有的卧在一旁互相抓挠、厮咬；有的躺在尘土里喘息， 红色的舌头耷拉着，口水滴滴答答流了下来。博点燃香烟，打开车门走下汽车。几条狗簇拥在他的两条腿周围，嗅着牛仔裤。有的狗腿上受了伤，伤口 露着， 上搔破的疥癣斑斑驳驳。一条深黄色斑纹的独眼母狗举起前腿搭在博的衬衫上，似 求他抚摸抚摸它。它那 红色的乳头由于正值哺乳期而显得娇 小、肿胀。博耐心地把母狗轻轻推开。狗顺 躺在一旁，用爪子搔着耳朵后面，含情脉脉地看着博。一头大 猪从工棚那边游荡过来，一群狗把它团团围住，一边舔着它的鼻子，一边狂吠。 猪哼哼着继续往前走，在三菱越野车旁边嗅来嗅去。一个男人从房里走出来。他穿过游廊，一位妇女跟在后面，一起走过来。

哈恩。“那么，你是博·雷尼？”他说，“我在城里就听说你们要路过这里。”他盯着博的眼睛，一副尊敬、期盼的样子。他身材高大，瘦削，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由于 弄 器，他的工作服上沾满了尘土和油污。他的下巴 得干干净净，眼睛 蓝，充满友好和关心。他走到安娜贝尔跟前握住她的手。“见到你非高兴，安娜贝尔。”他向身后的妇女转过身去，“这是我的妻子露丝。”

露丝·哈恩是位身材挺高的漂亮女人，凝视的 坦率而大方。她神情专注，好像要努力记住丈夫的表现，心想着自己要比他高明十倍呢。

约翰·哈恩说：“那是马修，我们最大的孩子。”他指着推土 ，看了看儿子， 中充满爱意，仿佛只要看到他长大成人就心满意足了。 着又说：“另外两个孩子和他们的老师在这里。”

露丝·哈恩说：“他们到外面上学很困难。”她抚摸着靠在游廊柱子上的一辆摩托车的破旧的车座。“他们宁愿骑着矮种马出门，或者整天骑着这玩意儿——摩托车——到处转悠。”她把脸转向博，“进 喝杯茶好吗，博？”

博说：“好呀，露丝。”

露丝笑了。那是一种愉快的流露。她把脸转向安娜贝尔：“我们住得太远了，很少有客人来访，安娜贝尔。”

约翰·哈恩说：“你们是第一批来访的客人。”

众人都笑了起来。

“ 了穿过山嘴 往兰 之外，这条路哪儿也不 。他们告诉我，二十年来，那座宅子连一个人都没有住过，这话对吗，博？”

“也许是对的，约翰。”

他们跟着约翰·哈恩走进游廊。博转过身，朝还坐在车上的阿尼尔和特·斯点了点头，然后把身子转向东道主，指着放在游廊里的一批不同时期制作的 凳、书 和其他那些又大又重的家具部件。

“这些都是你做的吗，约翰？”

约翰·哈恩用手摸了摸一张油漆过的三条腿 子的 面，子用分叉的杌果树桩制作而成，木料发黄且 有波浪式的纹 。

“你觉得这张 子怎么样？”他抬头看了博一眼，好像期待他对自己的作品发表宝贵的意见。

露丝·哈恩面 愠色，冷眼旁观，双臂交叉在衬衣前面，不转睛地盯着丈夫。

博用拇指和食指夹住厚厚的 面，试着抬了抬。“还真有点分量。”他钦佩地说。

“你认为它太重吗？”

“我没说它太重，约翰。”

“你是没说。可是，或许你认为把它搬来搬去时，人们一定觉得太麻烦。是这个意思吗？”

“是呀，如果他们想搬来搬去，肯定挺麻烦。”博字斟句酌地说。“可是一旦把它放在 子里，谁还想再把它搬来搬去呢？”他看了约翰·哈恩一眼。

“你呢？你有什么看法，安娜贝尔？”

阿尼尔和特·斯走过来，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看着这几位长者。

博把脸转向他们，把他们介绍 约翰和露丝·哈恩。大家互致问候，然后，阿尼尔和特·斯跟着露丝·哈恩穿过游廊走进 子。

“这是准备卖掉的。”约翰·哈恩 释说。他磨磨蹭蹭不想离去，引领着博和安娜贝尔继续观看他的作品。

“多么好的家具呀。”安娜贝尔说。

约翰把脸急切地转向安娜贝尔：“你认为这件家具在城里有市场吗？”

“肯定有。”

“哦，那可是我求之不得的。听说丛林地 的家具运到布里斯班，不论 在什么地方，价格都会超过一千 元。”

“没错儿。”安娜贝尔说。她伸手摸着一根镶嵌在漆成色的树桩上的有狭长凹槽的树枝，“这是什么东西？”

“用它装 CD 盘。”

“哦，装 CD 盘？”她惊讶地说。

约翰对他们咧嘴一笑：“进 喝茶吧。”

“这个主意不错。”博说，用拇指和食指掐灭燃烧的烟头，然后跟约翰·哈恩走进 里。露丝正往面包上涂着奶油。她抬起头，用手里的 朝身后指了指。

“继续往前走。”

他们走进一间天花板很低的小 。

暗 的 下， 里的陈 安娜贝尔 下深刻的印象。网眼织物、褪了颜色的家具、长靠 、显得大而不合时宜的老式扶手 ，紧靠对面的墙壁放着一个瓷器 ， 子的玻璃隔板上 满了小 、头、贝 和 日 品。悬挂在挂镜 上的相框中的是穿着最好的衣服、表情严肃的哈恩的祖先们在婚礼上和洗礼仪式上的照 。 此而外，还有一幅加拿大落基山的 色照 和另外一幅马特峰的 色图 。壁炉 上，放着一尊圣母玛 亚的小型瓷像，怀中抱着孩子，神情端庄，略羞涩。

“继续往前走，”约翰·哈恩说。“一直往前。”

安娜贝尔走进一扇门，门楣上挂着基督受难的十字。

阿尼尔和特·斯并肩坐在桌子旁边的木头长凳上，后面是一排面对游廊的窗子，穿过窗口，可以望见远处洒满阳光的灌木林。推土机穿过闪闪发光的树枝往回返，推土铲举了起来，宛如一只大甲虫的上颚，正向猎物进攻。

约翰·哈恩跟着他们走进来。他们站在旁边，前面是一块不规则的巨大的木板，厚十二厘米，长四米，最宽处至少有三米。

博把手掌放在上面。

“那么，这就是那棵老芒果树的主干吧？”

“是的。”约翰·哈恩骄傲地抚摸着上面说。

“这是一张很棒的桌子。”

“简直不可思议。”安娜贝尔说。她环顾了一下桌子。

“你们是怎么把它弄进来的呢？”

“先把那些窗户拆卸下来。”约翰指着阿尼尔和特·斯后的那排窗子说道。

“在加盖游廊之前，先把它移到三条活动轨道上，然后穿过窗口推进来。”

“用推土机？”

“对啦，安娜贝尔。就是用推土机推进来的。”

他们站在旁边观赏着。

“桌面的形状像新西兰的南岛。”安娜贝尔说，面对着桌子的一边。露丝·哈恩走了进来。

约翰·哈恩说：“是露丝吗？听见安娜贝尔的话了吗？”

“听见了。”露丝·哈恩放下两个盘子，一个盘子里盛着面

加。”她微笑着对安娜贝尔说。

“约翰会把地图册拿来的。”

约翰站起来走出屋子。

“请坐，博。你也请坐，安娜贝尔。”她对他们说。

博摘下帽子放在桌上，然后与安娜贝尔并肩坐下。

约翰走进屋子，把一本破旧的杰卡兰德学院地图册放在他们面前。他把地图册翻到非洲地图那一页。露丝站在他身后，把手放在他的肩头，从丈夫肩膀上方观看。约翰用食指沿着马达加斯岛的边缘画。他的手指甲有裂纹，而且被弄脏了。“笔直的东边，”他说，“在这儿。”他一边向下看，一边把手沿着他们眼前的一边动。“西边中间的突出部，”他指着对面的阿尼尔，“在阿尼尔那边。”

安娜贝尔说：“什么？马达加斯加？”

约翰翻着地图。

“新西兰南岛的突出部在底部。”他们仔细查看着地图。约翰是对的。

博望着安娜贝尔咧开嘴笑了：“这次你可看走眼了。”

一位灰头发的妇女催促着她前面的两个孩子走了进来。

约翰把她介绍给他们：“这位是安德森太太，是她注意到这张面的形状像马达加斯加的。”

安德森太太与他们一一握手，接着约翰又介绍孩子们：詹姆斯和艾伦。露丝·哈恩端着一个双柄搪瓷大茶壶走进来。她把茶壶放在桌子上的垫子上，又走出去端来一个放着碟子和杯子的托盘。她站在旁边倒茶，然后把茶杯分发众人。“那儿有牛奶和糖，请随使用点小甜饼。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加点李子酱，安娜贝尔？”

众人忙着喝茶，取用小甜饼、面包和果酱。

小 站在一旁 不转睛地看着阿尼尔。

博说：“你为什么不把墨镜摘下来呢，阿尼尔？这里的并不很强，老弟。”

阿尼尔吐了口气，然后伸手摘下墨镜。

小 说：“以前从来没有土著人走进过我们家。”

里一 沉默。

露丝·哈恩清清嗓子：“哦，亲爱的，在这以前，我们连一个土著人都不认识，难道不是吗？”她面 微笑地看着阿尼尔。

“艾伦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和土著人交往，阿尼尔。”

阿尼尔垂下眼皮，几 不承认他们的存在。似 只要闭上眼睛，就连他们 近他的意图都可以拒绝了。

特 斯拿起一 小甜饼，胳膊肘支在 上，对约翰微微一笑。约翰坐在邻近她的上座。“哈恩先生，你们养了多少条狗呀？”

露丝·哈恩说：“唉，别提狗的事儿了，特 斯。”她笑了起来，“狗快要变成我们这个家的一 心病了。”

约翰·哈恩说：“哦，特 斯，我相信我们至少有十五条。”他咧开嘴朝他的妻子笑了起来。

“二十条，”小男孩纠正约翰说，“如果算上新生下来的狗崽儿的话。”

小 依然 不转睛地盯着阿尼尔，她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来以前，土著人就在这里。”

“是的，完全正确，艾伦。”安德森太太高兴地说，向她的学生表示祝贺。她不看阿尼尔，却伸手抚摸小 的胳膊，好像要把她从令人着迷的束缚中 脱出来。

“那是许多许多年以前的事了。”

安娜贝尔说：“艾伦，那几辆摩托车里，有你骑过的吗？你

似 还不到骑摩托车的年龄。”

“快别跟她谈骑摩托车的事了，安娜贝尔。”露丝·哈恩说。

“只要把她扶上去，艾伦什么都敢骑。”

小 看了安娜贝尔一眼。她那凝视的 冷 而庄重。

“那辆蓝色的摩托车就是我的。”她说。

“你们大门上的那个牌子是你写的吗？”

小 从容不迫地打量着安娜贝尔，凝视的 从她的头发 到工作服，然后又 到她的手上。她的手放在 上，微微发红，还有色斑。“是我写的。”小 说。

“奇格泽格是崎岖小道的意思，是个很恰当的名字。”

“那是马修起的。”小 说。

“你想 它起个什么名字呢？”

小 耸耸肩。她的注意力又转向阿尼尔。

“叫某某地方吧。”她心不在焉地说。

博喷着舌头，然后把茶杯放在 上。

“嗯，好茶，露丝。”

“谢谢，博。再来一杯吗？我们家的人都爱喝茶。”

“布赛尔茶。”博说，端起茶杯。

“没错儿。”

“没有什么茶比布赛尔茶更好。”博向约翰转过身去，然后伸手向窗外指了指。

“我不知道齐格泽格这个地名，约翰。不过我知道，老比格斯家族把这一 崎岖不平的山地都叫做富瑞尔斯。”

他把伸出去的手转向约翰·哈恩身后，手像指南针的指针来回 动，然后停在一个准确的方位，好像 根儿没有什么墙壁，而且他相信约翰·哈恩肯定像他一样明白他的动作来回指的对象的具体情况。

“富瑞尔斯河谷在那边。这些山里到处都有发育不良的老野牛。冬天牧草断绝时，它们就吃那些有毒的泽米^①干果。炎热的夏天到来时，它们的四肢就呈现出佝偻病的症状。它们卧倒在地，腿陷在断裂的玄武岩中间。我们骑马走近其中的一头野牛时，看见野狗就藏在附近的山后面，望着它死去。然后，它们轮番跑过去咬上一口。”

讲到这里，博沉浸在回忆之中，默不作声。子周围的人们都看着他，等待他继续“播放”记忆中的往事，等待他从存储在记忆里的诸多往事中检索出非有趣的一件事。这是一位在他们到来之前对这个地区了如指掌的“游客”。

“我曾在月下盖着毯子躺在那里，听卡在岩缝里的野牛长久的吼叫声。那声音像高音喇叭，你一听见，就知道它们已经陷入绝境。我爸爸把野牛的吼声称为天使的号角。它能传遍这些山岭中的每一个角落。”他朝他们咧嘴一笑，享受着引人注目的乐趣。

“夜里，我躺在那里想，说不定那头挣脱开头陷阱的老天使正在找我呢。”

众人笑了起来，但并不轻松。他们端起茶杯一边慢慢地喝，一边想象着在劫难逃的野牛陷在断裂的玄武岩层里活活遭受野狗厮咬，肉不断颤抖的痛苦。那是一种不可想象的演变，一种肯定对这个地区下可怕印象的残忍，一道他们在山嶙峋的山脊和沟壑纵横的陡坡中谋求生存时遇到的深刻印痕，一段如果他们打算在这个地区占有优势就必须承认的历史。

露丝·哈恩打破沉默，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话，声音中充满渴望，好像曾经为她的家庭想过更有英雄色的生活。

① 泽米：一种主要生长在非洲热地区的泽米属苏铁科植物，其树干很粗，长在地下，生有掌状顶生叶子，种子生于木本球果中。

“那些野牛中有的非漂。”

安娜贝尔凝视着她。

露丝·哈恩的 越过阿尼尔，穿过窗口，落在远处洒满阳 的灌木林里。

“有几天清晨，一头野牛走来，站在围栏外面的树林里。它只是站在那儿，茫然地盯着这幢房子，好像不了 房子是什么东西。我把 转向别处再回过头来看时，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正是其中的一头。”博说，对 说的话既深信不疑，又充满敬畏，因为他听说过连人 马被野牛轧死的事情。

“可你从来没说起过这件事。”约翰·哈恩温和地责备妻子，好像她不该在这些陌生人面前谈魔鬼造访的事。

“我也是刚想起来的。”露丝·哈恩说。

“野牛好像连狗也没有惊动呀。”约翰·哈恩对妻子的话不以为然，好像他怀疑她，并且要验证他妻子的 见有悖于众周知的事实。

“是的。”她说，无法 释，于是就若有 思地盯着自己的双手。她抬头看了博一眼，“怎么会那样呢，博，你认为为什么连狗也没有发现它呢？”

“这些野牛是一种不同 的动物，露丝。它们更不像普 的家牛。这个地区现在变成了它们的栖身之地。它们知道怎样在周围悄悄地走来走去而不引起对它们太多的注意。”

露丝·哈恩说：“你是说只有它们想让我们看见时我们才能看见它们吗？”

博望着她，也许在她身上突然发现了什么让他感兴趣的 东西。“也许。”他说。凝视的 交织在一起，使这种认识能在他们之间默默地交流，好像他们在 面上传递纸条时手指

碰到一起，在不做解释就承认野牛出现的共同愿望中有一种意外的默契。

子旁边的每一个人都警惕地瞥着别人，然后把向窗外。哈恩父子用推土机清理出来的林中空地布满尘土，灌木林闪闪发光，热浪从散落的树头和枯草中升起。由于推土机已经开走，树林又恢复了也许从未被打破过的寂静。灌木林顽强存在着的原始特性没有屈从于他们的出现，而且他们一旦离开，就会再次愈合，不保留任何痕迹。

约翰·哈恩清清嗓子，然后俯身向前。

“那么，你认识老乔治·比格斯，博？我在城里听说，他是这一传奇式的人物，是吗？”

露丝·哈恩望着他们的客人，与丈夫一起等待着，希望从博那里多了解一点他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地区，也许还希望他能提供一个令他们乐观的理由。

安娜贝尔和特里斯望着露丝·哈恩听博说话，她以前大概从来没有那么认真地听别人说话。

博大手比画了一下，似乎要将整个布鲁肯河流域都包括进去。

“1973年，老乔治·比格斯死后，我和道格尔·格纳蓬，也就是阿尼尔和特里斯的爸爸，在这一带到处打工。我从来没见过那位老人，这是我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我爸爸认为乔治·比格斯差不多是他见到过的最优秀的骑手。在那个老伙计的遗孀尼莉放弃独自经营兰牧场迁到布里斯班以前，在我父亲的建议下，我和道格尔去兰牧场赶牛群。那时，我和道格尔的年龄和你们的大儿子差不多。到我们结束尼莉打工的时候，我们从兰牧场赶出一万五千多头牛。在我们把牧场出空以后，那个老太婆就把牧场租给别人放牧了。我不知道她是否

做过许多行善积德的事。”

“那以后，你又回去过吗？”约翰·哈恩问。

“没有，我没回去过。”博向茶杯里面看了一眼，把茶喝完，然后把茶杯放在 上。

“在我爷爷他们那个年代，比格斯家支配着这个地区，依靠兰 变成了这一 的首领。乔治·比格斯爷爷是在 1863 年以前从维多利亚州来到兰 河谷的。他徒步赶着牲畜， 领全家长途跋涉，历时一年 穿过灌木林来到了这里。他们当然是传奇式的人物。倘若老尼莉在这儿，她肯定不会让你们忘却那段历史的。每当她抓住 会诱使我和道格尔听她讲故事的时候，她总是滔滔不绝地 我们讲述她家的历史，什么她是第五代澳大利亚人呀，她出生在伟大的拓荒者家庭呀。”他把手伸向衬衫口袋里取烟，然后把没有打开的烟叶包拿在手里，用审视的 看了约翰·哈恩一眼。“哦，是的。”他低头看了一眼烟叶包，然后迅速把它放回衣袋里，朝约翰·哈恩一笑。“不过，他们现在都不在人世了，约翰。比格斯家族没有后人了。”

安娜贝尔的 飞快地从约翰·哈恩瞥向他的妻子。

露丝·哈恩问：“谁得到了那个地方，博？”

博瞥了她一眼。

“噢，露丝，我相信那个地方依然由布里斯班的委托人照管着。我想他们最终会放弃 找比格斯在英国的堂兄弟的。”

露丝·哈恩看了丈夫一眼，他正仔细查看着自己破裂的手指。

小 说：“你愿意看一看我的马吗？”

阿尼尔慢慢转过脸看着她，他们 相遇，达成默契。“是的，当然。”他一双大手往 子上一放，站起身来，然后小心翼翼地吧硕大的身躯从笨重的 子后面缓缓 开，从容不迫，令

人肃然起敬，大有王室成员庄重优雅的风度。小女孩站在那儿一边等待，一边注视着他。当阿尼尔绕过了子走过来时，小伸手拉住他的手，然后一起走出了子。小男孩见他们走了，便紧贴老师的裙子站着，没跟姐姐走。

安德森太太把脸转向露丝·哈恩：“我只给他们一两分钟。那时，小就得回来学习。”家庭教师说话的时候，气喘吁吁，甚至有一种惊慌，好像她是匆匆跑进子里雇主来一个紧急的口信一样。

露丝·哈恩平静地说：“好了，埃德娜，由他们去吧。”

另一间子里响起互致问候的声音。约翰·哈恩的大儿子走进来站在门口，注视着特·斯。

特·斯向安娜贝尔微微一笑，情不自禁地耸了耸肩。

“这是马修，博，”约翰·哈恩说，“我们刚来这儿的时候，马修曾经骑着马去过比格斯家过去的宅院。他告诉我，那幢房子依然锁着。”

博伸手握了握小伙子的手：“很高兴见到你，马修。”他又把脸转向约翰·哈恩，“噢，我想那不是尼莉锁的。据我知，比格斯家的人从来不锁门。”

约翰·哈恩说：“博也许能我们出捉野牛的好主意，马修。”约翰把脸转向博，“我们曾经试过几次，可是劳而无功。我们想，在把这土地用围栏围起来饲养牲畜之前先把那些小野牛赶出去。人们说，如果能把它们用载货卡车装运到斗牛场，并且没有严重碰伤的话，斗牛场对每头野牛的出价高达五百元呢。”

博眯缝起眼睛，坐在那儿打量着马修·哈恩。他仔细察看小伙子的四肢，好像在审视一匹马，察看它的优劣之处。马修身材瘦高，像他父亲一样。蓝色的眼睛，眼神显得平静而充满

敬重。博说：“在这种陡峭的坡地上你想要套住那些小野牛，它们会用角把你的马戳穿的，马修。”

马修直盯盯地他看着。

“它们会把你弄死的。”

露丝·哈恩吸了口冷气。

“可是你过去不是使它们乖乖就范吗，博？”

马修说：“我们听说你有办法。”

“噢，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听说的。”博的手向林中空地那边阳 灿烂的灌木林里一挥，做了一个表示不耐烦的手 。

“那得在地 平坦的河滩，而不是在这种坡陡路窄、连走路都得侧着身子的地方。你得有一群温顺的家牛和它们混杂在一起，引导它们。我和道格尔就是用那种办法对付野牛的。你把野牛掀翻在地，它们会像猫一样打个滚，眨眼之间，就又倒退着站立起来。那时候，有几个擅长对付野牛的老伙 指点我和道格尔。”他看了马修·哈恩一眼，“干这活儿，马修，你一定得和几个懂行的人一起干，可是指点过我们的那些老伙都死了。谁来指点你呢？”

小伙子似 无言以对。

子里一 沉默。哈恩一家失望了。他们似 不愿意 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拓荒者的梦做得太晚了。

马修的 从父亲转向博。

“我们会找到办法的。”他说。

博几 生气地说：“不要打扰那些野牛了，马修。”他在子上慢慢地欠了欠身，好像要站起身来。他又伸手去掏烟叶，可是看了露丝·哈恩一眼，却把手指停在衬衫口袋里不动了。“我们得赶快动身了，露丝。谢谢你的茶。”他又瞥了马修一眼，“那儿的路怎么样？那条浅水堤道还在吗？他们把一队牛车拉

来的巨 放进河里，老尼莉估 那些 头足有七吨重。 头沉在河床上，这样一来，洪水将漫过巨 的顶部。我敢说没有一头被冲走。”

“是的，那条浅水堤道还在。”马修说。

“听你这么说我丝毫不感到意外。比格斯一家做事很有头。”博嘿嘿一笑，“他们修的浅水堤道比他们的历史长久倒是个例外。”他看了安娜贝尔一眼，“如果我们想在天 以前赶到那里，现在就该动身了。”

露丝·哈恩轻声说：“和我们一起吃完午餐以后再走吧，博，”她站起身来，“马修，到厨房帮我一把。”她走出 子。

马修站起身来。

他父亲说：“听见你妈妈的话了吧？”

马修走后，博说：“他是一个漂 的小伙子，约翰。是个爱马的人，是吗？”

“哦，他倒喜欢，”约翰·哈恩懊丧地说，“可是我担心我没有许多关于马的知识去教 他。在埃米拉尔德时我们 骑着摩托车赶牲畜。”他向窗外望去，“那儿和这儿有些不同。”

“这里是道格尔称做蛮荒之地的地方。对于在这儿干什么，你得有个准主意。让你儿子远远避开那些野牛，它们可像猫儿一样敏捷呢。它们不像他在埃米拉尔德饲养的那些家畜。

他一支步枪，那是把那些野牛赶出富瑞尔斯的好办法。就让它们成为狗的 餐吧，那是最安全的办法。”博站起身来，“如果我们打算和各位一起吃饭的话，我得抓紧时间到你们家宽大的游廊去抽支烟。”

安娜贝尔和特 斯向窗外望去。博和约翰·哈恩站在游廊的尽头交谈，两个男人肩并肩，博抽着烟，不时伸出手来比比画画，约翰·哈恩边听边问。热浪在寂静中升腾，在树枝间闪

烁，在 露的岩 和枯草中四处反射。马修从 里走出去，博和约翰·哈恩转过身跟他打招呼。他走过去站在他们身旁，然后又转过头来向窗口张望。

特 斯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什么也没想。”

“你想了。”

“好吧，我想了。他人不错。你得承认，他人不错。”

特 斯的双肘支在 上，双手托着下颌。她又说：“嗯，也许吧。可是，你怎么能辨别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安娜贝尔也在想 提出的问题。十五年前，她曾经认为史蒂文·奎恩是她 想中的男人。现在看来，那种想法多么愚蠢。她看了特 斯一眼。

“女人的直觉？你是怎么想的？”

特 斯 不转睛地看着她：“你就是用那种直觉判断博的吗？”

安娜贝尔笑着搂住特 斯的肩膀。

她们一起笑着，突然变得亲密起来，然后 低声音，分享着相互 、相互为伴的乐趣，好像在她们的旅途上突然看见一朵艳 的 花。

特 斯说：“我很高兴你和我们做伴。”

安娜贝尔说：“我也一样。”

兰 牧场

博把汽车停在陡坡边上一片初的灌木林里，马达空转着。山谷向下面延不绝的丘陵延伸而去。三菱越野车正前方，沿山口边缘开凿出来的、被山洪冲蚀的比格斯家的大车道顺山而下。博紧靠方向盘，帽子扣在后勺，一边抽烟，一边透过汽车挡风玻璃凝视着左前方。后面小道不远处，那辆白色卡车等待着。按照博的吩咐，阿尼尔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低沉的音乐在温暖的下午叮咚作响，昆虫在干燥的空气中尖声鸣叫。安娜贝尔顺着博的侧脸看去，可是没有看见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东西。

博说：“你应该在这儿拍一张全景照，把三菱越野车也进去。我把头探到车窗外边。”

安娜贝尔走到车外，拍了一张山谷和博探身三菱越野车窗外、凝视远方的照，然后返回驾驶室。

博转过头，往打开的车窗外边吐了一口唾沫。

“他们正在艰苦创业呢。”

安娜贝尔凝视着他：“你说的是哈恩一家吗？马修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

“他们都讨人喜欢。可是，对于改变他们的境遇，‘讨人喜欢’能有多大的帮助呢？他们那土地的质量很差，我想他们

明白这一点。”

安娜贝尔继续望着他，照相 放在大腿上。

“露丝看起来很能干。”

博抽着烟。

安娜贝尔等待着，但他一声不吭。她突然感到一股醋意，
着笑了起来：“你为什么要告诉她，兰 的财产委托人依然
掌管着兰 牧场呢？”

博把快要吸完的纸烟从嘴里取出来看了一下，向三菱越野车的左前方做了个手 ：“那边有 檀香树。一旦我们驶下山口，就再也看不到檀香树了。山谷里不长檀香树。”

安娜贝尔问：“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能记得檀香树生长在哪里呢？”

“离开这道岭进入兰 只有一个山口，没有其他山口。这是一个一旦知道就不可能忘却的事实。”博指着远处蓝色的群山，极 远眺。

“它是从这儿一直往西北、直到科利山的一道屏障。”

他向安娜贝尔俯过身来。

“看见那座驼峰状的山了吗？鲍恩河就是从它的一边流出山谷的。过去有一条名不副实的公路穿过那里。如果你一直沿着它走，就能把你 到伊穆平原，首先得穿过整 崎岖难行的山区，最终到达鲍恩河。有一次，我和道格尔赶着一群母牛和牛犊走过那条路。”

他吸了最后一口烟，把烟蒂扔出窗外。

“兰 这个地方没变。我们现在不在布兰贝周围的艾萨克地区了。那里被彻底污染、挖空了，到处是长壁开采造成的裂缝，谁也认不出原先的样子。”

博打开车门，走出汽车。

“那 檀香树就在那边，另一边是禾木胶树。”

他朝安娜贝尔咧开嘴笑了笑。

“我敢断言，那 檀香树还在。”他绕到车后，打开三菱越野车的后车门，从托 上拿起一把斧头。

博动身朝树冠翠绿的禾木胶树走去，安娜贝尔跟在他身后。她觉得博像回到家里一样，轻车熟路。他们跨过地上的岩 ，绕过牛筋草丛和富有弹性的 合欢树，一前一后地行进着。安娜贝尔 找在脚旁凿下的 核和加工过的 ， 找人工打制的 器。自从在布兰贝考察以来，再看到山水沟壑，她的感觉和以前大不相同。他们离开那条小道五十多米以后，来到一 寸草不生布满白色 状物的黏土地上。一 像患了佝偻病的灰色树木东倒西歪，断落的枯木就像在玩拼凑木棍的游戏一样，交叉着散落在地上。博用斧 狠狠地砸向那些枯木，枯木碎 在他 袋周围飕飕地翻飞。

“小心，安娜贝尔！”

他们收集了一大包 有香味的 色木材，然后装进三菱越野车的后车厢， 放在工具周围。“足够用了。”博说，关上车门，和安娜贝尔返回驾驶室。

博启动了引擎，望着前面一道陡坡，说：“一旦沿这个山口往下行驶，我们就掉不过头了。”他从后视镜里朝阿尼尔的卡车看了一眼，然后把手伸出车窗外挥了挥，挂上低速挡，缓缓向前驶去。三菱越野车倾斜着，外转向轮紧紧咬住小路容易破裂的边缘，几 垂直地驶入河谷。

安娜贝尔伸手紧紧握住把手。

“我们来了，尼莉！”博说，“雷尼家的小伙子回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了。”

他们离开山口时，天色已近黄昏了。博把车停在一大片无人走过的草地上，然后坐在车里，凝望着前面树木高耸的幽暗的河岸。古老的桉树和麻黄树，树根周围浓荫密布，红色的瓶刷花^①星星点点。树叶间，流水银光闪闪。昆虫和鸟儿在黄昏的阳光下飞来飞去。黄昏河谷里芬芳的空气中弥漫着令人心旷神怡的凉意。

博说：“闻一闻那条河水的甜味！”他伸手一指，“比格斯家过去修的那条浅水堤道就在那儿。”

安娜贝尔凑过去，沿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那棵木麻黄树左边，”博说，“看见上面高高的树杈了吗？比格斯他们把一头往河里放时，钢缆就系在那个树杈上。我和道格尔最后一次赶着一群讨厌的赫里福德牛走出这条河谷时曾经看见过那棵树。我坐在这儿卷烟，马儿啃食有甜味的牧草，我回头看着那些树，感觉得到牛群从河里走出时，牛身上冒着水汽，舒服得哞哞直叫。在他们身后，阳光洒在高坡上，洒在远处富瑞尔斯和奇格泽格哈恩家多山的山岭上。”博看了安娜贝尔一眼。

“兰河谷。”他说。

“真呀。”

“照张相吧。”

“不，”安娜贝尔说，“照表现不出兰河谷的，一张照无论如何都无法摄出它的。我不知道这些树的树龄究竟有多长，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大的树。”

“那些树一直就在这儿。”博的话脱口而出，好像古树不像人那样有岁数大小的区别，因而树的生长期不能过年来

① 瓶刷花：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花，如瓶刷，红色。

算。他把头探出窗外，向三菱越野车在茂密的草丛下的印迹望去。

“阿尼尔和特 斯在那儿休息呢，好像是为了星期日驾车旅游才出来的。”他说。他挂上挡，驾车穿过低洼的沼泽地向岸边的树木驶去，为了避开洪水冲来的什么东西的残骸，越野车缓慢地穿过路上茂密的草丛。他们经过比格斯家修筑的浅水堤道过河，清澈的河水漫过 色的 头。然后驱车登岸，来到一 银灰色的草地上。夕阳映照之下，孤鸦栖息的浅灰色澳洲松在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草原向东延伸，直到远处山脚下的一 桉树林边缘。座座山丘层层升高，在更远处与夕照下高大、冷峻、坚实的 头峭壁毗连。深邃的天空，如火的晚霞。

“今天夜里一定很冷。”博说。

安娜贝尔用手一指：“看哪！”她兴奋地说，“一幢房子。”

“那就是比格斯家。”

在他们面前的一 平地上，几幢灰白色的建筑物沐浴在夕阳的余晖里，好像坐落在 靠河流森林边缘低坡上的一个村庄。博默默地凝视着过去的兰 牧场主的住宅。这是他长成马修·哈恩那样的年 之后第一次回到这里。

“是啊，”他说，“就是它，我几 可以看见从厨房烟囱里冒出来的炊烟了。”

安娜贝尔说：“看起来倒像有人居住一样。”她把脸转向博，“二十多年来，真的没人来过这里吗？你真的觉得会有狗汪汪叫着跑来？”

“如果比格斯一家在这儿的话，这个牧场里一定到处是额头上有 白斑的牛。我不愿意看见没有牲畜的好牧场。”

“我爸爸也这样说。”

“这样的牧场看起来不对劲儿。牧草都是一边倒，没有小

道穿过。”

他们驱车穿过这一陌生的无径之地，缓慢地向牧场的住宅驶去，彼此沉默无语。博把车停在主要房前面。房坐落在栅栏围着的英格兰灌木和树木中间，没有什么特色，却很坚固，从外表看，依然完好无损。一些不太结实的房子有的已经开始坍塌。有一座棚完全被埋没，木料和波纹铁皮被一棵巨大的九重葛扁。夕阳下，紫兰花开得格外艳夺。

“那是乳品间，”博边指边说，“我听说过老尼莉责备她的一个女儿，因为她忘了那棵九重葛浇水。老尼莉真应该看看它现在的情况。”

他们坐在车里观察着那处房子。

“假如那个老太婆现在就在那些百叶窗后望着我们，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安娜贝尔仔细观察游廊下那排雅致的法式窗子。她对在玻璃窗后发现忽隐忽现走动的人影多了心准备。她把脸转向博：“我们在哪儿宿营呢？”

博不转睛地看着她，考虑着在哪里过夜的问题。

“你想在这幢房子里宿营吗？”

“不大清楚，”安娜贝尔说，“它看起来有点儿阴森森的。你说该怎么办呢？”

博一声不吭地凝视着那幢房子。他眯缝起眼睛，似在回想什么事情。他转过身，向三菱越野车开着的车窗外面吐了一口唾沫。

“我从来没进过这幢房子。”他说。

“你从来没进去过？”

“我爸爸也没进去过，在他那些人打工的年月，他从来没有进过这幢房子。”博说，沉思刻。

“在哈顿山，你老爸能让一个牧场工人和你、你妈妈待在一起吗？”

“不能，”安娜贝尔说，“当然不能。可是你祖母是在这里长大的呀。你说过，她是这个家庭的一个正式成员嘛。”

博指着一部分木栅栏倒塌成的缺口：“让我看看能不能把苏珊这辆车开到那间破旧的厨房旁边。”

显然，博避而不谈有关比格斯家的住宅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的问题。因为他不再说话，而是脚踩离合器，驾驶着三菱越野车缓缓地穿过一片草丛。安娜贝尔也没有要他回答。

博把车停在一座长方形房子旁边，房子用又厚又重的木板建造而成。这幢房子曾经有过有顶的藤架与正房相连，是正房的附属建筑。藤架的木柱已经倒在地上，醉鱼草像护身的盔甲一样缠绕在木柱上。

“好啦。”博说，然后关闭了发动机。

马达的轰鸣骤然停息，从房子南边的河滩上传来蟋蟀的喧闹声。

博走下三菱越野车，在草地上踩出一条通向厨房的小径。他试着推了推门。铁扣没有打开。他朝门的下部踢了一脚，然后再去推门。门嘎吱响着向后退去，阵雨的尘土和干木屑在空中闪闪发光。后面有匆匆窜动的声音。

“老厨师溜走了。”他笑着喊道，走了进去。

安娜贝尔跟在他身后。长方形厨房里，有一个砖砌的烟囱往对面墙内的铁炉灶上。残阳从铁炉灶两边的小窗口射入，把厨房照得朦朦胧胧。房子中央放着一张长木桌子，桌子两边放着做工粗糙的木凳。墙壁已然倒塌。地上到处洒落着罐头盒和瓶瓶罐罐。桌子的一角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本旧杂志，好像有人正要找一个存放的地方却又被人叫走了，而且再也

没有返回来完成这个任务。房梁上 春藤纤细的卷须和 透明花瓣饰物上布满了尘土垢积的蜘蛛网，好像表示欢迎老客的蹯脚装饰物。 子里弥漫着泥土和腐物的霉烂而潮湿的气味。

博说：“我和道格尔离开的那天，就是在这儿吃的早饭。”他走到厨房尽头，打开炉门，然后弯下腰朝里望去。

“炉灰还在这儿呢。”他说。他直起腰看了安娜贝尔一眼。特 斯出现在安娜贝尔身后的门口。

“这间厨房大概符合你们两位小姐过夜的需要吧。”

特 斯说：“博叔叔，我可不打算在这里睡觉。”听话音，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安娜贝尔笑着向她转过身去：“这里也许不像正房那么阴森森的。”

“我也没有打算在那间房里睡觉。”

博说：“找东西把这张 子清洗一下。特 斯，你和阿尼尔把车上 来的用品搬来。眼看就要天 了。”

他们一起动手。几分钟以后，炉灶里燃起熊熊的火焰，炉门敞开着，宽大破旧的厨房里弥漫着檀香木的香味。安娜贝尔把一 防潮的塑料布铺在 子靠近炉灶那端，然后 上冷饮保藏箱、佐料瓶、塑料纸包装的长面包、餐具箱、一个容量为五十升的装着红酒的大水瓶、餐具箱、盘子和茶缸。他们一把活干完，阿尼尔就坐在 子旁边，从 上那 杂志拿起最上面的一本。那是一本 20 世 70 年代的《澳大利亚邮报》。他双肘支在 上，用双手捂住耳朵，缩着宽阔的肩膀，借助一盏煤油的 读了起来，俨然像个夜晚 经的僧人。旁边，从果酱瓶的马口铁盖上穿孔引出的 芯发出枯黄的 ，一缕 烟升向椽 顶。

博站着，在擦洗干净的轻便煤气灶上烤香肠和牛排，煮奶茶的洋铁壶在一边放着。特·斯找到一条三条腿的挤奶凳。她把凳子移到炉灶跟前，一边坐在凳上观察炉火，一边心不在焉地用铁棍拨弄着燃烧的木材。安娜贝尔对阿尼尔靠坐着，一只手拿着一抹了黄油的面包，另一只手端着一个茶缸。炉灶壁龛上方，一幅刺绣品吸引了她的注意力。绣字的边缘是被烟熏的勿忘我花组成的图案。安娜贝尔阅读着那幅刺绣：“尽管你经历过的磨难还不算太多，但你终归不能抗拒流血，因为我和他们都流过血。”刺绣没有落款。

他们吃罢饭，把餐具清洗完以后，阿尼尔拿着那本杂志站起来。众人望着他。

“晚安。”他低声说，然后转身走出房门。

特·斯赶快站起来。

“二位，明天早晨见。”她面对着安娜贝尔俯下身来，飞快地吻了一下她的面颊。

“二位睡个好觉吧。”她放肆地说罢，便跟在哥哥身后蹦蹦跳跳地走出门去。

特·斯走后，安娜贝尔和博坐在炉灶旁边看了一会儿炉火，谁也没有吭声。安娜贝尔不能肯定，他们彼此感到特别自由自在还是感到紧张呢。不管怎么说，沉默在扩大，周围静得鸦雀无声，直到她觉得必须讲几句话打破沉默。正在此时，博清了清嗓子。安娜贝尔满怀期待，向他转过脸去。

“我把我的行李铺到过去牧工们住的宿舍里去吧。”博边说边站了起来。

安娜贝尔笑着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应该睡在这里，不应该吗？”

那里睡过许多次。”

安娜贝尔有点愠怒地说：“如果你不睡在这里，博，我可真要生气了。”

博望着她咧开嘴笑了。安娜贝尔不能断定，他是由于她的坚决要求而感到不安，还是感到高兴。她意识到，她很难洞察他的心意，而且觉得自己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他们一起从厨房里走出来，走到三菱越野车旁边，然后把他们的行李搬到厨房里。博本来打算把他的行李铺在门旁，但安娜贝尔叫他把行李铺在炉旁，挨着她的。

“我不会咬你。”安娜贝尔说，“我们能变得友好一些吗？”她坐在行李上，脱下皮靴和工装裤。

博拘谨地把 开，直到安娜贝尔躺下休息。

“现在你可以看了。”她开玩笑似地说，决意努力克服他那种守旧的习惯。对她来说， 非必须越过以往昆士兰要求妇女彬彬有礼的风俗习惯的迷津，否则他们之间的问题似 就非含糊不清了。

博 对着她躺下，然后把毯子往上一拉，直到把耳朵都盖上了。他向安娜贝尔道过晚安，几 同时，开始响起又轻又匀的鼾声。安娜贝尔毫无睡意地躺着，在炉火余烬的火 中，从头到脚地望着他那蒙在毯子下面的体 。他一倒头便呼呼大睡，意味着难以置信的轻松自在和无忧无虑，这令她非 惊讶。她躺着，久久不能入睡。她倾听着夜晚的声响，浮想联翩。她的人生、大学的工作，她心 中已经成为过去的与史蒂文的共同生活。从她在兰 牧场厨房的处境来看，那一切似 不真实得令人难以相信。泽米街父母亲的那幢老宅收 了她，那种游子归家的感觉既出 意外，又 她 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座真正的天堂。在那儿，她立刻感觉到回家的轻松自如。她不

知道，它是否可能具有那种突然摆脱令人烦恼的责任和义务的新婚旅行的魅力……因为毫无睡意而且十分清醒，她意识到必须睡觉了。厨房又冷又暗，炉火熄灭了。什么东西在桌上窜动。她屏住气息倾听，想象一条巨大的褐蛇向她窜过来。她伸手在暗中摸索着找到博的肩膀然后猛摇。博咕哝地说：“干什么？”

安娜贝尔悄声说：“桌上有什么东西！”

“一只老负鼠。”博咕哝着说，说罢马上又呼呼大睡了。

她说：“天哪！你自己才像一只负鼠呢。”

博端着一杯茶唤醒安娜贝尔时，天已大亮。她坐起来接过博手中的茶。炉火在燃烧，她穿上衣服，清晨的阳光穿过敞开的门射进厨房。

博低下头赞赏地望着她：“你真是个头号的大瞌睡虫。”

“我整夜没睡，很难入眠。”

第一天早晨，早餐晚了一点。吃完饭，他们一行四人一路纵队，沿着山坡向河流走去。博走在前面，在茂密的草丛中踏出一条小径。安娜贝尔和特克斯因为怕蛇紧随其后。空中到处是潮涌般活动的生物。蝗虫、甲虫以及大群深褐色的小飞蛾在阳光下围着他们飞来飞去。阿尼尔穿着宽松的运动短裤和“人”字凉鞋走在他们身后不太远的地方，看起来不在草丛里可能出现的毒蛇。走了一百米以后，他们走出高高的草丛，来到一块被啃食过的草坪上。草坪上的茅草齐膝高，

绿色的合欢树像公园里的树一样排列在草坪边缘。在离河较近处，他们走进古老的木黄麻和蓝桉的树荫里。清新的空气中充满凉意，五颜六色的斑斓的蝴蝶和鸟儿尽情地享用着落叶和花儿中的昆虫和甘露。数不清的昆虫的尖鸣声在温暖的空气中

回p。安娜贝尔和特 斯走上前来,与博并肩站在阳 照耀的开阔河面边缘的河滩上。他们站着观看脚下的小河。河流清澈见底,河水微微发绿,p漾着 色涟漪的河水流过不深的沙河床。

博用钓鱼竿指着紧靠对岸的一个深水潭,瓶刷花低垂在深潭上方,在水面上投下紫色的暗影,绿色的叶尖在水面上拖出V字 波纹。蜻蜓盘旋着,轻巧地触一下水面,旋即在空中的阴影上面掠过。

“我估 在那儿能钓出一条挺大的太阳鱼。”

特 斯问:“博叔叔,这儿有鳄鱼吗?”

“兰 没有鳄鱼,亲爱的。”

安娜贝尔说:“我可要下河游泳了。”

特 斯 不转睛地看着她。

安娜贝尔放下随身 的 包,然后把毛巾铺在一 头上。她摘下帽子放在毛巾上, 着 开工装裤。博提着钓鱼竿和装着渔具的水桶转身走进树荫里。他 对两位妇女.下,把肥大的蛀木虫的 虫装在渔钩上。

安娜贝尔穿着内裤和胸罩下河游泳,她潜向河底,在阳照耀下,清凉的河水从她的肢体上方漂流而过。河水的味道是那么熟悉,她倏然想起休托尔红色悬崖旁边那个游泳的水潭,想象着自己像妈妈那时的模样——一个中年妇女,但她没有孩子的慰藉,也用不着为他们操心。她从容地屏住呼吸,游过多沙的河底,伸手触摸岩 滑的表面,在水下呆了很久。她到之处,一群群 透明的小鱼飞快游开,旋即又游回来,从她搅动起来的沙子中小心翼翼地叼啄一点食物。

安娜贝尔仰望着特 斯映在水面上方的身影,在阳 下,她那 洁的双腿在水中上下 动。在安娜贝尔看来,生活的全

部奥秘似 都在这位 的 中充分展示出来。透过炫
的阳 ,她出神地凝视着这个年轻 ,突然充满了一种强烈的
幸福感,仿佛能够触及生活的本质,使自己变得更现实……

安娜贝尔游到特 斯身旁,笑嘻嘻地望着满脸惊恐的

。

“别紧张,我又不是鳄鱼。”

她摸了摸特 斯的肩头,吻了一下她那湿漉漉的脸颊。她们互相望着,眼睛因炫 的水面映照而闪闪发 。她在水里爬到岸边的岩 上,拿起衣物返回到阴凉处,头枕在折叠起来的毛巾上,躺在表面被河水磨 的凉爽的 头上。她屏住呼吸,心脏在胸膛里怦怦跳动。刹那间,她好像热恋了,恋上了特 斯,恋上了她自己……躺在温暖的 头上,她迷迷糊糊,仿佛进入了甜 而朦胧的梦乡。梦境中,画面宛若褪了色的棕褐色相 ,在她的 海里轻轻游动。她自己像特 斯一样,泼辣、热情,完全超出现实 及的范围。由于同样的热望而悲伤,而喜悦。 着,鲍恩加油站那个文过身的人出现在她和年轻 之间。她无法 ,永远也不会 这奇 的梦境,她仿佛瞥了一眼用密码书写的什么信息。

她坐起来,向四周张望着。没有博的踪影。特 斯正俯卧在阳 照耀下的浅水滩上,T 恤衫在河水中鼓得像气球一样,

露的双腿在缓缓流淌的河水中摇 。她看见阿尼尔在不远处的树荫里 靠一棵紫褐色的木麻黄树,坐在一 四四方方的 头上。他是完 无瑕的妹妹的监护人、保护者。他像他坐的那 头一样,一动不动。那 头就像他的宝座,他则像澳大利亚最高统治者、王中之王,庄严地等待涂圣油^①的仪式。

安娜贝尔注视着他，尽管他没有反应，但她觉得他肯定察觉到她在看他。

她又躺下，闭上眼睛。时间像她孩提时那样流逝，河水淙淙流过头，绕过木麻黄树的根部。“知——了！知——了”的蝉的合唱声此起彼伏，在温暖的白天叫个不停。啾啾鸣叫的小鸟在灌木林里忙碌，凉爽的河水味道甘甜……听见马蹄铁撞击头的咔嚓声。她坐了起来。

河对岸，马修·哈恩策马走出阴森森的树林，淌着河水过河。马儿激动得两耳颤动，低头把嘴唇浸到河水里。特·斯慌忙起来离开沙滩，面对小伙子坐在一平坦的头上。她耸耸肩，露出的双臂抱在胸前，闪着的双腿并拢在一起，脚趾插进沙子里，好像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突然受到闯入者的惊吓总想躲开一样。小伙子策马走到她的身旁，像昔日彬彬有礼的绅士，举起帽子，问了一声：“你好吗？”语气谦虚而且恭敬。

特·斯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便斜着眼睛向太阳望去。

“是的，我很好，你好吗？”她说，“你的狗在那儿呢？”她咯咯笑着向四周张望了一下，朝着安娜贝尔做了个鬼脸儿。

“狗是爸爸和艾伦的。”马修说。他态度严肃，谨慎而且诚挚。他担心特·斯对他会有什么看法，产生什么不好的印象。他的世界小心翼翼地触及到了她的世界，好像蜻蜓点水，迟疑而又十分敏感，准备一遭到冷遇，马上离开。

安娜贝尔喊道：“喂，马修？你来这儿干什么？找野牛？”

他骑马趟过河，登上岸，低头弯腰从木麻黄低垂的树枝下穿过。他走到安娜贝尔身旁，放下缰绳翻身下马。

“我想看看你们的工作进展如何，看看怎样进行考察。”他的蓝眼睛迎着安娜贝尔的凝视，急切地等待从她的眼中流露出来的某种情绪。

“哦，很高兴你来。博正在沿河的什么地方钓鱼。”安娜贝尔说，穿上工装裤。

“你的马走开了。”

马修·哈恩看了一眼，马儿正谨慎地穿过树林向茅草滩走去。

“丹瑟尔不会走远的。”

“对一匹母马来说，这是个很好听的名字，马修。”

“是艾伦一起的。”

安娜贝尔面微笑望着他：“我猜想，不让你爸爸弄死那些小狗的也是艾伦吧？”

“是的，”马修摇了摇头，“决掉那些小狗，看来在必行，要不然，狗就泛滥成灾了。”

“我们正打算喝杯早茶。”

安娜贝尔蹲在地上，打开一包，取出一个不锈钢凉水壶和一个方塑料饼干盒，然后在毛巾上好茶杯和茶具。

特·斯站起身，马修转过头望着她。她伸手从头上拿起浴巾，围在身上，走过来站在马修身旁，低头看着安娜贝尔。

“博要点篝火煮茶，”她说，“你有火柴吗？”

安娜贝尔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马修·哈恩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递特·斯。

“我去拾柴。”他说。

“用不着，我一个人干得了。”特·斯从他手里接过火柴。

“谢谢。”

他们站在那儿，相互看着对方。特·斯莞尔一笑，转身向树林走去。树林里，洪水冲来的枯枝败叶早已晒干，聚拢在粗树枝周围。马修看了一眼特·斯的影，脸上升起一红晕，然后跟着她向树林走去。

安娜贝尔望着两个年轻人一起拾柴，他们优 的身影在落叶上 动，在树荫和日 中间往来，隐隐约约传来的笑声转瞬即逝。她想，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宁静而没有冲突。比他们更远的地方，马修·哈恩那匹马在阳 下拖着缰绳，啃食 绿的茅草。树枝的噼啪声引得马抬起头来，颤动着耳朵向树荫里的小伙子和 张望。他们各自抱着一捆引火柴返了回来，然后选择岩 上一个天然 成的凹坑作为放置引火柴和木头的炉床。 好木柴之后，马修蹲着休息，而特 斯弯下腰用火柴点燃银灰色的枯草。他们一起守望着，一缕蓝烟从枯枝上升起，在树林中扶摇直上，寂静的空气中顿时充满了树 的清香，一股黄色的火苗从 在引火柴上方的枯枝上蹿起。

“点着了！”特 斯高兴地喊叫起来。

“是我点着的！”小伙子 and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愉快地笑着。在他们的笑声中，安娜贝尔似 看出，对于他们来说，点起那 篝火就足够了。此刻，他们别无 求，也许的确心意足了。好像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值得的，付出的力气比他们愿意付出的还多。

两个人抬起头，发现安娜贝尔面 微笑看着他们。

“点着了。”特 斯说，然后把脸转向小伙子。

“博叔叔以为只有他才懂得怎样点燃篝火呢！”

马修·哈恩说：“没错儿，我爸爸也那样。”

特 斯和马修·哈恩把茶壶放在燃烧的树枝上煮了一会儿，这时，传来小伙子的马的嘶鸣声。他们都抬起头，看见博一手拿着鱼竿，另一只手提着装渔具和鱼饵的水桶，小心翼翼地跨过岩 向他们走来。走过来之后，他把鱼竿靠树放好，然后放下水桶。

马修·哈恩站起来。“你好，博。身体怎样？”

“哦，很好，马修。你也好吗？”

他们互相握手，好像为了某种礼 才安排了这次小河边树林里的会面。

“是的，很好。”博朝篝火点了点头，“我闻到一股篝火点燃的气味，就猜想一定是喝茶休息的时间了。”

安娜贝尔说：“篝火是特 斯点着的。”

博看了一眼篝火，又向特 斯看去。

特 斯说：“博叔叔，你钓到鱼了吗？”

“没有，那些鱼横下一条心，不 睬我了。”博走过去朝茶壶看了一眼，“水开了，谁去泡茶？”

特 斯拿起茶叶盒，把一大把茶叶倒在手掌上，然后把茶叶扔进壶里。

“把壶拿到一边去！”博说，有点生气，“快点儿！”他不耐烦地伸手从柴 中抓起一根木棍，把棍子一端插进茶壶的提柄里，然后把茶壶举离篝火。

“把它放在离开火的地方。”

特 斯和马修相互看了一眼。

安娜贝尔从冷饮箱里拿出一瓶可口可乐和一大 掺干果的糕饼。

“把这些东西 阿尼尔 过去好吗？”

特 斯从她的手中 过可乐和糕饼， 阿尼尔 过去。她返回来和他们坐在一起。

“你想喝茶还是想和特 斯一起喝可乐，马修？”

“我喜欢喝茶，谢谢。”

博向河流那边做了一个手 。

“沿河而下，有三条母牛和小牛在河岸上 下的足迹，马修。”他看了马修一眼，“我和道格尔曾经想自己修建一座捕捉

它们的围栏。”

“我想，它们打过烙印了吧？”马修兴致勃勃地问了一句，但又觉得这样问或许有点冒失。

“没有。二十多年来，没人在这一带养过牛。它们可能是我和道格尔在科隆山赶牛时溜掉的那些牛的后代。现在，谁能在这些母牛和小牛的身上打上烙印，它们就属于谁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倘若有一天有人把这些母牛和小牛赶到麦凯出售牲畜的寄养场，谁也不会对它们的归属提出异议。”博喝着茶，嚼着饼干，“不过，把它们弄到那儿并非易事。糕饼的味道不错。”

马修问：“博，你认为捕捉野牛的围栏建在哪儿合适？”

博说：“没有领头的牛，捕捉围栏就没用。”

“如果我捕捉到这些野牛，就可以把它们赶上去齐格泽格的那条小道。”

“你一把这些可爱的‘女士’赶出围栏，就再也见不到它们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母牛从围栏里直接赶进畜车的后门，而且当天就运到麦凯的屠宰场。我现在还不知道你能想出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博做了一个不以为然的手势，“有这么丰盛的牧草和水，它们对你的围栏肯定不屑一顾。”

马修不悦地皱起眉头。

博说：“晚些时候我们可以沿着那条路往下察看，在附近找一找，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在炎热的季节，那些母牛肯定会选择一处合适的地方繁殖小牛。”

他抬起头微笑着看了小伙子一眼。

“马修，权当对它感兴趣而去一趟吧。如果你足够敏捷，那些小牛可能是你最好的赌注。”

“这主意似乎不错。”马修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他的感激

之情，他盯着博看了片刻，然后环顾四周，越过树林，落在牝马啃食茅草的那块土地。

“多么好的地方啊！”这话道出了他的渴望和赞美。这块坡度徐缓的土地上，有泉水汇集而成的溪流，也有水肥草丰的天然牧场。“荒无人迹”？这话既是一个疑问，又是不肯相信的声明。他的目光从博向安娜贝尔，好像面对一个难解的谜团：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居然荒无人烟，而他和父亲却在山嶙峋、干旱贫瘠的山岭中谋求生存。

“事情本来就是那样，”博用就事论事的口吻说，“这个地区一直是古老的土著人的家园，直到比格斯家族把他们赶走。如今，比格斯家族不在了，这里就荒无人迹，很快就要被淹没了。”

他卷着纸烟。

“世道无情就是那样，轮回不息。轮到你的时候，想逃脱也不行。”

马修和特雷斯不转睛地望着博。他们也许想解开他以及父母亲那一辈得知的那个密码似的谜团。他们凝视着他，等待着，似乎认为他肯定知道如何破译那个密码，并且情愿透露给他们，那是长辈的学问。可是博却抽上一口烟，再呷一口茶，眯着一双眼睛望着篝火，一声不吭。后来，他抬起头迎着年轻的马修·哈恩期望着。他逼人，年轻人好像受到挑战一样把目光向别处。

后来，安娜贝尔离开他们时，博正在树下打瞌睡，他把帽子盖在眼睛上，两只靴子在脚踝处交叉着，三茶缸水喝完了，糕饼也吃了，两个被烟熏黄的手指中间夹着一个熄灭的烟蒂。安娜贝尔看着正在睡觉的他。他似乎掌握着他们所有人的

命运之谜的答案，而他们也只能等待。他是不会着急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掌握着这个答案，并且没有受到他拥有这个答案的干扰。她并不认为她完全是在空想。她过去以及现在的生活和他有关联的方面实在太多了，这使她无法把这种想法作为一种凭空的臆想从脑海中排除。她宁愿相信这是一种出于直觉的感知能力，是微妙的思维中幻想的精神伴随某种内在逻辑的必然性。她站起身来。阿尼尔依然靠着那棵大麻黄树一动不动地坐着，是睡着了，还是在观望，很难说清。也许正在等待人和上帝合二为一的那一天吧。马修和特里斯盘着腿、面对面坐在地上，低声交谈着，时而抬起头互相看一眼，时而注视着篝火的余火，仿佛希望在与篝火的对话中，看见通向未来的路，或者他们也许看见了那条路。

安娜贝尔穿过仿佛用花装饰的桉^①，向一片茅草洼地走去。马修那匹牝马正在那儿吃草。她又踏上那条在杂色草丛中踩出的小径。一缕蓝烟从厨房的烟囱袅袅升起，小径仿佛已经成了他们经过往的小路。她从阿尼尔卡车后面的冰箱中拿出些牛排和香肠，放在厨房一块木板上解冻，然后又往炉灶橘黄色的火上加了几根木柴。她把厨房打扫得更干净一些，走到门口，穿过坍塌的凉棚，向正房的侧门望去。枯草与青草夹杂的草丛中，到处是蝗虫吃草发出的嚓嚓声。天气很热，连一丝风也没有。山脊远处蓝色的天空上，漂浮着朵朵白云。她拿定主意去正房探查一番。

她绕过坍塌的棚架，推了推房门，门锁着。她用脚踢，门微微动了一下。她用肩使劲一挤，勉强擦门而入。她既觉得像做贼一样，又觉得以这种方式进入这幢房子有悖于对博的信任。

^① 桉：产于澳大利亚内陆河两岸的一种大型树，树干上部和树枝有光滑的白色树皮。

她跨过门槛，走进一个小小的门厅。几顶磨损的男帽和像变的皮一样僵硬的雨衣挂在小钉上。地板上放着旧马靴和卷在一起的断鞭子，还有一套马刺。地板是用从河岸上凿下来的板铺成的。地上有一层干桉树叶和灰白色的杂草，还有负鼠、老鼠或者别的小动物下的色粪便。迎面一扇漆成褐色的门。她转了转门把手，眼前出现一条昏暗的走廊，一股寒气扑面而来。走廊的几道门，有的向右开，有的朝左开。朝右开的第一道门敞开着。她站在敞开的门口向里观望。子中间着一张餐，阳从两扇法式窗口射入。穿过百叶窗，可以看见游廊外边远处那洒满阳的灌木林和欧巴树的色，好像那是一个有人照料的花园。子中央，餐上方被污染成褐色的天花板已经下陷，槽式结构的天花板裂开了口子，稻草、杂草、树叶和其他碎穿透裂口，像沙漏中的沙子一样一点一点地往下跌落，积在下面的餐上。往昔那漫长的死一的寂静，直到安娜贝尔进入的那一刻才被打断，好像她是个盗墓贼而应该被他们诅咒似的。兰牧场的比格斯家族，博说过那是一个已经消失了家族，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像尖利的匕首一样深深刺入哈恩一家的心头。她从来没见过比格斯家的人，但他们是在她孩提时经被她父母亲提及的一个富有的家族。他们和她属于同一个阶层。餐的两侧放着八把矮，餐两端各有一把威严的扶手。餐具上有一盏高脚煤油，长颈球玻璃罩完好无损。色的壁炉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装饰华的壁炉边。壁炉上方，黄铜挂镜上挂着一幅海兰牛啃食一紫红色欧南牧草的油画。画面上没有房子。那是一个没有围栏而无限广阔的牧场，是牧场主的梦想。子对面法式窗户旁边的一个角落有一个兔子洞的入口。破旧的地毯上，到处都是暗的泥土、兔子的足迹和零落

的兔粪。安娜贝尔没有跨过门槛。那里不 风，弥漫着动物和废物散发出的酸腐气味。她转身推开走廊对面的房门。

那道门 向另外一个餐厅。两扇法式窗户对着后面的游廊。穿过窗口，她认出一把牧场主坐 的轮廓，与泽米街游廊上她祖父的那把 子完全一样。 子旁边， 着一张低矮的 子。荒芜的花园远处是河滩，再往远处是高大的 桉和木麻黄树 黝黝的轮廓。窗子和壁炉中间的 角， 放着一 立式钢琴。一张斜 着的有底座的栎木书 对法式房门， 对倚墙而立的书 。她伸手用力抽出一本书，那是一册《议院情况报》。书 已经破裂，一 碎纸脱落在她的手里。书 下面露出像被白蚁蛀的浅色伤口 的虫眼。没有血色的白蚁尸体跌落在地板上。她的手擦着书 上的那些书慢慢滑过，那些被白蚁蛀过的书紧紧地黏合在它们 在的地方，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人去阅读其中的任何一本了。书 上印刷体烫 字母在灰暗朦胧中闪闪发 。她俯身阅读书名：《以高尚的语言表达高尚的思想》（桑斯吉特著），《乡村轶事》（米特福德^①小姐著），一套有统一封面的丛书：《托马斯·卡莱尔^②散文集》、《先令圣经词典》、《论公民与道德》（培根著）、《水资源保护，新南威尔士皇家委员会，1886》。这本书旁，是一本 人印象深刻的书：《爱尔兰政府》，封面上的图案是一把没有 泽的镀 竖琴。《无障碍的路——献 徒步旅行者的一本小书》，作者是卢卡斯。斯彭斯著的《澳大利亚的觉醒》像一 绿色的砖头，夹在灰色封面的《新南威尔士勘探指南》和柯莱恩著的红布封面已经褪色的

① 米特福特(1787~1855)：英国作家，她有关乡村生活的文 收在《我们的村庄》(五卷，1824~1832年)中。

②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其著作如《法国革命》(1837年)，以对社会和政治的犀利批评和复杂的文风为特色。

《悉尼地质概况》中间。安娜贝尔小心翼翼地抽出一本小册子——《谈谈澳大利亚的小说和诗歌》。一页纸就像干透的饼干，破裂在她的手指间。她揉碎它，惨白的碎 飘向地板。

她听见博清嗓子、吐唾沫的声音，然后走进走廊。“安娜贝尔·贝克，你在这儿吗？”

“在这儿。”她喊道。

博走进来和她站在一起，环顾四周。“老尼莉始终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他说，“你认为这间 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要我说，是主人的书房。”

“老乔治·比格斯的。”

“我想，最早是他父亲的书房。那 钢琴是怎么运来的呢？那玩意儿足有一吨重。”

“比格斯来这儿之前，不曾有的每一件东西必定都是装在牛车上，从我们来的时候经过的那条小路运来的。那个年代，没有别的路， 非绕过柯里山走那条路。不过，这些东西不是从那条路运来的。那些老家伙不屑走那条路，因为那要走一年甚至更久。”博向配着脚凳、罩着套子的长沙发做了个手 ，“尼莉经 我和道格尔讲她有名的几代人的故事。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最初从维多利亚来这里定居的时候历经艰辛 来的。那以前还可能是从英国运来的呢。他们一直是 有钱人，比格斯家族打算来这儿过王侯 的生活，而不是当乞丐。”

他们一起观察着书房。安娜贝尔说：“简直不可思议。”她向博转过脸去，“你不感到吃惊吗？”

博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吃惊的。比格斯家族的人绝对想不到他们会灭绝得这么快。他们满以为他们找到一个全新的文明世界，但他们却消失了。 有上流社会的人都消失了。倘若看到这种结局，他们会感到遗憾的。”他朝书 点了点

头，“这些书对你有用吗？”

安娜贝尔说：“对当时的他们来说，这一切真是难以置信。”

博冷冷地说：“是的。”

博想从书上取一本书，安娜贝尔伸手止住了他。“书会碎裂的，”她提醒博，“这儿简直变成一个大白蚁巢了。”

博又看了一眼，笑了起来。

“没错儿！”他说，“那些讨厌的白蚁也懂得欣赏好书呀。”

“我打算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安娜贝尔说，“一个子一个子地记。每一件家什，每一本书的书名。有的东西。”她看着博，“你有什么想法？”

“记录这些有什么用呢？”他满腹狐疑地问。

“非重要。”

“它只不过是比格斯家过去的住宅罢了。”

她毫不妥协地说：“非重要。”她能够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了。

“对谁重要呢？有朝一日，一场森林大火在这里燃起，第二天早晨一切都将化为灰烬。不出一个月，你就会看到被熏的枝条那绿的芽将穿破灰烬再长出来。”

“记得我们在鲍恩加油站的服务部里吃饭时苏珊说过的话吗？她说，如果我们在这一发现一处国家级文物遗址，就可能避免修建水坝而挽救兰河谷。她说的是能引起文物保护委员会注意的东西。你记得吗？”

“是的，我当然记得。可是我并不认为比格斯家的旧宅就是苏珊心中的那种东西呀。”

“她从来没来过这一，对这里一无知。对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没有印象，”安娜贝尔环视着子说，“这个藏书室

完好无损。”正要再说下去，她犹豫起来……

博看着安娜贝尔。

“什么？”他问道。

安娜贝尔斟酌句地说：“在文化普查中，我相信《巴拉尔宪》认为早期欧洲人的遗址与当地人的遗址同样重要。”

“那是政治，”博说，对那种看法不屑一顾，“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并非完好无损。我不认为那些连读都不能读的书完好无损。你去听听阿尼尔的意见。那个小伙子喜欢读书。”

“书名都在这儿，肯定是独一无二的记录。”

博掏出烟叶开始卷烟。

“那一切只意味着过去，”他说，“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他用舌头把烟纸舔牢，弯腰点烟的时候凝眸向她望去并仔细观察，也许因为发现了以前不了的什么东西而对她产生了某种疑惑。正像在布兰贝煤矿工作人员面前那样，他把没有熄灭的火柴扔在地板上，好像蓄意挑衅，惹人发火，望着小小的黄色火苗在干燥的垃圾中熄灭，一缕蓝烟从熏的火柴梗上袅袅升起。他舔着牙齿盯着安娜贝尔的眼睛。“如果你想把这些玩意儿都记录下来，那就请便吧。这处住宅阴森森的，我可不喜欢。我只不过是把我的想法告诉你罢了。”他转身离开。

“博！”安娜贝尔说。

博停下脚步等待着，从容镇静，和安娜贝尔升腾的怒气成显明的对比。

“请不要拔腿就走！我们能不能谈谈各自的意见？谈一谈并不是那么愚蠢的事，总可以吧？”

“你想干什么，尽管干好了，我可不想拦你。可是我不打算

她努力想让自己说话的声音像他一样适度而平静，可是她的嗓子却由于激动而发紧。她不知道，自己说出来的话是否会惹他反感。

“你对我说的沃尔比纳河上游的头运动场是怎么回事？是先人们的活动场？你不是想把它作为对先人的而保存下来吗？它们不意味着过去吗？”

“那是另一码事。”

“不，是一回事。”

他盯着安娜贝尔看了几秒钟，在心里琢磨着，好像想弄明白说服她是否值得。

“头运动场不仅意味着过去，也意味着未来。它们对我和道格尔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奶奶那个年代对奶奶的意义，也不亚于她之前那个年代对她奶奶的意义。那些头对今天土著人的意义并不亚于把它们放在那儿的那个时期的意义。”

“那又是什么时候呢？”安娜贝尔真希望谈话到此为止，可是她欲罢不能。总是这个样子。如果人家推着她往前走，她就站稳脚跟一动不动。碰到这种情况，史蒂文就会拂袖而去。意识到博也会这样做的时候，她感到特别沮丧。

“我们不需要弄清那些头到底什么时候放在那里，”博心平气和地说，“年代证明不了什么。”

他做了一个环绕子的手。

“这处住宅早已死灭，你可以看到，它只是虚有其表而已。看上去令人伤感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值得保存。那些白蚁现在正在这儿忙活呢。对于那些小家伙，这儿不过是朽木一。这件工作已经完成了。它的时代过去了。比格斯家的人不会为这废物再来这里。”

“从某种意义来讲，它和头运动场没有区别。”

“有区别，而且你自己也明白是有区别的。”

“不，我不明白。”

博抽了口烟，然后看了一下纸烟。“我不想跟你争论，”他的声音温和而又平静，“头运动场和这破玩意儿的确不可等同。我再说一遍，它们是不同的。如果你不相信，我只能感到遗憾，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事实。”

博想走开，但又停下来，指着地板，说：“你可要当心那些褐蛇老兄窜到这里。我已经在大厅后面看见蜕下来的蛇皮。老

里有许多褐蛇喜欢猎取的毛茸茸的小动物。对那些蛇来说，悄悄窜进一间屋子就意味着享用一顿像圣诞大餐一样的美味佳肴。”他转身走出屋子，然后扬长而去。

“我才不怕蛇呢。”安娜贝尔在他的身后大声说。其实不然，她从来就怕蛇。她知道，与其说他警告她不要被毒蛇咬伤，不如说他警告她提防看见什么不祥的东西。她听见博走出门厅时，吐了一口唾沫。她的心在狂跳，嗓子由于紧张而发痛。她仿佛听见父亲对她说：“坚持自己的观点，安妮！”她真想追上博，对他说，她同意他的观点并且看见比格斯家的老宅烧得轰然倒塌时，像他一样兴高采烈。但是，这肯定是谎言。她为逝去岁月的遗址担忧，更不能忍受它在未来也许不复存在的想法。她意识到由于一时紧张，竟然忘记向博打听乔治·比格斯的照相底片可能存放的地方。她不知道她是否正在把事情搞糟。她在书橱旁边站了一会儿，不知道如何是好，很难考虑对博的看法和自己的感受，也难想起跟他一起来兰登的真正目的。的确没有答案，一切都不清楚。那么，真正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呢？她想知道。是由于他们的往事既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又有太多的不同之处，以至互相无法调和吗？是因为他现在认为她是个典型的牧场主的女儿、顽固的种族主义者吗？他那么自信，对自

己的价值观确信无疑。但另一方面，她正是这样看待史蒂文，管他叫“木头”。她现在真想听见自己谴责博：“你像一木头！”难道男人都是这样吗？他们的自信和固执都是这样令人恼火吗？她闭上眼睛，喘了一口气。她拒绝了这种想法。她必须拒绝。她对这种想法极其反感。她不想变成那种女人中的一员。她们认为有的男人都一样，她们永远不能相信男人，并且和他们保持亲密的关系。她不希望她和博的关系已经达到极限。还没有。她忍受不了那种想法。

她感到极度困惑。

从学生时代起，她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困惑过。

她又朝书架上的书看过去，俯身看书脊上的书名。阿普列乌斯^①的《驴》放在爱德华·吉本^②著的六卷《马帝国的兴衰史》旁边。这些书的小牛皮书完好无损，好像这些古老的鸿篇巨制可以从书架上取下来，它们的故事可以再次被人阅读。她不由得想起托马斯·卡莱尔^③曾经夸耀，年轻时，他能一天读一卷吉本的书，六卷用了六天。对博来说，这些知识，闻所未闻。他一定认为这些书毫无价值。倘若她操之过急，就无法向他解释这些书的价值。当然，书的价值依然存在。她确信这一点。这是一种对事物相互关联的感知，而这种联系最终会往回延伸，甚至可能延伸到她自己的起源。与这些表面上似不重要的联系有关的东西其实非寻常。如果丢失得太多，毫无疑问，你连自己是什么人的判断力都会失去。你失去了自己

① 阿普列乌斯：公元2世纪罗马哲学家及讽刺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驴》。

② 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教科书《马帝国的兴衰史》(1776~1788年)。

③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其著作如《法国革命》(1837年)，以对社会和政治的犀利批评和复杂的文风为特色。

的文化。她捍卫自己头 中这种珍 的联系，不同意认为这种联系无关紧要的说法。这样做的时候，她不安地意识到，她也在捍卫兰 牧场主住宅在文化上的重要性，而且这种重要性与 头运动场对古老的土著民族的重要性是同等的。发现自己的立场，她有点儿不安，因为她无法说服别人相信它的正确性。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一个冷静地权衡证据的问题，而是一个对感情做出反应的问题。博的 头运动场可能具有某种优先权，但她能从感情出发，对这种优先权心悦诚服吗？她捍卫兰 则是基于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情。那是一种不可能过 性的辩论而否认的坚定信仰。 着她又感到疑惑：难道这只是一种偏见？那真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情吗，或者只不过是偏见产生的诱惑力？一种使人激动的东西。她纳闷，在博的心中可能存在的东西对她来说也许是陌生的，并且 她造成认识上的偏见，正像她对托马斯·卡莱尔的了 对博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但肯定有问题，她确信这一点。她呼吸急促，像在跑步一样，一股激情在胸中涌动。她想取出吉本著的那几卷书中的一卷，可是它与旁边的书粘在一起。吉本的书似 已经被人遗忘。她直起腰，突然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忘记爱德华·吉本和托马斯·卡莱尔，人们的生活就一定比现在差吗？她只知道，不做有助于保存这处住宅的事情就转身离开，将使她烦恼。至少要把它的存在详细记录下来。如果她什么也不做，错失良 的悔恨将永远萦绕在她的心头，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向她求救而她却拂袖而去一样。此外，她很愿窥探比格斯家不再为人 知的生活。她转向书 正要拉开其中的一个抽屉时，从过道传来谈话声和脚步声。

特 斯和马修走到门口。他们没有进 ，而是站在门口向里张望。脸上的表情既疑惑又好奇。她看出，他们已经 影

不离了。他们肩并肩，身体的接触简单而直接。她想，他们恋爱了，自然天成。

“你们好。”安娜贝尔说。

特里斯说：“你在干什么呢？”

“哦，只是四下看看。令人吃惊吧？”

“你在这儿不觉得冷吧？”

“感到冷的是你。你只穿着那么一件湿透了的T恤衫。”

特里斯咯咯地笑了，然后他们转身向走廊走去。安娜贝尔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接着是关门声。从游廊传来他们的笑声、马修的马靴踩在木头地板上沉闷的咯噔声。接着他们就消失了。房间里一片寂静，她独自一人。她从衣袋里掏出手表，然后打开。她想给苏珊打电话，告诉她有关兰牧场主住宅的情况。她要把这处住宅的情况向苏珊说明，苏珊会支持她的。手

屏幕显示：不在网络覆盖范围。她关掉手表，然后把它放回衣袋。她得孤军奋战了。

“好吧，我不会放弃的，”她大声说。她站在那儿倾听。桌子有一种声音陪伴着她。她听见这种时断时续的声音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什么东西在暗中迅速窜动，也许就在钢琴的后面“舒腰展”呢。博说的“褐蛇老兄”正在窜动……可是那声音不是来自钢琴后面，而是在她周围响动，就在附近。这时她恍然大悟，她听见的是白蚁的声音。她把耳朵贴在书上，然后闭眼倾听。从书里传出隐隐约约的沙沙声。一声紧张的长叹，宛如浩浩荡荡的朝圣大军拖着脚步在广阔无限的田野行进，百折不挠，满怀永不停息地前进的强烈欲望，进行这场没有终点的旅行。数以百万计的白蚁隐蔽地从事着它们的工作，使万物循环，把它恢复成某种宇宙尘埃，没有感情，没有意识，没有生命。她屏住呼吸，倾听着，神情专注，想起大学期间吸引过她的

弥尔顿^①《失乐园》中生动的诗句：“像密集的秋叶，飘落在瓦卢布萨的小溪中。”然而，她发现，那不是无数的亡者，而是众多从天堂降临的天使——我们自己。她睁大眼，在书上找弥尔顿的著作。可是比格斯家的书上没有那本诗集。她又环视了一遍屋子，然后转身离开，沿着走廊走向灿烂的阳。她从侧门出来时，一股热浪扑面而来。骄阳下，九重葛紫红色的花朵发出炫目的光，乳品间挤在巨大的花簇下面。

阿尼尔正坐在厨房外面枝叶下垂的紫色醉鱼草下面，一双像他父亲那样虚肿的大手紧抱露的双膝。安娜贝尔举手向他打招呼，他没有回应。毫无疑问，墨镜镜后面的那双眼睛闭上了。他一动不动，陷入漫无边际的遐想。安娜贝尔把他想象成白蚁的蚁后。在那个没有时间概念的三维空间中，居住着他属下非庞大的部落。他正在向落部中那些盲而任性的劳工们下达秘密指令，授意王命。有一位过世的老朋友，倘若在世，可能一眼就看出他的心思。他本来是史蒂文的朋友，后来与她的过往更密切了。他是一位波兰知识分子，联邦德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曾经是他的门生。一位老前辈，犹太人，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如果命运称心如意，何必匆匆忙忙？如果命运坎坷多磨，何必匆匆忙忙？”

她仿佛看见他正面微笑看着阿尼尔。这话她虽然只听他说过一次，但却觉得那是他对命运最好的总结。他是她认识的——一个真正心灰意冷的人。他似乎了对“听天由命”自我嘲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与别人分享的东西。而正是这一点让她感动，让她着迷。她怀他，现在，他的缺席在她心中下一空白。爱上一个人，就会永远爱他们。

厨房里弥漫着浓浓的洋葱烤肉味。他们五个人坐在餐桌旁边，吃着牛排、香肠和博做的炒洋葱，还有安娜贝尔煮的土豆和花椰菜。他们从包装袋里取出几片白面包，然后用刀子把热得滑腻腻的人造奶油涂抹在面包上。盘子上的刀叉磕碰着，发出叮当声。餐桌中央，放着一盏从比格斯家餐厅里拿来的造型优雅的煤油灯，油灯高高的球形玻璃罩擦得锃亮，修剪过的灯芯发出的暖光照在他们的脸上和手上。他们默默地吃着饭，宛如一个正在用晚餐的劳动家庭。

博舔舔牙齿，然后喝茶，不时看安娜贝尔一眼。有一两次，特拉斯发觉他在看安娜贝尔，两个人便会意地动动脑袋。阿尼尔吃着，态度威严，无论在什么样的餐桌上都俨然是个王子，他又一本正经地伸手从博放在他们面前的平底铁锅中取出一块牛排，瞧也不瞧别人一眼。

马修说：“真是一顿丰盛的晚餐。”

“你和我们在一起让我们非常愉快，马修，”安娜贝尔说，“再吃点牛排和香肠吧，我们得把已经做好的都吃完。”

“好吧，谢谢。”他又伸手把一块牛排和两根香肠叉到他的盘子里。

阿尼尔遮遮掩掩地向那个小伙子扫视了几次，然后垂下眼皮。他想知道，这个蓝眼睛陌生人为什么对他的妹妹有如此强的吸引力。他想按照自己的“编码”方法，把收集到的信息放置到他思想中类似房间的长廊和房间的不同的“存储地址”中。信息的排列次序令人难以想象，要么极其简单，要么复杂得超出了排列的次序和结构的范围。那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如梦如幻的景象，它流动而不衰减，永无休止地重演着，信息的存储和检索问题都解决了。安娜贝尔纳闷，是否由于对

他和自己种族不同就有误 他的可能。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德莱顿^①作品中的高尚的野蛮人，崩溃世界的生态救世主。他那遮 掩的扫视也许表示完全赞成马修的意见，即食物丰盛、汁多味 。但是如果这就是他的看法，他却没有像马修那样坦率地表示出来。她对他的疑问更多了。

晚饭以后，安娜贝尔走出敞开着房门，站在外面的夜色中。星星照 了巨树 色轮廓上方的夜空，寂静而寒冷。河流淌过岩 ，汨汨的流水声像山坡上树林暗处的低声絮语。远处星 闪烁的夜空下，一道道灰白色的闪 摇曳着划过山岭的上空，那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西边传来阵阵闷雷声。没有月 。她身后的厨房中，马修和特 斯一边清洗餐具，一边互笑逗弄，好像在玩过家家游戏。在他们主动表示的亲密中显得愉快而无忧无虑。他们以为这是没有痛苦就可以放弃的游戏。

博走出厨房，站在安娜贝尔身后。他卷了一支烟，然后点燃，火柴的火苗在帽檐下闪了一下便突然熄灭了。他吸烟时，烟头一闪一闪地发 。

野狗在山里哀嚎，悬崖峭壁回荡的凄厉的嗥叫声决不是真心的哀叫，而是在它们中间呼唤过的某种渴望的回应。

“天气要变冷了。”安娜贝尔说。他们早些时候的争论使她对先前的分歧还耿耿于怀，她希望能冰释前嫌。

“沿河而来的微风被阻挡在这里。”

一时间，博的香烟味，火炉里的柴烟，厨房里年轻人的说笑声，隔壁鬼魂出没的房子的 影， 有这一切都充斥在寂静而清冷的夜色里。

^① 德莱顿(1631~1700): 英国作家和桂冠诗人(1668年以后), 是英王复辟时期文学界的杰出人物。他著有评论、诗歌, 如《押沙龙与亚希多 》(1681年), 戏剧包括《一切为了爱》(1678年)。

“我们在哈顿山有一处破旧的厨房的废墟，”安娜贝尔说，
“像这间厨房

“干那种事需要皎洁的月亮，”他眯着眼睛说，“马修也许自己捕获过几头小牛。但我不能那样指点他。他父亲对这种事也一窍不通。我想，他可以弄到一支枪先把野牛打昏。我听说西方有人用枪对付北美野牛。想着他打算怎么赶那些野牛呢？野牛一定会再次醒过来。毫无疑问，他就会有許多狗肉了。”他嘿嘿笑了起来。

他们又沉默了。

安娜贝尔说：“道格尔会怎么想呢？”

“关于什么？”

“特里斯和马修似乎相处得很亲密了。”

“现在你可不要去说媒。”博告诫说。

“不会的，我只是说说而已。”

“好吧，依我看来，也没什么可说的。他们只不过是玩耍罢了。”

“特里斯都十七岁了，不是吗？”

博没回答。

“你在布兰贝时说过他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她说，心里纳闷博是否希望特里斯和马修在一起的时候，还能保持禁欲主义的态度呢？这似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在未来的岁月里，兰牧场肯定会作为他们心中的伊甸园而一直保存在记忆里。

“你在十七岁时干什么呢？”安娜贝尔问博。

“在尼莉雇我们来这儿之前，我和父亲一起在沃尔比纳奶奶干活。我的姐妹们待在家里，那是她们应该待的地方。”

“我们长到他们那个年龄之后，世道就变了。”

阿尼尔走出厨房，他们侧过身，他让道。

博说：“你要去睡觉吗，阿尼尔？”

“是的。”他手里拿着一本杂志。

“那么，晚安。”

他们望着他绕过厨房的墙角，高大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接着，传来那辆卡车的车门开启又关闭的声音，车一起，和的洒向变成白色的草地。

安娜贝尔说：“马修还没有行李呢。”

“他有一条毯子。”

“那也不够呀。”

“他年轻，不会觉得冷的。”博大步走去，消失在黑暗之中。

安娜贝尔听见他穿过草丛，向那座古老的铁匠铺走去。她猜测，是去撒尿。她转身走进厨房。马修和特·斯坐在炉火旁边。他们不转睛地看着她，好像对她有什么期待，也许是期待她的鼓励，或者希望她告诉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安娜贝尔向他们微笑着走去，然后站在他们身旁，让炉火烤她的后背。“今天夜里，外面很冷。”她心里想，这个的母亲已经去世五年了。从那以后，她一直在玛·维尔陪伴着哥哥和道格尔，她地长成大人。

马修说：“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头发都被这里的霜染白了。”他边笑边盯着特·斯，看她是否在看他。

马修盯着特·斯看的时候，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温和拘谨。她不再是那个举止莽撞、言语泼辣的，而是显示出布兰贝自助餐厅里男人们难得一见的楚楚动人的风度。

博走进厨房。

“好啦，我和安娜贝尔该休息了。马修，我看你就在那幢房子外面的游廊上找个地方过夜吧。”

马修站起身，从桌上拿起帽子，用手指把油污的帽檐折起

来，看了特 斯一眼，然后看着博。

“各位，明天早晨见。”

他们都向他道了晚安，然后望着他离开。

特 斯 不转睛地看着安娜贝尔。

安娜贝尔耸了耸肩。

特 斯站起身道了晚安，走到门口之后，转过脸问：“你们愿意把门关上吗？”

“就让它开着吧，”博说。

博把靠墙放的行李拿过来打开。他朝他那边的火炉旁把行李铺开，站着倾听。

“我没听见阿尼尔卡车的门响。”

“那有什么关系？”

“你打算对那个 承担责任吗？”

安娜贝尔凝视着他。他在等待她的回答。

“是的，”安娜贝尔说，“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很难。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

博向 子俯下身来，双手在比格斯家煤油 的球 玻璃罩上方拢成杯状，然后把 吹灭。厨房里有一股煤油味。

“就那么办吧。”

他们坐在火炉旁的行李上。博卷了一支烟，然后点燃。安娜贝尔脱下靴子，放在 子下面，紧抱膝盖，凝望着炉火。

“马修想过上你和道格尔那个年代的生活。”

“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男子汉。”

“他有某种气质，不是吗？”

“是的，他有，如果我明白你的意思的话。”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博说：“我想你最好还是对这座老宅进行一番考察吧。”

安娜贝尔不转睛地看着他：“谢谢。我想只需花费几天的时间。”

“你坚持认为这座老宅和 头运动场没有什么不同。我一直在考虑你这种看法。如果你本来有 会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最终没做，以后一定追悔莫及。”

“虽然它可能根本不像 头运动场那么重要，”安娜贝尔说，“但我还是想对它进行考察。”

“这些事情对我们保持心境的安宁很重要。”

他们观望了一会儿炉火，倾听着夜里的响动。

“你曾有过什么事情想做而没做吗？”安娜贝尔问。

“没有，那倒没有。我一直在做我想做的事。”

她等待他继续说下去，但博却没有下文了。

过了一会儿。

“有件事，我倒是打算去做但还没做。我打算收回奶奶过去的牧场。”他的声音突然发紧，好像谈到这个话题时，他被一种不曾料到的忐忑不安或者激情打动了。

“在这以前，一直没有合适的时 去做这件事情。”

安娜贝尔望着他在炉火映衬下的侧影。“你认为现在也许是合适的时 ？”

“是的，我认为也许是。我知道当每样事物都和你的意愿对立时，你做什么都不会有好结果。这个道 是我父亲那儿学到的。”

安娜贝尔本来想问问他的祖母是怎样失去沃尔比纳牧场的，可是转而一想，觉得应该等待，一直等到他愿意告诉她的时候。

火炉里燃烧的木柴噼啪作响，马修那匹马在 子附近啃食结籽的茅草，离得很远的树林里，枭发出声声长鸣。博 靠

子望着炉火抽烟，只穿着袜子而没穿鞋的双脚伸在他面前的行李上。火炉两旁的小窗外边，寒星在天上闪烁。

“我母亲去世的那年冬天，奶奶 我们去 头运动场，”他说，声音低得几 像窃窃私语，向她吐露内心深处的想法，“牧人和采矿工人对沃尔比纳河上游那 原始的土地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那又不是个吸引游客的旅游胜地。那是我们孩提时期最后的一个冬天。那时，我们要是知道去那儿该有多好。奶奶 我们走进灌木林，我们什么也没 。寒风穿透我们的衣服，吹灭了篝火的火焰。寒风刺骨，腹内空空，母亲去世的悲痛伤透了我们的心。那个夜晚，在那个地方，我们的 始终没有离开过奶奶。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像妈妈一样死去了。奶奶一直没有说话。一个小时 着一个小时过去了，奶奶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她仿佛在等待。几天以后，我们开始与她一起等待。我开始相信，我们在等待风把我们消灭，而且不 一丝痕迹。等待死亡抹去我们心中的梦想，腐蚀掉我们的骨骼，直到那里没有我们 下的任何东西，只 下风和草的飒飒声。”

博停顿了一下，重新点燃香烟。

“我们这些孩子就是那样学会沉默的，而且我们也认识到，应答我们心中渴望的不是奶奶，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比如，母亲去世在我们心中引起的痛苦与悲伤。倾听着嗖嗖的风声，我们开始懂得，我们自己就是 头的儿子，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对年 小的孩子们来说，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又知道向何处去是一件非 可怕的事情。奶奶看到我们准备就绪之后，就从篝火旁边站起身来， 领我们穿过银叶闪烁的 合欢林，进入一 非 开阔的林中空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 空地。溜溜的地面之上， 下 头‘迷宫曲径’。被风‘抛 ’的一

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先人。我们始终没说一句话，而是站在那儿凝望地上那些古老的圆圈、跑道、图案。我们看出那是生与死的运动场。我们知道，我们的先人也曾经是像我们一样的孩子。他们先我们而去，并且把他们对甜生活的梦想——我们。奶奶从来不需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而活着。我们自己去它。当我们跟着奶奶穿过灌木林回家时，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哭泣或者抱怨。”

博俯身把烟蒂扔进敞开的炉膛里。

“那就是我们土著人古老的——头运动场。如果你打定主意下来，我一定——你去那儿一趟。在我争取收回沃尔比纳牧场以前，我打算先去那儿看看。”

安娜贝尔一声没吭。她屏住呼吸，闭上了眼睛。

天刚放——，安娜贝尔就醒了。她从行李上站起来，博还在熟睡，没有被吵醒。她拿上毛巾和梳妆包，站在厨房门口看了博一眼，然后转身走进早晨的清冷之中。

当她不顾清晨的寒冷沿着他们踩出的小径向河滩走去时，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爱上了他。四十二岁的人怎样才能分辨真爱与否呢？生活已经不再简单，一个人对自己的——作为充满矛盾和犹豫。什么时候生活的道路上才会出现别的更明智、更安全的选择？河滩上，薄雾飘过木麻黄树——下垂的树枝，宛如茅草上的白霜一样闪闪发——。马修那匹牝马垂头站着，像着了魔似的睡着了。安娜贝尔站在突出在河里的岩——上，顺着河流放眼望去。薄雾——飘离镜子——的河面。她脱掉衣服，

——的皮——顿时感到一股潮湿的寒气。天色逐——变——，褪成银灰色，由于云层的反射，河水有点——红。她——身体，站在岩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潜入水里。在河水深处的中央，她

浮出水面，痛痛快快地喊了一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她笑了笑，接着又潜入河里，在兰 冰冷清澈的河水里奋力游着，嘴里一下泉水的味道和悬崖峭壁岩 的味道。她不能充满自信地谈论爱情，这要紧吗？难道其他事情都不重要吗？信任？期盼？渴望？爱情会让身体传递信息吗？其他 有的感情——信任、期盼、渴望——还不够吗？她又潜到水下。他似 信任她，他好像在等待来自她的示意，而这个示意肯定会出现。水天相连的地方发出 色、紫色的 。她在兰 冰冷清澈的河水中奋力畅游，一小群 透明的小鱼跟在她的后面。她陶醉在 体 她 来的愉快之中，她感到四肢充满力量，那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感觉。她怎么会忽略这一切呢？她浮出河面，吸了一口气，又潜入河里。她用力蹬着水，向对岸那边的深潭游去，博曾经希望在那里钓到一条大太阳鱼 他们当晚餐。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他们像住在山里的一个小家庭一样，只关心那些与他们的生活、与他们自己有关的问题。这天上午 10 点左右，在兰 牧场比格斯家的老宅，这是安娜贝尔在这幢老宅考察的第四天。博已经陪伴她走遍了那些附属的房 ，使她了 了建筑物的布局和内部 施。早饭后，博领马修和特 斯沿河 找野牛和牛犊。他似 不急于着手山谷的普查工作。

安娜贝尔坐在乔治·比格斯旧书房里的书 旁边，身边放着一叠考察记录表。她把记录下的内容输入苏珊的笔记本

里。她 考察报告起的 题是：《一处重要的欧洲人住宅遗址——兰 牧场的初步考察》。外，风和日 ，阿尼尔的卡车冷藏箱充 的发动 有 奏的震动声伴随着咚咚咚的音乐声，持续不断地从厨房那边传来。透过她面前法式窗子和敞开

着的百叶窗，可以看见牧场主坐 和低矮的 子的轮廓，好像比格斯随时可能骑马从牧场回来，然后坐在那儿抽上一支烟。每当安娜贝尔停下工作抬头张望时，游廊柱子旁边沐浴在阳光下的深红色天竺葵花瓣总会吸引她的 。游廊和荒芜的花园一百多米以外的地方，是 桉和木麻黄树模糊的轮廓。安娜贝尔全神贯注地敲着键盘，滴答声偶尔被乔治·比格斯转的嘎吱声打断。下面是她输入的内容：

兰 河谷大牧场坐落在麦凯西北沿海的山脉下面，希拉伦地区科林斯维尔东南，贝克福尔和柯里牧区之间。那里有两条 道：一条经过琼杰拉水库的输水管，另一条经过伊穆平原和柯里山。这一地区从布鲁肯河及其主要支流兰 河开始，经热 稀树草原的林区，到陡峭的山崖，地 逐 升高。整个牧场被封锁在一条周围都是山峰的峡谷里。兰 河由山泉 集而成，因此即使在最干旱的季 也能提供可靠的流量。兰 河几条比较小的支流都有永久性的或者 永久性的小湖，此外，从山麓丘陵到山岭，都有为数众多的山泉。在 观的 成方面，几 没有欧洲人介入的证据。在兰 ，没有大量的树木被剥掉一圈树皮准备砍伐，没有多少林中空地和被污染的树木，牧场也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改良——住宅东面大约一百英亩的土地 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那里显然成功地种植了意大利 麦，也许是为了收获干草而种植的。不管怎么说，袋鼠和富有营养的棕顶草^①依然是牧场的主要风 。在 1844 年到 1845 年，路德维格· 查兹在跨越大陆的探险期间穿过这个地区时，首次 述过这里的情 。 了围栏和建筑物以外，整个牧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 1860 年代、因比格斯家族进入河

① 棕顶草：一种多年生耐旱禾草，茎细长，顶部结籽，分三小穗，有 洁的棕色穗丝覆盖。

谷而发生的欧洲殖民之前的状态。

主要房 是一幢装有封檐板的漂 住宅，包括七个主要房间。它坐落在河滩东面一百多米处的一道山坡上，地 大大高于防洪 ，而且居高临下，视野宽阔。向西是兰 河谷，向东是广阔的热 稀树草原以及布鲁肯河流域树木茂盛的丘陵。这幢房子俯瞰建在山坡两边的牧场和其他建筑物。那些建筑物都是在笨重的木柱和槽枥的落地木 上搭上波纹铁皮建成的。厨房是个例外，显然，它是最初的住宅，而且它的建筑式样也比整个房 早。厨房 过一条有顶 道与主要房 连 ，而且是用劈开的厚木板建造的。厨房几 完整地保存着，没有明显的被白蚁或者潮气损坏的迹象（照 1，坐北朝南，主要房的斜视图。照 左边，厨房清晰可见。照 是日出以后在马车棚、马具和铁匠铺——前 ——旁边 摄的。牧工宿舍在照 最右端，刚刚可见。在中间红木^①树下有一台老式干草 的锈迹斑驳的残 。博·雷尼说，这台 器一直放在树下，从20世 70年代中期他和道格尔骑马到牧场为尼莉·比格斯赶牲畜时就弃置不用了。这台 器可能从20世 50年代就有了，或者更早一些，甚至可能从上个世 就有了。从马拉的车轴到拖拉 的驱动杆可能都能适应）。

安娜贝尔停顿下来，抬起头，手腕倚在 沿上。阿尼尔卡车发出的噪音打断了她的注意力，让她心烦意乱。那声音听起来好像马达加速失去了控制。她坐在那儿望着窗外倾听。噪音变成震耳欲聋的轰鸣。窗户震颤，于是安娜贝尔站起身来。灰尘、碎草、树叶和细树枝波涛 滚滚而来，冲过花园，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树枝，树叶和枯枝纷纷落下；冲向那幢老 ，飞沙走

① 红木：树液为红色的树木，如桉树、苏方木等。

打得玻璃窗噼啪作响。原来是一架红蓝相间、闪闪发光的直升飞机降落在庭院围栏那边的草地上。几张男人的脸贴在座舱的窗口上，凝望着翻飞的断草，好像他们踏上了一个外星人的星球。马达关闭了，螺旋桨失去动力，哗哗地自由转动，尘埃在阳光下飘荡，周围的一切又恢复到无风的平静，只有阿尼尔卡车马达持续不断的有节奏的震动声和叮咚作响的音乐声打破寂静，变得响亮起来。

安娜贝尔站在书后，望着窗外那架闪闪发光的直升飞机，因为她的辛劳被突然打断，因为隔绝在这条河谷里的幻想被不期而至的闯入者而恼怒。飞机座舱打开了，一个身材矮壮的男子走下直升机，来到草地上。他身穿白色衬衣、蓝色牛仔裤，头戴蓝色牛仔帽，帽箍上插着道具似的红黄相间的羽毛。他双脚分开，双手叉腰，仔细观察这幢房子，就像一位爵位显赫、专横跋扈的王公，对自己世袭领地中边远地区的居民在他外出期间的忠诚产生了怀疑而亲自驾临视察似的。安娜贝尔觉得他那凝视的目光穿过窗玻璃落在她的身上。他身材粗壮，露出一副挑衅的神色，紧追不舍、满怀恶意、毫无宽容之意的目光落在她身上，使她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恐惧。她真希望博没有沿河而下，而是留在这里。

另外三个男人陆续走下直升机。他们站在那儿，一边舒展身体，一边四下观望。一个反戴着绿色棒球运动帽、满脸络腮胡子的年轻人向直升机的水平旋翼走去，然后拉开裤子的拉链。他站在阳光下，低头看着捏在手指间的阴茎，朝着草丛撒起尿来。这几个人那副模样给安娜贝尔留下的印象让她不安。令人迷惑的很难把握的举动让人觉得他们难以捉摸。好像他们会乘上一阵怒吼的狂风趾高气扬地走进天空，使出浑身力气摧毁一切，返回地面后又为自己的作为而面无愧色并

感到惊讶。

安娜贝尔拿起帽子，沿着走廊走到铺着 板的门口，然后走进外面炎热之中。她转过房 的拐角时，那个全身 色服装的男人便大摇大 地向她走来。他一边伸出一只手指着她，一边转过头招呼其他人，好像让他们见证他发现的猎物。他又转过脸，粗暴地向她喊道：“博·雷尼在哪儿？”

那三个男人站在他身后，望着安娜贝尔向他走来。头戴棒球运动帽的小伙子转过身去，爬进驾驶员座位。其他两个人站在那儿，看安娜贝尔和那个人的会见。

安娜贝尔走到那个头戴牛仔帽的人的跟前，向他伸出手去：“我是安娜贝尔·贝克。”这是十五年来她第一次使用自己未婚时的姓名。

那个人不会安娜贝尔伸过来的手，眯起眼睛盯着她。

“莱斯·马拉，”他不情愿地低声说。他再次盯着安娜贝尔，“你是科隆山贝克家的人吧？”

“是的，我们家曾经是科隆山牧场的主人。”

他一边嘟哝，一边隔过安娜贝尔向厨房望去。

“博在吗？”

他的粗鲁让安娜贝尔脸胀得 红。

“他一早就去河那边 找野牛去了，”她说。

莱斯·马拉将信将疑地看着她，怀疑安娜贝尔在取笑他。

“你的话可靠吗？”

“他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来。这里又不在手 网络的覆盖范围。”她本来应该加上一句话——他们已经把他要来的事忘记了。

“干你们这行的应该配备卫星 话。”显然，这话是指责他们不称职。

安娜贝尔说：“我会告诉苏珊的。”

“她在这儿吗？”

“不在。”

莱斯·马拉突然转过身，大步向等在直升 旁边的那两个人走去，把安娜贝尔 在原地站着。

“博·雷尼不在这儿，你们想在附近等他还是想去找他？”

那两个人中的一个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然后把脸转向另一个人：“你的意见呢，汤姆？”

那个被叫做汤姆的人看着莱斯·马拉：“你估 在博·雷尼回来以前我们得等多久呢？”

“嘿，你们可不了 博，他也许会离开好几天呢！”

驾驶员探出头来：“要不我开上飞 去找找他。在这个地区不难找到他。”

莱斯·马拉向旁边吐了口唾沫，然后轻蔑地说：“如果博·雷尼不想让人发现的话，你肯定找不到他，老兄。”

驾驶员看了他一眼，似 想说什么，可是又改变了主意，于是把 转向别处。

那个叫汤姆的人对另一个人说：“你是否想让德鲁驾上直升 四处找找，你认为怎么样？我们待在外面已经有一个小时了。”

另一个人打量了安娜贝尔一眼，然后走过来向她伸出手。

“亨利·邓肯，”他说，“我从布里斯班来，在自然资源部工作。”

安娜贝尔握了握他的手。

“安娜贝尔·贝克。你是地质学家吗？”

“工程师，安娜贝尔。搞供水的基础 施和规划。”

他向另一个人努努嘴。

“那位是汤姆·格拉森。他跟福尔松、哈尔滨都是这个工程的工程师。他极想见见博。”

安娜贝尔不转睛地看着亨利：“福尔松和哈尔滨正计划修建水坝？”

亨利·邓肯微微一笑，说：“他们肯定希望。”

“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征得族长们的同意了吗？”

“我估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他向安娜贝尔咧嘴一笑，然后四下张望，“你在这儿倒找到个埋头考察的好对象。”

“这不很吗？”

“汤姆进行盘考虑时，没有想到这幢房子吗？他对这类事情很感兴趣。”亨利看了她一眼，“你是负责文化考察的考古学家吗？”

“我和博·雷尼一道进行这项工作。”

“他真的追捕野牛去了？”

安娜贝尔笑了起来：“他不是去追捕野牛，只是到处看看。也许还钓会儿鱼。”

“幸运的家伙。”

另一个人走过来站在他们旁边。他摘下墨镜，伸出手，始终迎着安娜贝尔的，他的表情流露出关注与敬意，好像会见安娜贝尔·贝克可能是他乘坐直升飞到兰牧场的主要原因。

“汤姆·格拉森。”

安娜贝尔握了握他的手，不管自己心里有什么想法，她还是被汤姆吸引住了。

汤姆和她一起面对老站着。

“这是一幢漂亮的房子，安娜贝尔。全盛时期，一定是处很不错的住处。”他说话带着美国东部海岸的口音。他稳重、谦虚、

热情，好像有充裕的时间对这幢住宅做一番认真的评估。不过，他的热情是有 制的、严肃的、真诚的。毫无疑问，他的观肯定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观 。

安娜贝尔很高兴让他站在她和莱斯·马拉中间。

“原来的藏书室现在还在。”她说。

驾驶员朝他们大声喊叫：“几位老兄，你们有什么打算？想不想让我去找找雷尼那个家伙？”

汤姆·格拉森大声说：“等他 一个小时吧，德鲁。”他转过脸看着安娜贝尔，“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我想看看那间书房。”

亨利·邓肯对莱斯·马拉说：“我们要到 里看看。莱斯，你来吗？”

莱斯·马拉觉得他们此举肯定徒劳无益，挥挥手，让他们径自去了，然后回转身，趴在直升 座舱舱口，一边和驾驶员聊，一边指着什么。

汤姆·格拉森在安娜贝尔旁边走着，低头躲过醉鱼草树垂下来的树枝，穿过紫红色的树荫，另一个人走在后面，和他保持着一步的距离。他们走进那幢房子。汤姆·格拉森和安娜贝尔站在昏暗的、散发着霉味的走廊里，朝餐厅瞥了一眼。他们没有跨过门槛，好像有一道屏障阻挡着他们。雪松木餐 上，一 圆锥 的残 引起他的注意， 色的尘埃在空中闪闪发 ，直升 在空中掀起的涡流搅动得木 、碎屑从天花板上的一个洞穴里一点一点地往下漏，宛如一个测量老宅衰变程度的巨大的沙漏。

亨利·邓肯越过他们的肩头朝 里看去。他说：“好家伙，瞧瞧这气派！”说罢，沿着走廊径自向前走去。他一边依次在每个门口向 里张望，一边回过头向他们大声说出自己的印象，很快就走出老宅。

亨利·邓肯走了之后，汤姆·格拉森就像在博物馆里似的，低嗓门儿毕恭毕敬地说：“天哪，简直像《玛利亚·塞莱斯特》，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丢弃了一切呢？你简直可以想象到那些人坐在这儿用晚餐的景象。”

“我并不认为这是突然丢弃的，”安娜贝尔说，“最后，只有一个老太太住在这儿。那时，她已经守寡十多年了，离开人世时足有八十多岁。她和丈夫没有孩子。因此无人继承遗产。她最后离开的时候，我料想她很不情愿，因为自从结婚以来，这处住宅就变成她的全部生命。可是离开人世的时候，她才发现不可能把这一切都带走。”

她把脸转向他。

“你们是坐直升上来的，对道路的崎岖没有切身体验。她也许打算以后派人来取走她的东西，我不知道。博可以告诉你真实情况。也许她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返回来。人就是这样，不是吗？我是说，似乎没有一个人临近死亡时对自己的死亡持现实的态度，对放弃自己的财产持现实的态度。我们都以为自己的财产是永恒的呢。或许她希望找到某个人重新住在这幢老宅里，并且完全遵照她和她的丈夫以及这个家族的后代的生活道路延续百年以上。还有，经历过那样无畏的开拓、艰难的创业之后，她也许绝对不忍心让这处住宅空置起来。”

汤姆·格拉森说：“是有点不同凡响。”

他们默默地朝里张望。

过了一会儿，安娜贝尔说：“这儿有鬼魂出没，不是吗？你没感觉到？”

汤姆·格拉森转过脸看着她。

“我是说，他们依然在这儿，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格斯一家，在这幢住宅里。”安娜贝尔用手指了指屋子，想说明自己的

意思，相信他能 。

“生活依然在继续。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结尾。他们不在了，但生活还没有结束。我们正在打扰他们。正如你说的那样，好像他们依然在这里用晚餐，而我们正隐藏在一个他们看不见的地方观察着他们。我们是他们的未来，但我们决不是他们希望的那种未来。”安娜贝尔等待他说些什么，意识到她没有使他信服。

“我在这儿独自从事研究已经好几天了，好像非 正式、非 秘密的什么事情正在这里发生，而那些事情我们不应该看到。”

她也许会进一步说：这就是比格斯一家在这个破旧的餐厅里最后的晚餐，泥土和灰尘的晚餐。在这种衰败的 象中，专门奉献 他们和 他们的东西，而且窥视它也不是我们的责任。但她怕他觉得这种想法太复杂，因此话锋一转说道：“如果他们看见我们正在观看他们家这种可怕的瓦 ，一定会感到一种耻辱。比格斯家的人显然非 勤劳，可是瞧瞧现在这个 象！”

安娜贝尔沉默起来。

“我们的出现多么出 他的意料。看到我们站在这里，他们会多么愤怒，觉得受到极大的侮辱。想要保护自己，却又无能为力。想想吧，这一 破败的 象居然是他们相信永恒与延续的结果！”

汤姆·格拉森一边走开一边清清嗓子，然后说：“可是至少像你我这样的人却尊重它，安娜贝尔。”

“如果我们听任它逐 消失，也许是对它更大的尊重？”

汤姆·格拉森小心翼翼地：“这么说，你不认为这些独一无二的遗址应该被保存下来吗？”

“首先让我们心灵颤动的是它的衰败和被人遗弃，不是吗？是对类似这种地方的感慨。它之所以引起我们如此强烈的反响，正是这种衰败和被遗弃。一旦保护起来，它们就完全失去令我们感动的东西。我们修缮它们保护它们。为了保证它们未来的安全，我们赶走了它的灵魂，篡改了它们。这些保护起来的东西变成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就变得平庸无奇了。我们尽力保护的东西恰恰变成了我们必然会摧毁的东西。我们虽然把建筑物保存下来了，但却失去了它的灵魂。记录过去是一回事，保护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不能肯定这样的地方是否有保护价值”。

汤姆·格拉森等待她继续说下去，满怀尊敬地准备听她对自己这种态度作详细说明。

“哦，我不知道！”安娜贝尔突然不耐烦地说，好像又回到墨尔本与史蒂文和他们的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的状态。她希望在智力上被人尊敬。可是，让谁尊敬？尊敬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她非明白，为自己的观点立论，与其说为了求真，不如说是为了显示个人的策略。

“我有时候觉得像这样的住宅应该被保护，有时候又觉得应该让它们不任何痕迹地消失。”说罢，她向汤姆·格拉森灿然一笑，希望谈话到此为止。她觉得自己说的话够多的了。她盼望博回来代替她，盼望汤姆·格拉森和坐直升来的这几个人干完活儿赶快离开，下他们五个人再像一家人那样生活。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似乎骤然变得短暂而弥足珍贵了，因而把宝贵的时间再浪费在汤姆·格拉森身上，她感到不快。

“走吧！”她坚决地说，然后挽起汤姆·格拉森的胳膊。

“我——你去参观一下那间书房。”

她们像一对情侣似的挽着胳膊退出餐厅，穿过走廊向她

正在工作的书房走去。她闻到他身上有股科隆香水味。走到书房门口，她抽出被他挽着的胳膊让他走在前面。他站在书 旁边，用手指抚摸着做成斜面的 子边缘，随便浏览着她做的记录和已经输入到笔记本 上的文字。

“我们到达时你正在这儿工作？”

“是的。”

“我们打搅了你，也打搅了比格斯家的鬼魂。”汤姆·格拉森笑着说。

“我已经着手撰写考察报告的草稿了——《欧洲人的遗迹》。不是为了保护，只是记录罢了。”安娜贝尔笑着说，穿过窗口，看得见直升 平稳地停在倒伏的棕顶草上，红蓝相间的身在阳 下闪闪发 ， 舱像巨型黄蜂的 子。莱斯·马拉正坐在驾驶员座位上，对着手里的无 对讲 说话。安娜贝尔看见他做着手 的侧影。她能感觉到莱斯·马拉精力充沛，一个积极参与同胞们的事务的人，他们心中的英雄，远近闻名，有权有 ，令人畏惧。驾驶员蹲在飞 下面检修敞开的舷孔。安娜贝尔往别处看去。

“一间舒适的 子。”汤姆·格拉森说。他的手指轻轻地做着工精细的书 。

“倘若我的父亲真能坐在这里，他肯定会感到舒服，你就等着闻烟斗和雪茄的味道吧。”他看了安娜贝尔一眼。

“不知道从打乔治·比格斯在这张书 旁工作以来，已经过去多少年了？”

安娜贝尔耸了耸肩：“三十年？我不清楚。”

他走向书 ，一边俯身看书名，一边大声 叨，细长的手指沿着书 滑动。

安娜贝尔看了他一眼。

“我想，你们的总部在悉尼，是吗？”

汤姆·格拉森直起身来。

“是的，我们在悉尼，安娜贝尔。一旦建起这座水坝，我们就打算搬到汤斯维尔。我们的孩子一定会非常喜欢北昆士兰。”

他身后那扇法式窗户外面的一种活动吸引了安娜贝尔的注意力。亨利·邓肯坐在游廊那把牧场主坐的椅子上，双腿舒展，放在垫上，双臂搭在扶手上，体验那把旧椅子的舒适。她觉察到，听不见阿尼尔那辆卡车马达的轰鸣，只能听见持续不断的咚咚咚的音乐声。接着她又注意到那直升机上已经没有人了。看不见莱斯·马拉和驾驶员的踪影，她估计博回来了。

汤姆·格拉森站在那儿，向窗口外面的直升望去。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让你去参观一下其余的椅子。”安娜贝尔提议。

他们走出书房，沿着走廊向隔壁的椅子走去。他们走进椅子，默默地站着观看。安娜贝尔俯身打开梳妆台上的一个小抽屉，然后向后退去，好让汤姆·格拉森看看。抽屉里有几把梳子、几枚英镑面值的硬币、一些饰针和褪了色的缎带。她关上抽屉，然后打开另一个，里面是散乱的明信片和一封写得密密麻麻的字迹工整的信件。她拿起一张明信片，正面是曼利瀑布的图。她翻过明信片大声朗读：“最亲爱的尼尔，这里的天气真好。请看这张明信片另一面！想象一下老比英在悉尼期间的情景，不顾炎热跑了整整两天。早晨的时间又都花费在种植百合上。”她把明信片放回去，然后关上抽屉。

他们毕恭毕敬地在里面走了一圈儿。汤姆·格拉森把手放在后面，恭敬地俯身观看比格斯家人留下的个人用品：铁床下面污迹斑驳的便壶，横倒在床头的帆布篷，腐朽得从天花板脱

落下来的支柱。盥洗盆上，落满灰尘的灰色大台面上，下一行爪印。一套完整无缺的洗漱用具：脸盆和敞口水壶，肥皂盘和牙刷架，每件东西的边缘和底部都装饰着精美的紫红色玫瑰花图案。褪色的小地毯，小抽屉的梳妆台，抽屉的英式瓜。他们在壁炉旁边停下脚步，站着观看钟玻璃罩里的蓝色珐琅钟表，表的指针指着10点45分。两旁的腊梅因为日久年深，已经变成灰色。法式窗口旁边，还有一张大小适中的雪松子和一把直靠。子放在夕阳肯定会照到并且可以眺望兰河岸的树木的地方。坐在这里记日记，写写信，很是舒适宜人，幽雅僻静。一张女人的书上放着一封信：“……亲爱的史蒂文，我不打算回去了。”对他的称谓，再也不可能用“最亲爱的”这个词儿了。“我小时候就认识他。我们之间有一种你不可能的联系。在这个地方，我又变成我自己了。我相信，你再也不会找到以前那个让你感兴趣的安娜贝尔了。骨子里，她是个真正的北昆士兰人……”

汤姆·格拉森说：“我想博可能回来了。直升旁边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他们走出子，向厨房走去。莱斯·马拉正俯身在子旁边，博挨着他的肩膀站着，驾驶员站在旁边观看。他们面前的餐桌上铺着一张地图。博抽着皱皱巴巴的烟头，一只手住地图的一角，帽子扣在额头上。安娜贝尔和汤姆·格拉森穿过厨房门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抬起头瞥了一眼。

莱斯·马拉把手放在博的肩上。

“汤姆，这是博·雷尼。”他咧开嘴笑着，严厉的眼睛里闪烁着几分盛气凌人的得意，好像博是他用神秘的法术从人迹罕至之地召回来的战利品。

汤姆·格拉森走上前来，与博握手寒暄，既尊重又有几分

戒备。

众人聚集在地图周围。在地图右下角图例上方的一个白色方格里，用粗体字写着地图的标题：《布尔德肯水库贮水研究调查——兰水坝坝址：库区》地图中央，一条蓝色的直线连着科利山陡峭的南坡和阻塞鲁肯河水道的悬崖峭壁。二十多年前，博和道格尔最后一次为尼莉·比格斯赶牛时，曾经穿过那道山口。蓝从悬崖峭壁沿着等高继续向前延伸，穿过兰河高处的山脉，最终与山口的另一边连起来。蓝围着的岛状区域将变成一个湖泊。图例明的最大深度的蓝高出河床二百九十二米。经过奇格泽格的小路俯瞰兰湖，那里曾经是河谷。一条用破折号画出的蛇支终止在一个草草画出的方格上：兰牧场主住宅遗址。它将被冰冷的湖水淹没。

莱斯·马拉伸开手掌捂在水淹的地区上，盖住牧场主住宅和它的附属建筑物。他的手上有几个难看的伤疤，好像那是烧伤下的疤痕。他的手指粗壮而有力。他把重心在手掌上，一双眼睛从色牛仔帽的宽帽檐下死死盯着众人，直到引起他们的注意。然后又等了一会儿，等他们猜测他可以说些什么。他终于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却因为鼻涕把鼻子塞满而沙哑了。

“这个地方就要被完全淹没了。”他看着他们，心中有几分期待，几分喜悦。在厨房昏暗的灯光下，他的瞳孔放大了，变成夜间活动的猫头鹰眼睛那样的绿色。好像他了解他们的心情，好像他的目光穿透破旧厨房的厚木板墙，注视着水坝里乌的深水。他的声音几变成耳语：“我们站在水下差不多足足三百米的地方。”水坝，在他的心中，一定会建成。此时此刻，他毫无疑问是在拜访未来——他自己的未来。

他们凝视着他，不敢抗拒他冷酷无情的自信、他的敌意。他穿着一色的衬衣、色的牛仔裤，帽子上颤动着红黄相间的羽毛。宛如一个身穿军装的士兵，一位忠实信徒们的领袖，一个致力于千年战争的人，一个超越他的时代并且由于洞悉未来而大权在握、令人入迷的预言家。他也许对他们宣告过：“我今天回来，不是为我的孩子们要求收回这土地，而是要看一看上苍对来世报应的启示！永远毁掉比格斯家族和他们的庄园！消对他们的记忆，把他们日飘零的故居沉没在兰河下面。在他们家族兴盛的那个时代淹没他们难以想象！尽管比格斯家的房建在高处，但他们没有把他们的宅子建造得高出我制造的洪水的高度！”他笑了起来，为他想的这种不无喜剧色的嘲讽突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的力量充满了子，别人只能做他的配角。他紧紧抓住博的胳膊。

“它将变成一个大家伙了，博。”他笑着，坚信最终的胜利，即使要花费一千年的时间。

看着莱斯·马拉，安娜贝尔感觉到了他的力量，并且认识到他是一个有朝一日将有座碑来的人物。她第一次意识到她正生活在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她感到震惊，还有一种屈辱。她认识到，莱斯·马拉对未来的幻想和她的生活方式、她对过去宽容的态度，以及她父辈或祖辈的生活，永远水火不容。的确，她的生活方式对莱斯·马拉来说无足轻重。在他想象的胜利中，不可能有她和她的同类的生存空间。她暗暗希望莱斯·马拉的“圣战”失败，可是她知道，他的战争是不会失败的。因为莱斯·马拉会坚持不懈。他的策略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博说：“哦，是的，莱斯。它就要变成一个大家伙了，老兄。”他们究竟是说兰大坝，还是说更宏伟的什么东西，大家都不明白。

汤姆·格拉森看看这个，又瞅瞅那个，茫然不知所措。他在心里琢磨他们俩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笑声，琢磨在朦胧的厨房里，这两个男人之间的隐晦的语言会包含怎样的意思。他突然明白，水坝是枝节问题，无需争论。他们会让他修建。令人费解的是，水坝竟然不是他们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他因此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大家都看着莱斯·马拉，等待他发号施令。他却一声不吭。外边天热，蝉也陷入沉默。

雷声隆隆。

博把脸转向驾驶员：“德鲁，你们那直升飞机在闪雷鸣之时也能飞来飞去吗？”

“不，不能。”驾驶员说，看了汤姆·格拉森一眼。

“好啦，你们若是不想跟我们一起等待雷雨过去，最好赶快坐直升飞机离开这里吧，”博笑着说，“我们虽然有足够的牛排，但没有啤酒。”

驾驶员说：“这么说，你以为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吃牛排吗，博？”

博转身向远处的悬崖峭壁眺望。

“雷雨正从卡尔波那边过来。每年这个时候，雷雨都从那边过来，德鲁。”他划着火柴，小心翼翼地把火苗凑近短短的烟头，撅起嘴唇，以免烧着他的鼻孔，从潮湿的烟头中吸了最后一口。

莱斯·马拉面微笑地望着他。

博抽完烟，转身把烟蒂扔进敞开的炉膛里，擤鼻子，舔了舔牙齿，指了指门外坍塌的凉棚。

“如果老兄们想呆上一两个夜晚，这处老宅有的是免费的床位。尼莉和比格斯不再用得着它们了。我会带你们参观参

观，让你们看看这个地方。有些好东西值得一看。上你们的照相，柠檬树沟那边还有大瀑布呢。”他把脸转向莱斯·马拉，“喂，莱斯，可以吗？”

“对，这里的确有些值得一看的東西。”莱斯·马拉赞同地说。

汤姆·格拉森说：“谢谢，博。感谢你的提议。没有比这更让我喜欢的事情了，不过恐怕得另抽时间。今天晚上我得赶回汤斯维尔开会。你们估计还要在这儿逗多久？”

博把手伸进衬衣口袋里，掏出烟叶包，一边端详蓝色小包上的图案，一边说：“哦，我们这次只是初步考察，汤姆。安娜贝儿正对住宅和附属建筑物的布局、施肥做记录，这项工作可能再持续一两天。我一直在周围做一些勘察。完成这项任务之前，我们在布兰贝还有些事情要做。”他看了汤姆·格拉森一眼，“这场暴风雨过后，有些山谷可能洪水泛滥，我们或许会再延误几天。”

“你们回到汤斯维尔之后，最好我打个电话，我们大家约定个碰头的时间。明天我打算去看看苏珊。”

“好吧，汤姆。我们说定了。”博抽出一张卷烟纸贴在下唇上，然后用熏黄的拇指和食指从烟叶包里捏出一些烟叶。

莱斯·马拉饶有兴趣地观察两个男人之间的交流。

汤姆·格拉森没有动。驾驶员望着他，急于离开。

“博，河水有没有断流的时候？你知道吗？”

莱斯·马拉笑了起来。

“博，你知道吗？”他说。

博伸出手做了一个包围的手势。

“兰河不会断流，汤姆。老人们就是靠它长流不息的泉水度过最严重的干旱期。”

汤姆·格拉森似 有点站立不稳，他伸出一只手扶住面，也许是为了保持平衡，或者是为他的工程项 找可靠的根据。

“博，你说的老人们，是指……？”

“我指的是比格斯！比格斯家族！他们遭遇过 1932 年的大旱，1935 年的大旱。那时候，这些泉水始终涌流不息。兰 河不会断流，汤姆。”博直视着汤姆·格拉森。

“兰 河将用清澈的河水注满你的水坝。在晴朗和煦的日子里，你会透过清澈的湖水一眼望到湖底。”他用手比画了一个圆圈，然后穿过圆圈向下望去。“瞧，那些大鲇鱼互相尾追着游来游去呢。”

莱斯·马拉的笑声在他的胸腔里滚动，好像暴风雨在山谷里隆隆作响。

一声霹雳。飞 驾驶员皱起了眉头。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像飞沙走 砸在他们头顶上方的波纹铁皮 顶上。

“暴风雨来了，”博说，“夹 着冰雹。”

着是可怕的寂静。

外面 闪闪，一 寂静。强烈的腐尸味再次弥漫在潮湿的空气里。

博望着莱斯·马拉。

“老负鼠蜷曲着死在 顶上了。”

莱斯·马拉笑得连嘴也合不拢。

“这次在老潘雅。”

安娜贝尔祈祷，在暴风雨迫使他们滞 下来以前赶快离开这儿吧。

“求求你们，”驾驶员说，“赶快动身吧！亨利在哪儿？”

博说：“有位老兄正在游廊那边睡觉呢。他像死人一样躺

在牧场主那把破旧的椅子上。”

“我去喊醒他。”安娜贝尔自告奋勇地说。

“如果他能醒来，雷声可能早把他吵醒了，安娜贝尔·贝克。”

他们一一握手，匆匆道别，然后跟在安娜贝尔身后，拥向门口。博在后面喊道：“你们还要你们的地图吗？”

莱斯·马拉在门口转过头。

“你等着吧，博。好好看看它。哈恩一家打算在齐格泽格经营个旅游农场发点财。湖水注满之后，他们将坐落在方圆几英里最肥沃的一块土地上。从他们右边多尔的山脊越过湖面一直到克普顿山将出现一道靓丽的风景。冬天的太阳将从他们眼前升起。兰湖旅游农场。”他笑了笑，“然后一条崭新的柏油路经过他们门前，一直到麦凯和高速公路。旅游车将开到他们那里。他们估计日本人喜欢那里的湖光山色。你应该考虑自己也经营一个旅游农场，博。那是件很好的工作，不是吗？”他笑着向旁边吐了一口唾沫。

“再不用和牛打交道了，老兄。这个年代，哈恩家那个地方就是人们说的的好地方。”他看了博一眼，“道格尔也为自己想出那么多发家致富的好办法。”

他往下脱了帽子。

“再见，博。”他转身跟在别人身后，向前走去。

莱斯·马拉走后，博弯腰看着餐桌上的地图。他把烟叶收起来，然后点燃新卷的纸烟。听见直升飞机发动机的声音，他把那张地图揉成一团塞进炉膛，然后拿起一根结实的檀香木，把燃烧的地图翻过来，再把檀香木放在燃烧的地图上。雨滴重重地打在屋顶上，外边的闪电停了。他站在炉旁凝视着炉火，一边抽烟，一边侧耳静听暴风雨初起之时，来自卡尔波山脉那边

狂风吹过河流两岸山坡上高大树木的啸吟。炉火的烟雾被头一阵狂风卷了回来，厨房里弥漫起檀香木的香味。博扭过头去，阿尼尔正站在门口望着他。

阿尼尔的 袋颤动了一下。

“特 斯和马修·哈恩正穿过河滩往回走呢。”

直升 轰鸣着从天空飞过，眨眼之间便消失在茫茫云海之中。两个男人都没有穿过窗口向外看飞 怎样冒着暴风雨畅 无阻地飞行。

“他们来了，是吗？”博说。他伸手又往炉里添了些木柴。

阿尼尔走进厨房，慢慢坐在餐 旁边的长凳上，看炉膛里的火舌和轻快地跳动着的火花，双手握在一起，放在餐 面上，显得安详、悠闲、镇定。

博直起腰，问：“你饿了吧？”

“饿了。”

“我们做牛排吃。”博走到门口，站着向外张望。特 斯和马修正沿着在草地上踩出的小径从山坡走过来。马修·哈恩那匹牝马迈开轻快有力的步伐，奋力穿过从天而降的灰蒙蒙的大雨。矮种马的尾巴在空中拂来拂去。特 斯紧抱马修坐在马鞍的后面，手指钩在他的胸膛下边，胸脯紧紧贴在他的后 上。闪 划过骑者后面的山冈，雷声滚滚，仿佛一场战斗已经打响，他们的命运就取决于这场战斗的结果。骑着马在暴风雨中穿行的这对年轻人，也许来自过去，神秘而引人注 。新的归宿 他们 来智慧， 着无法言传的历史，见证他们已经生活其间的未来。

博望着他们。

“那个小伙子不让他的小牝马撒开四蹄奔跑，”他说，他的语气有几分赞许，“省下马的体力有什么用呢？”

阿尼尔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博把烟蒂弹到外边的雨中，然后返回厨房。

“他们俩要变成一对落汤鸡了。”

他弯下腰，伸手从一个塑料储物箱里提出一个很重的塑料袋，放在阿尼尔旁边的餐桌上。“你愿意一边等人一边削土豆皮吗？我去煮茶。”他用手一指，“削皮 在那儿。多削点儿。哈恩家那个小伙子的饭量像你一样大。我想把土豆拌上一些黄油和 椒 。”

他们听见马奋力爬坡时的嘶鸣。

泛滥成灾 的狗

博走过敞开的房门。门楣上方挂着基督受难的十字架。一张兰 水库的蓄水图铺在马达加斯加 状的 面上。因为地图曾经被卷成管状， 以，地图的四个角上都 着一本《世界知识》。博站在 子旁边俯视地图。“这么说来，那些乘直升的人来拜访过你了，约翰？”

约翰·哈恩走过来站在他的旁边。“是的，他们过来了。你的朋友莱斯·马拉向我们 释了一下那项工程。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我们连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他用油污的食指轻击着代表道路的红 上的一个点。

“我们就在这里。”他说，话音中流露出新的热情。

“对，你们就住在这儿。”

他们看地图的时候，从 外传来露丝·哈恩和安娜贝尔的笑声。她们正在厨房里准备早点。现在，她们或许会变成邻居，串门儿拜访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值得庆幸。

“那场暴风雨让你们见识到这个地区有效的降雨量了吧。”博说，把头转向窗外那 湿漉漉的灌木林。

“暴风雨再次从这儿擦边而过的时候，虽然雨量 坏了，但我估 肯定有十毫米左右的降雨量。山脊远处，雨下得大一些。你们在的那边雨下得很大吧，我们在这儿从窗口望去，只

见山谷里——。

也许他们曾经是牧工，——以总是牵挂着与牧草有关的事情。原以为到了齐格泽格便“时过境迁”，不会再提起牲畜、牧草，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估——兰——牧场主住宅那边的雨量有七十多毫米，甚至更多。山谷里洪水暴涨。”博一边说，一边指着窗外阴沉沉的灌木丛和山脊上方飘浮的稀薄的云——。

“约翰，暴风雨一到那个山嘴，就总是从这一——掉头而去。”他强调说。

“暴风雨沿着河谷进入马塞峡谷，一离开海岸上方的山脉就逐渐——减弱，最终完全停止了。”

他说到掉头而去的时候，身体跟着打手——的手迅速转向，模仿穿过峡谷的暴风雨的行程，好像把自己想象成了暴风雨，把被——抑的愤怒发泄在他和道格尔骑马追捕野牛时经过的兰河上游。

约翰·哈恩一边望着博，一边口里“嗯嗯”地答应着。不过，他对博的“表演”究竟表示赞赏还是不愿意——受他提供的信息，就不得而知了。

博说：“千真万确。”

“博，你认为为什么会那样呢？”

“不存在为什么，约翰。事情本来就是那样，”博坚持说，“从来就是那样，我并不认为它现在会发生变化。”

约翰·哈恩迟疑了一下，才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坚持对暴风雨的来龙去脉讨个说法。“哦，我不知道那些，博。可是，如果这个湖泊有那么大的蓄水量，也许会对气候发生某种改变吧。”他用指关——轻击着地图上水库淹没的地区，等博的反应。博的态度具有某种权威性。

“你没有想/ 吗？”

博似 不愿2 对气候H 变化_ 什么(测, 或者? 头 K 检索, 却遇4: 关于这q 问题H 盲区;

约翰·哈恩伸V 向窗g 指去;6HV 指' 动不动, 拇指向 G 竖f, 仿佛' 把V 枪;6 说明OPH 由, 希望得4 对方H ; 暴风d' 且没有: 把它| 引向峡谷H 山口, 或许1 会改变方向, 越/ 湖h 直扑而Z ;

博伸VD 衬A 口袋K 掏9 烟叶U; “可能; ”6 勉强承认, 然后看: 看烟叶Ue 把它放. 口袋;6 摘YBJ , 用V 沿N B 檐Kh 擦:' 圈;

“也许不可能; ”

约翰·哈恩笑:, 几 是嘲笑;

“好啦, 看Z 我H 观点无可争辩; ”6 再次仔细察看= 图; “莱斯说, 五# 之内x 坝Kh1 要蓄满水; ”

“莱斯可能知0 ; ”

“那么, 你认为我| 应该相信6H 预言?”

博' 声不吭;

“我和露丝希望这是'q 合 H 估 ; 这q 估 为我| 提 9'q 划, 你知0 吗? 'q 为未Z 发展. 行筹划H 时间框 ; 莱斯看fZ' 副胸有成竹H 样J ; ”

“没错儿, 但这并不2cN 像这样H 事情水落 9 之* , 1 确定无疑;; ”

“有问题吗?”

“问题肯定会有; 按照我H 经验, 对 有事物H 经验; 但我不知0 这座x 坝会遇4 什么问题; 如果这1 是你问我H 问题 H 话; ”

去，在小路上又是吠叫又是互相厮咬。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
进入视野，他们驱车穿过那群情绪激动的狗，车后拖着蓝色的烟雾。

约翰·哈恩说：“水坝将 这个地方的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前途，博。那是以前我们不可能想象的事情。水坝曾经只是一种谣传。我想，我们可以不必在意那些在灌木林里变野的牲畜了。你不这样认为吗？”

博 不转睛地看着他：“我始终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露丝和安娜贝尔从厨房走进来。露丝说：“办旅游农场并不是我们的初衷，博。那是人们一看见地图就容易产生的幻想，可是地图不等于现实。”她问博是否可以把地图挪开。博把地图挪开之后，她就把一个双柄大茶壶放在垫子上。家庭教师安德森小姐跟小男孩和小 一起走进来，大家互相问候了一番。

约翰·哈恩说：“哦，安娜贝尔，你在那幢牧场主的旧宅里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了吗？”

他们在 子周围坐下，安娜贝尔说，书房的图书已经变成蚁巢，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她说，她曾经找过乔治·比格斯的照相底 ，可是没找到。还说，这些底 可能是稀世珍品。就在安娜贝尔讲述书的故事时，阿尼尔走了进来。艾伦在 旁紧挨她的地方 他腾出个座位，阿尼尔用沙哑的声音向她道谢，然后坐下。他摘下墨镜，挂在T恤衫的领口上。小 又把盛三明治的盘子递 他，看着他选出自己需要的食物，然后把盘子放在他面前。

“马修和特 西在哪儿？”露丝·哈恩问。

小 说：“她叫特 斯，妈妈，不叫特 西。”

“特 斯是特 西的爱称，亲爱的。”

“不，不是。”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小 看了博一眼。

“她和马修一起 丹尼斯喂燕麦呢。”

“露丝，你后来又见过那头野公牛吗？”博问。

露丝向他转过脸来，神情严肃。

“没有，它没来过。”她伸手抚摸着小 的胳膊，“去叫他们一声，愿意吗，亲爱的？告诉他们回来吃饭。”

小 没动。

“他们马上就来了。”

安德森小姐用责备的口吻说：“艾伦，没听见你母亲叫你做什么吗？”

他们望着小 ，等着看她怎么办。小男孩紧靠老师坐着，不转睛地盯着姐姐。他心里想，他们中间有个怪物。只要阿尼尔一动，小男孩就紧张地向他瞥去，好像怪物要先发制人，实施暴力。

走廊上的门帘响了一下。艾伦抬起头看着母亲。

“瞧。”她说。

马修和特 斯走进来，肩并肩站在门口。

露丝·哈恩盯着他们，平静地说：“马修？”

约翰·哈恩说：“你们俩坐下吧。 子足够宽敞。大家让一让。特 斯，你来坐在这儿吧。”

谁也没有动。

马修说：“玛 维尔糖厂正在招工，爸爸。我想去那儿找份儿工作。”

一 寂静。

一群有羽冠的鸽子掠过外面洒满阳 的树林。

“我可以开走那辆贝德福德牌卡车吗？在城里一买到车，我就把它开回来。”

约翰·哈恩把一块饼干放在嘴里嚼着。他尴尬地笑了笑：“你不是正忙着在推土机的驾驶室里加装座位吗？”

马修说：“差得远呢，爸爸。现在，我们连水坝修不修也没把握。”

约翰·哈恩说：“看起来修建水坝的可能性很大。”他看着博。

“你估量呢，博？”

博没有反应。他正注视着马修，看见这个几岁成年的小伙子迎着他审视的目光。

露丝·哈恩冷冷地说：“马修说的不是那个意思，约翰。”

母子俩互相对视着。

“我去收拾一下东西。”马修说。他向特里斯转过身去，出去的时候碰了碰她的手。

露丝·哈恩站起来，双颊飞红。她低声说了句“对不起”，然后跟在马修身后向外走去。特里斯侧身让她让道。露丝没有正视她。

艾伦抬起头望着特里斯，微笑着指着她母亲留下的空位。特里斯没动。

博说：“你最好坐下和我们一起喝杯茶，特里斯。”

“我想去外面等着。”她说，转身走了出去。

阿尼尔双手扶着桌子站起身来，盯住约翰·哈恩看。

“阿尼尔，什么事？”约翰·哈恩问，话音里流露出伤心和忧虑，“我想散热器注满水，如果可以的话，哈恩先生。”这可是安娜贝尔从阿尼尔口里听到的最长的一句话了。

“当然可以，尽管去加吧，阿尼尔。”约翰·哈恩欠起身来指

着窗外，“饮水槽的旁边就有一根水龙头。”

“谢谢。”阿尼尔说罢便走了出去。

安德森小姐站起来拉住孩子们的手，艾伦想缩回去时，她粗暴地把她拉到身边。

约翰·哈恩注视着他们离去，然后伸手去拿三明治。可是他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把盘子推开。他看了博一眼。“如果想抽烟，博，那就抽吧。”

博说：“谢谢，不过我正准备改掉在室内抽烟的习惯呢。”

从一间屋子里突然响起愤怒的叫嚷声，是露丝的声音。

约翰·哈恩朝博和安娜贝尔看了一眼，耸了耸肩，做出一个抱歉和无可奈何的。

“你们知道，”他说，“露丝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孩子们竟然会变成这样。就是为了这事儿，不是别的。她对马修有意见。不过我相信，她会平静下来的。”

安娜贝尔说：“女人是需要时间的，约翰。”

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你认为女人们会平静下来吗？”

“是的，我相信我们多会平静下来。”

他不转睛地看着她，清了清嗓子：“我想，特斯的家庭不会信奉天主教，会吗？那对我倒无所谓，但露丝对这事儿很在意。”

露丝·哈恩走过来，站在门口。

他们一声不吭地望着她。

“约翰，我可以和你谈谈吗？”她一直在流泪。

约翰·哈恩站起身来。

“你们多喝点茶，”他平静地说，“我去去就来。”他走过去，

他们听见露丝·哈恩沮丧的声音：“你去告诉他，他不能对我们做这样的事。”

听不见约翰·哈恩的回答，只听见露丝恶狠狠地喊叫起来：“去告诉他！我只求你这么一件事。”

安娜贝尔朝博做了个鬼脸，然后悄声说：“我们得逃走了！”

博却把话音提得比平常更高，说：“他应该把那个女人痛揍一顿！为了消紧张气氛，一个家庭偶尔也需要打上一。因此我认为，现在正是哈恩家打上一的好时。”他不耐烦地向窗外猛一甩头。

“上棍棒到外边去互相痛打，大吵大闹。那些狗也许认为圣诞节提前到来了呢。”

安娜贝尔凑近他低声说：“我先来，那个安德森小姐，我真想狠狠地揍她一拳。”

“好，你也可以把她打得趴在那泥土上。也许她会为此感谢你呢。”

“我爸爸过去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在沃尔比纳打起来简直像野狗一样。”

“野狗？嘿，需要打的时候我们就打。我们就是那么干的。在奶奶种的那棵高大的望子树^①前，我们曾经狠狠地打过几。我不记得你老爸是否参与，他也许打过。他经去我们那一，可是那儿发生的许多事情我并不知道。我们用棍棒互相猛打，直到打得头破血流。我们用一辆破旧的法戈牌卡车的聚驱赶野猪。有一次，就在卡车以四十英里的时速在丛林中行驶的时候，我们在后车厢打了起来。奶奶像灌木林中的

① 望子树：一种生于亚洲热地区的绿乔木（酸豆属），生有二羽状复叶，开黄色花朵，并结可食用的浅红褐色的荚。

一员老将驾车急驶，道格尔跌下车，落在后面。奶奶驾车继续行驶，根本不睬他。道格尔只得步行回家。他走了整整一夜，又累又痛。第二天早晨，我和爸爸备好马正去找他，就看见他走进家门，一屁股坐在餐桌旁边。奶奶向他道了早安，把盛在盘子里的早餐他端过去。奶奶也许还额外给他加了一腊肉，我记不得了。不过谁也没吭一声，我只是看见老太太暗自一笑。”博一边坐在那儿卷烟，一边被往事的回忆逗得笑了起来。

“一连好几天可怜的道格尔走起路来都是一瘸一拐。”他使劲擤了一下鼻子，“什么也比不上打斗让人心里痛快。”

露丝·哈恩和丈夫退到更远的地方时，她的声音突然变成了怒吼。

“这就是哈恩这家人需要的！走出家门到外面去，在泥土里翻来滚去，厮打一顿。厮打过后，事情就轻轻松松地解决了。在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之前，他们会为那些事情发笑，不管那是些让他们多么不安的事情。”博喘了口气，然后强调说，“在家里呼哧呼哧地生闷气对谁都没好处！他们本来满肚子火，表面上却装得客客气气。那有什么意思呢？你总不能把什么都憋在肚子里，一声不吭！这就是这些人的麻烦所在。他们总是踮起脚走路，好像什么人刚刚因为羞愧而死。”

他把脸转向安娜贝尔，愤怒地说：“她连做梦也没想到她的孩子会变成这样，约翰是什么意思？马修当然是个好孩子，可是道格尔也是连做梦都没想到特·斯会变成这样呀。约翰·哈恩夫妇不懂得对人要宽容。这些人哪。”他站起身，从衣袋里掏出烟丝。

“他们的确‘白’得太过分了，安娜贝尔·贝克。”他说，把露丝和约翰·哈恩归纳为不可救药的人，然后草草结束了他的评

论。由于说出他对哈恩夫妇的评价而感到高兴，博对安娜贝尔咧嘴一笑，温和地说：“我想到外面抽支烟，你去吗？”

他们一起从 子里走到游廊。宽敞的游廊里放着木工工具和用当地木材制作的笨拙家具的 成品。他们站在 檐下面的台阶上，看着林中空地那边的工棚。博卷着一支烟。阿尼尔坐在那辆停在院子中央的卡车的方向盘后面。他一动不动，透过挡风玻璃凝望前方，做好了动身的准备。浮云反射的白光照在他的墨镜上，好像他的头颅被打穿了两个 洞而他却没有眼睛。 奏强烈的打击乐向他们飘来。安娜贝尔想，自从在布兰贝初次相识以来，她对他的仪表变得多么熟悉了呀。对她来说，阿尼尔依然是个谜，不过现在是个熟悉的谜。卡车的侧门关着，车窗也摇了上去，但她却能嗅到驾驶室里的气味。几条狗围着车轮嗅来嗅去，抬起腿撒尿。一条有深色斑纹的浅灰色母狗走到博的跟前，拖着后腿轻声哀叫。博跟它说话，它便紧贴着泥土躺下来， 着就 不转睛地盯着博，尾巴像挡风玻璃的雨刷一样慢慢地来回扫着泥土。博舔了舔烟纸，把烟纸粘牢。“你是只猫咪呢，还是条狗？”他说。母狗扭动着靠近他的小腿。博点燃纸烟，抽了起来。他吐出一点散落的烟丝。母狗盯着他看。“特 斯没有和阿尼尔一起坐在驾驶室里。”

“她在哪儿呢？”安娜贝尔问。

“不知道。”

“也许我们应该去找找她。”

“如果我们不知道她在哪儿，也许是因为她不想让我们看见她。也许我们应该让他们俩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处 这件事情。我不相信他们需要 我们替他们处 这件事。”

“如果他爸爸不 他车呢？”

“他会 的。”

“你怎么能肯定呢？”

“我虽然不能肯定,但我想他会把车 他的。”博指了指离工棚一百多米远的山丘那边的小路,他们来的时候经过那条小路上的一个岔口。

“我们可以在琼杰拉小坝旁边等他们。我们可以一边等待,一边钓鱼、喝茶。说不定还能钓到几条鲈鱼呢。”

“如果他们不从那条路走呢?”

“他们只能走那条路。如果没有经过那个岔口,他们肯定就惨 弱他们。

眼

垢

古

飘游。过了一会儿，响起关门声和说话声。一刻之后，马修·哈恩从房后穿过院子走出来，他提着一个咔叽布布袋，戴着帽子。他没有看他们而是径直穿过院子，从阳 里走进工棚铁青色的阴影里。他们听见车门摩擦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和谈话声。

约翰·哈恩松了口气，叹息着说：“我不知道。”他也许是指不知道他们家雄心勃勃的发展 划是否正确。他们在这个怪 嶙峋的山区的生存多么脆弱。到处是折断的树木和推土挖出的乱 。他好像第一次看到这种 象，就像一个陌生人看到的一样。而且他知道自己现在正等待着他想象中的结局的某种迹象。他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我不知道”，也许道出了心中的疑虑：把那辆老牌贝德福德卡车借 儿子是否正确。不过，他也许吐露出一个更令人忧虑的结论——虽说他已过了不惑之年，但对每次从 里走到游廊就会呈现在眼前的这苦心经营的崎岖不平的林中空地以外的事情一无 知，毫无把握，不能 。儿子不在身边，他突然考虑到这个问题。

博端详着香烟，然后抬头瞥了一眼那条小路，把手降到腰际，朝前指了指：“我和安娜贝尔该动身了，约翰。我们还得赶一段路呢。”

约翰·哈恩回转头望着他， 中流露出一种渴望。渴望客人们珍 的陪伴再延续一会儿，以便 决他们家此刻像病痛一样的紧张关系，尽管他们没有 决这一病痛的灵丹妙药，但至少可以把客人视为他的勃勃雄心的见证人，期望着出于彼此间的互相尊重，最终找到 决问题的办法。

“安娜贝尔，你们什么时候才能返回来去完成对兰 牧场的考察呢？如果方便的话，下次考察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吗？我想去看看那间书房。”

安娜贝尔朝他微微一笑。

“当然可以。”她说。他对那些尘封已久的书的爱好、感到世事渺茫之余对知识仍然充满渴望，这让她感动。

“想想看，他们一切努力最终都化为乌有了。”他说，为富有而有教养的比格斯家族的命运惊叹不已。他的目光向眼前的院子扫去：一摞因为怕被风吹走而用木头钉着的旧波纹铁皮，几台破损的二手机器，一乱糟糟的准备日后再用的铁丝，一群大声喘气的生疥的狗。它们又抓又搔，烦躁不安，互相嗅来嗅去。饲料棚和屋檐下一窝窝嗷嗷号叫的小狗的数目在逐周增加。它们的增加成了对有序进化的嘲笑。泛滥成灾的狗。

“真想不到啊，他们有过那么好的土地和一切。”他浮想联翩，不能用语言概括他的想法，于是便默不作声了。

“我才不会为比格斯家族感到遗憾呢，”博说，言语之间，流露出对那种因比格斯家族衰落而惋惜的想法不以为然，“当他们拥有那一切的时候，他们享尽了荣华富贵。我奶奶在那个时代就爱他们。乔治·比格斯的姐妹们，有的穿着海军装，有的穿着白色连衣裙，个个梳着卷曲的长发，她们坐在游廊上法式窗口旁边的藤椅上，一边品茶，一边聊着她们参观过的英国的历史遗迹和墨尔本杯赛事。在财产从他们手里悄悄地流失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就是那么生活的。我认为那太不公平。我相信他们离开那个地方比什么都好。没有人永远保有一件东西。今天是你的，明天就落到别的什么人手里了。你曾经保过的东西迟早会轮到你从来不认识或者你永远不会认识的人保管。这没有什么新奇的。想想比格斯家族之前，拥有这块土地的我们的先人怎样更易了这块土地时，就不会觉得比格斯家族不幸了。”

他默不作声了，对非正义行为的愤怒油然而生。他一边吸烟，一低下头眯起眼睛看那条有深色斑纹的灰色母狗，仿佛他在求助于那条狗的推力和正义感。浅色的狗眼以感激之情和不可名状的紧紧地吸引了他。

“是的，”他说，“完全正确。”

安娜贝尔和约翰·哈恩一声不吭，知道博还没有把他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博抬起头。

“约翰，假如你和我了比格斯家那些人的真实情况，我料想，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是心神不宁。”

他用探究的 看着约翰·哈恩，等待他的反驳。

“自取灭亡。”博 着说，手向院子里一挥，于是，那条有深色斑纹的灰色母狗便吃力地站起来，然后突然转身跑去，看他扔的是什么东西。

“那也许就是他们对占有那土地心神不宁的原因吧。”

约翰·哈恩皱了皱眉头，犹豫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说：“你的意思肯定不是说他们是因为某种的才灭绝的吧？”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意思！”博生气地提高嗓门说，“你没必要非得知道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安娜贝尔迷惑不地望着他。

“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认为他们那幢老宅没什么好。我以前从来没有进过那幢房子，它确实是个让人待着不舒服的地方。”博凝视着约翰·哈恩，“如果你想知道其中的原因的话，约翰，等莱斯·马拉下次路过这里时，让他 你从头讲讲。莱斯会直截了当地对你说出，当比格斯家族第一次进入这个地区并把土著人赶走的时候，土著人和比格斯家族怎样结下了难的仇恨。这个故事或许会使你们的那位家庭教师的气焰有

收敛。他由于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而树敌很多。我们都以为我们也能那样做，但事到临头就做不到了。只有莱斯能做到。你招惹了他，他就变成一个野蛮的家伙，强硬得像头野公牛，把头一低，呼哧哧地喷着鼻息，向你猛扑过来。和莱斯打，你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打。有一次，我看见他站在布里斯班一个礼堂前面那里，挤满了携着夫人的牧场主和政界人士他当面对他们说，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都是杀人犯，而他们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是撒谎的人。他们知道他是有备而来的。那是多年以前的事情，当时那群废物还没有变成时髦的人物。那就是莱斯·马拉。没有一个人能阻止他。”

博擤擤鼻子，向旁边吐了一口唾沫，好像在清洗沾了比格斯家老宅的灰尘的上颚。

“我搞不明白，安娜贝尔怎么能在那幢房子里工作，简直像在什么人的坟墓里做客！”他重新点燃香烟，然后指向西南，顺着伸展开来的胳膊，向穿过卡尔波山脉的山谷望去，语气突然缓和下来。

“苏珊在布兰贝那边还有一项任务，打算在我们返回去把这份考察报告输入计算机以前完成。”博说。

“事实上，那位女士在整个鲍恩盆地和更远的查特斯托尔有干不完的活儿。”他笑着说，“自从立法通过这项法律以来，人们突然之间都心急如焚地想对每一件东西进行人文评估了。最糟糕的是激起各方的土地争端，好像我们不知道它世世代代就躺在那里看着我们。我想来年入冬之前，我们不能返回这里了，约翰。”他转向安娜贝尔，“你认为来年冬天怎么样？”

博的问题使她猝不及防。她很想解释一下，明年冬天她不会逗留在北昆士兰，但还是忍着没有说出口。博没有笑，两眼

直直地看着她，等待她的回答。她察觉到那条在博脚旁喘息的狗也盯着她看，好像它也跟他一起等待着她的回答。从远处灌木林传来轻微的声音，岩 和山冈上的灌木林在无风的白昼中的平静。约翰·哈恩凝视着她，好像因内心深处的疑惑而呆住了。安娜贝尔喘了口气。

“好吧，”她说，“我和博也许明年冬天返回这里。”说罢她向约翰·哈恩微微一笑。

“谁知道呢？”

博微微点了点头，然后把脸转向约翰·哈恩：“你听见她说的话了吗，约翰？如果你还感兴趣，明年冬天你可以跟我和安娜贝尔一起去兰 牧场。”

安娜贝尔感觉到博的身体离自己很近，她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衬衫袖子和她的罩衣袖子相触的地方。她觉得他在改变站 ， 着，他的胳膊紧紧地贴在她的胳膊上。

旧卡车马达启动的轰鸣声响了起来。

他们转头向工棚望去。一股汽车尾气的蓝色烟雾从工棚的阴影里飘入阳 之中。 刻之后，一辆绿色的旧卡车倒退着开出工棚。这是一辆 20 世 60 年代产的卡车，有木头货厢、后挡板和仓式后门。驾驶室旁边有一 踏板。马修从车窗探出身，看他正在上面倒退的车道上有没有什么障碍物。他驾车绕到阿尼尔的卡车旁边，低头缩回到驾驶室里，然后收拢手闸。特 斯坐在他旁边。她在座位上转过头来向哥哥望去。

阿尼尔也回转头望着妹妹。

马修打开车门，跳下汽车，向他们走来。

“我想露丝不会出来了。”约翰·哈恩伤感而又失望地说。

马修走上前来，停下脚步望着父亲：“爸爸，我一到麦凯就把离合器和闸修好。”

“我离开那辆卡车的时间不能太长。”约翰·哈恩说。

父子俩互相望着对方。

马修说：“一两天内我会和妈妈打话的。”

“那好，我将她几天的时间。”

博说：“你把车开在我们的车和阿尼尔的车中间，马修。下坡前，阿尼尔将把你的车用吊钩吊在他的起货上。他的那辆卡车能吊起任何东西。”

他把脸转向约翰·哈恩。

“他会很好的。”他说。

他们握了握手。

“后会有期，约翰。”

“好的，博，谢谢。”

他们离开站在原地没动的约翰·哈恩，走过去钻进各自车里，着就驶出院子上了那条小路。一群狗一边在前面奔跑，一边互相厮咬、吠叫。一群鹌鹑惊惶地向四处飞走，引得那些狗尖声急叫。三菱越野车迎着山脊而上时，安娜贝尔转过身向后面观望。马修和特·斯跟在后面，阿尼尔紧随其后，约翰·哈恩独自站在游廊上，像哨兵的哨兵。他举起手挥动着。安娜贝尔把上身探出车窗，挥手告别，然后低头缩回驾驶室。

“孩子们没有出来向马修挥手告别！”

“那是跟那位家庭教师和他们的母亲学的呗，”博说，“那两个女人想用她们错误的观点影响别人，让大家都变得不愉快。”

“艾伦很好。”

“艾伦和马修准备我行我素。我想，那些孩子们都会按照自己看待事物的方法考虑问题。”

的印象再次倏然而生——他心甘情愿地等待她，信赖她的感情，好像多年前他就下定了决心并且毫不怀疑。

“究竟是什么使你那么肯定有朝一日我会回到这个地区呢？”

博咧嘴笑了。

“也许我并不那么肯定，可是我一直希望你能回来。”他把烟叶包递 安娜贝尔。

“特 斯 自己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我看很好！”

博伸手把一盘磁 插入 CD 。

“我们掉头返回汤斯维尔之前，我想让马修先在糖厂开始工作。”

安娜贝尔卷好烟，然后递 他。她真想乘 摸摸他的手，但没敢那么做。此刻，她的生活似 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她无法肯定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但是她决心像他那样克制自己心中的感情，满足于让这个故事在自己内心深处展开。她意识到自己在微笑。

他们驶出齐格泽格牧场的大门，驶过岔路口钉在树上的那个褪了色的指向布兰海姆的路 ，沿着连 透迤的山岭一路向前。右边的鲍温峡谷映入眼帘，三菱越野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

莱富特·福雷泽尔弹奏着吉他演唱：“我走了，今天离开。我会把我的宝贝 回，如果这列火车的司 不跳下铁轨……”

| 汤斯维尔

早晨，安娜贝尔在泽米街父母的住宅里很晚才醒来。醒后，她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不知道博是否会打电话或者登门造访。那天，她没有收到他的电话，就开始担心自己误解了他的那些表示。她纳闷，难道她把他对她的冷漠当做了好心的克制？第二天，她不是怀着渺茫的希望待在家里等他的电话，而是拿定主意出门。她发现，忐忑不安地等待太让人泄气了。她和在城里的姐姐伊莎白见了面，并且共进了午餐。午饭后，她去办公室拜访了苏珊，并且表示愿意以撰写野外考察报告的方式提供帮助。她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她问苏珊，博正在干什么？苏珊告诉她，博已经把那辆三菱越野车借走好几天了。

“他正忙着什么事情。”苏珊说。

“像往常一样，神秘兮兮的。你也知道，不要问。他们都是那个样子，以为你有洞察力，认为你完全明白。正像我以为已经开始了。他们，事实上，我什么也不了。我可不愿意总是这样活着。”

她递给安娜贝尔一封信。

“我差点儿忘了，这是写给你的。”她说。信的背面没有回信地址，但邮戳是北卡尔顿的。于是安娜贝尔认定，这封信是

史蒂文写来的。“是他的来信。”安娜贝尔说，然后没有拆信便把它放进手提包里。用不着读她就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精心

的抽象的说教式的论证，连篇累牍，无非是竭力想说服她，作为他的妻子，她负有宽恕他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也许会分析出，迄今为止，一切都是她的过错，因而觉得他被不公正地抛弃了。苏珊正注视着她。

“不用着急，我不打算回到他身边了。”安娜贝尔说。使她断然说出这句话的那种自信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于是又怀疑这种自信是否真实。她真的不打算回去了？她生活中的那个阶段结束了？这个决定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做出的吗？这是一个不无鲁莽的决定。

苏珊仔细端详着她。

“你打算怎么办呢？”苏珊问。她态度温和，小心翼翼，生怕安娜贝尔以为自己刺探她心中的秘密。

“我不知道。”

苏珊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她拿起电话，一挂上听筒就说：“瞧瞧，这儿的工作没有动力。可以吗？我需要一个合作伙伴。我是说，我必须有个合伙人，只是没有时间物色一个合适的人罢了。”她朝办公室里那一团凌乱景象做了个手势，“瞧瞧这个乱劲儿！连到野外考察的人都没有。”

安娜贝尔说：“谢谢。可是我还没有想过做你的合伙人呢！”

“不要说不，想想吧。”电话又响了，苏珊做了个鬼脸，伸手拿起电话。

“对不起。”她说。

回到泽米街，安娜贝尔不能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情。在布兰贝找到的那件圆锥状器皿放在起居室一张圆桌中间，那是她

上次放在那儿的。在父母亲那些笨重的爱德华时代的家具中间，它显得格格不入，看起来好像因为什么事情在指责她。可是为什么呢？她对占有这件器物感到不安，怨恨它，而且在她前的心境之下，它似变成对她不利的预兆。她真后悔把它回来，要是当初坚持把它在原地多好。它的最后一位拥有者把它放在溪谷的陡坡上，尔后风吹雨蚀，又把它从那儿剥离出来。她想把去兰之前的以极大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进行的大扫继续搞下去，但她的心已经不再在大扫上了。清扫不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一听见马路上有汽车驶过，她就跳起来跑到窗口，看看是不是他。发现不是他，在寂静的房子里她就更加孤独。她感到恼怒，灰心丧气。为了转注意力，她想翻遍父母亲的东西，以便找到一些乔治·比格斯早年间在哈顿山他们和祖父摄的旧照。她打开备用房间的门锁，打开众多的旧衣。父母亲的许多旧衣服挂在那里的景象，无人照管的衣物的霉味，过时的旧帽盒和旧鞋盒，太像兰牧场尼莉·比格斯腐朽的遗物了。她关上门，把门子锁上。她感到凄凉，悲伤，又感到被遗弃的痛苦。她去街头小店买了一瓶葡萄酒。

下午晚些时候，她坐在后游廊母亲那把藤椅上，硬着头皮读着史蒂文的信。她把那瓶红葡萄酒喝掉三分之二了。那封不隔行打印的十八页信纸的长信像一篇伦学论文，一篇都是诸如此类令人费解的词语：“你必须明白，我正处于那些神秘莫测的声音的影响之下，而这些声音无法和夫妻之间的正交谈相比。”她知道这是废话。他的那种以守为攻、傲慢无礼的推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史蒂文从来不能区分现实生活与他领悟的那个世界之间的区别。他想让她回去。就那么简单，但从不牺牲他的尊严为代价。或者说，他自以为没有失去，直到他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时，他会作何感想？她不在。她不

再觉得是报复他。她不想报复，她只想让他不要打扰她。为什么他不能一滚了之，再去操别的贞洁女生呢？

那只白猫又来了，蜷缩在她旁边的另一张藤 上。博曾经鉴别出那张藤 是她父亲坐的。她一直试图使自己尽早相信，她对博的感情的确是她返回北昆士兰旧地重游的一时冲动，其中不乏心灰意冷的因素。如果她真的返回墨尔本，恢复在大学里的工作，很快就会从这张大网中 脱。可是，一想到返回墨尔本并且努力使自己再按照先前的轨迹生活，她就非 难过，觉得自己被打败了。那简直无 于在监狱里服刑。她已经逃脱了。她现在想保持这种自由。在苏珊的办公室里，她对苏珊意味深长的 中表示的疑问不假思索的回答是正确的。她不打算回去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虽然她还没有准备好办

正式的辞职手续，卖掉卡尔顿的房子，和史蒂文离婚，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那些事情终归要发生的，回去是不可能的。

她俯身把读了一 的信丢在 子上，然后摘下眼镜喝起酒来。

“他在哪儿呢，‘白先生’？”她满怀痛苦地说。猫轻 地喵喵叫着。她的手 蓦地响了起来。她伸手拿起手 。“喂！”她抑制不住期待的热望。

史蒂文说：“亲爱的！我能感觉到你在考虑我们的问题！你收到我的信了吗？我们得谈一谈。我们必须当面谈谈。”

安娜贝尔没说话。一辆汽车正向人行道开来。

史蒂文说：“别挂 话。星期六早晨我要乘飞 去汤斯维尔。我一定要见到你。这种荒谬的局面该结束了。”

博驾着三菱越野车驶上人行道。

安娜贝尔按下终止 话键，然后站起身，把头发往松抖了

抖，关掉手，然后向游廊的栏杆走去。她庆幸自己穿上了连衣套裙还梳洗打扮过了。博正从三菱越野车的后备箱里拿什么东西。他转过身来，举起一个塑料袋，咧嘴笑着。

“ 鳊鱼！”他大声喊道，语气坦诚而亲切，好像他自信她一直在期待着他。好像他们的事先安排了这次会面，而且他的到来不是意想不到的事，而是顺成、满足他们相互期待的事。

他对她的态度像往常一样若即若离。不是准确的“弟兄情谊”，但也并不复杂。那是一种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友谊。他说他喜欢她的裙子，但似是说：你我之间不必着急，我们尚有余生。安娜贝尔竭力强迫自己端庄稳重，做出同样若即若离的样子，但她的努力失败了。她不得不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她在游廊的桌子上摆好餐具，就返回厨房，站在那儿看他在洗涤槽旁把鱼切成鱼。博对着她。“白先生”趴在地板上，爪子蜷缩在靠近它的塑料薄膜上，好像疼痛或者被鞭打过。它一下子抓住博扔它的碎鱼，露出白森森的牙齿，由于极度兴奋，耳朵向后，紧贴。博还戴着帽子，帽子向上翘着。他旁边的长凳上，一个烟蒂戳在火柴盒旁边。安娜贝尔母亲用过的钢湿淋淋的，在他的手里闪闪发。切菜板上，整整齐齐地着一虹色鱼，味的鱼肉一闪一闪的，发出霓虹的。

安娜贝尔站着观看，感到一种眩晕，几是惊慌。一种灵魂离开躯体的眩晕。时间失去控制，胸膛里，她的心跳加速，好像一切都将逝去，不再属于她。博似没有觉察到她的存在。她注视了他好一会儿，等待他转过身来，但他没有。她走出厨房，来到父母亲的卧室，一手扶着窗沿站稳身子，透过百叶窗

凝视着人行道。泽米街两旁，树枝被砍得乱七八糟的蓝花楹^①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 艳夺 。落日的余晖斜射进窗口，把黄色的 铺在母亲的床上。马路对面，那幢平房静静地排列在修剪过的临街草坪后面。那里一 寂静，没有像遭遇地震波那样，被她心烦意乱的激情震动。完全是对正 状态的错觉，一如既往。她的心烦意乱对现实生活没有丝毫改变。几只啁啾着的印第安鸚哥在刚刚刈过的草坪上大摇大 地走来走去。从邻居家的房子里传来轻轻的 视和收音 的声音。笼中的那只凤头鸚鹉有规律地一声 一声地尖叫。她曾经一连几个小时驻足倾听过那种叫声。不停地尖叫几年，几十年，尖叫一辈子。野外的鸚鹉对它的叫声却充耳不闻，不予回应。叫吧，直到没有一个人听得见，直到这尖叫声变成萦回在 际的习惯。无声的尖叫，那正是它的开始。寂寞的深渊……街上空无一人。甚至连那位头戴草帽、身穿红色开襟汗衫的老太太也不见踪影。她总是这个时间出来遛她那条狗，每当狗嗅着撒尿时，便在蓝花楹旁边停下脚步。安娜贝尔心烦意乱地轻叹一声，然后转身离开窗口走进厨房。

博停止切鱼 ，突然从洗涤槽旁转过身来。他站着， 不转睛地盯着安娜贝尔，期待着，手指紧紧地捏着钢 和 的鱼， 晶晶的鱼眼紧贴着他的手。

安娜贝尔立刻意识到他明白她的心思。

他们之间的距离在一点点消失。

“白先生”紧张地望着他们， 红色的唇撅了起来。

博站着， 不转睛地盯着她，手中的鱼被遗忘了。

她跨过他们之间的距离，伸手把他的帽子摘下来放在长

① 蓝花楹：生长在热 洲的几种蓝花楹属的树木或灌木，有羽状对生复叶和 紫色的圆锥花序的花，其花冠呈漏斗状。

凳上。她深深地吻着他的嘴唇。她闭上眼睛，紧紧地贴在他身上，他腹部的热力穿透了她的连衣裙。

“你会弄上一身鱼腥味儿。”他说。她的嘴唇堵着他的嘴，他的话听起来闷声闷气。

她伸手从他的手里拿过钢 和鱼，然后把它们放在长凳上，让他的双臂搂住她的腰。

就这样，他们站在洗涤槽旁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闭上眼睛，俨然一对年轻的恋人。白猫抬头望着他们，悄悄地估量着跳向 鳊鱼的距离。

安娜贝尔悄声对他说出她的渴望——她心 中的萨梯^①，火辣辣的 盯着她 的双臂。在她的想象之中，那么年轻。博俯身抱起她，她紧贴着他的胸脯，愉快地 声细语。他把她抱进她父母亲的卧室。夕阳的余晖穿过敞开的 遮式活动遮板，在床上洒下 色的 ，百叶窗把阳 分割成 色的条纹，洒在大床上。他们就在这下午温暖的阳 下做爱，淋漓的汗水在他们 的肢体上流淌，他们好像一对乘着自己的船秘密沉入海底的情侣。她呻吟着，睁开眼顺着他绷紧的腰肢望去。那有纹 的像蜂 黄色的皮 ，那像镀 的深 色的……她闭上眼睛，随着进入高潮的第一个巅峰而大声喊叫起来。

安娜贝尔醒来时，如梦如幻的情 犹在眼前。博在她身边坐着，她蜷缩着身子紧贴在他身上。他的 垫着枕头靠在 色橡木床头上，一条胳膊挡着她 的肩膀。她仰视着他。他眯起眼睛凝视着 子那边的百叶窗， 悠远，仿佛穿透对未来

① 萨梯：一个被 成具有人 却有山羊尖耳、腿和短角的森林之神，性喜

的思索。

她凑过去吻着他的脖子，嘴唇尝到他的皮肤的浓烈的咸味。“你是我想的爱人。”她轻声说。

他低下头看着她。

“你也是我的，安娜贝尔·贝克。”

一辆汽车从泽米街上驰过。笼中的凤头鹦鹉的尖叫声停止了。博说：“年轻的时候，我和道格尔在那一片的灌木林里追踪那些牲畜，日复一日地从一个窝棚转到另一个窝棚，一直见不到别的人影。我一边骑着马一边梦想着像你一样的，连自己在哪儿都忘记了。我一直将信将疑，有朝一日，哈顿山的那位红头发一定会和我在一起。”他抓起她的手举到唇边，吻了吻她的手指。

“仅仅是将信将疑？”她戏弄他。

“那天，你和苏珊一到布兰贝我就意识到，这事就要发生了。”

“我也一样。”

他们笑了起来。

博说：“现在我们可以说，梦想成真了。”

安娜贝尔凝望着墙上的残阳余晖，突然想起在布兰贝的那个夜晚。正是因为他的陪伴，她当时的痛苦才减轻了。太阳刚刚落山。百叶窗上方红蓝相间的彩色玻璃窗，把一条条的图案映照在他身后母亲那个擦得闪闪发光的雪松木五斗橱上，红蓝相间的线条也映在他那凌乱地贴在大门儿上的发上。

博把手从她的肩膀下面抽出来，然后伸向床那边的衬衣，从衬衣的口袋里掏出烟叶包，重新与她躺在一起。

“阿尼尔从玛维尔赶来了，”他说，“他住在南汤斯维尔

我妹妹家。”他把一些烟丝倒在手掌里。

安娜贝尔坐了起来。

“为什么？”

博向窗外做了个手 。

“我要 他去沃尔比纳。我们将去看看 头运动场。那个小伙子打算看看他的先人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什么时候去？”

他低头看着她， 闪烁，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噢，你一准备好就动身，亲爱的。对我来说，不要早于黎明的第一道曙 就行。”

她俯身吻了吻他。

“我现在就准备好了。”

他因她的热切而笑了起来。

“三菱越野车都准备好了。上午，我们在中途 上阿尼尔一起走。”

“原来你早就 划好了！”她说。

“ 划？你要是把这说成 划的话，我就搞明白了。”

安娜贝尔握住他的手，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决定把史蒂文一再含糊其辞地威胁她的事告诉他。

“我丈夫早晨就要从墨尔本乘飞 到这儿了。他认为需要和我谈一谈。”

博低头看了一眼他们握在一起的手。

“你究竟有什么想法呢？”

“我对他无话可说。我不打算回到他的身边了。”

博抽出他的手，点燃纸烟。

“你不认为你也许需要对他做出某种 释吗？”

“我不欠史蒂文任何东西。”

“好吧，你要是有那种感觉就好了。”

“这就是我的感觉。苏珊知道你打算去沃尔比纳的事吗？”
博耸耸肩。

“她也许会猜到。她知道，长期以来我一直有这个打算，一到时——成熟，我就收回奶奶先前的土地。只是迄今为止始终没有合适的——会。”

“那么，现在有合适的——了？”

“我认为，那个地方不适合一个成年男人独身居住，也不适合一个成年妇女独身居住。”

安娜贝尔一声没吭，注视着他，等待着，而且猜测他希望她有这样的幻想：他们俩经营沃尔比纳牧场，好像他们是埃因和雷尼奶奶的继承人。是这样吗？博·雷尼和哈顿山的那位红发——一起回来了？她不敢贸然去问。她对亲耳听到的这种想法没有多大的把握。生活还会变得那么简朴吗？她怀疑，这种回归自然的和谐在当今世界不再存在。她庆幸博的——制，庆幸他没有具体谈及未来。她无法想象再看见休托尔的山山水水时自己心里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情。无法想象出现在那里的现实。一想起父亲，她总能想起镰叶相思树和檀香树灌木林，想起科隆山那座繁荣的牛城，那个铁路终点站——每次返回位于海岸的中学时，父亲都驾车把她——到那个车站。父女俩站在那儿互道再见。自从心怀哈顿山和那些记忆以来，她就有了一座抵御长大成人之后可能遇到的灾难的避风港。那是一个史蒂文从来没有请她与他一起分享的秘密。她不知道，她现在渴望与博返回那个地区，有多少成分是出于她不愿面对史蒂文，又有多少成分是出于追——童年往事的夙愿。与博相似，她相信有朝一日她一定会返回休托尔。然而，清晰的想象却又变得模糊不清了。人们说，你永远不应该再回去。

博说：“我相信，我一定会从赫佛纳斯手里收回我们先人的土地。”

安娜贝尔看见收复失地的宏伟蓝图在他的蓝色眼睛里闪烁，仿佛他期待一颗流星划过往昔昏暗的历程，照亮他前进的道路。她说：“你一生都在考虑这件事，是吗？”

“正是！法官们已经完全转变了多年前他们持有的态度。现在，他们打算听取土著人这一方对事情的看法。自从奶奶失去沃尔比纳牧场，其他许多牧场主都失败了。过去的二十多年间，那个牧场已经易手七八次了，它已经不值当年赫佛纳斯付的价格的一半了。听说牧场没有牲畜已经好几年了。我估计开出任何收购价格，他们都会高兴。”他抽着烟，晚霞照了他的脸。

安娜贝尔问：“你祖母是怎么失去沃尔比纳牧场的呢？”

“沃尔比纳牧场从来就和兰牧场以及你们家的牧场不同。它是罕见的。埃因·雷尼和奶奶一直热情地款待土著人。”他点了点头，“沃尔比纳变成了科隆山地区无家可归的人们的避难所，也是少数亡命天涯的人的避难所。任何处于困境的人都知道，他们在沃尔比纳牧场总能有顿饭吃，而不必回答任何问题。对白人也是一视同仁。我小时候，家里没有特别的待遇，大家都合得来。无论什么时候，总有二三十个流浪汉沿着水塘边宿营。能够找到报废的汽车和合欢树枝，他们就在上面搭起小棚，或者帆布帐篷。他们的交通工具五花八门：自行车、骆驼、摩托车、跨斗式三轮摩托各种都有。他们赶着山羊、猪、畸发育的未驯化的马和无奶的奶牛艰难跋涉，拖着沉重的脚步四处流浪。他们也是古怪的人。沿河到处是缕缕炊烟。那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流动马戏团。警官从科隆山来，对他们严加盘查。因此，一听到警官那辆V8型普利茅斯牌摩托车驰

上小道,这些人就逃进镰叶相思树林里躲藏起来,生怕被警官认定他们是闹事者。柯林斯警官不逮住一两个人决不罢休,他从来不会空手而归。”

安娜贝尔说:“我还记得那辆普利茅斯牌摩托车呢。它是蓝色的。”

“是的,是蓝色的,而且总是擦得闪闪的,就像新的一样。如果判你蹲一夜牢房,你就得警官擦洗一夜摩托车,第二天早晨才放你出来。”博重新点燃纸烟,“奶奶和埃因影相伴,连一天也不愿分离。她在小河河岸高处种植那棵高大的望子树的原因就在于此。”他举起胳膊,朝窗外西方最后一抹晚霞做了个手。

“有一次,埃因必须去布里斯班,而奶奶由于某种原因不能跟他一起去。她就要埃因她一棵望子树回来。那就是那棵树的来历。奶奶亲自把它种在深水潭上方的河岸上。从那时起,那棵望子树就在那儿茁壮生长。我上次看见它时,它的树冠长得大概比两间房子还大。足有八九十英尺高。自从奶奶被迫离开那个地方以来,那里一兴旺的东西就是那棵望子树了。”

“雷尼奶奶离开沃尔比纳的时候,正是我被大学录取的那一年,”安娜贝尔说,“肯定是1973年。”

“就是那年,1973年。”

“期末考试结束以后,我回家度圣诞时,大家都在议论为什么你爸爸和奶奶突然离开沃尔比纳,而且别人已经到了那个地方。我爸爸一直说,你祖母决不会卖掉沃尔比纳牧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众说纷纭。”

“嗯,你爸爸说得对。你得追溯到1936年埃因从马上掉下来摔死的那个时候了。奶奶和她的妹妹梅以同等份额继承

了沃尔比纳牧场。没有一方的赞同,另一方不能出售牧场,而且只能由那个家庭的其他成员或者他们的直系亲属继承。那是埃因写在遗嘱里的遗愿。奶奶告诉我们,埃因从马上掉下来摔死的那天,梅就打点行装去了科隆山。她和一个名叫杰克·霍利的白人同居了,而且从此后再也没有回过沃尔比纳,甚至没有探望过一次。每个季度,奶奶都把梅的那份利润以支票的方式付给她。而梅和杰克·霍利,还有他们那些狐朋狗友却把奶奶去的钱都挥霍在狂欢痛饮上,喝完了就跑到科隆山水库旁边他们那座纤维水泥板结构的房子后面撒尿。我虽然不认为杰克是个害群之马,但他的确是个无能而又可怜的家伙。他不在——钱是从哪儿来的,只要有朗姆酒喝就心满意足。

“埃因死后,奶奶雇了几个伙计,独自管理牧场,直到爸爸长大成人帮助她。爸爸和奶奶一起经营牧场,爸爸负责管理,干了三十多年。活儿不忙的时候,爸爸就找间房子和来自科隆山周围的持枪土著猎人们欢聚一番,然后他就去——兰河流域和布鲁肯河流域那些大牧场赶牛群。比格斯家有意推迟赶拢他们的牛群的时间,直到雇到爸爸为止。他保护他们的牛群既谨慎又省力,让失散在灌木林里而变野的公牛和野牛混杂在温驯的牛群中间,他就是用那种方法赶牛群的。让牲畜排成一行沿着缓坡走几天,然后才把它们赶到围栏里宿营。爸爸干活儿从来没有漏洞和失误。牧场主们都乐意看到那种情况。我的老爸不是为了他们才这么干。他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那才是他干活儿的方式:尽量做到最好。他从来不和任何人讲这些事情。我和道格了——他,也知道他从来不会和我们讨论。他一直就是那么做的,直到他和奶奶失去那座牧场,失去马群和牛群。这就是我父亲的全部生活。

“妈妈去世以后，爸爸再也没有爱过别的女人，也从来不和孩子们谈起妈妈。我相信，他一直爱着妈妈。姐姐 斯和爸爸更亲近，于是我想，那是因为 斯看起来长得更像妈妈的缘故。在沃尔比纳的那些夏日的傍晚， 斯挽着他的胳膊，穿过庭院，向奶奶种的那棵 望子树走去。然后站在那里欣赏眼前的 色，问候那些在水塘边宿营的流浪汉。 斯嫁到南面的钦奇拉之后，爸爸非 想 她。”

博停顿了一下，重新点燃纸烟。

“奶奶和梅不经 来往，直到梅 1972 年守寡。梅的儿子朱迪·霍利回到那个地区参加他父亲的丧礼，说服他母亲卖掉沃尔比纳牧场属于她的那份，好 他和他的老婆在鲍恩盆地外面一条公路旁边买一家汽车旅馆。奶奶不能一次付清这笔巨款，于是提议以一年一次分期付款的方式付清。朱迪·霍利不肯 受奶奶的提议。他开始把自己叫做朱迪·雷尼。采用他母亲婚前的姓氏可以使他更像那个家庭里的一个成员，从而与埃因·雷尼联系起来。一天早晨，他和一个私人不动产遗产代

人从柯林斯维尔来到沃尔比纳，把梅签字的一份出售协议书 在奶奶面前。那个代 人是个老手，名叫比尔·斯蒂尔林，大高个儿，瘦得像鞭竹竿，弯下腰活像一根镰叶相思树枝。他现在依然住在柯林斯维尔，想必有九十岁了吧。他 知奶奶，牧场已经以十五万 元的价格卖掉了，又说如果她还想要拿到属于她的那份钱的话，就必须在协议书上签字。奶奶十分生气，把他们赶了出去。

“那几年，我和道格尔一直在河湾地区为莱察兹河沿岸、奥古斯塔斯丘陵地 和奈尔顿等地那些大牧场驯马，直到几年后回到家乡才发现奶奶和爸爸都不在了，那些流浪者也都被人从水塘边赶走了，这才知道了那场变故。新来的人住在他

们盖的外观丑陋的波纹铁皮房子里，房子建在沃尔比纳河右岸的平地上。他们不想认识我和道格尔，甚至连一杯茶都不请我们喝。我想，他们俨然把自己当成老资格的牧场主了。我们对他们说，你们就等着雨季里沃尔比纳洪水把你们的房子冲走吧。

“经 人与朱迪·霍利来见奶奶的那天，爸爸正出门在维特一的灌木林里追捕野牛。哦，奶奶对争议中的问题一直不改初衷，直到一两个月后， 过邮件收到政府部门负责法律事务的法务官的一道命令，要求她搬出沃尔比纳。命令声称：从法律的角度讲，沃尔比纳牧场的 有权已经属于本和爱斯基·桑塞了。他们是一对来自靠近卡尔米拉海岸的从事农业的夫妇。桑塞夫妇连在他们比较熟悉的防风灌木林里管 牛群的起码知识都没有，可是，他们却坚持在三十天内占有沃尔比纳牧场。虽然没有办法查证，又似 只有朱迪·霍利和梅与奶奶完全相反的一面之词，可是，看起来是朱迪·霍利伪造了奶奶在出售牧场协议书上的签字。梅完全站在儿子一边，做出书面宣誓，一口咬定协议书上的签字是她姐姐的亲笔签名。我想，那比任何事情更伤奶奶的心。自己的妹妹竟然使用那么卑劣的手段与她为敌。朱迪和梅硬说交易做成以后奶奶才改变了主意。他们骂她是个言而无信的人，说她企图 过拖延交还她妹妹和外甥那份资产而独自霸占全部财产。那个地区有的人都知道这是谎言，而且那些年奶奶已经把出售菜牛分妹妹的那份利润都以支票的方式付 了她，何况梅一直坐享其成也是人 共知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肯站出来就这件事为奶奶的利益宣誓作证。他们把这件事情看做司空见惯的家庭纠纷，因而不想掺和，免得站在错误的一方。不管 过什么方式，资产的变卖和转让完成了， 有权调查等等，以及每

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合法而且明确的。我猜想，人们一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来自休托尔地区的土著老太太，曾经有过一个相当不错的牧场，雷尼奶奶的时限到了。

“奶奶去麦凯拜见那位负责处 这一事件的法务官时，法务官劝她收起出售牧场属于她的那份钱，而且认为她得到了一切，确实非 幸运了。他指出，按照《土著法》，不论以任何方式，她永远无权在任何可以终身保有的土地 有权证书上写下她的名字，甚至连嫁 埃因·雷尼那样的事都不合法，因为《土著法》不但禁止土著人拥有可以终身保有的土地的权利，而且禁止土著人 过婚姻的途径进入白人社会。法务官劝告她，对于那件事说得越少对她越有利，否则，她就是企图挑起一系列索赔与反索赔纠纷，说不定还会由于昂 的诉讼费而使财产的转让告吹。他说，事实上那份协议只有签上朱迪·雷尼的名字才能使这笔交易看起来多少有几分合法性。因为就外表看，朱迪是个白人，而且如果他愿意进入法庭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就有变成埃因·雷尼的孙子的权利。奶奶和爸爸对《土著法》虽然一直有一种相当公正的看法，但是 根儿没有想到它竟然成为逼迫他们离开科隆山的法律依据。自从埃因·雷尼那时起，他们在那一 就远近闻名，而且受到尊敬。此时此刻，他们却束手无策，难以抵制那场交易。

“桑塞夫妇和科隆山的一位警官、两个警察一起来到沃尔比纳。本·桑塞只 爸爸和奶奶 一个小时的时间收拾东西离开。这是他犯下的一个大错。倘若他和他的老婆怀着友好和宽容来到这 土地，再表现出一点儿尊重，奶奶也许会请他们到厨房喝杯茶，然后再指点他们在这儿居住应该注意什么。比如，不要把新房建在河湾迎洪水那边。他们毕竟也是人嘛。她知道，那 土地将在那里等待她，直到她返回的那一天，无论

什么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但是，他逼她赶快离开，好像她在自己家里犯了什么罪。这就激怒了奶奶。她用古老的土著咒语诅咒他们，这样，他们在她的这块土地上就永远不能成功。奶奶的诅咒被验证了。不过，即使没有古老的土著咒语诅咒他们，科隆山周围的很多人，包括你爸爸，都认为桑塞一家不会成功。桑塞一家之后来的人也都没有成功。这的确非同小可。奶奶向本·桑塞脚旁的地上吐了口唾沫，没有任何东西便离开了。她对他们说，我不是忘记拿走家里的东西，而是因为有一天我孙子会回到这里，你们不配在这儿看到他。对他们说，尽管有权证书上是你们的名字，但是，沃尔比纳河流域的土地不但不会遗弃她或者她的祖先、她的子孙后代以及他们关照过的那些人，而且会永远和他们在一起。这一切不是一纸法律文书就能解决的问题。对他们说，你们可能听过这种阴谋诡计占有我的家，那是因为你们有警官和他手下的警察撑腰，但是，你们迟早会看到，你们这种占有不过是掠过大地的一片阴影，不会持久。对他们说，等你们离开这里，这块土地就又会像原来一样。这一点你们心里明白。她说，她的子孙后代将以桑塞们不可战胜的力量‘复’她家的土地。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在这儿得意一时，但是，这块土地不可能关照你们，你们的日子必然是短暂而苦涩的。所以，你们就趁它还容忍你们的时候，好自为之吧。那天上午，桑塞夫妇虚张声势，对奶奶极尽吓唬、嘲笑之能事。但是，他们心里明白，奶奶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因为她当时非常镇静，也因为他们怕她。他们意识到，她必定胸有成竹，才能在被赶出家园的那一刻表现得镇定如常。后来，她告诉我，那天上午她对桑塞一家直言相告，他们做的这一切是在她的土地之上，而不是在他们的家乡，因而是靠不住的。那时，她看到了他们的恐惧。古老

的咒语击中他们的要害，击中他们的不可靠性，击中他们最脆弱的地方。她的咒语将永远粘在他们挥之不去的地方，像叮在野牛屁股上的草扁虱，在那儿茁壮生长，使他们焦躁不安，直到耗尽活力，动摇决心。他们脱不掉它，就像在袋里的一颗子弹会要他们的命，不过是慢刀子杀人。”

博陷入沉默，朝窗外的路望去，此时，西边的天空已经一昏黄。

“当时，最奇妙的是我爸爸的表现。本·桑塞限他们在小时内离开的时候，爸爸走进里换他那套城里穿的服装。出来时，西服领，既没对桑塞夫妇说一句话，也没跟奶奶说话，更没回头看一眼那幢老，而是径直朝往科隆山的路走去，走上那条奶奶说过的路。”

博再次陷入沉默，想象着他未曾亲眼睹的情景——那天，他爸爸穿着日的服装，打着领，离开牧场主住宅向泥土小道走去。

“奶奶说，他们都呆呆地站在那儿注视着爸爸，纳闷他要干什么。那些流浪汉也从河谷里走出来观看。只有奶奶知道他要干什么。母子俩知道沃尔比纳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桑塞夫妇和他们领来的警官和警察望着爸爸踏上小道，直到他从视野里消失。警官转过脸问奶奶，她认为科尔·雷尼干什么去了。奶奶说，他干什么，你们不是都看见了吗？他从未回头看过，也不打算回头看，既不看你们，也不看那幢旧宅。你不要问我，你自己看好了。人们都感到诧异，科尔·雷尼竟然没有抗争。从此，他再也没有骑过马，那是当时有事情中最奇怪的事。科尔·雷尼竟然转身而去，连一眼也不看曾经陪伴过他几十年的老宅和矮种马。他最终流落到尼勃河岸，住在河岸高处一辆漏雨的破旧的大篷车里。大篷车属于一个名叫萨姆·克拉夫的爱尔

兰人。萨姆曾经和父亲，还有科隆山土著人一起赶拢过牛群。父亲去世后就埋葬在那里。埋在尼勃我母亲的坟墓旁边。那时父亲刚过五十岁。现在，人们也许会说他还是个年轻人呢。看起来他仿佛受到致命的一击倒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人们都那么说。那也是对他最后的评价。但是人们误了他。尽管我不在场，但是等我了解到当时的情况，我也像别人一样疑惑不。他竟然就那么垮了，这似不像我了父亲。

“我和道格尔从河湾区回来之后，就去尼勃看望他。天正下着雨。我们坐在他住的那辆漏雨的破旧的大篷车里，一边喝茶，一边一支一支地抽烟。我相信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的话没超过十几句。倘若斯或者妈妈在身边的话，他也许会对她们敞开心扉。我不清楚，也许不太清楚。倘若妈妈依然照顾着他，他也许会采取全然不同的行动。我才知道父亲是一位最优秀的商人和最出色的骑手之外，对我来说，他是一本合着的书。那天我起身离开时，我们握了握手。从那以后，直到他去世我再也没见过他。我想，他一定认为我不再需要他了。

“我年轻时，他教我们这些小伙子骑马、放牧，以及如何在灌木林里做事。他教我们的时候主要靠打手和眼神，我们就按他的办法干活儿，结果既省力又出活儿。他很少说话，从来不重视语言。像有古老的丛林居民一样，爸爸的‘语言’就是手和沉默。他干活儿好像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他与生俱来的本事。但我猜测，他一定是过刚才我说的那种方法学到的。尽管他的父亲从来没有亲自指点过他。埃因·雷尼骑马摔死时，他年还小。因此，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到的，但他肯定是从什么地方学到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不记得，如果我们孩子们做对了事，父亲就告诉我们做对了；做错了事，就

告诉我们做错了。他总是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我们，但是，只这一眼，我们就知道是对还是错。你做得对或者错，只对你自己和你摸索的做事方法重要，对父亲并不重要。干活儿的方法才是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大家都靠它为生。爸爸和我们不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他从来不打我们。他认为孩子们应该自我批评。你是他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无关紧要，像奶奶一样，从来都一视同仁。你是个孩子，需要在 里学习，他就会把你需要的 子腾 你。有了他，我们真是幸运。”

博伸手到床头 拿烟叶包。

“科尔·雷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活着时受称赞，去世时遭到误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即使能有一 像他那该多好。”他卷了一支烟。

安娜贝尔注视着他，马路那边的街 把 子照得朦朦胧胧的。漆 的天空中繁星闪烁。她想，她自己的生活受到了怎样的庇护啊。她对小道那边沃尔比纳的邻居们生活的实际情况几 一无 知。她油然想起父亲在餐 旁边对他们讲述过的沃尔比纳牧场的纠纷以及沿河谷居住的流浪汉。想到这个地方，他们都笑了，觉得它是奇特的，与众不同的。她从来没见过那位土著老太太——雷尼奶奶。博在讲述另外一个现实。她看起来像个孩子，觉得一切都那么简单，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生存的复杂性。

科隆山

翌日早晨天刚破晓，博沿着人行道倒车，然后掉头驶上泽米街，绿色的薄云笼罩在四面悬崖峭壁的上空。夜里，他们一起睡在安娜贝尔母亲的那张床上。茶托上茶杯的叮当声把身在暗处的安娜贝尔唤醒。博已经穿好衣服，俯身抚摸她的肩头，“该出发了，亲爱的。”他们在厨房里吃早餐，“白先生”注视着他们。博在三菱越野车旁卷烟，看着她把那圆锥状器放在蓝色的杂物箱里。他没问安娜贝尔心中在想什么，便沿着寂静的大街向南汤斯维尔驶去。博把车停在一座棉水泥板房子外面，阿尼尔的白色卡车停在人行道上。房子里一起

博按了按喇叭，一刻之后，阿尼尔从房里走出来。他举起一只手表示问候，然后爬进卡车驾驶室里。

他们掉头驶上狭窄的双车道公路，在黎明的曙光中，沿着海岸朝南向鲍恩驶去。被汽车撞死的沙袋鼠沿着公路的路肩排成一行。阿尼尔的白色卡车尾随在后面，离他们有一百米。博把车开得很快，显得有点烦躁，他嘴上叼着熄灭了的烟蒂。安娜贝尔想起他们在布兰贝煤矿租借土地上初次见面的情

那天她几连自己都不认识了，而这位昆士兰牧场工人却似对她有了。亲切的语气中透露着一种自信：“对，我们的确见过面，安娜贝尔·贝克。”他还向她提起有关她的往事，

把它定格在这一时刻：小时候夏天野餐，她和他一起在红崖旁边的水潭里戏水。那时候，她的母亲是雷尼奶奶的朋友，两位妇女关系密切，和睦相处，各自向对方吐露心事。那是她珍惜的一种景象。共有的天真的童年使他们的关系自然而真诚。她情不自禁地向博望去。

博把一只手从方向盘移到她的手上。“你穿上褪色的粗蓝布工装看起来很吸引人，安娜贝尔·贝克。”

“穿上工作服我也觉得舒适，博·雷尼。”

向南行驶了两个小时后，一过梅林达，他们就离开海岸，斜插着往上爬升。柏油路甩在身后，沿着逐渐升高、尘土飞扬的“鲍恩发展公路”，向西进入克拉克山脉。一把海岸甩在后面，博的烦躁似乎就一扫而空了。他们行驶在山区开阔而又贫瘠的土地上。博身子仰后把烟叶包递给安娜贝尔。抵达古老的小镇柯林斯维尔之前，他们没看见别的车辆。那是向西而去的公路上一个居民点。黄尘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旋转飞舞。博把三菱越野车的速度减慢，指着公路旁边一幢封檐板下陷的住宅说：“老比尔·斯蒂尔林就住在这儿。他是梅和朱迪·霍利办那笔不正当的土地交易手续的代理人。返回来路过这里时，我们将顺便走访他，一瓶朗姆酒就能唤醒他的记忆。”

小时后，他们下坡驰入群山环抱之地。博把车停在鲍恩河畔的路边。在长满青草的河岸风处，博在一光滑的河上点起一篝火，然后把被烟熏的铁皮罐放在火上煮茶。安娜贝尔走到河边洗脸洗手。凉风习习，完全不像海岸上的风那样强劲。河岸两旁，高大的木麻黄树摇曳着飒飒作响。阿尼尔坐在长满青草的河岸上，注视着博烤香和牛排。安娜贝尔从河边返回之后，就站在三菱越野车后门旁边往面包上涂抹黄油。她端着盛面包的马口铁盘子和番茄酱来到篝火旁边，站着

观看正在烧烤的肉。一股风把 着香气的烟雾吹到她的脸上。博俯身用夹子翻动着牛排和香 ，伸出空着的那只手指着河的上游。

“这条河的水是从兰 河流过来的，甘 的泉水是从福龙里斯地区冒出来的，就在马修家的后面，水量相当可观。”

阿尼尔坐在长满青草的河岸，两只大手放在膝上，专注的盯着穿透香 表皮、扑哧扑哧冒出来的油 。油滴掉在红的煤 上，燃起一股股短暂的黄色小火花儿。

安娜贝尔顺着博指的方向望去。他也许一直在自言自语，讲述记忆中的往事。他的声音低沉模糊，把头转过去，如数家珍 叨着那个地区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的主要特点，以及和他个人历史有关的辉煌时刻。把他们的旅程和他的过去联系在一起，说明他们此刻身处何方。博站起来，伸了伸腰。

“鲍恩河。”他加重语气强调说，似 思索良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趁热吃吧，伙 们，别等风把肉吹凉才动手。”他伸手把一 牛排叉到一 涂了奶油的面包上，又往上面浇了许多番茄酱。

他们坐在篝火旁边，默默地吃着滚烫的烤肉，呷着加糖的浓茶，没过 头的河水发出潺潺的流水声，风飕飕地吹过高大的木麻黄树林，一只乌鸦从对岸一棵树叶脱落的蓝桉上谨慎地观望着他们。

安娜贝尔打破长时间的沉默，说：“如果奥拉纳水坝建成的话，对鲍恩河的流量会有什么影响呢？”

博指着河水说：“它将变成流过这里的一条涓涓细流。”他用牙齿撕下骨头上的最后一口肉，然后把骨头向旁边扔去。那只孤鸦从栖枝上展翅飞起， 着落在地上，疾走两步，停在骨

头后面一米多远的 头上，斜着眼注视他们。博说：“继续往前走，伙计，吃吧！”乌鸦躲躲闪闪地跳跃着往前蹭，一口叼住那根骨头从 头上飞开，升入空中，扇动深褐色的翅膀掉转方向，向对岸飞去。那根骨头倾斜着，紧紧地叼在它的喙里。

午餐后，博用帽子盖住眼睛，躺在篝火旁边的行李上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后，又用洋铁皮罐煮了一壶新茶。鲍恩河畔的午间小憩让他感觉到自己又回到家乡。他们在那儿又逗留了一个多小时。博一边喝茶，一边抽烟。阿尼尔把自己关在卡车里，音乐咚咚地响个不停。这天，他们似乎不会离开，而要永远在这个地方，直到树林的飒飒声和河水的叮咚声变成习以为常的声音，白眼乌鸦变成他们餐桌旁边的 客。可是，有什么东西引起了博的注意，他终于站起来，伸伸胳膊说：“最好动身吧。”他的语气中有几分无可奈何，几 像 到无声的命令，把他从白日梦中唤醒。

那时安娜贝尔才意识到什么。

“你从前在这儿宿营过？”

“哦，是的。我和道格尔曾经多次在这儿下马卸鞍，这儿真是个午间宿营的好地方。”他朝那边一 长满青草的林中空地挥了挥手。

“牛群就被舒舒服服地安顿在那 平地上。”他环顾四周。

“人们把它称为‘中国人平地’。”他挥挥手，做了个意思含糊的手势。

“有一位年老的中国探矿者埋葬在那儿的某个地方，我不知道准确的位置，因为没有墓碑。”

他们收拾起一应物品，离开鲍恩河谷，驶上莱察兹山脉饱受大风侵袭的丘陵地。三菱越野车向一边排出 的尾气，砂小道穿过眼前的灰色灌木林，近处是风 如画的高地平原，

远处圆锥 的山峰高耸入云。那是古老的火山遗址。火山喷发时,天空总是血红血红的。博把它称为心脏地 。这就是土著人古老的 头之乡,一个把热 海岸与内陆分隔开来的寒风侵袭的高原。一个含有高原、丘陵、隐蔽的河谷、岫嶙怪 ,以及独一无二地扭曲了沟壑的塔斯曼地槽。

三菱越野车加速穿过灌木林中一 铺着白土的狭小的林中空地。那些白土仿佛是篝火被踩碎的余烬。扭曲的松 斑驳的树枝呈拱 ,悬垂在那一小 空地上方。它也许是地球上久已绝灭的某个物种被风吹干了的住 遗迹。博不停地指指画画, 叨叨,表现出他心中紧张的期待。由于路上的噪音,安娜贝尔只能听到只言 语。

“那些古老的松 斑驳的树木是白蚁 一不能吃的木材。”他笑着向安娜贝尔看去。

“他们应该在乔治·比格斯的书 中插入一些松树枝。”博说个不停,他的话音时而淹没在三菱越野车的隆隆声中,时而又响 起来。有一会儿,安娜贝尔听见一串男人的名字,又见博伸手指着前方,说:“老人家就是在那儿从马 上摔下来的。折断了脖颈。”三菱越野车飞驰着越过一道沟坎,刹那间,他们觉得灰色的灌木林像熔岩似的流泻向地面。

“你很快就要晕头转向了,分水 朝四个方向延伸,我将为你指点迷津,这样你就不会在这一 迷路了。”他又做了一个迅速而准确的手 。

“泉水的发源地。为了 找它,很多可敬的老兄沿着一条河谷兜圈子,累得精疲力竭。”

他们飞快地穿过休托尔河上游的河床。安娜贝尔在座位上转过脸,观看从灌木林拱 树枝下穿过的狭窄的干河床。然后干河床从视野里消失。那或许是某种神秘文明洼陷下去的

高速公路，河床里的黄沙不曾被人践踏。看起来好像一座准备迎 新一代尊 客人的中国式花园，有朝一日他们会踏上这条路。

博突然伸手朝前面指了指，说：“沿着那条河床，就能到达你父亲的牧场：哈——顿——山。”他有意把哈顿山这个名字拖长，仿佛他试图使它从已往漫长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加强它不在眼前的氛围。

“得花费一两个月的时间去找它。在好几条盘山道上绕来绕去。那个地方啊，这种多年生灌木林长得太密了，从这儿进不去。”

安娜贝尔虽然在努力回忆，但是他们 经过的地区在她的记忆中却没有 下什么印象。 时期，不论返回学校还是回家度假，火车车窗外面的世界都是一掠而过。

“那些野牛能来这么远的地方吗？”她问。不管记得也好，不记得也罢，她生怕发现自己对这一地区一无 知。

博俯在颤动的方向盘上，重新点燃了香烟的烟蒂。

“总有几头老野公牛能 到进入这个地区的路，不过大多数野牛不能走得那么远， 非暴风雨过后。平 这一地区没有地下水，而且 了牛筋草和灌木林可供它们咀嚼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尽管它是一个好地方。泉水隐匿在岩层中间。我和道格尔过去 穿过灌木林追 野牛，而且过得很快活。冬天，我们在篝火上烤野猪和巨蜥。对那些牲畜来说，这是一 贫瘠的土地，但你我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吃到丰盛的饭菜。你永远不要指望在那儿会遇见什么人。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几年前，一家大 油天然气公司从直升 上勘探遍了这一 ，可是他们什么都没有找到。我想他们再也不会返回来了。不会！”他加强了语气，暗含着一种快意。

“从这儿到沃尔比纳牧场甚至更远都是原始土地，都是那种被污染了的灌木林，对谁都没有吸引力。”

博把三菱越野车停在一道砂 坡上，然后走下汽车站在路上。安娜贝尔认出了银叶桉树，它们生长不良，弯弯曲曲；

色的 合欢树正在开花，浓密的灌木丛向路边簇拥。她站在博的身旁，寒风携 着冬天果树甜 的花香。浩瀚的铅灰色天空冷 而枯燥，在极远的东南与灌木林连成一 。不近不远处，两座高大的山峰在灰色树木的覆盖之下隆起， 条 和的轮廓宛若一个熟睡的人的轮廓。周围没有居住的迹象。没有炊烟，没有道路，没有 在原野上的 。一条连 不断的合欢树的绿色长廊，一 生长不良的桉树和一丛丛高大的散发着香味的檀香树。它们长得那么茂密，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进入树林。树浪起伏，宛如巨人播种的一 镀 的田野。像蓝色硬币似的蓝桉树叶摇 着，飒飒作响。

博把头一偏，用手揪住外套领子，防止风把火柴吹灭。他一口 着一口地抽着重新点燃的香烟，指指画画，他的手像雷达指示 一样扫过他们面前的土地。他的手指突然停下，一动不动地指向前方。

“巴尔古努纳山。”他指着远处的山峰说。在 如画的风的衬托下，两座山峰比肩而立，宛如年轻妇女哺乳期的一对乳房。

“就是它。”

博和安娜贝尔默默地站着观望。阿尼尔那边，低沉而咚咚作响的音乐迎着呼呼的风声时续时断。一只在空中盘旋觅食的猛禽尖叫着掠过他们的头顶。

“山的 状决定于人们从哪条道路 近它。你一旦知道巴尔古努纳山的结构特征，就不会为在这一 路而弄得精疲

力竭。我这就画 你看。”

博蹲在路上，拿起一根树枝。他先用手掌拂去砂 ，然后在土地上画出前面那两座山的 状。

“再往东南绕得更远一些，山就开始 近这样的 状。”他在第一幅图的旁边画出另一种 状。这时，两个乳房逐 变成像屁股一样的 状。

“继续往南走，那两座山峰便排成一排了。”他在第二幅图的旁边又画出第三幅。这是一座兀然屹立的山峰，几 像个圆锥。

“瞧！就像这样，一看到山峰排列成一排，你就知道从沃尔比纳地区回头向这个方向观看了。再向西绕，两座山峰又开始看你。只有从西面看，它才不像从这儿看的那个样子。”

他在沙土地上又画出第四幅图。他偏着头，端详着自己的草图。

“从西面进来，它更像臂部和肩头。”他的手指沿着轮廓图滑动。

“马鞍中部的那条曲 ，”他说，抬头仰视，“你看见那条曲了吗？一个孤独的男人骑马穿过灌木林走到这里。哦，他看见她躺在那儿，躺在他眼前，他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女人，就像他正从她的 后 近她一样。回家了，出 意料。”

他陷入沉默，凝视着画在地上的草图，仿佛他从西面向巴尔古努纳山走去，小伙子梦想着可望而不可即的来自哈顿山的红发 。他转过脸向安娜贝尔微微一笑：“你现在就在我身边，安娜贝尔·贝克。”他说。

安娜贝尔俯身温 地吻着他的唇。

“我在你身边，博·雷尼。”

“在我们进入这个地区之前，奶奶就 我们孩子们画过这

些简单的示意图。她曾经领着我们在那些‘图’边宿营了一天，因此，我们把它们牢牢地记在心里。”他转过头向阿尼尔停车的地方望去，卡车停在三菱越野车后面几米远的地方。“那个小伙子连卡车也没下。”他说话的语气充满忧郁，仿佛在评论自己内心深处的争端。

安娜贝尔提议：“我可以去叫他过来吗？”

博把头扭过去吐了一口唾沫。

“他要是想过来，叫他也没用。不过，非你告诉他去做什么，否则他就什么也不去做。那个小伙子有天赋，但他似不想利用这种天赋去做任何事情，就像这些天他表现出的那个样子。而我们却渴望从奶奶那里学到我们可学到的一切。”博蹲在地上，一边抽烟，一边苦思冥想。

“他似 不想了 自己的家乡。”

安娜贝尔说：“也许他已经了 了。”她停顿了一下，“你难道不知道吗？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并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那么说，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许他了 而你并不了 。”她 不转睛地望着博，等待他的反应。

博一声不吭地望着寒风挟 着沙土吹过地上的草图。沙土沿着他手中的树枝刻画出来的曲 积起来。祖母关于巴尔古努纳山脉俯视图的那一课又浮现在眼前。那草图是从他的心里画出来的，那座神圣的山峰啊！他用手擦去草图，然后站起来。

“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年冬天，我和道格尔骑马登上巴尔古努纳山顶。那里有永不枯竭的泉水。说出泉水来自哪里的岩层并不困难。那里有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它是这个地区一的一棵树。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任何时候，从这里都看不见那棵无花果树。它不是偶然长在那里的。几百年前，先人们把

它种在紧靠岩 的 风处。骑马走上一天就能看见那棵无花果树，它是那一 一墨绿的东西。有一窝狐蝠住在树上，那些小家伙烤熟了很好吃。过去土著人无论什么时候来到无花果树下的泉水旁，总能吃上一顿味道 的狐蝠肉。你需要什么，在那儿就能得到什么。”

他突然回转头，说：“我们该走了。”他绕过引擎罩，爬进三菱越野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对不得不离开这道吸引他的沙梁感到惆怅。

“是的，那无花果树，那永不枯竭的泉水。”显然，他们对旅行的结局感到忧心忡忡。

安娜贝尔钻进三菱越野车，然后关上车门。她因为 脱了寒风的吹打而感到轻松。

她伸手到后座上拿起外套，穿在身上。

博俯身在方向盘上，凝视着前面的路。他没有启动发动。“那个小伙子认为他跟我没有什么可学的，”他说，“他就是这么想的。”他直起腰，转动钥匙，挂上三菱越野车的离合器。

安娜贝尔说：“年轻人看待事物和我们不一样。”

“依我看问题不在这儿。”博说，以温和的语气表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驾车继续沿着那条道路行驶，阿尼尔开着卡车，穿过风在路上卷起的尘土尾随着他们。

下午早些时候，他们驶上一道山坡，只见一座城镇展现在山坡下。这时，久阳西下，远处从铁青色的林海中隆起的圆锥山峰闯入视野。“它在那儿呢！”博轻声说。他把汽车变速器换成低挡，驾车缓缓行驶。

“它是这条路往西的最后一座城镇。”

一见展现在他们眼前的这座城镇，安娜贝尔的心就向下

沉去。也许是由于天色 晚突然对她 成的精神力,也许是一种预感,或者是已经 近某些久已遗忘的事实的感觉。“那不可能是科隆山!”她说。她记忆中的那座繁荣的牛城在哪里?一些简陋的有封檐板的纤维水泥板房 , 沿下面那条道路平缓的斜坡一字排开。离最远的房 相距不到五十米,又开始出现郁郁葱葱的灌木林。

博让三菱越野车的发动 空转着行驶, 经过斜坡上平整的红砂公路那边被遗弃的房 。他随意做了一个没有明确意思的手 。

“他们虽然把那儿幢房 卖了投 商,但依然有大批没有卖掉的房 。可怜的傻瓜遗弃了它们。一些房子里甚至还有遗 下来的家具。他们认为, 此而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他陷入沉默。

“这些房子的主人一直没有回来过。现在,你几 不用花钱就能在科隆山 自己弄到一幢房子。”

他笑着转过头去, 向窗外吐了一口唾沫,“也有一两个人没有放弃。”

他把三菱越野车停下来,让柴油发动 空转着,默默地仔细观察眼前的荒凉 象,平静的顾盼中流露出某种期待,然后说:“我们驾车返回城里来了。红头发的安娜贝尔·贝克小姐就坐在博·雷尼身边。”他嗓音粗哑,笑呵呵地看着安娜贝尔说。

“亲爱的,谁曾想到会有这一天?”他指向城镇,“你现在对这个地方有什么想法呢?它是你熟悉的城镇。在那个年代,你爸爸开着他的那辆 闪闪的白色福特·费尔来恩汽车从哈顿山来 你,它像你记忆中的科隆山吗?”他等待安娜贝尔的回答。

“这是那座城吗?”

安娜贝尔失望地说：“我一点儿也记不得这个地方了。”

博伸手去拿烟叶。

“恐怕那时候你从来不会多看它一眼。我无论什么时候看见你，你总是坐在你爸爸身边，顺着路直视前方。你就是那个样子。好像你肯定知道你要去那儿。你不仅不记得科隆山，而且连别的地方也不记得了。”他从嘴唇上取下卷烟纸，然后把烟叶倒进纸卷里。

“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我知道你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中无人。我知道你是在思考什么事情。”

安娜贝尔不转睛地看着他。“我见过你，”她说，“谁都听说过大名鼎鼎的博·雷尼。那时候我不敢跟你说话，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微微一笑。

“可是你对我感兴趣呀。”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在考虑什么。是考虑未来吧。”

“对啦。但不是现在这样的未来。”他点燃了纸烟，小心翼翼地帽檐的暗影下观察着她。博把脚从制动器上开，缓缓地踏动离合器踏板。三菱越野车向前驶下斜坡，进入城里。

安娜贝尔向窗外望去，希望认出城镇的一些特征。没有城市中心的迹象，没有按照规划修建的街道，只有大小外观和规格不一、布局凌乱的平房。大部分房子是用纤维水泥板和波纹铁皮搭建的，封檐板已经褪色，像临时建筑物。大部分房子摇摇欲坠，被低矮的灌木丛和合欢树包围着。这些树木中，银叶桉树和黄杨也在努力争夺一席之地。十字路口，一个招牌油招牌和一个油漆成白色的低天然气管是城里依然处于经营之中的店铺唯一的记。一辆油漆成红色的运牛拖车和一辆闪闪发亮的崭新的牵引车停在加油站回车场上的油泵旁

边，还有一个看起来即将关闭的方便顾客的小商店。

博指着安娜贝尔那一侧的窗外，说：“那是警察局，几年前他们一走了，像一群鹅匆匆离开。”他把身子向前倾了倾，隔过安娜贝尔扭头向外看去，一着他猛地伸出手来，大声说：“瞧，后面那个拘一，那间没有窗户的棚一！我和道格尔曾经在那儿度过几个寒冷的夜晚。那时候一心盼着太阳升起。”他咳出一口痰向窗外吐去。

“瞧瞧，那个地方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他用手一指。

“瞧那儿！那一草针草。早晨，警察们经一在那儿开枪射击啤酒瓶。草就在碎玻璃里生长。这说明有的草，不管环境多么险恶，也会茁壮成长。那些老兄们可能整夜地一酒，早晨照样开枪射击。在那个年代，我和道格尔一害怕的就是这帮家伙。”他们路过一灰白色的建筑物，建筑物上的油漆已经脱落，苍耳和杂草穿过游廊和台阶的木料长出来。翘起来的顶铁皮被风吹起来，像连一一样打着，好像警察局的建筑物也要挣一着离开它那不祥的地基，跟在官员们的班一后面飞走。博深情地说：“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真是谢天谢地。”警察局隔壁的空地上有个网球场，球网松松地挂在球场中央，球场的沥青场地上，长出又细又长的合欢树，一把裁判员的座一歪歪扭扭地立在网柱旁边。

“每个星期六，我们孩子坐在奶奶的那辆法戈牌旧卡车的车厢里，从沃尔比纳来这儿打网球。有，也有小伙子；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奶奶从来不让我们耽误网球比赛。她总说，一对优秀的双打选手在任何地方都会受到欢迎。”博笑着看了安娜贝尔一眼，“在大多数联赛期间，你姐姐伊一莎白、你妈妈和你爸爸都在这儿参加比赛。我和你母亲搭档，参加过许多次混双比赛，和伊一莎白也搭档过，她们俩都是优秀的双打运动

员。在那个时期，在网球比赛中我们都能默契地配合。联赛结束以后，你们家的人 下来，参加晚上在 影院举行的 席。 席结束后，还有舞会。你姐姐可真是个舞迷，她喜欢跳舞胜过一切。我猜想，你爸爸只想回家。”

安娜贝尔想象着那个时期的博与伊 莎白。她向博望去。

“你和伊 莎白跳过舞吗？”

“偶尔跳过几次，”他以一种不情愿的语气说，“她跳得很好。我想，在她不再跳舞以前，你姐姐和城里的每一个人都跳过舞。”

安娜贝尔望着他，可是他不再提供更多的情况了。她虽然没有 过提问的方式进一步强迫他谈论关于她姐姐的话题，可是她的确想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有过比跳舞更亲密的 触。在姐姐风华正茂的那个年代，沃尔比纳牧场的那帮牧工对伊 莎白都 视 。那是一个她从来没有涉足却已悄然逝去的世界。那时，她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个世界，但却在她梦想的欧洲某个地方经历了命运之神 她的更大的快乐。哦，她现在在这儿，又重返故里。她伸手抓住博的手。“要不是你，我永远不会回来。”她说。

“我也不会独自回来。”

博让发动 空转着向十字路口驶去，然后朝右拐向 牌油加油站。在马路上行驶了五十多米，在临街一幢高大的波纹铁皮和木结构的房 旁边停下来。横跨房 上方那 褪了颜色的广告牌上写着：台球馆 影院。隔壁的游廊前面，一 风吹雨淋的 牌挂在一个钉子上，上面写着“待售”二字，牌在风中晃来晃去。一条深排水沟和一 没有修剪过的草坪把车行道和房 旁边的红砖人行小道分隔开来。

博关闭了发动 。他们默默地坐着。博俯在方向盘上抽

烟。

阿尼尔把车停在他们后面，卡车轮胎把砂 得砰砰作响。

博打开车门，走出三菱越野车。他看着安娜贝尔。

“把照相 拿来怎么样？ 着闪 呢。”他关上车门，快步走开，到后面嘱咐阿尼尔几句。

安娜贝尔从贮物箱里取出照相 ，然后从三菱越野车里走出来。她跳过排水沟，抬高脚步，穿过茂密的草丛向红砖人行小道走去。阵阵寒风吹过房 的周围。她竖起衣领，仰头观看波纹铁皮建筑物的高 檐正面。“这幢建筑物是妈妈和爸爸在过去五十年里的活动中心。”她说。

博走到她身旁，推开倾斜的木门。

“我们曾经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他从明 的阳 下走进一 昏暗， 子里，几 水平的束纵横交错。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科隆山的全体居民都聚集在这里，包括我们全家。 里烟雾弥漫，大家都 靠那些帆布 子，口呆地凝视着银幕，在 暗中紧张得双膝发抖。”

安娜贝尔跟着他，从灿烂的阳 里走进 洞洞的放映大厅。她站在门旁注视着博，建筑物的支 和松动的铁皮东摇西晃，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她仿佛被困在一条遗弃的船上。博靠着后墙，借助一 明 的 密切注视着，然后举起胳膊抓住看上去像脚手 似的横杆。他的头被笼罩在香烟 色的烟雾中，在仰望那个不可思议的装置。它是用齐胸高的、直径为四到十二英寸的镰叶相思树交叉地捆绑在一起做成的。他用手指着那个装置。

西了。”他 了 横杆，“这可是你可以 述为欧洲人重要遗迹的那种东西。”他来回摇晃着横杆，“还支撑在这儿呢。”

安娜贝尔取出照相 。她把相 举在眼前， 过取 器仔细端详着他。 褐色的宽檐帽朝后倾斜着， 和的 洒在他 漂 的脸庞上，他穿着褐黄条纹相间的衬衫， 的 子把工装裤上方撑得鼓鼓的。他仰头观看摇摇晃晃的放映平台时，裤 上的银搭扣闪闪发 。他正值壮年，但已不再年轻了。他站着等待 照的时候，他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使她感到生气。

过照相 她看到的不是现在的博，而是那个与城里的 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小伙子。她按下快门。没有任何动静。她大声说：“胶卷用完了！”

凄厉的寒风呼呼响着，博握住横杆站在那里，把自己装成 着行囊到处流浪的人正在流浪途中的样子，好像期待着别人对他这段历史的赞赏。他大声说：“放映员老比利·柯林斯过去 整夜陪伴着 影放映 坐在这个放映平台上。为了舒服点，他经 动来动去，结果，他一挪动屁股，放映 就 来去，影 在屏幕上到处晃动。我们就齐声呐喊：‘比利别动！’而每当 影放到令人提心吊胆的关键时刻，他似 总要挪动屁股。他一次放映两部 影，中间隔有一段喝牛奶加冰 淋搅拌而成的饮料的时间。一部是 男人们看的 国西部 影，一部是 妇女们看的浪漫故事影 。不过每个人都是两部都看，而且从不抱怨。如果某部影 特别受欢迎，下星期他就再放映一遍。我、道格尔和奶奶，还有你们家的人，把《真正的勇气》看了三四遍。妇女们喜欢影 中的那个小 ，而男人们却喜欢约翰· 尼的风度。不管面对什么艰难险阻，他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往无前地骑马驰 ，义无反顾地完成既定的任务。我至今还记得那部影 。”

安娜贝尔朝他大声喊道：“胶卷用 了。”

博松开横杆，向旁边走去。“哦，这下可糟了。”他笑嘻嘻地说，“也许在加油站的商店里能买到胶卷。”

安娜贝尔见他在放映厅里闲 ，皮靴的后跟踩得地板咚
咚作响，不时弯腰仔细察看到处立着的长帆布躺 ，似 找
某一把 子。有些躺 的一部分坍塌在另一部分上，几 折叠
成类似人体的 状。老鼠粪随处可见，到处都覆盖着厚厚的银
灰色尘土。

“看见那几个字母了吗？”博用食指指着一把 子的腿，
“那是我的名和姓的缩写：BR——埃因·博·雷尼。”

安娜贝尔出神地注视着他仔细察看、使他记起往昔岁月的
场地，像追赶猎物的小狗，发现地板下面老鼠的足迹一样，
既激动又兴奋。松动的波纹铁皮 顶和镰叶相思树横杆被风
吹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刺耳的声音。傍晚惨 的阳 照射在纷
飞的尘土和茂密的草丛上。他们置身其间的影院大厅即将分
崩离析了。注视着博，安娜贝尔突然意识到，在她看来，博的好
几次行动似 都是荒谬可笑的。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怎
样一幅悲凉 象吗？不仅对这个城镇孤苦 地被遗弃漠然
视之，而且对这个城镇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完善、而成熟和
发展壮大无动于衷。她对科隆山的记忆根本算不上记忆，而是一
种怀旧的不可靠的虚构。倘若史蒂文看到这个地方，他肯定会
之以鼻。她转身走出 影院，跨过排水沟。三菱越野车驾
驶室里的温暖使她感到高兴。她不知道博打算在什么地方过
夜。显然，他们赶不到沃尔比纳了。她竖起短上衣的衣领，双臂
交叉，然后闭上眼睛。她突然感到沮丧，感到精疲力竭。狂风吹
打着三菱越野车，连驾驶室都在轻轻摇晃。她很快就昏昏欲
睡， 海中倏然浮现出年轻人跳舞的情 。那是在临时舞场跳

的一种过时的舞。她们穿着镶花边的连衣裙，花边下款款悬垂在她们露的双腿周围。她们仰着头，着脚，咯咯地笑着，让男舞伴强壮的胳膊支撑着她们。她睁开眼睛，看不见博的身影。清冷的天空，一紫红色的晚霞从落日处升起。她开始哭泣，眼泪夺而出，但是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她擤了擤鼻涕，擦了擦眼泪，骤然间感到孤独。她仿佛贸然闯入一个从来就不欢迎她的地方。她回转头，向后观望那辆白色卡车。阿尼尔在驾驶室里，像个阴沉沉的来历不明的幽灵，一动不动，直视着前方。她举起手跟他打招呼，但他没有任何反应。

梅的小村舍

博弯下身避风，在帽檐的风处把香烟点燃。他跨过排水沟，然后钻进三菱越野车。“傍晚，这个时候，风总有一种刺骨的感觉。”他说，谈到风，就像恭敬地谈到一位老熟人一样。他启动了发动机。他似乎平静了许多，甚至是克制，也许因为在被遗弃的影院里出意料地看见那张久违了的影子。

安娜贝尔感到对他的阵阵情。他对风的熟悉进一步肯定，这个地方自从他们童年以来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管她曾经有过怎样的想象。她把手放在他的膝头上。

博转过头看着她，眼中慢慢现出笑意。“好啦，”他说，“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他把手放在她的手上。

她俯过身去吻了一下的他的嘴便缩了回去。

“这吻是为了什么呢？”

安娜贝尔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这将是最让人开心的事，不是要回家了吗？”

博端详了她一刻，估量着她复杂的心情。

“今天晚上，我们将在梅的家里暂住一夜。”他驾车在街上转了个V字的弯儿，来到泛照明的加油站停车场。阿尼尔尾随而至。一位年轻妇女从商店里走出来，好像她一直站在玻璃门后面观察着他们。尽管天气很冷，但她却不穿鞋袜，

着脚丫，而且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棉布连衣裙。一个学步的 童和一条 狗跟在她身后。孩子停下脚步，双臂紧紧抱住狗的脖子。那条狗耐心地站着， 闭眼睛忍受着。那位妇女也许曾是安娜贝尔幻想中跳舞的 们中的一个，只是她双腿的 部和两条前臂上都有红色溃疡。她很瘦弱，而且因为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

他们从三菱越野车上走下来，那位妇女热情地向博打招呼， 着冷冷地向安娜贝尔点了点头，然后问博，是否需要她的帮助。

博说，他要 三菱越野车加油。安娜贝尔问那位妇女是否有胶卷。

那位妇女连看也不看安娜贝尔一眼。

“我们有过胶卷。”她回答说，过去好像有过。

“你现在连一个也没有了吗？”安娜贝尔问道，想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

“自从有人索要胶卷以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位妇女说，好像安娜贝尔也许想知道这样的回答。她审视着博，“我以前在这一 见过你吗？”

“你是从哪儿来的？”博问她。

“我来自偏僻的牧场。”她迎风随意做了个手 ，东张西望地看着被遗弃的城镇，没有指任何特定的方向。

“因此，我不在 孤独。”她瞥了安娜贝尔一眼，又很快微笑着纠正说，“应该说是 孤独。我不在 。”

博指着公路说：“我是在沃尔比纳那边长大的。”

“你不会是雷尼家的什么人吧？”

“博·雷尼。”博和那位妇女握了握手，轻轻碰了碰指尖，“这位是安娜贝尔·贝克。安娜贝尔的上一代曾经是哈顿山的

主人。”

那位妇女重新以尊敬的 打量了安娜贝尔一眼。

“布鲁克现在变成你们家那个牧场的主人了，”她对安娜贝尔说，“他们把牛赶到沃尔比纳请人代放。”

“我爸爸是科尔·雷尼，”博告诉她，“他替奶奶管 沃尔比纳牧场。奶奶和她的妹妹梅是牧场的业主。”他仔细打量着那位妇女。

“你太年轻了，不会记得雷尼奶奶。”

“哦，我曾经听人们说起过她。”那位妇女有点儿不服气地争辩说。仿佛她在暗示，在某种程度上听到雷尼奶奶的故事就等同于亲自结识过她。

“有个老牧场工人，名叫克拉里·斯托克斯。他认识那些人中的每一位。”她随便向冷冷清清的城镇做了手 。

“你们可以在那家旅馆里找到克拉里。他会告诉你们的。”她搔着鼻子在想，“如今， 了一个名字叫潘雅的老太太以外，科隆山周围 下来的土著人不多了。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她抬头凝望着空空荡荡的街道，仿佛期待着看到一个土著人从灌木林走上高低不平的红沙街道。

“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她重复说，“总之是不见了。”她不转睛地望着博，仔细端详着。她轻轻擤擤鼻子，用手抿了抿头发。

“他们新修的铁路一 过，这个地区就会恢复往日繁忙的景象了。”

博注意着她指向哪里。“ 向哪里？”他说，然后高兴地与安娜贝尔交换了一下 。他从衣袋里掏出烟叶卷烟。一辆白色轻便货车沿着街道驶过来，他们扭头向那辆货车望去。司

眼，然后打了个招呼便走进商店。

“这是我丈夫 恩，”那位妇女说，“我们正 准这里，准备利用铁路修 时重新发展的有利时 。”

安娜贝尔注意到那位妇女的眼睛。那是一双清澈的灰眼睛，宛若被风抛 的水晶，奇特的透明空穴。她油然想起死鸟的眼睛。

油泵上的注油器自动关闭了，博把它放回到支 上，然后把油箱盖拧紧。他把几张纸币递 那位妇女，咂咂牙齿看着安娜贝尔说：“我们最好快点儿动身。”

那位妇女说：“那辆卡车不需要加油吗？”

博看了阿尼尔那辆白色卡车一眼。

“它的油箱很大，”他说，“不用停下来加油就能去布里斯班打个来回。”

妇女笑了起来：“这么说，它对我们就没利可图了。”

“不。我们以后还会来的。”

她望着他们钻进三菱越野车，然后驱车而去。

博向车窗外吐了一口唾沫。

“你不是雷尼家的什么人吧？”他模仿着那位妇女细声细气的声音，“怎么听起来那么别扭，就像吃了耗子药。”

他在一棵高大的柠檬树旁离开大道，那棵老树疤痕累累，枯 的树枝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博把车开到一条长长的游廊后面停下。游廊掩映在蓬乱生长的醉鱼草和含羞草灌木丛中。一辆锈迹斑驳的军用卡车的车头钻进灌木丛里。博坐了 刻，然后关上发动 ，打开车门走下三菱越野车。

两个男人从旅馆里走到游廊，个子比较高的那个 步向前走来，另一个缩回到阴影里站着观望。朝他们走过来的那个人年 相当大了，风把污渍斑斑的衬衣吹得贴在他的身上，显

露出他那瘦骨嶙峋的身材。他走进夕阳的余晖中，举起手把油污的帽子向后推了推，露出苍白的额头，苍老的双颊黝黑而且粗糙，狭窄的帽檐卷曲着，紧箍在头上。他默默地凝视了片刻，惊讶地轻声说：“博·雷尼！”他的靴子后跟完全磨损了，因而站着时就像扭伤了脚踝一样。他好像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只得眯着眼睛看。在他眼前浮现出这样一景：浩瀚的灌木林一望无际，闪闪发光的林海上方，轻轻地飘荡着轻纱般的薄雾，宛如无数极小极小的蜘蛛在紫铜色的阳光下乘风游荡，又如幽灵们在默默地迁徙。

博走上前去与老人握手。

“克拉里，你好吗？”

“是的，很好，博。”高个子老人好像说出每一个字前都要斟酌一番。由于脚踝扭伤，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随着轻快而颤抖。他握住博的手轻轻地摇晃着，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他的声音由于发自内心的喜悦而微微颤抖：“老弟，你好吗？”

“是的，我很好。”博很快就让自己平静下来，仿佛他们不是久别重逢，而是离开只有几个小时。

克拉里松开博的手，朝街道那边指了指。

“我得马上去把老埃姆·巴特勒那辆轻便小货车修好。半个小时就完事儿。只是补补轮胎而已。”他直盯着地看着博，“我回来时你还能在这儿吗？”他的询问带着某种约束力，似乎生怕科尔·雷尼的儿子会再次从他身边悄悄溜走，而且一去又是十几年；或者也许将证明这次见面只不过是他一直期望的梦中短暂的探望，纷乱记忆中的一种幻觉。“博·雷尼。”他又一次叨着，想证实自己的想法。

博擤了擤鼻涕，东张西望，然后仔细打量那条游廊，好像

他可能成为游廊的买主一样。对安娜贝尔来说，和摇摇晃晃的克拉里·斯托克斯以及他那位影子似的同伴相比，博显得那么真实。

博再次把脸转向克拉里。

“这么说，埃姆还赖着不走？”

“像其他傻瓜一样，她在等待新建的铁路，博。我告诉过她，绝对没有 过科隆山的新铁路，可是她却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他们都以为新煤矿即将被开采，而且还能使他们富裕起来。我对他们说，采矿业只能使这个地区以外的人们得到好处，我们这个地方只能靠养牛为生，因为人们总是喜欢吃牛排。”克拉里的手又不知不觉地伸了出来，那是牧场工人对同伴无声的语言。把手掌伸开，就说明牛群在前面低矮的灌木林中宿营。博朝克拉里身后的游廊望去，游廊上的纱门被风吹得在铰链上嘎吱嘎吱作响。另外那个人站在那儿看着他们，等待他们穿过房门。他好像站在入口的幽灵 的警卫，也许还掌握着梦的大权，主宰这一时刻。“你真应该在昨天以前来。我和赫伯及老欧姆都在这里，昨天晚上我们喝了一夜啤酒，还有朗姆酒。喝得连一滴也没剩，赫伯离开这儿 一的原因就是弄更多的酒来。你们离开柯林斯维尔公路时肯定遇见过他。”他咧开嘴向安娜贝尔笑了笑，嘴里的 牙闪闪发 。

“我不喝酒了，”博说，“不喝格 格酒^①了。”

他把脸转向安娜贝尔。“安娜贝尔也许和你们一起喝过几杯。她回到汤斯维尔偶尔和她姐姐喝杯葡萄酒。”他把脸转向老牧场工人：“你还记得路易斯的孙女伊 莎白吗？这是她的小妹妹安娜贝尔。”

^① 格 格酒：一种酒，尤指用水稀释的朗姆酒。

克拉里举起手，用两个手指碰了碰帽檐。

“安娜贝尔小姐，你好吗？我当然记得伊莎白。”他说，敏锐，看了一眼安娜贝尔。

“我也记得你。我——你爸爸打过工。你爸爸是一位出色的牧场主。你爷爷也是。他们两位和这个小伙子的爷爷都很出色。我——他们三位都打过工。我记得你，可是你不记得我了。你太年轻了。”他咧嘴笑了。

“你出生的那年，我正为你爸在哈顿山——围赶牲畜。那是1953年。你出生时，你爸爸——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红包。我记得为你的健康干过杯。”

他转过脸看着博。

“这位老弟不在场。他奶奶从来不让他靠近哈顿山和你那位性格暴躁的爷爷。她料想，他肯定会被躲在灌木林里的人——打枪，谁也不知道，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突然把脸转向博。

“你真的戒掉格格酒了？”他感到沮丧又难以置信。

“我们在路上没碰见赫伯，”博说，“——以，看起来你也得戒掉格格酒了，克拉里。”

克拉里——不转睛地望着他，大吃一惊。他把脸转向安娜贝尔。

“你真该看看这家伙和道格尔·格纳蓬一起喝格格酒时那副样子。这两个家伙喝起酒，科隆山没有一个人敢惹他们。”他站在那儿看着博，想起当年的情——。他见博又卷了一支烟。

“你们要去过去的牧场吧？”他说，与其提出一个问题，不如说是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没有一个人在沃尔比纳——放牧了。自从赫费尔南和他的两个儿子离开，那儿空无一人已经好几年了。他们彻底离开了那个地方，去贝克家过去那个牧

场替人家饲养牲畜去了。赫费尔南家的那些人从来不知道他们打算干什么。他们总是坐着四个轮子的 动车到处 跑。他们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

博点燃纸烟，火柴的火苗照 他的脸。

远处的灌木林里，一只孤独的夜 在啼鸣。

“我估 ，赫费尔南家的那些人一听到有人想买奶奶过去的牧场，说不定会多高兴呢，”克拉里说，“你是不是想出个价呢？你就是为这事儿去那儿吗？博。你想收回过去的牧场吗？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回来收回它的。对你奶奶和爸爸来说，那的确是件让人心痛的事。”

博一声不吭，也许他一直在 意着那只夜 的啼鸣。

安娜贝尔凝视着他，为了抵御刺骨的寒风，把短上衣紧紧裹在身上，等待着博。她渴望到暖和的地方去。她一点儿也不认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 她 下任何记忆。她从来没进过这个旅馆，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它。博站着抽烟，好像忘记了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而且与克拉里一 即合，悄然返回往昔的岁月。他的屁股靠在游廊扶手上，用脚尖踢着游廊的边缘，并不急于离开。

克拉里说：“你要是继续踢下去，游廊的边缘就要散 了。一天晚上，有个人跟一个喝得醉 的人一起从旅馆里出来，被它 倒了。他们都折断了脖子。”

他眯起眼睛，凝视着远处的灌木林，“如果你们没遇见赫伯，我也不知道他 着啤酒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的确没碰见他。”

安娜贝尔发觉夜幕正在降临，风挟 着阵阵寒意。故乡破烂不堪的遗迹以及它的居民的贫穷让她有一种当众受辱的感觉。

她说：“我快要被冻僵了！”

她向克拉里·斯托克斯转过脸去：“你似 不觉得冷吧？”她也许一直责备他性格中那种不名誉的东西，责备他 为男人，甚至是个不合格的人。

博嘿嘿笑了。

“克拉里什么也感觉不到，是吧？风，雨，或者夏天的炎热，都感觉不到。他像过去那些土著人一样。”他向老牧场工人微微一笑。“你有过短上衣吗，克拉里？我敢断言你从来就没有有过一件短上衣。”

克拉里似 对话题的突然转折感到吃惊，于是拿定主意。

“我得去 埃姆修轮胎去了，她正等着我 。”他走下游廊。

“我回来时 们再喝几杯葡萄酒。老弟，你们可不要悄悄离开呀。”

他们望着他一瘸一拐地穿过旅馆的院子，爬进那辆车头，钻进醉鱼草中的破旧军用卡车的驾驶室。他轰隆一声发动了军用卡车，然后驶向公路，进入朦胧的风 如画的山野， 下一道发 的尾气在红沙路上飘荡。一群鸟飞过头顶浅玫瑰红色的天空，好像恭恭敬敬地把他护 到超越现实的另外一个世界。

博把脸转向安娜贝尔。

“我们这就上车，一直赶到梅的住宅去，然后点上火，吃顿饭，再喝上几杯茶。”他搂住安娜贝尔的肩膀，俯身用温暖的嘴唇吻了吻她冰凉的面颊。

“你冻得脸都发紫了，亲爱的。”他搂紧她，“我不想让你为这破败的 象感到沮丧。明天早晨一打完几个 话我们就启程去沃尔比纳。你只要看见照在水潭旁边奶奶那棵 望子树

上的阳光，感觉就会改变。”

从博的肩头望过去，安娜贝尔看见阿尼尔正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望着他们。仪表盘绿色的指示 灯 隐隐约约地照 亮了他阴沉沉的脸。他思绪平静，孤孤单单，像 木头一样一动不动，沉默无语，仿佛被 魔法迷住了一样，知道一些他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整个考察期间，他似 乎都被某种法术控制着，直到被 解脱的那天，才能像别人一样无拘无束地说话。

他们爬进三菱越野车的驾驶室。在西边的地平 线上，一缕银色的 光线顽强地抗拒着即将来临的 黑暗，把天空“折弯”，宛如被 夜晚的重力 压弯的钢 丝一样。附近，被遗弃的住宅 黝黝的轮廓，停车场上高高的泛 光灯照明着的 牌子，加油站，宛若 黑暗中的一座孤岛。安娜贝尔倏然想起那位妇女的眼睛。“要是我们什么时候在沃尔比纳创建牧场，”她说，“这里就将变成我们自己居住的城镇。”

“科隆山。”博说出城镇的准确名称，就好像他相信自己有这个城镇命名的权力，又好像它是他的夙敌，他来与它进行最后的清算。博启动发动 机，然后驾车离开旅馆。

那时，安娜贝尔深信，博从来不打算对她 解释什么，或者和她分享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毫无疑问，他像他的祖母那样，宁肯相信手 和沉默，也愿意谈心。那将是她不得不习惯的东西。但是她不知道， 通过那种方式，她究竟能不能感受到他是他内心生活的一部分。谈心是她素有的习惯。谈心能使她恢复信心，而且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学会他们那种交流方式。她想起史蒂文和他那封文过饰非的长信。她没有读完那封信。它丝毫也不能改变她的想法。它上面倒是在谈心，但什么也谈不明白。她想到此刻他正在汤斯维尔。他 伊 丽莎白打过 电话了吗？他们也许会变成“ 朋友”。史蒂文和伊 丽莎白。她突然意识

到这种可能性。他们也许彻夜不眠，喝着葡萄酒，喋喋不休地谈心。史蒂文暂住在什么地方？伊莎白他去泽米街了吗？伊莎白有钥匙，他们还可能一起在那幢房子里走来走去，边摸边看，交流看法。他们能看见什么？她在父母亲的卧室里下什么能让他们心生疑、定睛细看的蛛丝马迹了吗？他们能看出她曾经和一个男人在那儿睡过觉吗？她把手放在博的膝盖上，注视着越过砂时在前面跳动的前斑和草丛。跟在后面的阿尼尔的卡车的把三菱越野车大而朦胧的影子投射在他们的眼前。一轮黄色的满月正从他们前面的山峦后面升起，从灌木林色的分界上缓缓升起，把月抛洒在寂寞的寒风劲吹的山野上。

博说：“我知道你正在想什么。”

“我正在想什么呢？”

“尽快赶到暖暖和和的炉火旁边，那就是你心里想的事情。”

他们驶到城镇后面一道低坡的顶点，一水闯入他们的视野。

“湖泊！”安娜贝尔惊叫起来。

“一个旧水库，现在有输水管道到城里。”

在俯瞰水库的一起的岩上，有一座装着檐板的纤维板、水泥结构的小村舍。这幢房子被包围在蓬乱的草木中间，孤零零，别具一格。

“到了！”博说，“妈梅的住宅。”他把车停在小前，然后关闭前。下面的水库在月下闪闪发，宛若这干燥的原野上夜色中的幻境。古老的欧洲树下垂的枝轻拂水面，在风的吹动下，层层涟漪撞在拦水堤上碎裂开来，在暗的天空的映衬下，拦水坝的混凝土拱壁像很久以前某个古老帝国遗

弃的要塞遗址。

博走下汽车，砰地关上车门，然后向后面走了几步，大声喊着，让阿尼尔上牛排和香 。他还让安娜贝尔从仪表盘下面拿来一把 子。安娜贝尔走下汽车，把 子递 他，然后站着看他用力打开院门。阿尼尔走过来站在她身边，他头上戴着风衣 色的帽兜，胸前紧紧抱着一个装食物的纸箱。她能听见他的呼吸声。他站得很近，肩膀挨着她的肩膀，好像在寒冷的傍晚希望有人和他做伴。安娜贝尔突然想，他的高深莫测是否仅仅因为他是个 而孤独的年轻人，对自己的个头高大难为情，无法融入到他遇到的同龄人中去。

博说：“梅 从来不用铁丝 门！”他对着阵阵吹来的狂风，一边大声说，一边使劲剪断把铁门柱和木门 在一起的铁丝。

“这一定是朱迪·霍利干的。无论什么事情，梅的儿子总想插上一手！”博用 子猛地夹住最后一圈铁丝，然后用力把铁丝一截一截地剪断，把断头扔在旁边的马缨丹灌木里。他扯掉最后一截铁丝，然后使劲推开大门，大门里面长着茂密的刺果牛 。

博不耐烦地用力把院门向一边推去，好像他推开的是朱迪·霍利。他大步踏上 向正门的那条狭长的水泥小道。没有装饰的木门两边，各有一排装着百叶窗的窗户。百叶窗关闭着。博推推门，门锁着。他轻蔑地嘲笑道：“谁见过科隆山的土著人锁大门呢？”他转身向旁边吐了一口唾沫。

安娜贝尔和阿尼尔跟着他，绕道向后面走去。

那幢纤维板加水泥盖成的房子和另外一个只有一间 子的装了房檐板的房子相连。这间朴实无华的小 的门虽然没有上锁，但也像院门一样，用双股普 铁丝穿过门 了起

来。博剪断铁丝，把它扔在旁边的牛 草丛里，然后推开房门。

安娜贝尔和阿尼尔随后走过来，与狂风 斗一番之后，他们并肩站在蓦然而至的寂静之中。安娜贝尔心中暗忖，又一处被遗弃的房 ！他们旅行的神秘意图也许惊动了昔日的鬼魂。

博说：“阿尼尔，你 手 来了吗？”

阿尼尔把纸箱放在地上，拿着手 站起来。他用手 筒在里四处照射。 里没有家具。他们身旁的 门左侧有一个火炉，对面墙前立着一个漆成绿色的食品橱 ， 门敞开着，隔板上空空如也，好像有人在临走前做过一次最后的清查，确保不 任何有用的东西。火炉旁边的地板已经腐朽、磨穿。有人临走前把收集起来的垃圾塞在地板的破洞里。安娜贝尔发现一些旧报纸和一个打碎的玻璃相框。碎玻璃在阿尼尔的手 照射下闪闪发 。 子那边只有一扇窗户，花窗帘挂在折断的铁丝上，那是这个家 一遗 下来的东西。帮助梅搬家的人把子打扫得真干净呀。

博转身走了出去。

博生火的时候，安娜贝尔和阿尼尔从三菱越野车和卡车上搬来行李和家用器具。安娜贝尔把土豆包在 里，然后放在火焰中央。他们坐在火炉周围，一边看着炉里的火焰，一边等待土豆被烤熟。博默默抽着烟，谁也没有心思说话。狂风摇晃着破旧的厨房的木料，想把 顶上松动的波纹铁皮掀走。闻到土豆的香味、断定土豆差不多烤熟的时候，博就 开 红的煤 烤肉。安娜贝尔和博紧挨着盘腿坐在行李上，阿尼尔坐在塑料装货箱上，端着蓝色搪瓷盘吃晚餐。狂风劲吹，门碰得门梁砰然作响，谁也没去把门关牢。

安娜贝尔和阿尼尔洗完餐具，阿尼尔就向他们道了晚安，拿起手 从厨房向卡车走去。 刻之后，音乐响了起来，低音

乐器和鼓声在夜晚的寒风中咚咚作响，像幽灵在什么仪式上的伴唱。安娜贝尔对阿尼尔第一次拜祖先发祥地的表现甚为诧异。难道他对这次拜无动于衷？可是倘若直问他，似无视博未曾明言的原则，对他喜欢的风格麻木不仁，就会冒着在他们之间造成隔阂的危险。这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容忍。她拿定主意听其自然。倘若雷尼奶奶活着，一定会劝她那么做。“你到了那儿，自然就知道你要去哪儿了。”这个夜晚，把他们到这里的毕竟是雷尼奶奶。没有她，就可能没有“回归之举”。他们当中谁也没有，甚至博也没有回来过。

安娜贝尔走出厨房，在院子里高高的草丛中踩出一条小径去洗手。她返回来时，博正盘腿坐在尚未打开的行李上。他一边望着炉火，一边抽烟，帽子扣在后勺上，双手紧紧抱着茶杯。他小心翼翼地活动着后，满脸痛苦的表情。安娜贝尔问：“怎么了？”

“这儿疼。”他放下茶杯，举起手向后指去，“对，就是那儿！”

安娜贝尔跪在他身边，伸手摸着 he 指的地方。

“对，就是那儿。”

“开了一路车，又在冷风里站了一天，哪能不疼呢。”安娜贝尔说。话虽这么说，但她心里总归着急。他抽烟太，此刻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好像刚才用力拆朱迪·霍利下的一道“障碍”伤了元气。安娜贝尔把他的帽子摘下来放在行李旁边，又从他的手指间取下忽明忽暗的香烟，放在火炉边。他像一个需要抚慰的孩子，不转睛地盯着她。她跪在他面前，

开他的衬衣扣子，把衬衣从上面脱下来，然后再把衬衣的袖子从两条胳膊上脱下来。“面朝下趴在行李上。”她对他说。

“你要干什么？”

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听话，博·雷尼，叫你干你就干。”她语气坚决地命令道。

博乖乖地趴下，安娜贝尔跪着跨在他的背上，在他的脖子、肩膀和背上推拿按摩起来。她手指的抚摸使他禁不住呻吟起来。“等你老了，我每天晚上给你按摩。”她说。他露出的躯干、蜂蜜黄色的皮肤在火映照下的纹路很清晰。她抚摸着年轻时留下的伤疤。他已不再年轻。想到这里，她不禁一阵心悸，怀疑他们雄心勃勃的事业是不是起步太晚了，因为恢复沃尔比纳牧场的生产无疑需要年轻人才具有的体力。她决意要呵护他，使他避免影响他们未来的任何方面的虚弱，甚至又愉快地受他的虚弱，让他保持健康的体魄。她把手指探及他凹陷的伤疤时，看到他疼得皱眉额，不禁大笑起来。“好啦！”她说，“这对你有好处。”

安娜贝尔推拿完毕，就脱掉衣服在他身旁躺下。此时，厨房的炉火很暖和。她觉得博需要睡眠，就紧靠他躺着，感受他的体温、男人的气味和他的烟味儿。她能感觉出他心脏的跳动。她躺着倾听风声，阿尼尔音乐的咚咚声。一种强烈的震颤几持续了一分钟，在她的胸腔里，抑或在地球内部，然后声音变得很遥远，几乎听不见了，阿尼尔的鼓手仿佛乘风登上跨越天空的巨弧，陪伴神秘的寒星和先人去了。博开始打鼾，借助火力，安娜贝尔仔细地端详着他。他的眼微微颤动，身体扭曲，随着梦境的变化而放松。茫茫的梦境中，一个神秘的庞然大物耸立在他面前，向他打招呼。他拼命去抓那个擦肩而过的影子，想抓住它，和它搏斗，制服它。这时，他的手在颤抖。安娜贝尔悄声说：“我爱你，博·雷尼。”在她看来，由于众多事缠身，而他们一生中搞管理工作的时间又有限，因此，他们雄心勃勃的事业似乎很容易折。

安娜贝尔很难入睡，过了一会儿，索性仰面躺着，观望破裂的天花板下行将熄灭的炉火。她纳闷，她是否也将变成博那样的人。这种转变将完全是一场反对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的战争。从小，父亲就鼓励她凡事都要问个水落石出。她似没有权利和义务从始至终那么做。不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不倦地对事实和现象提出质疑，就是为了找不出其数的解释。那正是她职业的基础，一切职业的基础。倘若她受雷尼奶奶和博的肢体语言和沉默，那将违自己文化中最核心的质询准则。

炉火已经烧成一发红的余烬。她知道自己睡不着了。为了避免吵醒博，她悄悄地从毯子下面挪出身子，然后把短上衣披在肩上。她盘腿坐在行李上，旁边是炉火余烬映照下的博熟睡的身影。从窗口射入的月光洒在没有任何装饰的木墙和房梁上。阿尼尔的音乐在深夜里咚咚作响。此刻，博熟睡在她身边，不再打鼾，仿佛悄悄把他移到另一个地方，他的身子也不会动弹一下。她俯身吻他的前额。他的皮肤冰凉，没有被她的嘴唇扰动。她意识到他进入了梦乡。梦乡的神秘和无意识状态把我们的渴望和恐惧以幻觉的方式呈现在茫茫梦境里。我们

当然地认为，梦来自我们内心的深处。在梦中，我们的偶像在低声细语。安娜贝尔向炉前的地面俯下身去，拿起一根棍子，拨弄炉火的余烬。她仿佛看见在卡尔顿家里自己书房的书架上的书：哈里德·帕克和沃梅尔的著作，代尔·迪德玛和克拉·斯的著作。希腊人玄妙深奥的圣。他们也使用古代的手语言和沉默。手语言由于无法表达错综复杂的意思和双关语而开始改变。手语言对世界不再有用，它逐渐失掉言语的意义而寄存于蕴藏着无限激情的沉默空间，以逃避书面文本的苛刻要求。她想：要是我们能够分享我们爱着的人

的梦境该有多好！

安娜贝尔伸手从备用燃料中挑选出几 檀香树皮和碎木 放在煤 上，然后用嘴去吹，直到冒起火苗。浓烈的檀香味 冲入她的鼻孔。这是灌木林的香味，镰叶相思树、枪木^①的香味。童年时代的香味。她闭上眼睛，品味着木材油 的香味。你应该知道那些对你而言神圣的东西！在假期，她陪父亲出门赶牛群的时候，父亲隔着做午饭时篝火升起的烟雾，凝视着她。父亲对她的爱那样深沉， 中竟有几分忧伤。那时她就懂得，爱是不可言喻的，不需要语言的表白。她真想站起来，绕过篝火走到他身边，紧紧地拥抱他，一刻也不分离。檀香木神圣的烟雾萦绕着她和父亲。时间停滞不前了……炉火正旺。她转过身，伸手把 后的洋铁茶壶提起来。她转回身来时，注意力被一个相框的碎玻璃吸引住了。碎玻璃在她旁边的地板破洞的暗处，反射着黄色的火苗。她放下茶壶，把手伸进已经变成朽木的地板，慢慢把相框取出来，再把碎玻璃从相框上取下来放进破洞。一张 贴在薄纸板上的深褐色旧照 用生锈的图钉钉在断裂的相框 面。 贴照 的薄纸板已经断成两 。照 上的 像不但褪色而且损坏，照 从中间断裂，裂缝像一道 闪 。照 的四个角也折断了。她从相框中取下衬板，然后把照 到暗 的炉火旁边。

两个男人和四个身穿本世 初的礼服的年轻 越过时间的 道凝视着她。他们在一幢豪华的旧宅游廊上 好 ，身后两扇法兰西式房门敞开着，一个侍女站在门后浓浓的阴影里。 们坐着，面前 着一张圆 ， 上铺着绣花 布，放着茶具。从游廊遮檐板上蔓延下来的雅致的中国紫藤叶把

① 枪木：澳大利亚一种坚韧而有弹性的树木。

那群人框在里面。四位 坐在藤 上，两个男人站在她们身后。离相 最近的那位男子把手放在一把藤 的 上，仿佛表示对坐在 子上的那位 的爱 。不管怎么说，他是这伙人中 一位没有看照相 镜头的人。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照 最右面的那位年轻 身上。起初，安娜贝尔以为这位年轻 是坐在游廊遮板投下的阴影里， 以脸色很暗。后来才明白，她不是坐在阴影里，她是一个土著人。安娜贝尔俯身仔细端详这位年轻 。土著 从停 在过去的那一时刻凝视着她，显得自信而悠闲。 的双手交叠着放在膝上，脖子上戴着一条串珠或者珍珠项链。她坐 笔直，彬彬有礼，雅 的连衣裙十分合体。连衣裙的上身紧紧地扣着扣子，箍在丰满的胸脯上。一丝不乱的 头发从中间向两边梳 。她的 然自若，仿佛她是这伙白人最熟悉的知交，同时让人觉得她是在自己的家里。她从自己的角度看照 外面的世界，凝视的中流露出一种威严，尽管她的年 几 不超过十六岁。安娜贝尔认出了她的身份，不由得感到一阵狂喜。这位年轻 的举止和派头中流露出来的自信正像她的脸型一样，和博不无相似之处。

安娜贝尔深深吸了一口气，她正凝视着雷尼奶奶！

“……我小的时候，沃尔比纳厨房的壁炉上方挂着一张照 ，”在泽米街的那天，博这样对她说，“比格斯家的三位和奶奶在兰 老宅的游廊喝茶，梅系着围裙、端着茶盘站在她们身后的阴影里。”

这就是那张照 。那个站在门廊里的侍女就是雷尼奶奶的妹妹梅。对梅来说，不忌妒姐姐在那个家庭中享有的特权地位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伙人身后的法兰西式房门敞开着。安娜贝尔曾经见过兰 餐厅里面的矮靠 子和雪松长条餐 ，

见过腐朽坍塌的天花板和 积在餐 上的沙土、枯枝、败叶。她满怀激情地端详着照 , 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伙人中间。不转睛地盯着那位土著 看的那个男子一定是博的祖父埃因·班·雷尼。博曾经说过,他是一位品行端正的健壮的男人。他中等身材,络腮 子,穿着立领衬衣,打着领 。他的短上衣敞开着,露出入时的马甲和表链。他 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土著 ,那一刻,仿佛完全忘记了摄影师和周围的人。安娜贝尔还非 有把握地认出另一位男子。他和父亲的相似之处十分明显,到她记得祖父时,他已失去了那种相似的特征。她记得的祖父已经变成一个跟着与他为伴的老阉牛培迪在牧场遛来遛去的可怜人了。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祖父年轻时的照 。路易斯·贝克——哈顿山牧场奠基人的儿子,乔治·比格斯和埃因·雷尼的朋友。他们在这儿!一起出现在乔治·比格斯 摄的照 里。贝克家的人与雷尼家的人。她的家庭与博的家庭。

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唤醒博,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他。但是,她没有叫醒他。而是坐在火 旁仔细观察那张照 。雷尼奶奶和自己的祖父跨越将近百年的时间回首凝望着她,仿佛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想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告诉她。

煎腊肉和煎香 扑鼻的香味把安娜贝尔唤醒。晨 穿过敞开的房门把厨房照得十分明 。 外,晴朗无风。博正蹲在火炉旁边,用大铁煎锅做早餐。他旁边的煤 边缘放着的洋铁茶壶热气腾腾。

“几点了?”安娜贝尔问。

博回过头看着她:“该起床了,小姐。你一直睡得很香。喝杯茶吧。”他伸出一只手拿起茶壶,往她的茶杯里倒了满满一杯红茶。

“我和阿尼尔一直看着你呢。你像个人事不省的女人，一动不动躺在那儿。”他把茶杯递给她。

安娜贝尔坐起来，把绿色毛毯披在肩上，就像身穿传教士长的神，然后从他手里接过茶杯。阿尼尔靠墙坐着，阳光从敞开的门照射进来，洒在他身上。他肥大的身躯靠在墙上，双腿叉开，伸在前面，好像被枪击得头晕眩了。他肥大的双手托着地面，做好随时站立起来的准备。那张照放在他的一条粗腿上，他却不看照，而是盯着煎锅里的食物。

“你看过那张照了吗？”安娜贝尔说，“一定很吃惊吧！”

博的手朝她那边指了指：“今天早晨，照就在你身边放着。”

“照塞在已经腐朽的地板缝里。”她告诉他。

“那是朱迪·霍利专门为你准备的。”博说，语气平静，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只要梅的那个儿子能想出来，他就千方百，非干出一些卑的勾当不可。如果他像拿走每件东西那样把这张照也拿走，而不是采用那样的方法污辱奶奶，我们现在就不会得到这张照了。”

博从火炉里出一根燃烧的木棍，重新点燃烟蒂。他似没有被照的重见天日而感动。他弯腰把木棍放回到炉火旁边。

“朱迪全然没有想到这张照会落到我们手里。事情就是这样。朱迪这个人，总是匆匆忙忙干完一件事情，立刻又去干另外一件事情。他从来不考虑在他身后的事情会有什么后果。”

“这么说，那真是雷尼奶奶了？”

“当然是奶奶。我猜想，她认为现在该是她露面的时候

了，”博嘿嘿笑着说，“就在你们俩不期而遇的时候。”他朝阿尼尔那边努了努嘴。

“乔治·比格斯把那张照 作为结婚礼物 奶奶，她非喜爱它。”他转过脸打量着安娜贝尔。

“今天早晨你看起来有点憔悴，亲爱的。我和阿尼尔纳闷你还会不会再醒过来。我们俩把东西弄得叮当乱响，可你照睡不误。你一定能吃下三个煎鸡蛋再加两根香 。煎鸡蛋的味道极了！”

“一个煎鸡蛋加一根香 就足够了，谢谢。”

“一个鸡蛋肯定不够！”

“好吧，那就两个吧。”安娜贝尔一边喝茶，一边望着博把阿尼尔的早餐盛在盘子里。

阿尼尔把照 放在地上，然后向外侧一滚，像准备举重的举重运动员一样，在地上趴了 刻。他拿起照 ，然后一手扶着墙壁，单膝跪地，嘟哝着一使劲站了起来。一站起来，他就变了个样，庞大的身躯，庄重、严肃、优雅，超然物外，由于陷入对另一个世界的思索而喜悦。他缓步走到火炉旁边。安娜贝尔正躺在睡袋里喝茶。他俯身把照 放在她旁边的地板上，然后向她点了点头，迎着她的 飞快地瞥了一眼，仿佛告诉她，那张照 就交 她保管了。他转身从博的手里 过早餐，低声说了谢谢。

“如果你想再吃点，就敞开 子吃，多的是。”

阿尼尔仔细察看了一番盘子里热气腾腾的早饭。

“你还打算烤肉吗？”

“我们会烤的。”

安娜贝尔拿起照 端详着。“你觉得这张照 怎么样，阿尼尔？”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明知道没有什么意义。从某种意

义上讲，她之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明她对他的处事办法还很不了。但是她想知道，想听听他对她的发现表示一些热情。

阿尼尔停下脚步想了想。“是的，”他轻声说，“照得很好。”郑重地发表了他的意见：很好。他走到门廊，弯下腰，一手扶着墙，先把盘子放好，然后对他们坐在洒满阳光的门阶上。

“这两个鸡蛋是你煎的。”博说。

安娜贝尔看了他一眼。

博把煎锅倾斜过来，小心翼翼，生怕弄碎蛋黄。“你是旧地重游，”博说，对安娜贝尔的问题做出回答，“于是这些东西就如期而至，找你来了。”

“我们两家人一起出现在这张照上，”安娜贝尔说，“你的祖父和我的祖父。”

“照不会撒谎。”博亲切地表示同意。

安娜贝尔向阿尼尔望去。他似没有注意他们的谈话。他耸起肩膀，俯身在盘子上方，全神贯注地吃他的早餐。安娜贝尔断定，他吃得津津有味，每一口都仔细品味着，仿佛在构建一个价值永恒的，了食物，别的任何东西他都不在意。安娜贝尔俯视着手中的照。“她的确很漂亮，”她说，“你祖父无法抗拒她的魅力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她一的照吗？”

“你从睡袋里出来吃饭好不好？”博问，“鸡蛋就要煎好了。那是我见过的奶奶一的一张照，不过在其他什么地方肯定还有。乔治·比格斯一直不停地摄。我爸爸说，他不仅是个优秀的牧场主，而且还是个出色的摄影师。乔治·比格斯酷爱摄影。爸爸说，乔治·比格斯不论在这一走亲访友，还是随着牛群旅行，总有一匹额外的驮马驮着笨重的老式照相、三脚和一箱又一箱的玻璃底。有一次在兰，老尼莉就让我

道格尔看过整整一箱的照相底片，有几箱放在那幢住宅的什么地方，很可能放在顶下面。”

安娜贝尔说：“我曾经找过那些照相底片，你还记得吗？我倒没想过往顶看一看。”她把照片放在一边，然后从肩上取下毛毯，站起来穿上衣服。

博注视她片刻，然后低头看着照片。“奶奶长得非漂亮，老了之后也仍然是个漂亮老太太。她本来可以再嫁上五六次，但她一直没有改嫁。不论是白人还是土著人，她都没有改嫁过。在她的余生，对埃因依然忠贞不渝。”

他俯身用手指指着坐在埃因·雷尼前面的照片。“这是凯瑟琳·比格斯，乔治·比格斯的大女儿。人们原以为埃因打算娶她，可是他却娶了我的奶奶，这让有人惊奇得不知所措。奶奶过去是照片中的埃因斜着眼睛瞟她而暗自发笑。”博向火炉转过身去。

“吃完鸡蛋和香肠以后，你可以再烤几片面包。这些煤的火候正适合烤面包。”

安娜贝尔见他把香肠和腊肉挪到锅的一边，然后在锅里为自己煎了四个鸡蛋。

“我们待会儿就收拾行装，在去沃尔比纳以前，先去艾尔和戈家一趟。”博没有朝四周张望。

“艾尔是莱斯·马拉的妹妹，是位善良的妇女。你们两人肯定能和睦相处。”他又用叉子指向墙壁，指向东南方。他眯起眼睛，好像打了个“时间差”，提前看见了他讲述的对象。

“艾尔和戈过去住在萨里纳城外不远处的一个小居民点里。戈在铁路上当了几年装配工，直到生病不能工作。生病以后，他再也没有恢复。几年前，他变成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全家人都信了教，不过，上帝并没有照顾他们。戈尔

名不副实^①。他追求艾尔的时候，莱斯就那么评论过他。这个评价倒也贴切，戈尔无可辩驳。他的父母亲都有部分印度血统。早年间，他们家是从济那边迁来的。他们前住的这幢房子是莱斯、戈尔和艾尔弄来的，房租免费，房子归土地委员会所有。”博用铲子把鸡蛋翻了个个儿。

“要多烤几面包，”博说，“我们从科利斯弄到一罐英格兰橘子果酱。我和阿尼尔要好好品尝一番。”

吃完早饭，阿尼尔回到卡车驾驶室里，独自呆着，听着就响起持续不断的打击乐声。安娜贝尔收拾好餐具。早晨悄然逝去。山脚下的城镇一片静寂，偶尔传来公路上过往车辆的声音和狗叫声。远处的灌木林那边，有人开动着重型农具，机器的隆隆声时断时续。上午10时左右，风又刮了起来。流动的空气犹如某种神秘的力量试探着前进的道路。

博蹲在火炉旁边，一边喝茶抽烟，一边把檀香木棍加在煤火上观察燃烧的火苗。有灌木林气味的厨房里弥漫着芳香的烟雾。他对这种宁静的日子似恋恋不舍。他也许在等什么人在逐渐增强的风力中，倾听他们来临的脚步声。屋顶松动的波纹铁皮不停地晃动。博站起来用铁丝在门上做了一个灵巧的搭扣，好像他决意要暂住在梅的旧居里了。他检验搭扣，直到认为能顶住风的袭击才心满意足。

中午过后，博才活跃起来，似乎因为终于到了离开的时刻。他站起来伸伸腰，低头看着安娜贝尔。她正坐在门旁的风处的阳伞里。

“昨天晚上你按摩得真好，亲爱的。”

安娜贝尔抬起头，微笑着伸手拉住他的手。

^① 戈尔：英文 tiger 的音译，故有此说。意思是 戈尔不像老 那样勇猛。

“今天晚上我还 你按摩。”

博站着端详着她。

“你好吗？”

“找到奶奶的照 真令人高兴。”

“是的。”他说。他把脸转向火炉。

“我想我们不必把火熄灭,就让它烧去吧。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走吧。”

走出门外,博把新做的搭扣扣上,然后推推门。“扣牢了,”他说,“不论他们何时回来,这个搭扣都会在这儿迎候他们。”风在加速,越 越紧,天高云 ,阳 灿烂。他们重新戴好帽子,遮挡住炫 的阳 ,从城区外延伸到地平 的灌木林上方,笼罩着一 银白色的折射回来的 。阳 明 、风 如画的辽阔高原上,圆锥 的山峰拔地而起。安娜贝尔把帽檐低,用手指扶了扶墨镜。

他们驱车离开时,安娜贝尔在座位上转过身,回头张望从妈梅家破旧的厨房烟囱袅袅升起的炊烟。湖水映照着冷漠的天空,寒风吹皱了冰冷的湖面。尽管炊烟袅袅,但那幢房子似 被彻底遗弃了,好像没有 下任何可以 来回收的东西。水库近岸,一 黄色垃圾袋和一张丢弃的床垫中间,一辆锈迹斑驳的汽车 淹在湖水里。这是灿烂阳 下一处没有浪漫色的不祥之地。她转回头来,面对前面的公路。那张珍 的照 藏在她的手提包里,一想到它就感到欣慰,仿佛那是她下一段旅程的 行证;好像雷尼奶奶打破了长久的沉默,向她传递了认可的信息;仿佛古老的沃尔比纳正热烈欢迎她,并向她致意。她把乔治·比格斯 雷尼奶奶的结婚礼物从被朱迪·霍利污辱的命运中 救出来,这使她感到十分愉快。

——过城镇的边缘，就竖立着一块指路牌，上面写着“亚卡门达”。博驾车行驶了一公里左右，然后拐到林中空地旁边的一条侧道上。空地上有一条训练参加赛马的马匹的跑道，一道色瓶木^①围成的圆篱笆，还有两间波纹铁皮顶的牲口棚。牲口棚后面，停着一台锈迹斑驳的老式阿里斯·查尔默斯牌推土机，显然已经被丢弃不用了。

他们经过的时候，博指着那台推土机说：“我敢断言，特斯那个年轻伙伴一定能让那台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出很低的价格就能把它买到手。”

安娜贝尔回头瞥了一眼那台推土机。机器掩在一茂密的马达加斯加橡胶树的藤蔓下面。她不由得想起齐格泽格的马修·哈恩和齐格泽格那张马达加斯加地图状的影子。她把脸向博转过去。

“你想开辟林中空地？”

“你从来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博说。这话蛮有道理。

“当你拥有一块土地时，机器就像你的一个朋友。一旦你需要它时，有它在手头就方便多了。但你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

① 色瓶木：澳大利亚东部灌木林树，开红色铃状花朵。

用它。你得防备不时之需。”

安娜贝尔说：“我并不认为那台推土 还能重新开动起来。”

“我不会轻易放弃对它的希望。”

博提高嗓门唱了起来：“如果我有钱，我就会买它。”他的歌唱得没腔没调，十分难听，因此没有继续唱下去。他咳出口痰，从侧面的车窗吐了出去，然后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他们沿着车辙经过牲口棚。小道绕过稀疏的黄杨和桉树林延伸了二百多米，终止在一幢正方 的纤维水泥板结构的房 旁边。房 的波纹铁皮 顶没有上漆。房 坐落在一 林中空地上，银叶 合欢树和苦 鸡纳树种植在一丛丛牛筋草中间，一 红色的土地隐约可见，宛如铺着一 破旧的地毯。围绕着房基的纤维水泥板遍布着破洞和裂缝。一个袋鼠家族从灌木林的边缘瞭望着他们的到来。

博把车停在房 旁边一道蔓生着血红色天竺葵的网状栅栏旁边。栅栏外边，一 生锈的风车悬在空中，风车的台 不仅扭曲变 ，而且已经倾斜，就像一位狂风中挣 的老态龙钟的老人。风车旁边，有一间侧面敞开、支柱支撑着的波纹铁皮顶的工棚。挂在敞开那侧的昆士兰铁路防水油布被风吹得鼓了起来。捆 油布的绳索耷拉下来，飘向一辆康茂道尔牌小轿车的尾部。小轿车倾斜在 扁的轮胎上，轮 陷在泥土里，后厢盖弹开，像因为吃惊而张开的大嘴。

“ 戈尔那家伙正向这儿走来了。”博说。他关上三菱越野车的手闸，然后打开车门。

安娜贝尔抬起胳膊嗅了嗅 窝。

“我可得洗个澡了。”

“我不知道艾尔 和 戈尔有没有淋浴器。”博走下汽车，

去迎 从房子大门向他们走来的男子。

安娜贝尔下了车，绕到三菱越野车的前面。博把她介绍走过来的 戈尔。 戈尔热情地拥抱她，还结结实实地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口。他短短的双臂抱着她，用力挤 ，这令她非惊讶。 戈尔矮个子，溜肩膀，大腹便便。他的八字 下垂，戴着一副笨重的 框里装着厚镜 的眼镜，一顶红白相间的球帽规规 地戴在头上。帽舌拉下来，牢牢地遮在 发上。他走到一边，咧嘴一笑， 不转睛地看着安娜贝尔的 中，流露出一种恶作剧式的期待，好像为了迎 她的到来，特意安排了一个注重实效的玩笑，而且令她猝不及防。

“昨天晚上你们是在哪里宿营的呀？”他的声音又尖又细，显得有点紧张，仿佛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或者，也许是通过模 鸟叫的声音戏弄他们。他嘿嘿地笑着，飞快地瞥了安娜贝尔一眼。

博慢吞吞地朝刚才走过的那条路做了个手 。

“我们是在 妈梅的老宅里宿营的。我在那儿有些事情要办。”他的话似 在防御什么，或者不情愿透露昨天晚上他们宿营的地方。

戈尔向安娜贝尔使了个眼色。

“是的，我们知道。昨天晚上克拉里·斯托克斯过来了，他说你们在那儿宿营。孩子们都盼着你们，一夜没睡。”

“现在我们不是来这儿了吗？”博说，“你既然已经知道我们在那儿宿营了，为什么还明知故问呢？那类问题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戈尔发出呵呵呵的笑声。

“他发火了，安娜贝尔。”

阿尼尔缓步走过来，向 戈尔伸过手去。 戈尔双手握住

他的那只大手，好像阿尼尔 了他一个当做礼物的大面包。戈尔握住阿尼尔的手站着，从 球帽的帽舌下面仰视着阿尼尔，满脸惊叹的神色。“好家伙！”他说，“你真 ，阿尼尔！比你爸爸还 。上次就发现道格尔是个 的人。”他后退步，伸直胳膊，但依然双手握着阿尼尔的手。

“我想知道的是你打算再长多高多壮？”他把脸转向博和安娜贝尔，“我们打算用什么填饱这个小伙子的 子呢？这里挨饿的人已经够多的了。”

阿尼尔 然一笑，从 戈尔手中抽出他的手，径直向 里走去，低头穿过蔓生的藤蔓走进大门。他 着一箱 CD。

“你要等着，直到老潘雅见到你为止，” 戈尔在他身后大声喊道，“那个老家伙想见见你呢。”他把脸转向安娜贝尔。

“老潘雅身材高大，就像个土著男人，安娜贝尔。”

“这么说，那个老潘雅还活得好好的？”博问，他的话音中流露出一种关切。

“她怎么还没死？从我小时候起，她就扬言说她快要死了。”

“潘雅决不想死，你知道这点，博。现在你务必去她那儿一趟！你们在去沃尔比纳之前去问候她，否则，她会用那些古老的土著咒语中的一条诅咒你们。”他笑了起来。

“好吧，我们进 避避风吧。艾尔 非 想见你，安娜贝尔。她 过卫星 话向在兰 的莱斯询问过有关你的一切情况。”

“莱斯回到兰 了？”博问。

“那些修坝的人正着手修筑布鲁肯河沿岸山区的公路，”戈尔神气活现地说，“莱斯正在那儿督察呢。”

“你了 布鲁肯河沿岸的山区吗， 戈尔？”博慢吞吞地问

道,那种口气似暗示他的怀疑,或者想嘲笑 戈尔做出的任何这类断言。

“我知道你和道格尔曾经在那一赶过牛群,博。那段经历我们都听过百十来遍了。现在说的是鲍恩盆地的湖水,而不是牛群。你明明知道我从来没去过那一。”

博把牙咂得啧啧作响。

“那是莱斯告诉你的吗?他正在督察?”他面向安娜贝尔看了一眼,着咧嘴笑了。

“莱斯·马拉当然知道他在干什么了,” 戈尔说,好像这种钉截铁的话是对博的反击。显然,他不怕对他妹夫的能力提出质询。他们跟在 戈尔后面向里走去。穿过大门时,博一声没吭。他停下脚步,在门柱上把烟掐灭。“艾尔有个不准在室内抽烟的规定,”他闷闷不乐地说,把截烟头塞进口袋里,“是为了孩子们。”

安娜贝尔了他的胳膊。

博说:“ 戈尔是印度人。那些老兄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戈尔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只知道莱斯是怎么对他说的。”他没有低声音。

戈尔在后游廊上等着他们走近。游廊使用绿色思配克斯牌有玻璃做顶,西番莲的藤蔓像帘子一样从遮檐上垂下来,使强烈的阳和了许多。靠墙放着两台旧冰箱和一劈柴,在绿色的阴影里,一只小白狗蜷缩在厨房门旁用轮胎做成的垫子上。

戈尔驻足门旁。

“那是皮格,安娜贝尔,我们的看门狗。”小白狗警惕地盯着他们。

“你们得提防着它,它的鼾声会吵得你们整夜睡不着觉。

千万不要训斥它，它会飞快地跑过来咬你。”

他们抬起腿跨过皮格进入厨房。这是一间方 的 子，面积很大， 充足，朝游廊另外的方向，有一个俯瞰草木蓬乱的花园的长 窗子。地板上铺着橘黄色与棕褐色相间的油地毡。厨房里没有别的陈 ，只有一张 子， 腿是镀铬钢管，面是很厚的胶合板， 子周围 着几张 子。 子里有一股木柴的烟味儿和家庭气息。响 的 视声音从隔壁的 子里传出来。一位相貌漂 、三十五岁左右的妇女离开正在清洗餐具的洗涤池，一个十二三岁的小 帮她把餐具擦干净。小 身材苗条，皮 是棕褐色的，非 。安娜贝尔从她的脸上看出几分阿尼尔的那种漠然神态。好像她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由于神的差遣才临时出现在这些幸运的人们中间；好像是神秘莫测的神灵为人类制定出的一个神秘的 划，没有透露这个 划的细 。安娜贝尔对她微微一笑，小 也报以微笑。安娜贝尔蓦地感到一阵懊恼，自己再也不会成为母亲了。若能成为这样一个 的母亲该有多好！

那位妇女 过 视 嘈杂的声音大声向博问好，然后从小 手中 过茶巾。她一边用毛巾擦手，一边走了过来。她比 戈尔高，面容温和安详，相貌端庄 。她的 冷静、坦率、充满自信， 人以沉稳镇定的印象。仿佛她已经简要地介绍过那个神秘的 划了。

戈尔以赞赏的 不转睛地看着妻子。

博有点儿拘谨地说：“这位是安娜贝尔·贝克，艾尔 。”

“谁要你介绍了，博？”那位妇女笑着拥抱安娜贝尔，友好地向她问好，并且搂得紧紧的，吻了吻她的面颊。她一只手握紧着安娜贝尔的胳膊，另一只手伸向 后，那位小 走过来拉住她的手。艾尔 把她拉到自己跟前，用胳膊搂住小 的

腰。

“这是我们的女儿莎拉赫，安娜贝尔。”艾尔 望着女儿，中充满骄傲和激动。

小 用双臂搂住安娜贝尔，紧紧地抱了一下，然后退回去，注视着安娜贝尔，两朵红云涌上她的双颊，因为激动， 色的眼睛都发直了。

博向放 视 的那间 子里张望。

“你把东西置办得很齐全了，艾尔 。”他依次说出 里的东西。

“特 斯和齐格泽格的那小伙子什么时候结婚呢？”

博转过身。

“还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呢！”

“今天早晨莱斯还打 话问你们是否经过这里。我们告诉他，我们随时都盼望着你们。”她把脸转向安娜贝尔。“如果你想打 话，莱斯 我们 下一部卫星 话。 话费由土地委员会支付。”她笑了笑，“你想喝茶吗，博？”

“你有布塞尔斯茶吗？”

“当然有，你以为我们喝什么茶呢？”

戈尔把安娜贝尔拉到一旁，朝后面的 子指了指。“有个人感到很高兴。”他说。

子里，阿尼尔坐在一张旧长靠 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和一个大约十岁的男孩子紧靠他坐在长 上。他们从头到尾地听着阿尼尔的 CD，他们面前的 视 反而受到冷落。一个十六七岁的 在长靠 后面的空地上跳舞。 向这边望着，咧嘴笑着向安娜贝尔招手。

艾尔 大声叫嚷：“别担心，安娜贝尔，他们并不都是我的孩子。”

“这是一个孩子的世界，安娜贝尔。” 戈尔说。他望着里，吐露出不无凄凉的秘密。

安娜贝尔看了他一眼。

他耸了耸肩。

“我和艾尔 只是按照慈悲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去做罢了，他使我们在这 房 有幸照顾这些孩子。”他突然显得高兴起来，并且迅速转过身大声对博说，“我们 利普斯在铁路上谋到一个当学徒的名额，博。”

博坐在厨房的 子旁边，帽子推到 后。他正盯着自己装有烟草的口袋。他抬起头。“哦，这是个好消息， 戈尔。”他不太热心地说。

“那些学徒资格的名额也不是容易搞到的。” 戈尔向安娜贝尔 释说。

艾尔 说：“如果你想抽烟，博，让那条狗让开道，你就坐在门口抽吧。我不介意你抽烟。我可不想让你整个下午都坐在那儿板着脸生闷气。”

“我没生气。”博说。

“你是在生气。把 子放到门口，让那条狗挪开！”

博顺从地站起来，抓住 把 子提起来，然后拿到门口。

“好啦，皮格。艾尔 让你和我分享这 地方呢。”小狗扭过头来，用责备的 盯着他，龇着牙缩回后腿。

“现在，你可不要突然跳起来。”博说。他把 子放下，小狗的 个身子缩在 子下面，他卷了一支烟。莎拉赫 他 来一杯茶。她对她说：“先把杯子放在地板上吧，莎拉赫。”他把手伸进衬衣口袋，掏出五澳元的纸币，然后抓住小 的手，硬是把钱塞 她，好像把小费塞 门卫。

戈尔说：“这活儿我也干得了，博。你还有这玩意儿吗？”他笑了起来。

阿尼尔的音乐响了起来，咚嚓！咚——咚嚓！咚——咚嚓！咚——咚嚓！咚——咚嚓！ 着是一个女人的歌声，歌中唱道：“一个 为某种可怕的错误而悲叹，一个男子做出承 ，对先人 下的这个不完 的世界进行无情的报复。”

戈尔关上那间 子的房门。

“等一会儿我们听点真正的音乐，安娜贝尔。”关上的房门一点儿也没有减弱汹涌而来的音乐的声浪。

艾尔 大声对莎拉赫说：“告诉他们把音量调低一些，亲爱的。”

莎拉赫走进后面的房子，不一会儿，音乐停了。她又从里走出来，然后关上房门。

“阿尼尔把它关掉了。”

艾尔 说：“他们就是这样，要么把开关完全打开，要么就关掉。 独不懂得把音量调低一些。”她笑了起来，然后返回到洗涤池旁边。她用手搓洗洗涤池里的衬衫、内衣和一些小件衣物。莎拉赫 过搓洗过的衣物，用清水把上面的肥皂漂洗干净，然后拿到外面晾在绳子上。她走到博的身边，把湿淋淋的衣服上的水滴到他的身上， 着咯咯笑了起来。晾好衣物后，她又返回厨房，等待母亲洗完别的衣物。

安娜贝尔问艾尔 能不能冲个澡。莎拉赫领她走出厨房，顺着游廊指 她，淋浴器在后面的水箱下面。 戈尔坐在餐 旁边，一边喝茶，一边从马口铁桶里取出饼干吃。博坐在门口抽烟，烟雾直 飘进厨房。从后面的 子里又传来 视声音。

直到下午很晚，博、 戈尔和艾尔 还在谈论血统与家族

史，谈论他们知道的最新消息，某某人在哪儿，干什么了，谁死了，谁到南方 求发展的 会了。偶尔也发现他们之间有需要澄清的误 和分歧。艾尔 时而坐下来，边听边补充一些她知道的消息，时而向博提个问题，时而站起来继续干日 的零星活 。安娜贝尔只是倾听，艾尔 不让她帮忙。她说，没什么可干的，只是她自己干惯了，闲不下来。

天晚了，博起身到外面 了个手。他返回来时， 戈尔愁眉苦脸地说：“我从土地委员会得不到土地、补助 和别的应该得到的东西。”他 不转睛地看着博，等待他的反应，也许希望他能帮助他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

博坐在门口的 子上，弯下腰，两臂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那条狗。“这条小狗的皮 已经严重晒伤了，”他说，“如果你们不好好看护它，会患上皮 癌。可以 它买管药膏抹一抹。”

“谁掏钱呢？” 戈尔说，“我真不知道怎样和那些人打交道。”他向艾尔 那边看了看，似 请求她的支持，希望她

自己的处境。艾尔 正站在洗涤池旁边打开一个装着两公斤炒蚕豆的马口铁桶，安娜贝尔曾经在布兰贝的自助食堂里看见他们用过这种桶。艾尔 停下手中的活儿，把桶抱在胸前，回过头看着 戈尔，仿佛为他感到骄傲，并且知道他属于那种不会干错事的男人，但是却遭受了冷漠和不公平的待遇。“他说的是真的，博。我们没有从土地委员会得到任何东西，莱斯只告诉我们等待。”

“这话他已经对我们说了好几年了。” 戈尔把脸转向博，“你得到过什么东西吗？”

“我什么也不想得到，”博说，“如果你想得到土地委员会的补助，就得参加他们的会议，就得认识那些头头 ，就得在土地委员会里有关系，或者像莱斯那样，自己就在土地委员

会任职。”

“我曾经去参加过一次会议。” 戈尔说。他凝视着饼干桶，半晌没有说话，“有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就是种族主义者。”

从这句话里，安娜贝尔听出一种强忍着的愤怒、敌意和怨恨。这种愤怒和怨恨很普遍，而且可能指向曾经无法从混乱无序中求得好日子的任何一个人，不论白人还是土著人。

谁也没有吭声。博在对那条小狗亲切地喃喃着什么。似都在小心谨慎地观察。

戈尔说：“在那次会议上，我碰到一个名叫埃娃的女人，不管她叫什么名字吧，她站起来对会议室里那些人，说他来这儿干什么？印度人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于是我再也不去参加他们那些会议了。”他四下张望，观察大家的反应。

莎拉赫从母亲身边走过来，坐在父亲的腿上，伸开双臂搂住父亲的脖子。她坐着，与父亲一起向外面凝望着埃娃们和委员们那个充满敌意的世界。

博婉转地说：“埃娃一子坏水儿。她曾经假装他们家族是多年前从西班牙来到这里的。她经常穿着那种镶荷叶边的裙子，头上围着头巾，打扮得活像个欧洲农妇。”他把手放在帽子上。

“你们都知道，她头上围着围巾，戴着许多首饰，穿镶褶裥饰边的裙子。”

大家看着他，都咧嘴笑了起来。

“好啊！西班牙人，或许是意大利人？”博说，“老影里，女人们戴着手镯、脚镯和大耳环。埃娃过去还在脸上厚厚地抹上一层粉，好让自己看起来更白点儿。”他轻声笑了笑。

“道格尔总说，她打扮得像个意大利音乐爱好者。”

众人哄堂大笑。

“几年前，许多人都装扮成白人。”博用一副“实事求是”的口吻说。他伸出手，画了个圈儿。

“在道桑和麦克尼——，许多土著人依然打扮得像白人。沿着这条路往北，就没有那么多了。”他俯身握紧小狗的嘴和鼻子然后朝它的眼里望去。小狗后仰着盯住他看，粗短的尾巴抽打得轮胎垫子砰砰地响。他摇了摇小狗的脑袋，然后松开它的嘴和鼻子，直起腰，把手伸进衬衫口袋里掏烟叶。

“那时候，我们来到城里，埃娃和她的同伴们都不想搭我们。我们也觉得她们似乎高不可攀。可是后来，他们一见土地委员会拿钱资助土著人，就摇身一变，都成了土著人。现在，他们把自己选进办事机构，就不对别人说他们自己不够资格了。他们还生怕有人提醒他们，曾几何时，他们都自称西班牙人。”

众人哈哈大笑。戈尔插话说：“西班牙舞家。”

“埃娃就是这样的人，”博说，“她现在不往脸上涂抹了，而是把脚上的靴子擦得闪闪的。”

众人笑得更欢了，接着他们陷入沉默。戈尔说：“生活就像水墙一样。”

“说得对，”博赞同他的说法，“水墙。”

“它一旦失去控制，就会冲垮有的东西，自己也随后消失，到头来什么也不存在了。”戈尔与女儿脸贴脸坐在一起，穿过窗口，凝望着傍晚的天空。“瞧瞧那晚霞吧！”他说。高悬在天际的火红灿烂的云霞映红了屋子。他们都坐着观赏那绚丽的晚霞。没过多久，傍晚瑰丽的天空变成灰色。艾尔打开

。

博。”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博的身上，等待着听他说什么。他仔细看着手里的香烟。

“对于你这样的人，现在是最合适的时候，” 戈尔说，“对于解决这类问题，他们才有专款。”

艾尔平静地说：“博不希望土地委员会介入沃尔比纳。他不是为土著人收回那块土地。”

“那么，他是为谁收回沃尔比纳呢？”

艾尔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博。博一边抽烟，一边看着那条狗，一声不吭。烟味一直飘进厨房。

“博想为他奶奶和埃因·雷尼收回沃尔比纳。”艾尔注视着博，直到博抬头看她，露出笑容为止。

“你知道比尔·斯蒂尔林还活着吗？”

“是的，我知道他还活着。”

艾尔把脸转向安娜贝尔。

“比尔·斯蒂尔林就是那个土地代理商。那天，就是他和朱迪·霍利拿着那份出售合同从城里到沃尔比纳去见博的奶奶的。他和他的孙女住在柯林斯维尔。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他知道博的奶奶是否真的签署过那份出售合同。”

博平静地说：“奶奶从来没有签署过出售合同。”

戈尔说：“你需要一份文件，博。那个老家伙活不了多久了。在你还有机会的时候，你应该从他那里弄到一份证实你奶奶从来没有签署过出售合同的书面证明。你还需要合适的证人。地方行政官，或者警长，他们都是可以信赖的人。”

博咂着牙说：“我爸爸总说，人们在纸上对你撒谎比当面对你撒谎还容易。”

戈尔说：“那话也许没错，可是对你来说，起作用的是文

件。不管你自己心里多么明白，如果没有文件，就一事无成。事情就是这样。没有文件证实，法庭不会听你的。没人听你的。要坦然地正视那些法官，谁都不能只凭口头影响他们。”他把脸转向安娜贝尔。

“安娜贝尔知道我的话是正确的。没有文件，你什么事也干不成。看见朱迪·霍利用他那份文件都干了些什么事吗？看见他那份出售合同了吗？何况那还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呢。”他逐一环顾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观察他们是否赏识他的论的正确性。萨拉赫和他一起环顾，察看父亲的真知灼见 大伙儿 下的印象。 戈尔哈哈大笑，爸爸和女儿互相拥抱，一起开怀大笑起来。

“去把我的吉他拿来。” 戈尔吩咐女儿。可他搂着她的腰没让她走，于是她回转头看着父亲，等待听他下面要说的话。

“那就是他们 谓的证据，幻想！在这个世界，证据不在一个人的语言，而在他手里的文件上。如果没有文件，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只是一个撒谎者，还是个贼。不仅你们的老一辈人要找回他们的文件，我们大家无论如何也要靠文件办事。他们就是用那样的骗局，把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手脚钉在十字 上处死的。”

博低声说：“又来了。”

戈尔看了他一眼，没有什么怨恨，说道：“你可以嘲笑，博，可是在我们这个家，就是按照耶稣的思想生活的。”他又把脸转向萨拉赫。

“耶稣基督要他们相信他的话。他把真 赐 他们，可是他们偏偏要什么证据。然而正是证据摧毁人们心里的真话。一切都没有改变。这就是我们拥有的世界。没有耶稣基督，你，我和你母亲就什么都不是。没有在一纸文件上的签名，我们就什

么也得不到。”他笑着让她去取吉他。

莎拉赫翻身离开父亲的膝头，走进后面的屋子，片刻之后，拿着一把吉他返回来。她把乐器递给父亲，然后站在旁边看他调音。戈尔调好弦以后，抬起头，坦诚地对博说：“你要就沃尔比纳牧场的有权提出不同意见。我知道这种事情该如何运作。你就听我的吧。如果有权有了争议，赫费尔南就无权拥有你奶奶过去的牧场和住宅了。”

艾尔说：“这话不假，博。你要对沃尔比纳的有权提出争议。戈尔的妈妈和爸爸在萨里纳的住宅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由于有权不明，找不到买主，交易就告吹了。现在，有人擅自占有了那处住宅，没人能让他们搬走。”

戈尔凝视着女儿，眼睛闪闪发光。他用手指拨动琴弦，弹奏出轻起伏的音调，接着开始轻声唱起来。他那轻的男高音完美地和着乐器的高音：“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万能的上帝，我终于自由了……”他唱了几段以后便停下来，然后把吉他放在一旁。“宝贝儿，安娜贝尔唱一唱《恩赐》那首歌吧。”

莎拉赫朝安娜贝尔莞尔一笑，从餐桌下拉出一把椅子，然后坐在椅子上，双膝并拢，伸开手掌平放在裙子上。她穿过窗口，凝视着夜晚的天空唱道：“令人惊异的恩赐，多么甜美的声音，救了像我这样不幸的人！我迷过路，但已迷途知返；我曾经失明，现在重见光明……”她唱的是一首过去的福音歌曲，歌词大家都熟悉，歌声优美。唱到歌曲的结尾时，她转过头向父亲微微一笑。戈尔谢过女儿，莎拉赫走过去站在母亲身边。

安娜贝尔说：“谢谢你，萨拉赫。唱得真好。”她担心再夸下去，她也许看起来像曲意逢迎了。

戈尔拿起吉他，漫不经心地弹了一下。

“那首歌曲的作者是白人奴隶贩子，安娜贝尔。”

戈尔离开他们去睡觉时，已是深夜了。博从厨房走到三菱越野车旁边，从车里取出行李，搬进厨房，然后把行李铺在炉子旁边。博和安娜贝尔并排躺着，想着心事等待入睡。博抽着一支大麻烟。小狗把头伏在前爪上，从门口望着他们，偶尔汪汪地叫几声，博也回敬它几声。夜里，灌木林里，腰杓鹬的叫声此起彼伏，好像在互相大声咒骂。博用胳膊肘子支起身子，打开火炉的炉门，把烟蒂扔进炉子里，煤的红光照着他们的脸。他朝下看着安娜贝尔，说：“我按摩按摩。”

在炉门射出的火映照下，博趴着，安娜贝尔骑在他身上，用手指抚摸他身上的肉。

博说：“奶奶总说，要是有人能分辨出来，全部真相都在那张照片上。”

早餐过后，戈尔、艾尔和莎拉赫和他们一起从屋里出来向三菱越野车走去，准备告别。那几个大男孩和阿尼尔一起钻进卡车的驾驶室，然后关上车门，把音乐的音量调到最大。

戈尔把棚里他的作坊指给博和安娜贝尔看。莎拉赫挽着父亲的胳膊和他站在一起。

安娜贝尔拿起一根枪，手轻轻地抚摸着滑的枪杆。

“真漂亮，戈尔。”

“那你就买下吧。”戈尔笑着说，笑声中流露出一丝自嘲的酸楚。这引起艾尔的注意，于是就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那根枪卖五十澳元，是用红羊蹄甲^①做的。在这一

① 羊蹄甲：热带地区的云实科灌木或乔木，因其花色缤纷现已广泛种植。

灌木林里已经很难找到这种木料了。那根木料是莎拉赫找到的。”他把脸转向博。

“我已经不做枪了。自从那个埃娃说了那样的话以后我就想，一个印度人也许不应该制作土著人使用的东西。博，你是怎么想的呢？”他皱起眉头，困惑、犹豫、愤怒，等待着博的裁定。

艾尔和莎拉赫凝视着博，等待他说出自己的看法。

“汤斯维尔有一位俄罗斯老兄制作这种东西，”博说，“他自称彼得大帝，做得也不错。他在那里的商业大街上向旅游者兜售。”他抬起头看了他们一眼。

“我好几次看见警察赶他走开，可是不一会儿他又返回来继续兜售。伟大的老兄。他盘腿坐着，吹奏着迪吉里杜管^①招徕顾客。”博惊奇地摇了摇头，“从那种东西里吹奏出一种奇特的声音，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他看了他们一眼，仿佛他认为他们也许应该去汤斯维尔听一听那位俄罗斯迪吉里杜管演奏者的精表演。

戈尔的射向工作台，台子的一边放着手工艺品废弃的成品。

“我连一件也卖不出去。”他又对废弃的成品发出一阵自嘲的笑声。莎拉赫挽着他的胳膊，紧紧贴在父亲身边。

“连一件也卖不出去，我不是个买卖人。有人就懂得营销的诀窍。”戈尔拿起安娜贝尔重新放在工作台上的那支枪，伸开手掌了。

“你想保持兰地区的原貌，安娜贝尔。对你来说，那无所谓，而且我能你是考虑自然保护。但是，现在我们如果有

① 迪吉里杜管：澳洲土著人的乐器。

会而不去开发水资源，我们后代的经济基础怎么办呢？”

安娜贝尔不知如何回答。

博说：“听起来你开始像莱斯的腔调了，戈尔。”

“那又怎么样？莱斯是对的。”

艾尔说：“他是对的，博。对不起，安娜贝尔。但那是事实。莱斯是为我们着想的。”

博点燃了香烟，把脸转过去，对着破旧的赫尔顿牌箱式小客车的前轮胎吐了一口唾沫。他不耐烦地抽着烟。

“那座大坝不可能任何人来自由。你们将由于那项合同而离不开政府与银行。如果你想要自由，就得脱出来，自力更生。”他伸开手掌向那些工艺品猛地一挥，做了个手。

“肯定有卖掉这种东西的办法。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去卖，但我相信总有办法。你擅长制作这种工艺品。即使在艾斯普林斯^①——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过比这些手工艺品更好看的東西。你需要做的只是一法卖掉它，尽管那是困难的一步。找销路那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你是个印度人或者什么人无关紧要，只要你做出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谁也不能对你说三道四。”博停下脚步，端详着他们三个人。

“你们不但使自己依附于政府和那些银行，而且可能必须一直——在某一个工作岗位上。他们发给你一顶安全帽和一个写有你名字的——行证，像年轻的特——斯在她的奖杯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一样，但是你将永远成不了你从事的工作的主人，不能和那些人有着同等的地位。你的孩子也不能。那座水坝不仅不能成为他们的经济基础，恰恰相反，会成为他们脖子上的另一条锁链。”

他把脸转向安娜贝尔：“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莎拉赫从父亲的手中把手抽出来，走到安娜贝尔跟前，伸出双臂搂住她，紧紧地抱了抱。莎拉赫退步离开时，安娜贝尔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戈尔、艾尔 和莎拉赫跟着他们走出工棚，向三菱越野车走去。 戈尔手里拿着那根 滑的红羊蹄甲 枪。他看着博说：“道格尔也不同意你的意见。”

博停下脚步，打开车门，向 戈尔转过身来。

“我没有说过谁都得赞成我的意见呀。”

戈尔停下脚步，一只手放在汽车引擎罩上，望着他们在驾驶员座位上就座。

“他们都说你像你爸爸一样，博·雷尼。犟。”

博卷着烟。

“说得真对， 戈尔，”他大声对艾尔 说，“这顿早餐真好吃，艾尔 。我们为了多吃一些，还会返回来的。”

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 戈尔大声说：“你务必去拜访一下潘雅，博。千万不要不去看看那位老太太就悄悄溜走。”他笑着把那支 枪交 莎拉赫。

“把这支 枪 安娜贝尔，宝贝儿。”他望着莎拉赫绕到客座那边把 枪穿过车窗，递 安娜贝尔。

博按响汽车喇叭，向车窗外面挥手，阿尼尔把卡车停靠在后边，那几个男孩子叫嚷着，恋恋不舍地跟在卡车后边。安娜贝尔把身子探出车窗外面，大声向艾尔 再次道谢。

安娜贝尔把脸转向博。“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却把自己的 有 了我们。”

“事情就是这样，”博说，“穷人家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驱车再次路过驯马场的牲口棚时，博又向那台锈迹斑驳的推土机望去。他仔细打量着说：“特克斯和马修多会儿才会有孩子呢？你认为马修的母亲在愉快地盼望着第一个孙子吗？”他们驶到土路的终点，接着驶上亚凯蒙德公路，然后掉头向科隆山驶去。

“艾尔说得对，用不了多久，我们会听到婚礼的钟声了。”

乡最后 一个女人

他们驾车返回城里时，博沉默不语。他显得忧心忡忡，安娜贝尔没有问他原因。他们向右拐过警察局，在一块秃秃的起伏不平的泥头地面上行驶了二百多米，然后进入一条狭窄的小巷。萧条的小巷一边，坐落着一幢有封檐板的被遗弃的又破又旧的房屋。房屋像下坡的路面一样向下倾斜，灰色的木板翘曲着，屋顶的烟囱没有冒烟。博把三菱越野车停在侧道上。他把脸转向安娜贝尔，说：“你在这儿等一等，好不好？”

博的建议令她不安。“不，”她说，“我要跟你一起去。”

博点点头，他们一起走下汽车。

阿尼尔跟着他们走到门口。门开着，走廊上一面竖起的木板顶在门后。博把门开大一些，大声问道：“潘雅在吗？”一条狗狂吠起来。他们走进恶臭弥漫的走廊，然后进入一间昏暗的小屋。小屋的窗户用钉子钉着一条毯子。窗户下面，一位老太太坐靠在一张中间凹陷的长沙发上，电视屏幕蓝色的光在她的脸上荡漾。老太太的眼睛深陷在眼眶里，在电视的映照下，滴溜溜地转动着。她的脸颊上布满皱纹，脸上的皮肉松弛下垂，仿佛要从颅骨上脱落下来，露出白花花的头骨。令人吃惊的神灵显现。安娜贝尔不知道她是否是个盲人。一条灰狗站在老太太的脚旁哆嗦着，无力地吠了几声便躺下来，一边

哀叫，一边来回扭动，又舔又咬。腿上深深的溃疡，后腿上露出的肉和筋像屠夫案板上的一块肉。屋里充斥着排泄物的气味。长靠椅旁放着一只桶，桶里到处是嗡嗡的绿头苍蝇。有的绿头苍蝇从桶里飞出来，一头撞在电视屏幕上，又被弹回到暗中。电视的音量被调低了，几不过绿头苍蝇的嗡嗡声。视频道正在重播高尔夫球比赛集锦。老太太没有离开电视，但是举起一只胳膊，用低沉粗哑的声音大声说：“到这儿来，阿尼尔！让潘雅阿姨摸摸你。”

阿尼尔走过去，站在她身边。

安娜贝尔站在从走廊刚刚进门的地方，离博的身后有一步远的距离。她把一只手捂在嘴上。

老太太伸手抓住阿尼尔的手腕。

阿尼尔屈身挨着她坐在长沙发上。老太太把他的一只大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十指交叉地放在大腿上，蜷缩着身子紧紧地靠着阿尼尔。几分钟过去了，他们两个注视着电视屏幕，仿佛他们在过视画面传递信息。

博和安娜贝尔站在门口等待着。

大个绿头苍蝇在便桶里进进出出，到处是嗡嗡声。

老太太突然打破沉默，把安娜贝尔吓了一跳。

“我知道你为什么而来，博·雷尼！”她话音刺耳，语调冷，一口堵在嗓子里的浓痰把话堵了回去。她的眼角挂着黏稠的眼屎。

“你甚至连你奶奶的名字都不知道。”她声音沙哑地笑了笑。

博一声不吭，不自在地挪动着身子，瞅一眼电视，接着又低下头盯着地板，好像他被传唤来面对这位土著老太太古老的秘密审判，受对他一生中有不道德行为的训斥。

“他连自己祖母的名字都不知道！”她一边说，一边把阿尼尔的手举到嘴唇上吻着。那条狗抬起头，汪汪地叫了起来。

“他还能知道什么呀？”她嗓音粗哑地嘿嘿冷笑着，“他们告诉我，你戒酒了，博·雷尼。”

博平静地说：“戒酒七年了。”

“七年不算长。”老太太不受他的申辩，“说下流话加上喝酒，这就是我听到的关于你的全部消息。像你这样的人，一遇到烦恼就又会一酒。”她陷入沉默，抓住阿尼尔的手轻轻抚摸，仿佛那是舒舒服服地卧在她腿上的一只宠物。在电视

的映照下，她身旁的阿尼尔活像一尊雕像，她的魔鬼般的同伴。他阴沉沉地一动不动，好像被充满恶臭的空气、电视屏幕的荧光和老太太的轻轻地抚摸麻醉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也许到达了他要去的土地。

几分钟过去了，只有苍蝇的嗡嗡声和电视模糊不清的声音打破沉默。潘雅似一把博忘记了，不再对他说话，而是全神贯注地在坐在长沙发上的同伴传递某种神秘的知识。后来她突然说：“你还打算去先人的运动场。”话音中不无责备之意。说罢，她又是咳嗽，又是喘息，终于咳出一口痰，俯身向桶吐去。痰落在桶边上，接着又往下流去，受到惊扰的苍蝇嗡嗡着一哄而起。她直起腰呻吟着，努力把呼吸调匀。

“你的祖母是最后一位头之女，”她说，“你甚至连这个都不知道。”她再次陷入沉默，蕴藏在心中的无限激情遇到自身的阻力反弹回去，仿佛使劲说话和回忆使她精疲力竭，记忆耗尽了 she 说话的欲望。

“现在，只剩下老潘雅能说出事情的真相了，阿尼尔，让他把烟叶扔过来，我得清理一下呼吸管道。”

博伸手从衬衫口袋里掏出烟叶包，扔到阿尼尔的大腿上。

“你老妈8支烟，阿尼尔，”她说，“他还以为自己像他爸爸一样聪明呢。”她向阿尼尔吐露着心思，好像那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她吸过点燃的纸烟，大大吸了一口。

“博·雷尼总以为自己漂潇洒洒。喜欢j酒，追求别人的女人。”她咳出更多的痰，接着就咽在嗓子里，“他还要当着贝克家的那个女人到先人的运动场，那就是他干的勾当，我了他。那个女人已经得到本来不属于她的东西，但她贪得无厌，什么都想得到。”

安娜贝尔听了老太太的话十分沮丧，看了博一眼，可是他避开她的目光。她想跑出去，但是没敢那么做。

“他们什么都不会放过，阿尼尔。他们想得到有的东西才心满意足，他们什么也不会饶你。我了解他们。他还想把先人的心拿给这个女人看。”她又是咳嗽，又是喘息，然后吸了一口烟，继续她非说不可的话题，“她的祖父在月下追杀过我们。路易斯·贝克和他的@伙乔治·比格斯。他们俩在灌木林里到处追杀我们的人，把我们逼入绝境。”她使劲把痰吐出去。

“现在，他居然要当着贝克家的那个女人到先人的运动场去。那个女人对我们的先人居心何在？”她等待答案，沉默在延续，没人回答她的问题。

“她居心何在？”她重复说，“你就是这么个人，博·雷尼？”她严厉地斥责着博。

“就连你爸爸都不屑啐你一口。”粘在嘴唇上的一串黏稠的唾沫流了下来，她不耐烦地挥手擦去，“他甚至不知道长辈们从他祖c起的名字，阿尼尔。”她又陷入沉默。

“你想问我长辈们你祖c起的名字吗，博·雷尼？这就是你来看望老潘雅的原因吗？”她吸了口烟，嘲笑着他，“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知道先人的运动场在哪里，”博反驳道，不过语气平静而谦恭，“我认识那几条老路，小时候我跟着奶奶走过。”

“你了 乡人吗？你什么都不了 。你祖母就是出生在头摇篮里的最后一个女人。小时候，我和她一起亲眼 睹了那场屠杀。站在那儿的那个女人！在灌木林里到处追杀我们一家的正是她的爷爷。灌木林里有一 空地，空地上躺着一头老野公牛的躯 。你祖母的母亲让我们两个孩子和她一起藏在那个躯 里。我和你奶奶蜷缩在那里，透过老公牛头颅骨上的一个窟窿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在月 下残杀我们的亲人。他们绝对想不到来老公牛的躯 里面 。他们杀完人后点起篝火，煮上茶，坐在桉树的树干上吃着硬面包和牛肉，高谈阔论，哈哈大笑。躺在他们周围的尸体看得清清楚楚，我的亲人一个个被开 剖 ，无人 会。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情 。”说到这里，她突然激动万分，不能自持，坐在沙发上泣不成声。她的双手紧紧地抓住阿尼尔的大手，手指掐着他手上的 肉，仿佛从他庞大的身躯和长久沉默的镇定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安慰。等她镇定下来之后，继续说，“我们在老野牛的躯 里整整躲藏了三天，好像就要在那里生根了，后来我们从野牛的躯 里钻出来，穿过灌木林，在返回休托尔的路上艰难跋涉。我们走啊走啊，又饿又怕，直到遇见你祖母家的人。就在那时，比格斯家的人把你祖母和她的妹妹抓到兰 牧场，而我却溜走了，他们没有抓住我。现在，他们依然抓不到我，博·雷尼！”她擤了擤鼻涕，喃喃自语着，呜呜咽咽地哭泣起来，眼泪在布满皱纹的脸颊上晶莹闪 。

“我的兄弟姐妹们哪里去了，博·雷尼？”她大声质问他，“那些孩子们哪里去了？他们被杀死了！那是我亲眼看见的。我的母亲和父亲也被杀害了，就死在我的眼前。你祖母的母亲用

手捂住我的嘴，不让我大声喊叫。我亲眼看见那个路易斯·贝克骑着马穿过林中空地追上我的弟弟，举起铁马蹬把他的袋击碎。我亲眼看见了那一幕。我亲眼看见了那件事情的发生。我不会忘记那一幕，永远不会！我一生中，天天都看见那个小男孩跑向灌木林，找藏身之地，那匹马无情地向他逼近。我看见他已经走投无路，我大声叫喊着，为那个小男孩哭泣，天天如此。我的可爱可亲的亲人们就惨死在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女人的祖父手里。现在，你回到这里，竟然把贝克家的女人领进老潘雅的家门！你简直混蛋透顶，而且你一直就是个混蛋，博·雷尼，你无情无义。”她没有转过头看他，“你本来应该用行动证明你也像莱斯·马拉一样，但你从来没有。你没有能力为你的亲人们做些有益的事。莱斯的妹妹虽然很穷，但一有会，就打发孩子们 我 来做好的食物和烟草。你 来什么了？那个女人！真是奇耻大辱。现在，你是在污辱一个老人。”

她突然说：“你在这儿把帽子摘下来！表示一下对老潘雅的尊重。”她用袖子擦了擦脸，叹息、呻吟，极力和可怕的回忆斗争着。

博摘下帽子，握住帽檐站着，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

“你以前听说过他们怎样杀戮土著人的故事吗，博·雷尼？”

“没有。”博咕哝着回答说。

“没有！”她说，“听听，阿尼尔，你听见他的话了吗？博·雷尼以前居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可是他亲口说的！有的人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地撒谎。”

博看了她一眼，一声没吭。

“你 贝克家的女人来这儿是为了向我道歉吗？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把她领到我这儿的吗？因为我一直想不出你为什

么要把路易斯·贝克的孙女领到老潘雅家。或者，她只是来这儿看一眼老潘雅？她是那么想的吗？满足她的好奇心，她自称是古老的土著人的朋友？你打算跟她结婚吗？你打算那么做吗？”她使劲把痰从鼻腔吸回到嘴里，然后吐出去，然后伸出手指了指，“那儿是一洼地。你和她一起践踏那土地，打破先人的宁静。她的祖父在灌木林里到处追赶我们，直到我们体力不支停下来歇口气，接着他就向成年人开枪射击，骑着马追赶上孩子们，用马蹬活活把他们打死。千真万确！我亲眼见！他和他的同伙，我看见他挥动马蹬把我弟弟的头颅打碎。我以前没对你讲过这件事吗？也许你已经忘了，还要我再说一遍吗？我可没有忘记。我天天为那些被杀害的人哭泣，每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对我来说，那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你是那些喜欢忘却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你想问我，你奶奶在头运动场出生的那天，长辈们她起的那神秘的名字吗？你来找老潘雅就是为了问那个名字吗？”她停了一下。

“即使我打算把她的名字告诉你，也不想现在就告诉你，博·雷尼。因此你不要抱什么希望。如果我把她的名字告诉你，对你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完全不了那些古老风俗的意义。把你祖母的名字告诉你，就像把它吐在那只粪桶里一样。”她咳嗽着吐出更多的痰来，一边喃喃着苦思冥想，一边轻轻地抚摸着阿尼尔的手。

“我一直等你回来找你的祖母，我知道你会回来的。”她陷入沉默。

几分钟过去了。

安娜贝尔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博动了动，地板在他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哦，还有一些事情你不知道，博·雷尼。我和你祖母按照

我们的计划实行了报复。长大成人之后，你祖母和我就去了我们出生的古老的运动场的妇女营地。兰牧场的比格斯们不知道你祖母的去向。他们愚蠢透顶，还以为她在灌木林里迷路了。”那种想法把她逗得咯咯笑，“他们派人四处找她，可是她却悄悄躲开他们，然后和我在灌木林里会面，一起去了古老的头运动场。天很冷，又下着雨，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们的足迹。我们呆了一个星期，没吃一口东西。我们吟唱咒语，诅咒路易斯·贝克和乔治·比格斯。那个乔治·比格斯一见你就假惺惺地微笑，你一个先令，把他装扮成土著人的朋友。只有我和你祖母亲眼目睹过他们那天的罪恶。我们让恶鬼附到他们两人身上。你问问她，那个站在你身后的女人！她是贝克的孙女！她爸爸一直看着恶鬼在那个老家伙身上作祟，直到他心神迷乱，变成一具野公牛的干尸，变成一个整天绕着牧场游荡的傻瓜。你问问你来的那个女人！她见过，她知道。在他一命呜呼以前，贝克家的人都为他感到羞耻。她现在虽然一声不吭，但她心里明白我说的事情。贝克家的人从来不提这件事，但他们心中有数。他们知道他们的长辈干的罪恶勾当，他们都知道。她见过她祖父的儿子被恶鬼吃。我和你祖母放出恶鬼吞噬了他的儿子。那是我们干的，博·雷尼。我们吟唱咒语，诅咒他们俩。我们一直让路易斯·贝克不得安宁。在他风烛残年的时候，他在月下白腰杓鹬的哀鸣中听见被他残害的那些孩子的哭声。自从我和你祖母吟唱诅咒他以后，路易斯·贝克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我们看见随着岁月的流逝，孩子们的亡魂使他逐渐发疯。到头来，他的一切都落空了。”她沉默了片刻。

“乔治·比格斯那幢破旧的房子就要永远消失，他的后代也一去不复返了。你以为那不是我们诅咒的结果？不是我和你

奶奶干的？那的确确是我们诅咒的结果。莱斯·马拉想亲眼看看从前的兰 牧场被淹没的下场，莱斯知道怎样去做。”她大声笑了起来，笑声中突然流露出一股年轻人的朝气，“我们把他们两个人都 掉了！他们现在都从这一 消失了！那是我们干的！你奶奶和我。只有贝克家的那个女人回来想拣几件剩余的东西。你想让她干这事吗？博·雷尼。你想让他们再回来吗？在我和你奶奶把他们诅咒得远离这里以后，你却打算这样对待你的先人吗？你一点也不了 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潘雅第一次转过脸向博望去，头晃来晃去，眼睛 得很大，在从门口射入的灰暗 的掩映下，发黄的瞳孔一闪一闪的，仿佛突然认出了她的猎物。

“你从来没从你奶奶那里听说过这件事情吗？”她问道，“她没有把我们怎样让那些白人狼狈不堪的事告诉过你吗，吟唱得他们家破人亡，注视着多年来咒语在他们中间作祟？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吗？”

博低头盯着靴子。“没有。”他喃喃着说。

潘雅嘿嘿地冷笑：“好个没有！瞧，一门心思围着白人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奶奶看得出，什么都不值得告诉你！我们一直在等你，博·雷尼。我们知道你会回来的。跟你在一起的贝克家的那个女人一定跪下来哀求过你，是不是？她披头散发，捶胸顿足，求你宽恕她的亲人对我们的亲人的屠杀？你怎么就和她鬼混在一起了呢？她乞求你为了她忘掉那场屠杀？忘掉我们可怜的小弟弟的头颅被打得 碎？”她冷笑得咳嗽起来，憋得满眼生泪，后来才慢慢平息下来。

“谁也没有来这儿请求我宽恕他们，我从来没有听见他们说过一句请求原谅的话。这些年，他们明明知道我住在这儿，但是贝克家和比格斯家从来没有一个人请求我宽恕他们的罪

过。他们想让我相信，不幸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大家都变成朋友了。可是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而且不打算归还。那就是现在白人想要的——心境的安宁。那也是你打算予他们的。然而，这一切正是我不想予他们的。白人说，让我们大家都成为朋友吧，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可是如果我们中有人不想成为他们的朋友，就是他们的麻烦，就又错了。”她沉默片刻，“他们不会安宁。在他们眼里，我过去就在错误的一方，因此这对我无关紧要。很久以前，我逃脱了他们的追杀，现在他们也抓不住我。我们和他们不同，小伙子。我们始终和他们不同，你也知道，博·雷尼。白人对我们和他们的任何不同之处从来就充耳不闻。他们对它不感兴趣，无视它的存在。他们不懂得怎样尊重我们和他们的不同。他们只想按照自己的看法解释一切，而且忘掉他们的作为。可我却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以为他们一点儿也不怕像我这样的年迈体衰的土著老太婆，但他们又犯了他们以前犯过的错误。他们完全是旧病复发，犯了同样的老毛病。这就是他们的作为。他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他们以为自己赢了。”

她发出咯咯的笑声。

“你数典忘祖，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实际上等于你谋杀了自己的亲人。你就是那样的人，博·雷尼！他们忘了自己死去的亲人了吗？看看他们做的那些事情，他们没有忘记。那么，凭什么他们就认为我们可以忘记呢？你马上滚出潘雅的家！这事还没完呢。先人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这儿有莱斯·马拉和阿尼尔，他们将把这场斗争进行一千年。在这一千年里，白人们将在何处？担惊受怕的将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依然在这里。你上那个女人滚出这幢房子去！你祖母从来没有把长辈们

你会把它告诉贝克家的那个女人。你从这儿滚出去！那个女人把我的家搞得臭气熏天！你居然领着贝克家的人踏进老潘雅的家门！我不得不活着看到这一幕。”

她把声音降低，以一种威胁的口气说：“博·雷尼，你要是带着那个女人去先人的头运动场，你将惹来许多麻烦。如果你敢把贝克家的那个女人带到那里，你一生永远脱不了麻烦。我要对你和她吟唱咒语，就像我和你奶奶对她爷爷吟唱的一样。”

她黄色的眼珠盯着博看了整整一分钟，然后说：“当个土著人还是当他们中的一员，你去决定吧。”她轻轻抚摸着阿尼尔的手。

“这孩子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打算为先人们做些事情，他做好了准备。你现在从这儿滚出去！你对我们没用。你回到海岸去吧，你不再属于这块土地。你应该和那个女人，还有她的朋友们在一起。我们这里不需要你。”

博直挺挺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用胳膊肘顶了安娜贝尔一下，把她推到他前面，进入过道。他催她赶快离开屋子，到阳惨的院子外面去。他的手重重地推着她的后背，一到院外，就从她身边走开。

她万分沮丧，望着博走进一条头溪谷的谷底，低着头凝视地面，像一个等待枪决的人。她浑身颤抖。她站在寒风中望了他一会儿，见他既没有转过身，也没有和她打个招呼，便向三菱越野车走去，钻进驾驶室关上车门。她把头埋在手里。她觉得胃里一阵翻腾，恐惧、羞耻、愤怒，一起涌上心头。她觉得好像自己被指控犯下谋杀罪，必须对老潘雅的控告作出答辩。中学时代就熟悉的《圣经》上的格言油然而生：际：“我痛恨把父辈的罪恶报应到他们后代，直到第三和第四代头上。”毫无

疑问，如此可怕的血债总得偿还。可是，对于这种罪过的偿还究竟有没有尽头？对于谋杀罪有什么补偿的办法？安娜贝尔知道，潘雅说的都是真话，事件真相就隐藏在她们家庭数十年的沉默后。她仿佛看见残的祖父把马蹬打向惊恐万状跑向灌木林的小男孩的脑袋，青铜色的马蹬在月光下闪着寒光，马上的“猎人”发出胜利的欢呼，孩子的惨叫声戛然而止。砰然一击，争端一决。土地属于我了！永久的租赁权。

安娜贝尔轻轻地叹息着，睁开眼睛，无法面对想象中那可怖的一幕。她觉得，潘雅讲述的这件事情一定会永远萦绕在她的心头，挥之不去。

博依然站在头溪谷的谷底。他变成了干涸崎岖的荒野上一个可怜孤独、隐约可见的人影。寒风在他的皮靴周围卷起阵阵尘土，吹得刺果草的草穗摇来摆去。博看起来不再像她在布兰贝那天见过的那个充满自信的昆士兰牧场工人了。她很想走到他身边，拥抱他，安慰他。她坐在车里凝视着他，不知道他们还能否在对方心里恢复清白无辜。她感到一丝绝望悄悄潜入心头……她从座位上转过头向后面的卡车望去，没有阿尼尔的身影。潘雅那幢房子对面敞开的大门空空如也，破旧的住宅似被人遗弃了，住在那里的人好像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老潘雅却像梦魇一样坚持着。安娜贝尔凝视着门口，仿佛看见她的祖父站在那儿，就像她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那样。这不是梦境，而是在泽米街父母起居室那个相框里放着的那张深褐色的照片。那位风烛残年的老牧场主，身材干瘪，穿着皱皱巴巴的三件套装，头戴窄檐帽，龇牙咧嘴地向众人傻笑，没有一点儿尊严。他的生命和业绩被那场屠杀毁灭了，被潘雅和雷尼奶奶吟唱的可怕咒语烧毁了。那是一具该被诅咒的走到人生尽头的男人的躯体。他的尸体被白蚁蛀食得宛如

乔治·比格斯书房的书一样，成为一具空壳。她的祖父，牧场主、拓荒者、牧人，路易斯·尼古拉斯·贝克——尼古拉斯·贝克和玛莎·安娜贝尔·贝克的长子，来自汤顿深谷的哈顿山牧场。她的父亲知道事情的真相吗，那位和蔼可亲的人？父亲知道自己是一个杀人犯的儿子、知道他心爱的土地是掠夺来的赃物吗？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杀人犯的孙女。贝克家族像其他家族一样，以为只要保持沉默、秘而不宣，他们的罪行最终会被忘却。她想起她参观过的所有的乡镇博物馆，那里从来没有提到过土著人，而且每当她问到为什么不提土著人时，博物馆管理员就会貌似真诚地回答：为什么，小姐，难道你不明白吗？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区根本就没有土著人。究其原因，如果不告诉她这个地区的确没有土著人，就得告诉她，这个地区著名的拓荒者都是杀人犯和贼。他们必定是杀人犯和贼。事实上，他们恰恰是只有通过屠杀才可能得到土地的。真相再简单不过了，但是几辈子都不可能触及。

眼角瞥见有什么东西在活动，她转过脸，看见博正从溪谷的谷底向三菱越野车走来。她把身子坐得更直一些，心情紧张，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举动。博砰的一声打开后车门。她在座位上转过身来，看见他正在找另外一包烟叶。她盼望他跟她打个招呼，但他却连看都不看她一眼。他们互不搭腔，这让她感到震惊。他找到烟叶，便关上后车门，然后站在风里卷起烟来。

此刻，安娜贝尔确实感到他们已经到达了一起旅行的终点，而且，她和博再也不会走得更远了。她期待着博钻进越野车的驾驶室对她说，动身返回汤斯维尔。她不会和他争论。她想象着自己独自在泽米街的风雨里，等了他许久，后来终于相信，他永远不会回到她的身边了。这种想法挥之不去。她的嗓

子发干,感到空虚。潘雅说得对。这个地区已经衰败,已被遗弃。那场冲突已经结束。老一代拓荒者的家族很早以前就消失了。这里没有她的容身之地。尼莉·比格斯和她的“五代人”成了一个笑话。潘雅说得对,即使一千年,土著人仍将坚持不懈。那时候,养牛和采煤只是遥远的回忆,只是 乡人生活短暂的改变。宿命论、极度的痛苦和飘然而去的感觉一齐涌上心头。她觉得,自己的命运不可能由自己决定,而是由文化和历史的巨大的客观力量主宰。她可能最终回到墨尔本去当大学教师,而眼下的一切都将变成一场梦。她意识到她在流泪,默默地,眼泪顺着双颊潜然而下。一阵狂风把三菱越野车吹得摇晃起来。

沃尔比纳牧场

博和安娜贝尔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阿尼尔才从潘雅那幢破旧的房子里走出来。他没跟他们打招呼，径自钻进卡车。博启动发动，驾车离开科隆山，没有回头张望。他把车开得飞快。他俯身在方向盘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前面那条高低不平的公路上。安娜贝尔坐在他旁边，双脚死死抵着汽车底盘，一只手牢牢抓住车门把手。他们俩凝视着前方，仿佛被什么人追赶一样。沿公路行驶了二十多公里，驶上一道低坡，灌木林突然被黄杨树取代。辽阔的热稀树草原上，树木高大，稀疏零落。一群灰色的袋鼠望着他们车后卷起的尘土。牛群曾经从这里走过，一只鸢在前方公路的上空盘旋，报告他们的到来。博注视着干涸的泥坑。他的帽子扣在后勺上，嘴里叼着已经熄灭的香烟。三菱越野车颠簸着行驶，车后面的传动装置被颠得砰砰作响。

谓道路只不过是穿过前面草地的车辙和牛蹄印。地平上是灌木林模糊的轮廓。蜿蜒曲折、高低不平的干河床成从内侧至外侧向上倾斜的弯道，像推土在大地上铲过的痕迹，界定了浅浅的集水区的轮廓。河床在车轮下微微颤动。博使劲地来回转着方向盘，好像生怕耽误了约会——一次预想的约会。命运多舛，如果他不按照指定的时刻到达的地，无

疑会错过某一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叉，从而把他永远在自己历史的错误的彼岸。他一边踩着刹车，一边诅咒使他不得不放慢速度的坑坑洼洼，然后又加速行驶。

自从离开科隆山，安娜贝尔第一次开口说话：“我记起了这里的景物。”为了能使博听见，她把嗓音提得比车内的噪音还高。

博从方向盘上举起一只手指着前方，说：“往哈顿山的岔道就在那儿。”

“从那儿往右拐。”安娜贝尔说。

“是的，往右拐。”

他又沉默不语了。

几分钟之后，他们驶到车辙小道的岔路口。三岔路口旁边，一只四十四加仑的属油桶放在一个木架上，一个重新油漆过的路钉在一块木板上：哈顿山。

“他们还保着原来的名字。”安娜贝尔边说边在座位上转过头向后张望。正如她记忆的那样，岔道穿过稀疏的黄杨林，然后消失在茫茫的灌木林里。她父亲一到这个岔道口，就觉得回家了。安娜贝尔想象着离岔道十公里处的老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牛栏，接着是树篱后面的牧场主住宅的绿色屋顶，再往后是马厩棚和牧场工人住的波纹铁皮顶棚。备着马鞍的马垂着头站在酸橙树下面，甩着尾巴驱赶苍蝇。河床外面长着高大的桉树，闪着银色的牧场出人意外地代替了灌木林。她想象不出牧场新主人的样子。她能够想象出来的只是她的亲人们过去在那儿的景象。姐姐伊莎白，父亲和母亲，还有骑马路过时用手轻轻触着帽檐的牧场工人。

博说：“你想掉转头去看看过去的住宅吗？”

“继续走吧。”安娜贝尔一边催促他，一边回头张望他们已

经驶过的那段道路。在车后扬起的黄尘中，看不见阿尼尔的踪影。“我们把阿尼尔丢了。”她说。

“他很快就会跟上来的，”博说，“不论在哪儿他都不会迷路。”路高低不平，博被迫把车速减得像步行一样慢。三菱越野车喘息着爬过一道道雨水冲成的沟渠，车身猛烈地倾斜着，似

随时都有翻车的危险。博嚼着叼在嘴里那支早已熄灭的香烟，全神贯注地驾车爬出沟渠，驶到平地上，接着又加快了速度。

安娜贝尔透过侧面的车窗，凝望着儿时非熟悉的山野，心头不禁涌起一阵酸楚。他们的旅行变成了那些年她在海岸寄宿学校里一次又一次做过的噩梦——回家之后，她发现家里空无一人，只有寂静和冷漠迎她。没有爱的人的家乡让人望而生畏而且感到沮丧。就像为人弃的战场。怎么能想象出一千年后再回这里的情景呢？她看了博一眼。博不转睛地盯着前面的小道。

散落在草丛里的牛粪早已变干，泛着灰色，像纸质模型一样。这是去年夏天黄杨树下放牧的牛留下的。熟悉的灌木林的气味穿过敞开的车窗飘进车里，勾起她对父亲骑马走过这条小路时的回忆。她和父亲一起骑马走过的小路似不是这条，而是另外一条。她在孩提时代走过的那条路。她记忆中的那条路在别的什么地方，它不具真实性。这次旧地重游已经把它从记忆中抹去。她不知道博专注着什么，她没问他。毕竟，这不是她的故乡，可是她自认为，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这是她最感亲近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博伸出手朝左面指了指。“巴尔古努纳山。”他说。

安娜贝尔俯身向左面望去。穿过森林中的一条缝隙可以

看见，一座 条 的山峰赫然屹立在蓝 闪烁的远处，宛如一个躺着的身影。后来山峰消失了。土著人的圣山。

“在这条路上，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看见它，正像我在那些草图上 你画出的那样。从这儿望过去，两座山峰排列在一条直 上。”博伸出手，在空中草草画出那座山峰，巴尔古努纳山在他的 海里，在他的心中。被先人诅咒，那是最可怕的生命结局。他们穿过一 寸草不生的土地。博抱住方向盘，重新点燃了香烟。他挥手做了一个环绕的手 。“自从离开柯林斯维尔，我们兜了大 个圆圈才来到这里。你现在看到的是山的 面。”

安娜贝尔等待着，但他却没有再往下说。

驶过那 没有草的土地之后，一 枪木和灌木林深入到空旷的稀树草原。黄杨树越来越少，而且矮小，更难成活。

他们没有事先 告便来到沃尔比纳牧场主的旧址。博放慢了三菱越野车的速度。第一个 志是距离小路一百米远的一棵绿油油的大树，树干粗壮，树冠墨绿，足有三层楼房高，和当地那些细高的灰蓝色的树木 成 明的对比。

博说：“那是奶奶的 望子树。”

绿树那边，是破损的河岸，河对岸，低矮的柱墩上是一幢波纹铁皮 顶的房 。

“那一定是赫费尔南搭建起来的铁皮房 。

其中一间在20世 30年代的那场洪水中曾经被淹没过。”博没有 会那幢铁皮房 ，驾车拐上 望子树旁的另一条小道。地面上散落着卷曲的波纹铁皮和白色的纤维水泥板的碎 ，一辆卡车生锈的框 ，一台变了 的冰箱，门敞开着，面板上布满子弹穿

透的洞。这种破败的景象，既不是自然而然的腐朽造成的，也不是他们来到沃尔比纳数十年来的疏忽，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破坏的结果。很可能这场破坏只不过用了一天的时间。

博沿着曾经盖过房屋的地基边缘把车开进来，停在一棵孤零零的黄杨树旁的一淤泥洼地上，然后关闭了发动机。他没有立即下车，而是坐在车里卷起烟来。驾车的焦虑似乎已经弄得他精疲力竭，又好像他一直担心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熟悉的蛛丝马迹。他始终相信，他急于在这里会见的那个人正是他自己，那个永恒的、难以捕捉、命运多舛的自我。他点燃香烟，凝视着眼前的景象，说：“我是在那幢房子里出生的。”听话音，好像那幢房子依然存在，烟囱里炊烟袅袅，雷尼奶奶正在厨房里做晚饭。

“小时候，我们总觉得肚子饿。”

安装在房子前边的烧木柴的炉子从倒塌的砖墩上倾翻下来，洞洞的炉膛茫然失神地凝视着草丛，两用来加热的铁板跌落在那里。牧场主住宅的遗址上——竖立的建筑物是大门的门柱和门柱上方用金属丝做成的拱门。当地的木波萝藤蔓遮蔽了拱门，它那弯曲的刺荆和坚韧的墨绿色叶子封堵住入口。

“看起来，赫费尔南离开之前，有意摧毁了这处宅院，还用推土机碎了有的东西。”博转过头朝车窗外吐了一口唾沫。话音中没有丝毫的激动。

——矮小的灌木和灰色的豆荚掩着坍塌的房屋。显然破坏发生在几年以前。安娜贝尔怀疑，实施破坏以后，赫费尔南是否故意把这道拱门作为一个记下来，就像野蛮人把割下来的敌人的头颅钉在被摧毁的城市的城门上，作为对幸存者返回家园的嘲弄。“他们没有推倒那道拱门。”她说。

博朝前面指了指。

“奶奶在拱门那边种了一 玫瑰，”他伸出拇指和食指，两个指头相距两三厘米，“那 灌木每年开两次花，一种是 红色的小花，一种是白色的小花。夜晚在厨房里就能闻见玫瑰扑鼻的花香。那 玫瑰枝繁叶茂，花团锦簇，让她骄傲，就好像从来没有别的玫瑰在这儿茁壮生长。像玫瑰一样芬芳，她经 这样说。玫瑰花凋谢的时候，柠檬花就绽放了。那就是那棵柠檬树。看起来，赫费尔南家手下 情，没有把这棵树也砍了。”

凄凉的废墟 安娜贝尔 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种 象使她想起她曾经多次往返过的公路旁边那些被肆意毁坏而遗弃的小村落。废墟看起来就像垃圾倾倒场，和欧洲人观 中的“风 如画”无法同日而语，和对“废墟”津津乐道的 斯·麦考利的具有权威性的思考也不能相提并论。这座破败的废墟在她心头激起的辛酸使安娜贝尔意识到，保护它们，保护自己的家园，是爱国主义和那些没有同情之心的局外人的讥笑的小小较量。废墟的这种贫瘠告诉她无数次的牺牲和苦难，告诉她矛盾、爱与仇恨。她珍惜自己对这个地区的感情，她明白，矛盾可怕的复杂性不能简化，不能化 ，或者不容任何 式的最终

。和兰 牧场不同，这里一直不存在澳大利亚新一代欧洲 族试图按照旧模式建立的拥有大量土地的王朝。在沃尔比纳牧场，如果未来被 想为完全是现在的延续，那么显然就得正视未来。她想，兰 虽然曾经是这个地区具有影响力的中心，但是，要想重振兰 往日的辉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白日做梦。沃尔比纳却不仅可以重建，而且没有多大困难就能恢复雷尼奶奶那个时期的牧场生活。

博随意做了个手 。

“我们曾经在这棵老黄杨树下举办过舞会。男人们身穿套

装，妇女们穿着套裙。我第一次和一位年轻 跳华尔兹舞就是在这棵树下。你爸爸坐在那儿观看，看着我们把尘土踢得到处飞扬。”他叼着烟蒂吸了最后一口烟，然后把烟蒂扔在车窗外面。

“在举行舞会的夜晚，奶奶总是戴着她的珍珠项链。她从来不准我们喝酒。我们这些小伙子们可以喝到一瓶放在水塘边上那棵老蓝桉树树墩上的糖 酒。”这些回忆让博高兴。

安娜贝尔转过脸看了他一眼。

“是的，”博说，“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奶奶举办的舞会。五十个人在周围跳着华尔兹舞、狐步舞和吉格舞，直到寒冷的黎明使我们大家清醒过来。他们中有些人可能呆上一个星期，直到爸爸强迫他们去干活时才离开。朗姆酒喝 之后，人们经 打 斗殴。”他打开车门走下车去。他走到三菱越野车后面取出铁锹和斧头。阿尼尔的卡车沿着小道驶了过来，车头朝着那棵 望子树停在路边，好像他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因此预先选好了适于宿营的地方。

他们默默地干活儿，搭建一间简易厨房。下午剩余的时间里也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博用枪木做支柱，安娜贝尔在树下

拾散落在那里的波纹铁皮。他们把支柱竖立起来，然后用铁丝把波纹铁皮 在支柱上做棚顶，好像打算修建一处永久性的住宅一样。棚子搭好以后，他们又把三菱越野车倒开到棚顶较高的那面，把沉重的铸铁炉扶正。然后，安娜贝尔帮博把炉子拉到棚子的另一边，安放在三菱越野车对面的棚子下面。安娜贝尔又从草丛中找出那两 加热用的铁板，把它们放回到托 上。

安娜贝尔帮助博干活儿，既不发表议论也不提问。她心里想，博·雷尼在家里正干家务活儿呢，尽量让每一件东西都物

归其位，仿佛他回到家里发现每件东西都井井有条，只是略微偏离了祖母在时的位置。他看起来悠然自得，只要能来这儿就心满意足了，毫不张扬他的激动或计划。他陶醉在重返故里的好心境中，安娜贝尔决定不贸然提问打扰。

他们一起收集木柴，然后博在铁炉里生起火来。安娜贝尔把茶壶放在炉子上烧水，带着香气的烟雾穿过黄杨木林袅袅升起。他们默默地站在一起看着炉火，等待水开。太阳落山了，寒气袭人，天空升起朵朵红和紫红的霞，一群鸟从高空飞过，寂静笼罩了一切。

博说：“那个旧铁炉的烟味和奶奶那时的完全一样。”

她把脸转向他，好像有话要说，但却一句也说不出。

他不转睛地看着她，犹豫不定，然后伸手握住她的手，流露出歉意。开口说话时，声音里充满忧伤。

“老潘雅的心中充满仇恨，”他说，“她控制不住自己。你不要过分责怪她。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奶奶经历过的事情。”

他们站了片刻，握着手，互相凝视着，然后，他慢慢地把她拉向他，两人都不说话，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安娜贝尔从罐里倒出意大利佐料煮意大利细面条，然后他们三个人坐在从垃圾里来的煤油桶上，紧围着炉火熊熊的铁炉吃晚饭。漆的夜空星闪烁。田野里落满霜花，灌木林深处，澳洲野犬凄厉的长嚎此起彼伏。吃罢饭，他们又往火上添了一些木柴，坐在那儿观看熊熊燃烧的炉火。

博抽着烟，不时瞥阿尼尔一眼。长时间的沉默以后，他打破寂静说：“先人们也曾杀戮过。那个年代已经永远过去了。如果现在我们不能共处，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大家还会再次互相屠杀。我奶奶希望人们能过一种兄弟姐妹互不残杀的生活。

她就那样生活着。那时候，流浪到我们牧场的白人儿童就和我们一起去过 头运动场。奶奶并不介意你是什么人。她也许和老潘雅一起 那几个人 过咒语。那时她还年轻，但那并不是她一生的生活态度。我亲眼 睹过她一生的生活方式。”

阿尼尔坐在火 下，像一尊铜佛。

博停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一边重新卷烟，一边皱着眉头。他点燃纸烟，凝视着阿尼尔。这时，他以不耐烦的语气说：“不要听信那些煽动仇恨的话，阿尼尔。如果我们不能和睦相处，将来我们就会像过去一样再次陷入混乱。”

阿尼尔微微动了一动，在狭窄的煤油桶上欠了欠肥大的屁股，好像要站起来。

博恼怒地说：“什么一千年之后还要报仇，全都是废话。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阿尼尔慢慢转过头望着博。

“听见了。”他喃喃地说。

博等待着。

“你要说的话就这么一句吗？”

阿尼尔向炉火望去，一声不吭。

“沃尔比纳这个古老的牧场适合马修和特 丝，还有他们的孩子。你知道吗？也适合你。我和安娜贝尔正打算为你们这一代人收回它。我们正准备处 这件事。”

阿尼尔像一 头一样一动不动。

博用探究的 仔细观察着他。

“那个老潘雅一定对你说了什么吧？那个老太婆想说服你站在她和莱斯一边吗？你从来不会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吗？我怎么能猜出你的心思呢？”博再次等待着，但阿尼尔依然一声不吭。

“你不会反对我和安娜贝尔，是吗？”

阿尼尔低下头，闷闷不乐地看着双脚之间的地面。

安娜贝尔真想伸出双臂拥抱他。她想让博安静下来。她想告诉他，阿尼尔崇敬他。她注视着他们俩，没有说话。

阿尼尔慢慢抬起头来看看着博，火 映照着他悲伤的 。

“我不会反对你的，博叔叔。”他咕哝着说，声音悲伤而激动。

博说：“废话！”说罢站起身来，离开炉火，向 暗走去。他们听见他骂骂咧咧、脚步沉重地走来走去的声音。

安娜贝尔说：“这不是他的本意，阿尼尔。”

阿尼尔望着她。

“他爱你，”她说，“他是为了你和特 斯才打算收回沃尔比纳的，不是为了他自己。”

阿尼尔望着她，大眼睛在火 的映照下闪闪发 。

博返回来，把一抱木柴扔在地上。他拿起铁皮茶壶，朝壶里看了看。

“我去煮壶茶。”他再次从火 下走出去，把壶里的茶根儿倒掉，然后从三菱越野车后面的水箱把壶注满，放在炉子上，站在火炉旁卷起烟来。

灌木林里，一只梟叫了起来。

阿尼尔站起身，咕哝着说了声“晚安”，便从火 下走进暗。

博转过头去望着他的 影。

“晚安，阿尼尔。”

安娜贝尔以为博会跟在阿尼尔身后走几步，可是他只是站在那儿望着 暗中的 望子树。“这个小伙子和他爸爸一模一样，”他说，“老道格尔就是这个样子，站起来拔腿就走，二话

不说。他和我父亲完全一样。我希望能像他们那样，可是办不到。”

安娜贝尔指着壶说：“水开了。”

博像以往一样，先抓一把茶叶扔在壶里，然后把茶壶提起来。

博把茶壶放在火炉边，望着她说：“在家乡真好。”

“是的。”休托尔的风，这是她心中秘密之地，从来没有和史蒂文分享过，但是却和这个男人分享了一生。她要等到早晨才告诉他，她决定不和他一起去先人们的头运动场了。没有必要知道一切。她意识到，自己曾经相信所谓客观探究，赞成追根究底的权利。然而，没有这种探究的必要。刨根问底是最不需要去做的事情。她将把那件圆锥器交阿尼尔，把它归还乡人。他和博并肩携手。这是他们共同的历程，不是她一个人的。她将在沃尔比纳营地等候他们。

博把一杯茶水放在她旁边。他说：“返回去的路上，我们要经过柯林斯维尔，可以顺道看看比尔·斯蒂尔林。然后，重提关于沃尔比纳有权的争议。那位老兄知道奶奶从来没有在出售协议上签过字。”他坐在安娜贝尔旁边一边喝茶，一边向炉火看去。

“一旦收回牧场，我就和克拉里·斯托克斯培养特的那个小伙子对付防风灌木林里的牛群。”

安娜贝尔倾听他对她诉说他的梦想，很想知道买回并且经营沃尔比纳牧场得花费多少钱。她有卡尔顿那幢房子一的产权，还有泽米街房子一的产权，还有不少股息。她可以为苏珊工作一段时间，甚至成为她的合伙人，住在汤斯维尔。等到冬天，大家一定要聚集的时候，再去沃尔比纳……

后来她躺在博的旁边醒来时，宿营地那边的灌木林寂静无声。她躺在那儿侧耳静听，听不见阿尼尔叮叮咚咚的音乐。博在她身边动了动。“阿尼尔没听音乐，”她说。他们躺在暗中倾听。

“那个小伙子也有睡觉的时候。”博说。

“这对你预兆着什么。”

他沉默了片刻。

“我想你是对的。”

她在暖和的睡袋里摸索着找到他的手，然后紧紧握住。

“我不和你们一起去先人的头运动场了。”她等待着。

“你难道怕那个老太婆，是吗？”

“你和阿尼尔应该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去那儿，这样对大家更好。”

他一句话也没说，但紧紧地握住安娜贝尔的手。

“你们返回来的时候，我会在这儿，我将一直等你们。”

他们默默地躺在那儿，握着手倾听。眼下，能在这儿一起待着就足够了。

重庆出版集团·上海宏图华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近期新书

书名	作者	定价
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第一辑)		
孤筏重洋	【挪威】托尔·海尔达尔	28.00 元
复活 岛的秘密	【挪威】托尔·海尔达尔	36.00 元
绿色安息日	【挪威】托尔·海尔达尔	28.00 元
太阳号草船远征记	【挪威】托尔·海尔达尔	28.00 元
找成吉思汗	【英】提姆·谢 仑	26.00 元
找白鲸记	【英】提姆·谢 仑	26.00 元
皮革轻舟勇渡大西洋	【英】提姆·谢 仑	26.50 元
斯坦贝克俄 斯 行	【 】约翰·斯坦贝克	25.00 元
斯坦贝克携犬横越 国	【 】约翰·斯坦贝克	28.50 元
维迪亚爵士的影子	【 】保 ·索鲁	34.50 元
旅行与探险经典文库(第二辑)		
重返西西里	【英】 曼·路易斯	23.50 元
慢船到中国	【英】葛文·杨	54.80 元
多瑙河之旅	【德】克劳迪欧·马格里斯	28.00 元
足迹	【澳大利亚】 苹·戴维森	25.00 元(估)
名门望族系列		
李鸿 家族宋路霞		48.00 元
张静江张 铭家族	张南琛、宋路霞	48.00 元
“宏图华章”悬疑系列		
大仲马俱乐部	【西】阿图 ·佩雷·雷维特	25.00 元
步步杀	【西】阿图 ·佩雷·雷维特	22.50 元
“人与书”系列丛书		
藏书之爱	【 】A.爱德华·纽顿	68.00 元
书	书 编辑小组	48.00 元
我生命中的书	【英】柯林·威尔逊	25.00 元
世界传媒品牌人物系列丛书		
点书成 ——贝塔斯曼和他的文化帝国	吴超超	25.50 元
烈火战车——维亚康姆掌舵人雷 东的传奇人	生张洁	25.50 元
流 岁月——迪士尼动画王国的国王们	王成 鵬杨琼	25.50 元
霸者无疆——默多克和他的新闻集团	王慧慧	25.50 元
西 影事—— 国在 、时代华纳的丰碑	李鹏 康颖秋	25.50 元
穿越铅尘——品味索尼四杰的 人生	白志如	25.50 元
“雅俗中国”丛书		
古墓	宋 航	26.00 元
方术	仲 林	26.00 元

家谱	吴强华	26.00 元
博弈	徐厚广	26.00 元
令	黎、张琳琳	26.00 元
面子	黎、张琳琳	26.00 元
师爷	汪广松	26.00 元
功夫	孙东艺	26.00 元
科举	綦晓芹	26.00 元
衙门	郭君臣、刘广	26.00 元
大雅重读系列		
重读中国地	段山等	39.80 元
重读中国历史	周时奋	48.00 元
红楼梦物质与非物质	詹丹	28.00 元
巨兽时代——找史前动物的世界	杨鹤林等	39.80 元
附庸风雅——第三只眼看《诗经》	鲍鹏山、王骁	38.00 元
大雅格物系列		
一地虫声	樱宁编选	18.00 元
追鸟逐兽	樱宁编选	18.00 元
拈花惹草	樱宁编选	18.00 元
遁入凡间的晶灵		
天穹的繁星——水晶	张立宇	45.00 元
人鱼的眼泪——琥	李江彦	45.00 元
女娲遗珍——琉璃	许俊	45.00 元
碌碌珞珞——缘·	赵成清	45.00 元
“都市美味”系列菜谱		
开胃头盘	上海建国宾馆编	15.00 元
拿手热菜	上海建国宾馆编	15.00 元
海河	上海建国宾馆编	15.00 元
健康菌菇	上海建国宾馆编	15.00 元
精点心	上海建国宾馆编	15.00 元
时尚民间乡土菜(上、下)	都大酒楼编	38.00 元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唐代小说重写研究	黄大宏	29.00 元
《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	张桂萍	21.50 元
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精神	李达五	22.00 元
杜研究论集	刘明华	30.00 元
宋代文言小说研究	赵超	17.50 元
庄子新义	曹樊	25.50 元
公安派结社考论	何宗	25.00 元
古代文学论	胥洪泉	18.00 元
战国策研究	熊宪	28.00 元
中国侠文化:积淀与传承	韩云波	24.00 元